武俠世界

大盜唐意（雪刀後傳故事） 龍乘風・著

大盜屢犯奇案，掀起洶湧波濤。羣俠追查之下，始知案中有案，過程曲折離奇，不可思議。

本故事橋段別創一格，筆法細膩清新可喜，欲知雪刀傳人龍玉郎如何大展雄風，智破奇案，請閱本文，保証滿意。



第28年
18

$5.00

編者話

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集雖告結束，龍城璧後繼有人，其子╚雪刀奇俠╗龍玉郎，不遜乃父當年雄風，出道以來，屢破奇案，可歌可頌。今期雪刀後傳故事╚大盜唐意╗，就是講述龍玉郎應付一個屢犯奇案的大盜，過程曲折離奇，不可思議，後經羣俠追查之下，始知案中有案，事有蹺蹊，結果……？本故事橋段別創一格，筆法描寫細膩，清新可人，欲知雪刀傳人龍玉郎如何大展雄風，請閱本文，保証滿意。

☆　☆　☆

西門丁小休之後，今期恢復替本刊撰著╚雙鷹╗後傳故事╚奪屍╗。情節繼叙司馬城回鄭州拜祭父母之靈，恰値城內一位鐵匠離奇死亡，司馬城仗義協助調查，險被一個神秘人所殺，其後鐵匠屍體被盜，引起陣陣疑雲，步步危機……過程曲折懸疑，峯廻路轉，欲知眞相，請參閱今期本刊第55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有情大盜無情天╗，內容引述一段鮮爲人知的武林秘辛，事緣由於一個在江湖失踪已久的黑煞星劫獄而起，到底……？下期奉告。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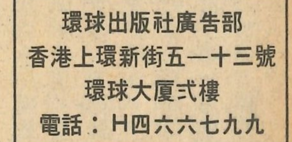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18期
（總號141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今醉俠初會江湖大盜

大盜唐意

雪刀後傳故事集／龍乘風・文

可飛・圖

還有五里左右，就是浙閩交通要衝之處的疊雲鋪，此時，天色已經漸漸黯淡下來。

一行由數夥商旅湊合而成的隊伍，經過了數日風沙滿天的腳程，總算一路平安來到這裏。

這數夥商旅，有一撥是賣藥材的，有一撥是走江湖耍雜藝的，有一撥是販賣騾子的，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僧袍破爛的瘦和尚。

這段路程不算很太平，但也不算太凶險，近幾年來，除了一些專向單身旅客下手的獨行盜賊之外，一帮一夥的強盜却很少見。

那是因為在五年前，這條道路上出現了一個武功奇高的蒙面大俠，在不足三個月之內，連挑道上五座強盜寨，才使這一帶轉趨太平。

但一些零星的盜賊，還是不時出沒其間，所以，為策安全，由數夥商旅湊合共同上路，未嘗不是可行之道。

這數撥商旅之中，賣藥材的有六人，耍雜藝的有五人，販賣騾子的則有四人。

這十五人之中，一直領前趕路的，是浙江鎮南藥局的掌櫃容老五。

容老五這一次到閩南採購藥材，歷時差不多兩個月，直至數日前才準備動身回返浙江。

走江湖耍雜藝的是四師徒，另外還有一個少女是那個師父的女兒。

在這幾個走江湖賣藝者背後的，就是販賣騾子的四個商人。

至於那個瘦和尚，他一面走一面吃，不是剝花生吃，就是吃蠶豆，或者是蜜棗、瓜子之類的東西。

他很少說話，也不曾聽他唸過佛經。

衆人也就不大理會這個沉默寡言的和尚。

走在前頭的容老五仰望天色，忽然叫道：「時候不早啦，大家快一點。」

走江湖賣藝的老師父叫冼桐，他嘆了口氣，說道：「騾子走得慢，和尚走得更慢，正是呆僧蠢騾，相得益彰。」

冼桐的女兒冼翠翠抿嘴一笑：「只聽過英雄美人相得益彰的，怎麼現在英雄變成了呆僧，美人却變作了蠢騾？」

衆人邊談邊說，忽然聽見容老五在前面發出一聲驚喝，叫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這時候，大家才看見前面道路上，不知何時突然閃出了一羣持刀弄棒的漢子。

這羣漢子大概有十二三人，一望而知絕非善類。

容老五喝叫了一聲之後，一個紫臉赤鬚，手執熟銅棒的大漢便笑吟吟的走了過來。

「容掌櫃，久違啦！」這大漢把熟銅棒左舞右舞的，臉上笑容就像是一隻想吃骨頭的餓狗。

在他的眼裏，這十幾個商旅就是他想吃的骨頭。

容老五初時還認不出這大漢是誰，直至紫臉大漢一開口，他心中才一沉，臉色青白地說道：「原來是上官副寨主……」

「副寨主」三個字一出口，隨後的人更感不妙，顯然，這是一羣盜賊來了。

紫臉大漢桀桀一笑，道：「你還知道俺姓上官，記性倒不算壞，但俺現在並不是副寨主，而是居中而坐，統領着刀棒寨的大寨主！」

冼桐聽了，心神不禁為之一寒。

數年前，這條道路上最兇悍的一夥強盜，就是刀棒寨的盜匪。若不是那個蒙面大俠把寨主「翻天刀魔」聶坤平殺了，刀棒寨必然仍會在附近一帶稱霸作惡。

聶坤平伏誅，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而自此之後，刀棒寨的盜賊已銷聲匿跡，再也不見出現。

誰知衆人即將抵達疊雲鋪之際，道上忽然殺出了這一夥強人，而且為首一人，顯然就是當年刀棒寨副寨主「血棍太歲」上官鶴。

冼桐是聽過上官鶴這個人的，容老五更是吃過他的苦頭。

在六年前，容老五在疊雲鋪西南二十里外的一座山坳遇着了上官鶴，結果給上官鶴刦走了幾百兩銀子，而且還給上官鶴一棍打斷了兩條肋骨。

上官鶴凶惡的形貌，容老五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但六年前上官鶴是沒有蓄着鬍子的，如今却是一臉赤鬚，以致容老五差點認不出眼前這個紫臉大漢就是「血棍太歲」上官鶴。

這六年來，容老五一直在苦練武功。他常對自己說：「下次再遇上盜賊，大不了跟他們拚了！」

六年來，他先後拜了三個師父，兩個是道士，一個是開設武館的老拳師。

他對自己的武功進展，感到很滿意，甚至覺得連膽量也大了起來。

可是，這時候冤家路狹，又再遇上了上官鶴，他的膽子却不見得真的比從前大了許多。

六年前，容老五遇上盜賊的時候，手腳發抖，全身軟弱無力，事後，他歸咎自己不懂武功，所以才會膽小如鼠。

但六年後，他已練了三種武功，連趕路也不甘後人帶領在最前位置，可是，上官鶴一出現，他的手腳又顫抖起來了。

連他自己都在暗罵不中用。

上官鶴瞧了容老五一會兒，忽然哈哈一笑：「容掌櫃，這裏沒有你的事，你要趕路，請便好了！」

容老五如獲大赦，連忙帶着幾個伙計匆匆繼續趕路去了。

至於背後其餘人等命運怎樣，他可顧不得了。

上官鶴放走了容老五之後，就笑吟吟地來到了冼桐身邊。「老師父，您老人家是穿州過縣的，生意還不錯罷？」

「咳咳！咱們這幾塊不成材的廢料，那裏是幹什麼生意的？只不過是流離浪蕩，到處討一口飯吃而已。」冼桐彎腰作躬地說。

「老師父太謙遜了，」上官鶴呵呵一笑，目光忽然落在冼翠翠的俏臉上，看了大半天才又再「嘖嘖」連聲，道：「好標緻的姑娘，今年幾歲啦？」

冼桐陪笑道：「她長得粗一些，今年才十六歲。」

上官鶴目光大亮，笑道：「原來這麼標緻的姑娘才只有十六歲，眞是不賴，大可以做俺的壓寨夫人。」

此言一出，冼桐父女不由臉色遽變，冼桐的三個徒兒更是怒形於色，就只差在未曾即時發作。

但上官鶴哈哈一笑，接着又說道：「你們也且慢高興，俺已有押寨夫人，而且是個他媽的醋娘子，俺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決不敢再多娶一個。」

冼桐聽見他這樣說，才暗中鬆一口氣，上官鶴接着又揮揮手，道：「這裏沒你們的事，繼續上路好了。」

冼桐連忙抱拳作躬，匆匆帶着徒兒和女兒走了。

上官鶴又對那幾個販賣騾子的說了一大堆廢話，最後又將之驅走。

一行商旅，走了一撥又一撥，最後只剩下一個瘦和尚。

上官鶴盯着這瘦和尚，笑笑說道：「大師從何處來？」

瘦和尚答道：「肚子。」

「肚子？什麼肚子？」上官鶴奇怪地問。

瘦和尚道：「人人都是從老媽子的肚子裏走出來的，難道你不是？」

上官鶴呵呵一笑道：「原來大師並不呆。」

瘦和尚道：「貧僧有時候很呆，有時候很精明，但大多數時候都是旣不很呆也不很精明的。」

上官鶴道：「大師很貪吃。」

瘦和尚道：「該吃之物如不吃之，乃是活該。」

上官鶴道：「如此說來，該殺之人如不殺之，也是活該了！」

瘦和尚道：「施主言之成理，未知在施主眼中，貧僧是否就是該殺之人？」

上官鶴道：「這個嘛，就得看看大師要往那邊走，才能定論。」

瘦和尚道：「貧僧要走的路，刻下正爲施主所擋。」

上官鶴道：「旣然有人擋路，大師不折回原處？」

瘦和尚道：「此事萬萬不能。」

上官鶴道：「何以不能？」

瘦和尚道：「昔年唐三藏取西經，全憑不屈不撓堅持到底之意志　始能成功，貧僧又豈可半途而廢？」

上官鶴道：「唐三藏取西經，大師却又有什麼寶物非要取到不可的？」

瘦和尚道：「貧僧要取的，乃是一個人的腦袋。」

上官鶴冷冷一笑：「出家人，怎可以殺生？更怎可以殺人？」

瘦和尚道：「貧僧也知道殺人是不好的，但貧僧更知道，嫂溺而不拯，是爲豺狼也。」

上官鶴「哦」一聲，道：「怎麽？原來大師有個嫂子遇險，要大師不辭勞苦前往拯救了？」

瘦和尚答道：「非也，貧僧沒有兄弟，也沒有嫂子，剛才之言，只是個譬喻而已。」

上官鶴道：「大師，你可以把眞實情況說清楚一點嗎？」

瘦和尚道：「此事與施主沒有什麼關係，施主還是不要理會。」

上官鶴道：「大師旣然不肯說，俺也不便勉強，請大師繼續上路好了。」

瘦和尚合什道：「施主，貧僧去也。」說完，又吃了一顆蠶豆，才步履緩慢地繼續向前移動。

瘦和尚走了約莫十丈左右，道路兩旁的大樹上忽然洒下了一張黑色的網。

這一張網洒下之際，幾乎是無聲無息的，這瘦和尚立刻就變成了網中之魚。

瘦和尚被擒，上官鶴就笑了，他笑得極其奸詐，也高興得有點跡近乎手舞足蹈的樣子。

「大師，你想不到會有此一着罷？」

瘦和尚在網中輕輕嘆一口氣，道：「確是想不到，貧僧又怎想得到，上官寨主會用這種拙劣的方法來對付貧僧？」

「拙劣？」上官鶴睜眉凸目，大聲叫道：「這是東海黑鐵金絲纒織而成的滅魂網，從來沒有人能夠自網中逃得出去。」

瘦和尚道：「貧僧也不例外？」

上官鶴道：「當然不會例外。」

瘦和尚眨眨眼，雖然已被困網中，但却還是不斷吃花生、蠶豆。

上官鶴冷哼一聲，又道：「禿顱，你領死好了！」

他一面說，一面從腰際鹿皮袋裏取出毒弩筒。

這是諸葛奪魂弩，毒性霸道，而且沒有解藥。

瘦和尚已被困網中，再用諸葛奪魂弩來對付他，實在比在砧板上宰殺一條魚兒還更容易。若是換上別人，此刻必已被嚇得全身顫抖，甚至屎滾尿流亦不爲奇。但瘦和尚却連看也不看上官鶴一眼，又在剝吃花生、蠶豆。

上官鶴目中殺機大盛，無論是誰都不會懷疑他殺人的決心。

似乎就只有瘦和尚例外，他這種滿不在乎的神情，也不知道是瞧不起上官鶴，還是對自己的性命視作浮萍，來也好，去也好，一點也不値得關注。

上官鶴實在忍受不住這種神情，這瘦和尚簡直就是在藐視自己。

終於，諸葛奪魂弩射出了，一射就是十二枝。

十二枝毒弩連環般射出，它彷彿又是另一張網，一下子就把瘦和尚全身要害籠罩住。

瘦和尚的眼皮一直沒有抬起過，直至這一刹那間還是一樣。

這和尚似乎想變成一隻刺蝟。

但他沒有變成刺蝟，因爲就在上官鶴射出弩箭那一刹那間，半空中忽然閃起了一道刀光。

刀光銀亮如雪，刀勢快如電閃，但在那刹那間，上官鶴根本看不出這是刀光。

他只覺眼前一陣眩亮，那種冷厲的光芒簡直可以讓他的呼吸爲之窒息。

他從來沒想過，用彈簧機括發射的弩箭，竟然會給一柄刀閃電般全部削斷。

就算有人曾經這樣告訴他，他也一定不肯相信。

可是，這種事已發生了，被困在網中的瘦和尚絲毫無損，倒是那十二枝毒弩全被削斷跌落在地上。

上官鶴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一驚之下，連毒弩筒也丟掉，身子同時迅速向後倒退三尺。

他看見了一個藍衣人，正用一柄寒光逼人的刀指着自己。

「你就是上官鶴嗎？」藍衣人淡淡一笑。

上官鶴點點頭，道：「俺……俺正是上官鶴！」

藍衣人道：「你有個外號，叫『血棍太歲』，是也不是？」

上官鶴道：「正是。」

藍衣人「嘖嘖」連聲，道：「這渾號不貼切，何不改爲『光棍飯桶』？」

上官鶴吸一口氣，道：「俺不是光棍！更不是飯桶！俺是一寨之主，綠林中的好漢。」

藍衣人道：「好漢？你這種無恥之徒也算是好漢？好漢會用這種下三濫手段來對付一個出家人嗎？」

上官鶴道：「這禿驢是個妖僧，留在世上，只會貽害人羣。」

藍衣人冷冷一笑，道：「這和尚除了脾氣古怪，喜歡吃蠶豆之外，他又曾經害過什麼人來着？」

上官鶴道：「這妖僧嗜殺，是個佛門敗類。」

藍衣人道：「嗜殺？他殺過誰？」

上官鶴道：「黃河雙刀、孟氏三雄、蟬鳴道士！」

藍衣人道：「殺得好！黃河雙刀一個貪財，一個好色，該殺！孟氏三雄勾結官府，屢次陷害忠良，更該殺！蟬鳴道士假仁假義，暗裏却是個採花賊，更加殺之不枉！」

上官鶴一呆，道：「你是誰？」

藍衣人道：「是和尚的朋友。」

「放屁！」猶被困在網中的瘦和尚突然叫道：「貧僧要交朋友，天下間多的是，又怎會和你這種混帳的東西交朋友？」

上官鶴哈哈一笑，目注着藍衣人道：「朋友，你聽見了沒有？」

藍衣人道：「瘦和尚脾氣古怪，我不怪他。」

上官鶴道：「旣然和尚不領情，你又何苦在這裏讓他奚落？還不如早早上路，少管這等閒事。」

藍衣人道：「此事絕不等閒，和尚雖然不近人情，但我不能見死不救。」

上官鶴道：「你以爲俺一定會殺這個和尚？」

藍衣人搖搖頭，說道：「哦！你誤會啦，我不是要救和尚，而是要救你這個寨主。」

「笑話！」上官鶴冷笑道：「和尚已成爲網中之魚，啃——」他忽然叫了起來，是因爲有一個鼻孔忽然給一件細小的物件堵塞住。

他伸手一摸，原來塞住鼻孔的是一顆蠶豆。

「臭和尚！」上官鶴怒罵一聲，但才罵出三個字，左邊耳朵又是一陣劇痛。

這一次，塞進他耳朵的又是兩顆蠶豆，還有一顆已咬碎了的花生。

藍衣人淡淡一笑，道：「和尚若要殺人，這些蠶豆、花生就會貫注上強大的內力，大可以射穿你的臉孔。」

上官鶴驚怒交集，忽聽「嗤」一聲，又是一顆蠶豆射了過來。

這一顆蠶豆來勢急勁得多，竟然把上官鶴的衣袖射穿，現出了一個小洞。

藍衣人望着上官鶴，道：「你現在大概不會認爲我吹牛罷？」

上官鶴連臉都青了，他一向自視甚高，直到這時候才知道什麼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藍衣人又道：「你帶了多少人來？」

上官鶴咳嗽一聲　道：「俺沒有帶人來。」

藍衣人道：「但我却看見四周都有殺手。」

「他們怎配稱爲殺手？他們旣不是殺手，也不是人，只是一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飯桶而已。」上官鶴整個人的氣勢已萎頓下來。

藍衣人道：「受人錢財　與人消災，這些道理我是明白的，但要拿別人的錢財，最好事先判斷一下，自己有沒有拿人錢財的本領。否則，非但不能與人消災　連自己也會大難臨頭。」

上官鶴連連點頭　道：「俺明白了！俺明白了！」他現在什麼都不想，只想早一點離開這裏。

藍衣人沒有阻攔他，還問他要不要取回那張滅魂網。

上官鶴要手鞠躬，陪笑不迭：「不要了！就送給蠶豆大師罷。」語完，匆匆帶着刀棒寨的嘍囉走了。

天色更黯淡，藍衣人看着瘦和尚，看了很久才輕嘆口氣：「明知道是蠶豆大師，竟然還不自量力想動手，眞是個又蠢又可憐的笨蛋！」

瘦和尚道：「知道貧僧是蠶豆大師又怎樣？」

藍衣人道：「蠶豆大師武功絕頂，連黃河雙刀、孟氏三雄和蟬鳴道士都不是敵手，區區一個上官鶴又算得上什麼？」

蠶豆大師道：「上官鶴向來瞧不起孟氏三雄，蟬鳴道士在五年前又是他的手下敗將，說到黃河雙刀，在江湖上也不是什麽響噹噹的脚色。」

藍衣人道：「說來說去，上官鶴還是未眞正領敎過大師的『蠶豆神功』，此時一見，自是魂飛魄散，再也不敢逞強。」

蠶豆大師搖搖頭，道：「區區幾顆蠶豆、花生，是嚇不倒上官鶴的，他忽然臉

色大變落荒而逃，是因爲他終於知道你是何方神聖。」

藍衣人道：「上官鶴怎麼會知道我是誰？」

鵞豆大師道：「他雖然不認得你這個人，却會認得你這一柄刀。」

藍衣人一笑，不再說話。

有名的刀，有名的人，總是互相聯繫在一起的。

藍衣人的刀，就是天下間最令人觸目的風雪之刀。

風雪之刀，本是風雪老祖之物。

風雪老祖乃北極異人，武功之高，當年被譽爲天下第一。

其後，風雪老祖與龍城璧平輩論交，雖然，二人的年齡相差逾數十載。

風雪老祖不但與龍城璧平輩論交，而且還把風雪之刀相贈。

風雪之刀在龍城璧手裏，刀更有名。

而龍城璧也因爲擁有這一柄刀，而被武林中人稱爲「雪刀浪子」！

如今，浪子早已成家，其子名爲玉郎，也就是眼前的藍衣人。

× × ×

叠雲舖有叠雲樓，是當地最大、也最好的一間酒家。

華燈初上，葉小樓就登上了叠雲樓喝酒。

他一連五晚都是這樣，每次都喝到酒家打烊時候才肯離去。

葉小樓，行年二十五歲，長得眉清目秀，舉止斯文而大方有禮。

難得的是，他就算在喝醉之後，還是這樣斯斯文文的，不但不會粗，連粗話也不會說出一個字。

所以，叠雲樓上上下下的人，都對這位「今醉俠」頗有好感。

「今醉俠」就是葉小樓的外號，他看來不像個很能喝酒的人，但偏偏酒量厲害得驚人，這一點，就像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衛空空看來也不像個酒量驚人之輩，但他却是著名的「酒囊」，在二十年前，江湖上唯一敢與「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拚酒，而又的確極具酒量的人，也就似乎只有衛空空而已。

現在，衛空空甚少喝酒，但偶然遇上酒量相當的對手，他還是風采不減當年。

葉小樓沒見過衛空空，但對這位「偷腦袋大俠」心儀已久。

他很想認識衛空空，還有杭州唐門的大醉俠唐竹權。

但他一直無緣識荊。

他知道，衛空空在不愉快的時候，永遠都是滴酒不沾唇的。

衛空空從不喝悶酒，葉小樓也認爲這是聰明的。

但他認爲這是聰明的做法是一回事，他自己能否依樣葫蘆，却又是另一回事。

最少，葉小樓現在並不愉快 但他還是不斷的喝酒。

他爲什麼不愉快？

× × ×

葉小樓喝到第八杯女兒紅的時候，身邊忽然出現了兩個人。

一個是瘦骨嶙峋的和尚，另一個是比葉小樓還年輕一點的藍衣人。

葉小樓認得瘦和尚，却不知道藍衣人是誰。

藍衣人不等他說話，已抱拳說道：「在下姓龍，龍玉郎。」

「龍玉郎？」葉小樓的眼睛陡地發亮了。

當他在年幼時，經常聽人提起的一個年輕刀客，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近年來，他最常聽人提起的刀客，却是龍城璧之子——「雪刀奇俠」龍玉郎。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龍玉郎忽然會在叠雲舖裏出現。

葉小樓立刻瞧着那個瘦和尚——鵞豆大師。

鵞豆大師乾咳兩聲，說道：「貧僧來遲，還望葉施主恕罪！恕罪！」

葉小樓道：「大師用不着客氣，請坐吧。」

鵞豆大師依言坐下，接着說道：「葉施主，這一位龍施主，又跟着貧僧整整十天。」

葉小樓奇怪地看了龍玉郎一眼，道：「你爲什麼要跟着大師。」

龍玉郎道：「因爲我知道大師喜歡湊熱鬧，剛好我近來寂寞得很，所以就跟着大師，看看有什麼熱鬧的事情會發生。」

葉小樓道：「得償如願了沒有？」

龍玉郎道：「熱鬧的事情很少，沉悶的旅途却佔大多數。」

葉小樓把一杯斟得滿滿的酒遞給他，同時說道：「在下葉小樓，敬你一杯！」

龍玉郎接過這一杯酒，說道：「多謝。」然後一仰首就把杯裏的酒喝得點滴不剩。

「好！痛快！痛快！」葉小樓說道：「尊翁是個痛快的江湖奇俠，龍兄也是一樣。」

龍玉郎道：「痛快是好的，但痛苦就不太妙了。」

葉小樓目光一閃，道：「誰有痛苦？是不是鵞豆大師？」

鵞豆大師搖頭不迭，道：「貧僧是個快活的和尚，自出娘胎以來，從未不曉得甚麼叫痛苦。」

葉小樓說道：「這是謊話，騙不了人的。」

鵞豆大師訕訕一笑，道：「最少可以用來騙騙自己。」

葉小樓道：「自欺欺人，掩耳盜鈴，實在多餘。」

鵞豆大師道：「借酒澆愁 才最要不得。」

葉小樓道：「我是愁也喝酒 不愁的時候也喝酒 你管不着。」

鵞豆大師道：「貧僧當然是管不着的 葉施主就算喝毒藥 貧僧也只好瞪着眼瞧你喝下去。」

龍玉郎眉頭一皺，道：「兩位怎樣了？初時還很客氣，一個叫請坐，另一個恕罪恕罪，但一轉眼間，却針鋒相對，舌劍唇槍的爭個不亦樂乎。」

鵞豆大師道：「這是貧僧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多此一問。」

「人貴自知，」葉小樓哈哈一笑，道：「大師不愧是妙人妙事。」

鵞豆大師說道：「貧僧向來都很妙，只是不知道葉施主的麻煩是不是越來越大了？」

葉小樓嘆了口氣 道：「別說了．反正到了明天……唉，還是不提也罷。」

鵞豆大師一跺脚，道：「明天怎樣了？男子漢大丈夫，說話最好清楚一點，別吞吞吐吐令人生厭。」

葉小樓搖搖頭：「這種事，沒有什麼好談的，咱們還是痛痛快快喝幾杯，切莫辜負了這一罈好酒？」

「不喝不喝，」鵞豆大師道：「貧僧不懂得喝酒．越香醇的酒灌進貧僧的腸胃裏，就越是浪費。」

龍玉郎微微一笑，說道：「依大師之見，大師是否應該喝茶？或者是索性喝醋呢？」

鵞豆大師道：「貧僧既不喝茶，也不喝醋，只想喝一個人的血。」

龍玉郎問道：「那個倒霉的傢伙是誰呢？」

鵞豆大師道：「當然是大盜唐意。」

「唐意？你想對付唐意？」葉小樓長嘆了口氣，道：「大師若真的想對付唐意，那麼倒霉的人就是大師自己了。」

龍玉郎眨眨眼睛，問葉小樓道：「唐意是個怎樣的人？他和蜀中唐門有沒有淵源？」

葉小樓道：「沒有。」

龍玉郎道：「和杭州唐門呢？」

葉小樓道：「也是毫無半點關係。」

龍玉郎道：「此人來歷如何？」

葉小樓道：「武功深不可測，行踪飄忽無定，在一年之內，連幹七宗大案，涉及贓物財帛逾五十萬兩。」

龍玉郎道：「六扇門中人必然追緝甚緊了？」

葉小樓道：「追緝雖緊，但却徒勞無功。」

龍玉郎沉吟半晌，目注鵞豆大師，道：「大師何以要對付唐意？」

鵞豆大師冷冷一笑，道：「此人作惡多端，難道不該殺？」

龍玉郎道：「唐意雖然是大盜，但不見得是個該殺之人。」

鵞豆大師一怔，道：「龍施主，莫非你對此人另有見解不成？」

龍玉郎道：「大盜唐意之名，在下也曾略有所聞，雖然其人聲名狼藉，但却曾有一人，盛讚唐意。」

鵞豆大師道：「此人是誰？」

龍玉郎道：「在下之舅父。」

鵞豆大師眉頭一皺，道：「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龍玉郎道：「正是。」

鵞豆大師乾咳一聲，道：「唐施主在盛讚唐意之際，是否喝了酒？」

龍玉郎道：「在下這個舅父，沒有一天是不喝酒的，但誰也很難肯定，他老人家在怎樣的情況之下，才是眞當正正的醉了。」

鵞豆大師問道：「你相信你舅父的話嗎？」

龍玉郎道：「這個胖舅父甚少讚人，既然讚得了唐意，必然是大有理由的。」

鵞豆大師道：「哦？你知道是什麼理由？」

龍玉郎道：「舅父對此人的評語，其實只有四個字，那是：『亦俠亦盜』。」

「亦俠亦盜？」鵞豆大師蹙了蹙眉，道：「那便是俠盜了？」

龍玉郎點點頭，說道：「大概正是如此。」

鵞豆大師冷冷一笑，說道：「唐意若是個俠盜，何以下手刦掠二十萬兩賑災銀兩？」

龍玉郎道：「二十萬兩賑災銀兩，此案何時發生？」

鵞豆大師道：「上月中旬，浙閩兩省二十三戶鉅富籌集善欵二十萬兩，用以救濟黃河水災災民，但善欵還沒有送到災區，已給唐意刦走。」

龍玉郎問道：「善欵是由什麼人護送的？」

鵞豆大師道：「天池鏢局。」

「天池鏢局，」龍玉郎一怔，道：「這鏢局的名字，在下相當陌生。」

鵞豆大師道：「所謂天池鏢局，其實總共是兩間鏢局，一間是天振鏢局，另一間是池雄鏢局。」

龍玉郎這才恍然，說道：「在下明白了，天振鏢局總鏢頭是『九鼎降雲手』水朋天，池雄鏢局總鏢頭則是『槍君子』賀星池。」

鵞豆大師頷首道：「不錯，這兩人是結拜兄弟，而且信譽昭著，在鏢局這一行頭中極負盛名。」

龍玉郎道：「由天振鏢局與池雄鏢局聯手護送善欵，該是相當穩妥的。」

鵞豆大師道：「人人都是這麼想，但偏偏就在半途出了岔子。」

龍玉郎道：「而下手刦走這二十萬兩的就是大盜唐意？」

鵞豆大師道：「正是唐意。」

龍玉郎道：「誰能證實此案乃唐意所幹？」

鵞豆大師道：「水朋天與賀星池皆目睹刦走善欵者，就是大盜唐意。」

龍玉郎道：「唐意除了刦走二十萬兩銀子之外，可曾傷人？」

鵞豆大師道：「賀星池受了傷，肩上中了兩劍。」

龍玉郎道：「水朋天呢？」

鵞豆大師道：「他只中了一劍，但這一劍却傷及要害，活不到十二個時辰就嚥氣了。」

龍玉郎又問道：「還有沒有別的死傷者？」

鵞豆大師道：「兩間鏢局總共傷七人，死五人，死者包括水朋天在內。」

龍玉郎道：「大師怎會知道此事？」

鵞豆大師道：「此事已傳揚多時，而且貧僧已在閩南見過賀總鏢頭，是以對此案相當清楚。」

龍玉郎沉默下去，目光一轉，盯着葉小樓的臉。

葉小樓也看着龍玉郎，道：「大師之言，句句屬實，這二十萬兩賑災善欵，確是唐意刦走。」

龍玉郎微一沉吟，半晌才道：「聽說葉兄與水總鏢頭之掌珠水柔雁姑娘已訂婚盟？」

葉小樓道：「確有此事。」

龍玉郎道：「如此說來，水總鏢頭，本乃葉兄之未來岳丈？」

葉小樓道：「不錯。」

龍玉郎道：「水總鏢頭之死，對葉兄及水姑娘而言，都是一沉重的打擊，未知葉兄打算怎辦？」

葉小樓微微一笑，喝了一大口酒，才說道：「在下已於明晨約戰唐意，決一死戰。」

蠶豆大師一愕，繼而失聲道：「已決定了？」

葉小樓道：「此事並非兒戲，當然是已決定了。」

蠶豆大師道：「地點在何處？」

葉小樓道：「不能說。」

蠶豆大師一怔：「何以不能說。」

葉小樓道：「這是在下與唐意之戰，就由咱們兩人解決好了。」

蠶豆大師道：「葉施主，唐意陰險奸詐，此戰說不定會是個陷阱。」

葉小樓道：「唐意不是那種人。」

蠶豆大師道：「葉施主寧願相信唐意，也不相信貧僧之言？」

葉小樓道：「大師是大師，唐意是唐意，不可混為一談。」

蠶豆大師嘆了口氣，忽然轉過臉問龍玉郎：「吃不吃蠶豆？」

龍玉郎笑了笑，道：「只要不是暗器，吃幾顆下肚倒也不錯。」

葉小樓却在這時候一聲不響地走了。

蠶豆大師望着他的背影，忽然嘆道：「年紀輕輕，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怪人，眞是令人莫名其妙。」

× × ×

夜有星光，葉小樓斜倚在倚月水軒一道欄杆旁邊，用一塊雪白的手絹不斷地在抹劍。

他的劍並不奪目，劍柄是竹，劍鞘也是用竹做成的。

他的師父是個道士，也就是江湖上著名的竹道人。

竹道人不喝酒，不愛出風頭，也很少理會旁人的閒事，他認為生平最麻煩的一樁事，就是收了一個徒弟。

他只收了一個徒弟，那就是葉小樓。

葉小樓在年幼時，十分俏皮，竹道人經常給他氣得七竅生烟，却又對之無可奈何。

其後，竹道人歸隱武林，不問世事，他在歸隱之前，把竹紋寒月劍交給葉小樓，並且說道：「劍法你已練夠了，就只欠缺一把好劍。」

葉小樓問道：「竹紋寒月劍是不是好劍。」

竹道人反問：「何之謂好劍？」

葉小樓道：「徒兒不懂，所以才向師父請教。」

竹道人道：「為師也不知道，但你可以去問另一個人，他一定會詳細解答。」

葉小樓道：「這人是誰？」

竹道人道：「老婆奴彭木。」

彭木也是個武林高手，而且還是竹道人的多年好友。

彭木畏妻如虎，那是衆所週知的，所以才被譏稱為老婆奴，但他絲毫不以為忤，索性就以「老婆奴」作為自己的綽號。

竹道人歸隱後，就連葉小樓也找不着他了，不久，葉小樓就去找彭木。

「彭前輩，何之謂好劍？」

「天下之劍，沒有一把是好的，也沒有一把是不好的。」彭木莞爾說道：「寶劍和好劍，並不相同。」

葉小樓奇道：「如何不同法？」

彭木道：「削鐵如泥，能斷金玉之劍，是為寶劍，但寶劍不一定是好劍，就正如娶妻之道，美人不一定是賢妻，賢妻大可以是個醜八怪，母夜叉，如假包換的黃臉婆。」

葉小樓更奇，道：「晚輩不大明白，還望彭前輩多加指引。」

彭木道：「寶劍有輕重之分，長短之別，最鋒利之寶劍，其輕重，長短，未必就能合乎自己心意，所以，世人公認之寶劍，未必就是好劍。」

葉小樓聽得不住點頭，道：「然則以彭前輩之見，最好的劍是怎樣的？」

彭木道：「就如娶妻一般，能合乎自己心意者，就是好的。」

葉小樓聽到這裏，一時忍耐不住，便道：「彭前輩已有好劍，好妻？」

彭木道：「我沒有好劍，只有一個好老婆。」

葉小樓抿嘴一笑，更進一步說道：「前輩既有個好老婆，何以却會成為老婆奴呢？」

彭木道：「正因為老婆太好，所以甘願為奴為僕於其裙下，此乃彭某之福氣，旁人嘴裏在笑，實則心中羨慕不已，哈哈……哈哈……」狀甚自得，半點也不像是裝模作樣。

葉小樓終於明白了。

彭木接着又道：「江湖有三大奇俠你可知道是誰？」

葉小樓立刻回答：「江湖三大奇俠乃雪刀浪子龍城璧，醫谷谷主許竅之，還有一位就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彭木道：「不錯 這三大奇俠之中彭某最欣賞的是龍城璧 最佩服的却是衛空空。」

「衛空空既是大俠 同時又號稱為酒囊。」

「更被稱為盜爺。」

「衛盜爺？」

「不錯，衛盜爺以快劍馳名天下，其劍法之霸道，堪稱天下第一，但他所用的劍，却並不是什麼寶劍。」

葉小樓微一沉吟，道：「以衛盜爺那樣的大俠，若要找尋一把寶劍，應該不是什麼難事。」

彭木道：「寶劍不一定就是好劍，在衛盜爺眼中，一把精鋼鑄造的長劍，就是天下間最霸道的武器。」

葉小樓道：「晚輩明白了，最好的劍，就是自己認為最稱心如意的劍。」

「對了，正是這樣。」彭木笑了笑，道：「用劍如此，娶妻也是如此。」

× × ×

彭木之言，葉小樓至今還沒有忘記。

最好的劍，並不一定是最實貴的名劍，娶妻的道理也是一樣。

最重要的只有一點，是否稱心如意？

能够令自己稱心如意的劍，就是最好的劍。

自從竹道人歸隱後，竹紋寒月劍就成為葉小樓的劍。

葉小樓喜歡這把劍，而且認為這是世間上最能令他感到稱心如意的劍。

所以，竹紋寒月劍也就是葉小樓的好劍。

好劍一直不離身，但他現在還沒有娶妻，所以，他既沒有好老婆，也沒有壞老婆。

但却有一個女孩，雖然她並不常在他身邊，却能令他朝夕難忘，魂牽夢縈。

那是他的未婚妻子水柔雁。

水柔雁就住在這座倚月水軒裏。

葉小樓雖然已悄悄來到了水軒，却沒有驚動水柔雁，他只是靜靜地靠在一旁，抹着竹紋寒月劍。

他正在等待黎明，等待着黎明的一場決戰。

抹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對於一個學劍之士來說，這件事雖然簡單，却也是神聖的。

葉小樓抹劍又抹劍，動作重複又重複，忽然間，他聽見了一個人在嘆氣。

「劍已很鋒利，用不着抹了。」那人嘆氣之後緩緩地說。

那是很平靜，也很動聽的聲音，葉小樓渴望聽見這聲音已很久了。

水柔雁來了。

葉小樓睡不着覺，水柔雁也同樣睡不着覺。

水柔雁雖然這樣說，但葉小樓還是繼續在抹劍。

水柔雁看着他，良久之後才又再說道：「你一定要找唐意決鬥？」

葉小樓仍然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我會贏的，一定會。」

水柔雁閃動着眼睛，道：「你知道唐意的武功有多深？你認為憑你的劍法可以擊敗唐意？」

葉小樓道：「唐意的武功怎樣，我不必知道，我只知道，在我們這一羣人之中，總得有個人去殺唐意。」

水柔雁道：「我們這一羣人？」

葉小樓道：「我們這一羣人，就是和兩大鏢局有淵源的人。」

水柔雁道：「但你既不姓賀，也不姓水。」

葉小樓道：「妳別忘記，妳父親是我的岳丈！」

水柔雁說道：「但咱們還沒有拜堂成親。」

葉小樓道：「這並不重要，最重要的只有一點，在咱們這一羣人之中，總得有個人去殺唐意。」

水柔雁說道：「這個人為什麼會是你呢？」

葉小樓道：「那是因為在我們這一羣人之中，唯一有機會可以殺唐意的人就是我。」

水柔雁道：「你敢肯定？」

葉小樓道：「是的。」

水柔雁道：「但你若敗在唐意劍下，我以後怎辦？」

葉小樓道：「離開倚月水軒，離開兩大鏢局，離開這個充滿血腥的武林。」

他的聲音聽來有點寂寞。

水柔雁笑了，她笑得更寂寞，雖然，葉小樓現時還在她的身邊……

× × ×

黎明，六角古塔上飛來了一隻喜鵲。

喜鵲在古塔上逗留了片刻，忽然又振翅飛走。

在古塔的第五層上，出現了一個人。

其實，他一直都在那裏，只不過是睡着了覺，現在才夢醒而已。

這人長髮披肩，一身黑布衣，腰佩三尺劍，身材高大形態威猛。

他就是大盜唐意。

已是黎明，葉小樓該來了。

唐意從塔上往下瞧，一眼就看見了葉小樓。

唐意咳嗽兩聲，忽然從第五層塔飛躍而下。

他若不懂輕動，這樣子跳下來無疑就是等於自殺。

唐意並不是自殺，這種愚蠢的念頭他連想也沒有想過。

但他跳下來的姿勢也不像是什麼輕功，只是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從古塔上直掉下來。

他掉下來的時候，連站在一丈三尺外的葉小樓也感到為之震動。

但唐意是站得四平八穩的，他看來比這座古塔還更穩固得多。

不少平時自恃武功高強之輩，一旦面對着唐意，立刻就會從心底裏顫慄出來。

但葉小樓並沒有這樣，他只是冷冷地看着唐意，嘴角間掛着冷冷的笑容。

唐意拍拍衣衫，道：「我來了，你也到了，這眞是一個很好的日子。」

葉小樓道：「這日子何好之有？」

唐意道：「嗯！這是一個決鬥的好日子。」

葉小樓說道：「決鬥並不是辦喜事，用不着去選擇好日子，也不必選擇好的天氣。」

唐意道：「這五天以來，你喝了多少酒？」

葉小樓道：「我喝的酒若能用來對付你，這一戰大可免了。」

唐意道：「什麼意思？」

葉小樓道：「用一百九十斤酒來淹死一個人，難道還不足够？」

唐意道：「你是否認為酒能壯胆？」

葉小樓道：「喝一點點酒，也許眞的可以壯壯胆，但是喝得太多，就會使人痲木。」

唐意道：「既然如此，你何以還要喝這許多酒？」

葉小樓道：「對我來說 五天才喝一百九十斤女兒紅 並不算多。」

唐意哈哈一笑 道：「我差點忘了，你是鼎鼎大名的『今醉俠』。」

葉小樓搖搖頭 道：「我沒有名，就算有名，也只是浪得虛名。」

唐意道：「彼此彼此！」

葉小樓道：「咱們今天是來決鬥的？還是來交朋友的？」

唐意道：「道不同不相為謀，我是江湖大盜，你是江湖大俠，咱們今天碰頭，

自然是要拚個你死我活。」

葉小樓道：「但照我看，你今天並不是來決鬥，而是來送死的。」

唐意一怔，繼而仰面狂笑：「想不到今醉俠也會夜郎自大，哈哈！眞是可笑復可憐……」

不等他說完，葉小樓的竹紋寒月劍已出鞘。

他的劍招並不繁複，看來也不見得如何精妙，但却着着爭先，氣勢綿綿不斷。

唐意大笑：「好劍法。」

「刷」一聲响，他也拔劍出鞘，劍鋒寒芒淡淡，招數輕輕柔柔，和他這個人的形貌半點也不相似。

唐意這個人看來像塊大石，連輕功也像是大石墮地，但他的劍法却輕巧柔細，有如一個婀娜多姿的少女在舞劍。

葉小樓連攻十一劍，倏地叫道：「唐意，你的大石劍法往那裏去了？」

唐意道：「憑你的身手，還不配讓我使出大石劍法。」

葉小樓道：「就算不用大石劍法，也不該使這套玉女劍。」

唐意道：「玉女劍法比大石劍法更難練，你懂不懂？」說着格格而笑，但笑聲却已有點勉強。

是否因爲葉小樓的快劍把他逼得太緊了？

不，葉小樓的劍招雖然越來越快，但逼得唐意最厲害的並不是劍招，而是比劍刄還更鋒利的說話。

葉小樓道：「久聞大盜唐意輕功如燕，劍重如山，但今天却恰好完全相反，這算是什麽玩藝兒？」

唐意咳嗽兩聲，道：「少廢話，手底下見個眞章才是正經。」

話聲甫落，葉小樓已把他逼入古塔內，而且一劍刺向他的咽喉。

唐意敗了，他再也閃不開這一劍。

他閉上了眼睛，但葉小樓的竹紋寒月劍並沒有眞的刺下去。

他沒有殺唐意，還把劍插回入鞘中。

唐意睜開了眼，沉聲道：「士可殺不可辱。」

葉小樓搖了搖頭，道：「我沒有侮辱你的意思。」

唐意道：「既無此意，又何以劍下留人？」

葉小樓道：「我若在這時候殺你，那是半點也不公平的。」

「胡說！」唐意冷冷一笑，道：「咱們現在是比武決鬥，無論是誰殺了對方，都是天經地義之事。」

葉小樓道：「倘若你沒有受傷，這種說法也許是對的。」

唐意楞住了，半晌才道：「誰說我受了傷？」

葉小樓道：「就算沒有人說，我也瞧得出來。」

唐意又道：「是誰說的？」

葉小樓道：「你不必知道，其實，這一戰你大可以不打的。」

唐意冷冷道：「唐某從不失信於人，既已約戰，就不能臨陣退縮。」

葉小樓道：「但你的傷勢，難道就可以置諸不顧了？」

唐意昂首道：「生死有命，過慮也是多餘的。」

葉小樓道：「過於憂慮自然是多餘的，但自暴自棄，却是更爲愚蠢。」

唐意冷然道：「唐某的事，不必閣下費心，你既然要爲水總鏢頭報仇，就不該諸多廢話，節外生枝。」

葉小樓道：「水總鏢頭的仇，我是一定會報的，但在眞相未明之前，可不能貿貿然行事。」

唐意冷笑道：「水總鏢頭是我殺的，你還猶疑什麽？」

葉小樓道：「是非曲直，總有水落石出的時候，着急也急不來。」

唐意道：「你眞的不殺我？」

葉小樓道：「到了應該殺你的時候，我決不會婆婆媽媽。」

唐意道：「你若不殺唐某，這一趟豈不是白走了？」

「怎能算是白走？」葉小樓嘆了口氣，緩緩道：「最少我已證明了一件事：大盜唐意的確受了傷，而且傷勢不輕。」

唐意默然良久，道：「葉小樓，今天算是唐某欠你一條性命，後會有期！」語畢，把劍插在地上，掉頭離去。

葉小樓把唐意的劍從地上拔起，瞧了半天，才喃喃說道：「這是不是唐意的好劍？」

× × ×

日漸高昇，燙熱的濃茶使蠶豆大師爲之精神一振。

「好茶！」他讚不絕口。

茶是水柔雁親手泡的，蠶豆大師和龍玉郎今天一早就到了倚月水軒。

水柔雁嫣然一笑，說道：「大師誇獎了。」

「不是誇獎！不是誇獎！不是眞眞正正的好茶，貧僧決不會喝得如此津津有味。」蠶豆大師一臉正色地說。

龍玉郎也在喝茶，但他却一直沉默不語。

蠶豆大師忍不住問：「你在想着些什麽？」

龍玉郎眨了眨眼，道：「一個蒙面的江湖大俠。」

蠶豆大師道：「是否在數年前，連挫浙閩道上五大盜寨的蒙面俠？」

龍玉郎點點頭，道：「正是此人。」

蠶豆大師道：「你知道這人是誰？」

龍玉郎道：「暫時不知道，但事情已開始有了端倪。」

蠶豆大師說道：「你懷疑誰是蒙面大俠？」

龍玉郎道：「誰都可以懷疑，就只是用不着懷疑自己。」

蠶豆大師呵呵一笑，道：「如此說來，連貧僧也可能會是那個蒙面大俠了？」

龍玉郎道：「不錯。」

蠶豆大師道：「這個貧僧是用不着急急否認的，反正那是蒙面大俠，而不是個蒙面採花大盜。」

語聲甫頓，又問：「龍施主何以忽然想起那個蒙面大俠？」

龍玉郎道：「蒙面大俠武功極高，而且對閩浙一帶地形甚爲清楚，是以強如五大盜寨，也給他一一挑平。」

蠶豆大師道：「那又如何？」

龍玉郎道：「以大師之見，上官鶴比諸數年前五大盜寨之寨主，是否更加厲害得多？」

蠶豆大師哂然一笑，道：「更加厲害倒不見得，但深山無雀鳥，麻雀稱大王，却是眞的。」

龍玉郎道：「五大盜寨一一給蒙面大俠挑平，固然使上官鶴可以從平地冒了出來，但是難道上官鶴又不怕那個蒙面大俠嗎？」

蠶豆大師眉頭一皺，道：「龍施主說的甚是，以上官鶴這塊材料，怎麽說也敵不過蒙面大俠的。」

龍玉郎道：「但上官鶴却胆敢重張刀棒寨旗鼓，並自封爲刀棒寨寨主。」

蠶豆大師說道：「此人胆量似乎還不小。」

龍玉郎道：「上官鶴胆敢自封爲寨主，全然是因爲蒙面大俠已不再出現。」

蠶豆大師道：「但他怎知道蒙面大俠不會突然出現？」

龍玉郎道：「上官鶴若能肯定蒙面大俠不再出現，他就會有這個胆量。」

蠶豆大師說道：「除非他很瞭解蒙面大俠、又或者他已知道蒙面大俠的某種秘密。」

龍玉郎道：「在下正是這麽想。」

蠶豆大師道：「但現在咱們誰也不知道蒙面大俠的下落，也不知道蒙面大俠的來龍去脈。」

龍玉郎道：「在下認爲，蒙面大俠在閩浙兩地，是個絕不尋常的人物，咱們萬萬不可忽略了他。」

蠶豆大師道：「但咱們現在要對付的人，乃是大盜唐意。」

龍玉郎道：「葉公子約戰唐意，大師有何見地？」

蠶豆大師道：「葉公子並非沒分寸的人，他要對付唐意，肯定是要爲大總鏢頭復仇！」

龍玉郎道：「但在下却另有想法。」

蠶豆大師道：「莫非你認爲事情另有蹊蹺？」

龍玉郎道：「咱們只能看見一個人的外貌，也往往能看見事情的表面，實在情況如何，也許並不如眼之所見，更不如耳之所聞。」

蠶豆大師道：「願施主之言、正與貧僧中所想，不謀而合。」

龍玉郎微微一笑，目注着水柔雁，說道：「水姑娘，在下在大放厥詞，還望恕罪。」

水柔雁輕輕地搖頭，道：「不，龍少俠見多識廣，小妹實在不勝欽佩。」

蠶豆大師道：「葉公子約戰唐意，水姑娘是不必担心的……」話猶未了，忽見一人飄然而來，赫然正是「今醉俠」葉小樓。

葉小樓回來了，他看來有點疲倦。

水柔雁連忙上前，關注地問：「情形怎樣了？」

葉小樓吁了一口氣，才說道：「我沒事。」

蠶豆大師淡淡一笑，道：「葉施主沒事，那麽大盜唐意必已死於竹紋寒月劍之下了？」

「沒有。」葉小樓道：「咱們這一戰，還沒有分出勝負。」

蠶豆大師奇道：「怎會這樣的？」

葉小樓道：「唐意受了傷，所以這一戰沒有打下去。」

蠶豆大師氣得大跳了起來：「你能够把唐意打傷，那是誅殺此賊千載一時的大好良機，你怎可以輕易錯過？」

葉小樓道：「大師誤會了，唐意並不是給我打傷的，而是他本來就已經帶傷在身。」

蠶豆大師聽得一怔，道：「傷得重不重？」

葉小樓道：「從外表看不出來，但我知道，唐意的傷勢最少已經影响到他的武功。」

蠶豆大師道：「那麽，是誰把唐意打傷的？」

葉小樓道：「不知道。」

蠶豆大師道：「葉施主是否認爲事有蹊蹺？」

葉小樓道：「不錯，要對付唐意，比想像中還要容易，但唐意是否就是罪魁禍首？這一點，在下實在大有存疑。」

蠶豆大師不禁看了水柔雁一眼，道：「水姑娘，妳看怎樣？」

水柔雁道：「葉公子認爲怎樣，我就認爲怎樣，我相信他的判斷不會有錯。」

蠶豆大師面露失望之色，再看看龍玉郎。

龍玉郎却在喝茶，臉上一片悠然自得之狀，又好像是根本沒有聽見任何人的說話。

蠶豆大師嘆了口氣，只得對葉小樓道：「你有你的主張，貧僧也有貧僧的看法，咱們以後各走各路，阿彌陀佛！」語畢僧袍一抖，離開了倚月水軒。

葉小樓不由抿嘴一笑，道：「想不到大師也有大師的脾氣。」

龍玉郎淡淡地道：「唐意呢？他的脾氣怎樣？你是否也已看得出來？」

葉小樓道：「我看不出唐意的脾氣怎樣，但我却看得出，他是一條响噹噹的漢子。」

龍玉郎嘆道：「可惜水總鏢頭是他殺死的。」

葉小樓凝視着水柔雁，道：「我沒有把唐意的人頭帶回來，妳怪不怪我？」

水柔雁搖搖頭，道：「只要你平安無事，別的事我都不放在心上。」

葉小樓滿意地笑了，這時，龍玉郎正低着頭在喝茶。

茶很香濃，但却已有點冷了。

× × ×

黃昏有雨。

雨點洒在橋上，洒在河流中，橋上無人，橋下却有人在抹劍。

抹劍的手很穩定，而且動作爽快俐落，只抹一兩下就把劍插回入鞘。

這人抹劍的手法也不像葉小樓，但有一樣却和葉小樓很相似。

葉小樓持劍的時候總是滿身酒氣，他也是一樣。

葉小樓若在此時此地遇上此人，會不會引以爲知己？

狐狸尾巴終於外露

雨點越下越大，橋上忽然來了一個披簑衣、赤着雙脚的人。

這簑衣人並不像一般鄉夫．尋常的莊稼漢，決不會提着一桿金槍趕路。

這一桿金槍，就算是不識貨的人，也不敢小覷了它。

最少，這桿金槍的確是金光閃閃，奪人眼目的。

若是識貨的人，對這一桿金槍就會更爲讚賞．因爲它正是名滿閩浙，威震黑白兩道的君子槍！

君子槍是這桿金槍的名字，而君子槍的主人，就是「槍君子」賀星池。

簑衣人到了橋面，脚步就停頓下來，他用金槍在橋上揮舞幾招，只聽得槍聲霍霍，聲勢猶在這場大雨之上。

橋上簑衣人在使槍，橋下那人却在嘆氣。

「這算是什麼槍法了？」

「殺人槍法！」簑衣人沉聲回答。

橋下那人「嘖嘖」連聲，道：「這種槍法，除了可以殺老弱婦孺之外，還能殺得了什麼人？」

簑衣人道：「任何藐視賀某的人，這一桿槍都能將之擊殺！」

橋下那人道：「尊駕就是賀星池？」

簑衣人道：「好說！」

橋下那人說道：「但你可知道我又是誰？」

簑衣人道：「聽說你就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橋下那人道：「賀總鏢頭果然消息靈通，在下正是衛某。」

簑衣人道：「衛大俠這次東來，未知有何貴幹？」

衛空空道：「殺一個人。」

簑衣人道：「殺誰？」

衛空空道：「一個假仁假意的僞君子。」語聲未落，人已從橋下飛躍而起。

人飛起，劍也飛起，衛空空的劍法，是名震天下的砍腦袋劍法，也是江湖中人公認最兇狠、最霸道的一種劍法。

簑衣人不等衛空空踏足在橋面，金槍已閃電般向他腰間疾刺。

槍尖好刺眼、好亮。

但在這時，簑衣人却驀然看見一種更亮的光芒，那是衛空空的目光。

衛空空的目光就像是兩道足以毀滅一切的厲電。

給這兩道厲電一射，簑衣人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

他的金槍雖然刺了出去，但威力却在這刹那間消失了一大半。

而衛空空的劍却已像是網一般向他迎頭罩下！

簑衣人驚呼一聲，金槍倏然墮地，人也墮地，在大雨中顯現出一張驚惶失措的臉。

衛空空雖已逾五旬，但他的劍法還是和二十年前沒有太大的分別。

他若要掉砍一個人的腦袋，那人的腦袋就很難可以保得住。

但這一次，他沒有眞的施展砍腦袋劍法，因爲這簑衣人並不是他要殺的人。

金槍的確是君子槍，但這簑衣人却不是槍君子賀星池，他最少比賀星池年輕二十歲。

衛空空的劍已架在這簑衣人的脖子上，同時沉聲喝道：「賀星池他在那裏？他爲什麼不敢來？」

簑衣人臉色蒼白，道：「賀總鏢頭不想見任何來歷不明的人！」

衛空空冷笑道：「其實，賀星池早就知道，想見他的人就是衛某！」

簑衣人道：「衛大俠，你犯不着淌入這一趟渾水！」

衛空空道：「衛某的事，用不着你來操心，你走罷。」

簑衣人道：「你不殺我？」

衛空空道：「我爲什麼要殺你？你以爲我是個殺人王？」

簑衣人道：「但你最少也該弄清楚，我爲什麼會冒充賀總鏢頭在這裏出現。」

衛空空道：「你會說嗎？」

簑衣人道：「只要你問，我就一定會說。」

衛空空道：「但我偏偏不問，所以你也用不着說。」

簑衣人咳嗽一聲，道：「因爲我是個小人物．所以衛大俠根本不屑問？」

衛空空道：「也許是的，你走罷。」

簑衣人奇怪地瞧了他一眼．接着深深吸了一口氣走了。

衛空空輕撫劍鞘．仰望天色，忽然長笑道：「賀星池，看你還有什麼法寶！」

× × ×

衛空空要找「槍君子」賀星池的消息，很快就不脛而走。

「衛空空爲什麼要找賀星池算帳？」

「誰說衛大俠找賀總鏢頭算帳？怎麼不說是來聚聚舊，或者是來交個朋友？」

「聽說衛大俠這一次來意不善……」

「怎知道他是來意不善？」

「賀總鏢頭曾派曾鏢師到小石橋去見衛大俠　結果曾鏢師險些弄掉了性命。」

「到底弄掉了性命沒有？」

「這倒沒有，而且沒有什麼損傷　但畢竟是曾經衝突過了……」

「江湖中人以武會友　那是常有之事，用不着大驚小怪　還是不如靜觀其變，隔江觀火可也。」

以上是兩個武林人物的對話，當然，這兩人都是一般的小脚色而已……

× × ×

池雄鏢局座落於黃石大街之東，總鏢頭就是「槍君子」賀星池。

人人都知道，「偷腦袋大俠」衛空空馬上就要來找賀總鏢頭了，但實在所爲何事，一般人却是不甚了了。

人人都在各自猜測，但眞相怎樣，却是誰也沒法子說出來。

這一天，賀星池在鏢局的練武廳裏看書。

練武廳本該是練武功的，但賀總鏢頭却像個學究般捧着一本經書，看得如痴如醉，連飯也不想吃。

直至有人向他報告：「衛空空大俠在廳外求見。」他才把經書輕輕放下．道：「請他進來。」

不久．衛空空來了，這時候，賀星池又再捧着那本經書，看得不亦樂乎。

衛空空也不理會他，只是在練武廳裏踱來踱去。

賀星池看了經書很久　才說道：「衛大俠遠道而來　所爲何事？」

衛空空淡然一笑．不答反問：「賀總鏢頭看的是那一本經書？」

賀星池道：「是醫書。」

衛空空道：「原來賀總鏢頭對醫術也頗有研鑽？」

賀星池道：「多看醫書，獲益匪淺，那又何樂而不爲？」

衛空空道：「請問賀總鏢頭，梅姬如今怎樣？」

賀星池一陣愕然，但隨即一笑　道：「梅姬？誰是梅姬？」

衛空空道：「梅姬是衛某的一個姪女兒．如今大概二十五歲。」

「哦　原來是衛大俠的姪女兒。」賀星池捋了捋鬍子，道：「但何以衛大俠的姪女兒．却要向賀某提起？」

衛空空道：「賀總鏢頭　你敢說不知道梅姬這個人？」

賀星池皺眉道：「本來就是不知道，又有什麼敢說不敢說的？」

衛空空說道：「賀總鏢頭，明人不做暗事，你還是老實一點，免得大家都不愉快。」

賀星池道：「衛大俠現在已很不愉快　但賀某却是愛莫能助，唉，梅姬是個怎樣的女子？她容貌如何？可有什麼特徵？衛大俠若肯賜告，賀某也許有辦法把她找回來。」

衛空空冷冷一笑，道：「賀總鏢頭，你這種手段，可以愚弄唐意，却不能愚弄於衛某。」

「唐意？衛大俠也知道唐意這個惡賊？」賀星池訝異地說。

衛空空臉色一寒，道：「唐意不錯是個賊，但却不是惡賊。」

「不是惡賊，莫非是個善賊了？」

「正是，換句話說，唐意他是一個俠盜。」

「這就妙得緊了，俠盜也會刧掠賑濟災民的善銀？」

「其間別有內情，賀總鏢頭自當心知肚明。」

「胡說，賀某也是受害人之一，你在這裏胡言亂語，居心何在？」

「衛某居心正大光明，只是想求取一個公道。」

「什麼公道？」

「爲唐意鳴冤　爲梅姬打出一條逃生血路。」

「說得好聽．但却也令人不知所謂。」賀星池悻然拂袖，把醫書隨手拋開。

但就在他把醫書拋開之後，練武廳四周倏地出現了一羣黑衣殺手。

衛空空哂然一笑，說道：「狐狸的尾巴終於外露了，這些，都不是貴鏢局中人罷？」

賀星池冷冷地道：「這都是賀某的朋友。」

衛空空道：「爲朋友兩脇插刀，赴湯蹈火義不容辭，賀總鏢頭有這許多知己朋友，眞是難得。」

賀星池道：「你現在才知道，未免是太遲了。」

語聲未落，來自四方八面的黑衣殺手已向衛空空湧上，十數件寒光奪目的兵刃有如排山倒海般狂襲而來。

「都是不相干的人，何苦要來送死？」衛空空長嘆一聲，並沒有拔劍，只是連劍帶鞘擋架。

但不旋踵間，却有五個黑衣人相繼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這一來，就連衛空空也感到莫名其妙，賀星池已在那邊大喝：「是誰在暗箭傷人？」

喝叫聲甫落，已有人高喧佛號，繼而說道：「傷人的不是暗箭，乃是暗豆。」

「暗豆？是什麼豆？」衛空空哈哈一笑。

「自然是蠶豆也！」回答衛空空這一問的，却是另外一人。

那是「雪刀奇俠」龍玉郎。

× × ×

龍玉郎來了，蠶豆大師也來了。

龍玉郎立刻上前向衛空空揖拜：「叩見衛伯伯。」

衛空空雖然仍給幾個黑衣殺手纏着，但他却還是神態自若地一笑，道：「怎麼不叫叔叔　却叫伯伯？」

龍玉郎說道：「是家父曾經如此囑咐的。」

衛空空笑道：「究竟是令尊年紀比我大？還是他比我還小一點點？」

龍玉郎道：「家父沒有說　但家父旣曾囑咐晚輩叫你爲伯伯，想必是伯伯年紀比家父大上一些的。」

衛空空嘆一口氣，旋即又微笑道：「人總是這樣的，年幼時認大幾歲，一過中年，却又爭着認小幾歲，連『雪刀浪子』也不例外。」

龍玉郎道：「如此說來，衛伯伯應該比家父年輕一點了？嗯，既是如此，晚輩就應該改一改稱呼，稱呼您老人家做衛叔叔。」

衛空空哂然一笑，道：「不，你還是叫我伯伯好了，免得令尊不高興。」談笑之間，又有三個黑衣殺手給他用劍鞘、劍柄擊倒。

賀星池看得臉色驟變，倏地喝道：「都給我退下！」

轉眼間，所有黑衣人統統撤退，只剩下一些倒了下去．想撤退也不能夠的受傷者。

蠶豆大師嘿嘿一笑，道：「賀總鏢頭，可知道何謂之圖窮匕現？」

賀星池沉聲地說道：「你就是蠶豆大師？」

龍玉郎道：「不錯，只要看看他的臉，就該知道他就是蠶豆大師。」

賀星池瞧了蠶豆大師一眼，道：「這和尚的臉孔，的確很像一顆蠶豆。」

蠶豆大師也不生氣，只是淡淡地說道：「衛大俠不遠千里而來，賀總鏢頭就算想隱瞞下去，只怕已很困難。」

賀星池道：「大師言詞混亂，語無倫次，賀某實在聽不懂是什麼意思。」

蠶豆大師冷然道：「貧僧一直敬重你

是一個君子，誰知道在這『君子』二字之上，却還得要加上一個『僞』字。」

賀星池道：「君子不易爲。」

蠶豆大師道：「僞君子更不易爲，若沒有瞞天過海，欺世盜名的本領，別人決不會相信這人會是個君子，卅麼僞君子也就不能成爲僞君子了。」

衛空空頷首道：「大師言之成理。」

賀星池冷冷一笑，道：「我若是個僞君子，爾等又算是什麼？」

衛空空說道：「也許是傻子，也許是粽子。」

「粽子？什麼意思？」賀星池一怔。

衛空空道：「賀總鏢頭若能把我們縛起來，卅麼咱們這幾個傻子就會變成粽子了。」

賀星池道：「賀某又怎會有這份能耐呢？」

蠶豆大師冷然一笑　道：「人貴自知，賀總鏢頭既知箝制不住咱們，就該把梅姬交還出來。」

賀星池臉色一變，道：「爾等何以總是把這筆帳算在賀某頭上？」

衛空空道：「梅姬在賀總鏢頭手中，衛某自然要向閣下討人。」

賀星池沉默良久，忽然嘆了口氣　道：「實不相瞞，梅姬確不在賀某手中。」

衛空空道：「她在卅裏？」

賀星池道：「衛大俠眞的要找到梅姬才肯罷休？」

衛空空道：「衛某這一次是爲了梅姬而來，自然非要找到她不可。」

賀星池道：「衛大俠若眞的要找梅姬，應該從『霧影』着手。」

「霧影？」龍玉郎一怔，道：「霧影是什麼？」

衛空空目中寒芒閃動，道：「霧影是一個江湖組織的名字，但已於三十年前在中原武林銷聲匿跡。」

蠶豆大師緩緩地點了點頭，道：「貧僧年輕時，也曾聽說過這個江湖組織。」

龍玉郎道：「這江湖組織很龐大？」

蠶豆大師道：「以三十年前的霧影來說　這組織並不龐大，據說只有二十餘人而已。」

衛空空道：「若以人數多寡來計算，霧影這個江湖組織自然是平平無奇的，但在當年，武林中人却有『談霧色變』之慨。」

蠶豆大師接道：「霧影的老大　據說是一個從皇宮裏逃出來的太監　這太監不但練就了一身邪門武功　而且還與西方魔教有所勾結。」

衛空空道：「西方魔教雖然已久未侵入中原，但還是一直虎視眈眈的　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捲土重來　而霧影之成敗對西方魔教也有着重大影响。」

龍玉郎道：「後來怎樣了？」

衛空空道：「霧影一度把中原武林八大門派鬧得天翻地覆　但最後却爲三人所滅。」

龍玉郎道：「這三人是誰？」

衛空空說道：「第一個是北海稱霸的鯨爺　也就是曾經大敗九大飛鯊之海鯨王了。」

海鯨王是海盜之王　也是個義氣中人、江湖上的奇男大丈夫。

據說，連當年武林第一高手北極異人風雪老祖遇上了他，都得小心翼翼。

衛空空接着又說道：「第二個是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時九公以醫術冠甲天下而聞名，但他的「無影神拳」也絕非泛泛之輩可比。

龍玉郎對這位醫谷老醫仕自然不會陌生，聞言不禁微微一笑，道：「九公脾氣大，性剛烈，照性情而論，實在不像個妙手仁心的大夫。」

衛空空道：「但令尊、殺手之王司馬血、你舅父唐竹權、還有我這個衛伯伯，都曾屢次在危險邊緣，給這位老神醫挽救回來。」

龍玉郎說道：「五年前，我胃口欠佳　也是九公開了一張方子把這種毛病除掉的。」

衛空空道：「還有第三個，就是被譽爲『海內第一狂』的東方征人。」

「東方征人？」龍玉郎的眼色立刻爲之變了。

他曾聽父親說過，東方征人是三十年前武林中最傳奇、也最神秘的一位高手。

東方征人每次出現，所使用的兵刃都不相同，但無論他用的是甚麼兵刃，招式都是絕高的，江湖中人從來沒聽說過他曾經吃過敗仗。

蠶豆大師道：「有此三大高人聯手對付，霧影很快就給滅掉了。」

衛空空道：「霧影雖已被滅，但却也可以死灰復燃。」

賀星池道：「衛大俠言之成理，刻下梅姬就在霧影手中，你們要找她，去找霧影好了。」

衛空空說道：「解鈴還須繫鈴人，能夠找得到霧影的，似乎就只有賀總鏢頭而已。」

賀星池道：「衛大俠想錯了，賀某只知霧影之存在，也知道梅姬落入霧影中人手裏，但怎樣才能找到霧影中人，賀某却不知道。」

衛空空說道：「這個且慢多說，唐意呢？」

賀星池道：「莫非衛大俠已投入六扇門中，如今要把唐意緝捕歸案？」

衛空空道：「少裝蒜，衛某從不與六扇門搭上關係，再說，唐意雖然屢犯大案，但是衛某知道他是一條漢子，縱使衛某做了捕快，也決不會對他難爲。」

蠶豆大師道：「衛施主此言，貧僧不敢苟同。」

衛空空說道：「難道大師仍然想殺唐意？」

蠶豆大師道：「貧僧對唐意是並無偏愛、偏惡的，但此人殺了水朋天總鏢頭，還是大大的不對。」

衛空空嘆道：「大師以爲水總鏢頭必然是唐意所殺的？」

蠶豆大師一楞，問道：「不是唐意還會是誰？」

衛空空道：「是賀總鏢頭！」

「賀總鏢頭？」蠶豆大師奇道：「賀總鏢頭何以要殺水朋天？」

衛空空道：「原因有二。第一：水朋天洞悉賀星池之陰謀，所以就給殺人滅口

。第二：水朋天一死，賑災的二十萬兩就可以叫唐意搶走了。」

蠶豆大師道：「唐意搶走了二十萬兩，對賀總鏢頭有甚麽好處？」

衛空空道：「卅二十萬兩，本來就是賀總鏢頭想得到手的，大盜唐意只是他的一枚棋子。」

蠶豆大師道：「唐意怎會甘爲賀總鏢頭所用？」

衛空空道：「他是爲了梅姬。」

蠶豆大師的目光漸漸發亮了，他忽然高喧佛號，然後才說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

賀星池的臉色早已變得很不好看，現在更是拉得更長。

龍玉郎悠閒地走到他身邊，說道：「賀總鏢頭，紙包不住火，卅二十萬兩，你還是交還出來罷？」

賀星池慘然一笑，道：「不錯，紙總是包不住火的，賀某是個僞君子，賀某是個卑汚小人，但卅二十萬兩，根本不在賀某手上。」

龍玉郎道：「不在賀總鏢頭手上　又在何處？」

賀星池道：「還在唐意卅裏。」

衛空空搖搖頭，道：「唐意封這二十萬兩，只是爲勢所逼，這些銀子，早已交給了賀總鏢頭。」

賀星池道：「諸位若是不肯相信，賀某也是無話可說的。」

蠶豆大師冷冷一笑：「枉貧僧向來敬重你是個君子，想不到却是個不折不扣的小人，呸！」驀地三顆蠶豆疾射而出，擊向賀星池身上三大要穴。

蠶豆大師身上的蠶豆，既可以吃，也可以用來殺人。

而且還可以兜圈子，攻人於不備。

衛空空就是「不備之人」，他決想不到，蠶豆大師射出這三顆蠶豆，他眞正要攻擊的並不是賀星池，而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　×　×

衛空空的確想不到蠶豆大師對付自己，不但他想不到，龍玉郎也想不到。

但賀星池却似早已知道蠶豆大師會有此一着。

蠶豆大師的蠶豆一射出，賀星池已經向左急竄七尺。

蠶豆以弧型轉向衛空空身上怒射，衛空空若閃避不及就得當場倒下。

別看輕這幾顆蠶豆，在蠶豆大師貫足內力之下，就算是一條幾百斤皮粗肉韌的大野豬也禁受不起。

衛空空的皮並不粗、肉也不韌。

但他的身手並不像野豬，而是像一隻靈巧的飛鳥。

蠶豆剛射至，他的人已向左側斜斜飛起，然而，也就在這剎那間，賀星池已一掌向他左脇間拍下。

衛空空同時拔劍，他一拔劍，就會施展名驚天下的「砍腦袋劍法」！

可是，他這霸道的劍法還沒有施展開來，蠶豆大師又已經閃電般向衛空空襲擊過來。

這和尚的僧袍裏，竟然暗藏着一柄鋒利無匹的軟刀！

又有誰聽說過，蠶豆大師曾使用軟刀呢？

衛空空也沒有聽說過，龍玉郎亦然。

剎卅間，衛空空已經陷入兩大高手夾擊中。

龍玉郎暗呼「不妙」，他實在想不到蠶豆大師忽然會倒戈相向。

所以，儘管他很快就已亮出了風雪之刀，但是，一時間還是未能決定應該怎麼辦。

而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衛空空左腿上已中了一刀。

他並不是給蠶豆大師的軟刀擊中　而是給另一把突如其來的飛刀射中。

發射這一把飛刀的並不是蠶豆大師，也不是賀星池，而是一個銀衣蒙面人。

飛刀雖然短小，但刃顯然淬上奇毒，只見刀鋒一片藍汪汪的，令人爲之怵目驚心。

龍玉郎心中一慄，忖道：「這次衛伯伯不妙也！」當下不再遲疑，雪刀一揚，萬事少理，首先護住衛空空再說。

蠶豆大師「咦」一聲，怪笑道：「龍施主，你怎麽啦？貧僧不是說好要和你聯手把衛空空幹掉的嗎？何以却反而護着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了？」

龍玉郎瞳孔收縮，冷喝道：「你是不是眞正的蠶豆大師？」

蠶豆大師悠然地道：「蠶豆是眞的，大師也是眞的，只是今之蠶豆大師，並不是昔日的蠶豆大師，龍施王，你明白了沒有？」

龍玉郎搖搖頭，冷笑一聲：「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略頓，又對衛空空說道：「衛伯伯，咱們走！」

賀星池臉色陰森，道：「兩位現在想走，只怕不大容易了。」

正要再施辣手，銀衣蒙面人倏地說道：「讓這兩個人走！」

賀星池皺眉說道：「這豈非縱虎歸山了？」

銀衣蒙面人尖聲道：「這是命令，你敢不服從？」

賀星池頓時面如土色，忙道：「屬下不敢，屬下不敢！」

他看來再也不像個君子，甚至連僞君子都不像。

他現在只好像是一條服從主人命令的狗。

×　×　×

夜深，遠處傳來一陣犬吠之聲。

衛空空在一間破廟裏，目不轉睛地瞧着自己的左腿。

龍玉郎就在他的身邊，而且也一直瞧着衛空空的左腿。

衛空空的左腿中了一把飛刀，現在傷口已給包紮起來。

衛空空忽然嘆了口氣，道：「世事太不公平了，左腿是我自己的，右腿也是我自己的，但這二三十年來，左腿總是經常受傷，實在莫名其妙。」

龍玉郎道：「衛伯伯說的甚是，以小姪而言，右邊的眉毛就比左邊的眉毛多了十二根。」

衛空空奇道：「你怎會數得這樣淸楚的？」

龍玉郎笑了笑，道：「我自己是數不清楚的，正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衛空空問道：「那麽是誰爲你數算的呢？」

龍玉郎道：「是蠶豆大師。」

衛空空道：「你現在還肯相信這個和尚的話？」

龍玉郎道：「蠶豆大師不會隨便騙人，尤其是這種小事，他一定會很老實的回答。」

衛空空想了想，嘆道：「不錯，芝蔴綠豆般的小事 又何必去騙人？要就不騙，一騙就得騙倒全天下 那才是眞眞正正的大騙子。」

龍玉郎道：「蠶豆大師的狐狸尾巴終於外露，但那個蒙面人又是何方神聖？」

衛空空道：「總不會是數年前橫掃五盜寨的蒙面大俠。」

龍玉郎道：「此人飛刀手法高明，但在刀上淬毒，却是令人髮指。」

衛空空道：「但刀雖有毒，毒性却不如想像中那麽厲害，只要身上有些辟毒解藥，傷口毒力卽可盡除。」

龍玉郎道：「所以，這點毒藥一定毒不死衛伯伯。」

衛空空道：「雖然毒不死，但却給氣死。」

龍玉郎道：「賀星池曾提及『霧影』，伯伯認爲如何？」

衛空空道：「決不可輕易相信。」

龍玉郎頷首道：「小姪也是這般想，但兵法有云：『虛則實之 實則虛之』，萬一梅姬眞的落在霧影中人手裏，又該如何？」

衛空空眉頭一皺，道：「此事倘若眞的與霧影有關，就更加頭疼了。」

龍玉郎環顧四周片刻，道：「咱們甚麽時候才離開這裏？」

衛空空道：「想喝酒的時候就走。」

龍玉郎道：「你現在想不想喝？」

衛空空道：「不想，因爲我現在的心情並不太好。」

龍玉郎道：「甚麽時候你的心情才會好？」

衛空空道：「等你走了之後。」

龍玉郎一呆，半晌才道：「你不要我這個跟班了？」

衛空空道：「不錯，因爲你並不是一個好的跟班。」

龍玉郎嘆了口氣，道：「家父以前也是這樣說，那麽，小姪只好到外面闖闖了，將來有機會，咱們再見。」語畢，轉身離開了破廟。

龍玉郎離去後，衛空空就打瞌睡了，但他睡不了多久，就給一種奇特的聲音吵醒。

這種聲音，原來是一個人仰首喝酒時的聲音。

那是一個衣衫殘破，但眼神却豪氣十足的男人。

衛空空瞧着他喝酒，瞧了半天才道：「酒罈底下有三隻螞蟻。」

那人把酒罈放下，兩眼一眨 道：「你在說我？」

衛空空道：「我是在說螞蟻。」

那人道：「人就是螞蟻。」

衛空空道：「只有把生命看得全然沒有半點意思的人才會有這種想法。」

那人道：「我也許就是這種人。」說着又舉起酒罈「咕嘟咕嘟」不斷地喝。

衛空空靜靜地瞧着他 良久之後才又忍不住說道：「你看來不像個整天都泡在酒海裏的人。」

那人苦笑了一下 說道：「你怎曉得麽？」

衛空空道：「因爲你喝酒的姿式不好看。」

那人說道：「這算是什麽道理？嘿嘿……我明白了，你也喝醉啦，所以語無倫次。」

衛空空道：「在下姓衛，衛空空。」

那人道：「胃空空？腸也空空？哈哈，你一定是餓得要命了。」

衛空空淡然一笑，道：「先別管我餓不餓，兄台貴姓？」

那人道：「混。」

「混？什麽意思？」

「我姓混。」

「姓混？是否名蛋？」

「對了，我姓混，名蛋，是天下間最混蛋的一個混蛋！」那人倏地仰面大笑起來。

衛空空搖頭道：「不行！」

那人道：「我自封爲混蛋，爲什麽不行。」

衛空空道：「你叫混蛋也好，混球也好，但是決不能稱爲最混蛋、最混球的一個。」

那人道：「要怎樣才算是最混蛋的混蛋？」

衛空空道：「就像是選舉武林盟主一樣，必須召集天下間大大小小、老老嫩嫩的混蛋共聚一堂，然後彼此互相較量較量，經過一番激烈角逐之後，才能決定誰是天下間最混蛋的一個混蛋。」

那人一呆，繼而苦笑道：「不錯，要成爲天下第一名的劍客、刀客固然不易，想成爲天下第一號混蛋，也同樣是談何容易的！」

衛空空道：「老兄，瞧你並不是個普通人。」

那人道：「彼此彼此。」

衛空空道：「你瞧，咱們兩人之間，誰更倒楣一些？」

那人道：「當然是你。」

衛空空道：「怎見得我比你還更加倒楣？」

那人道：「我是個失意人，你也同樣不怎麽得意，但我有酒喝，而你却只能在這破廟子裏乾嚥着口水。」

衛空空笑了笑，道：「酒入愁腸愁更愁，在倒楣的時候，爲什麽還要把自己弄得酩酊大醉？」

那人道：「酩酊大醉，吐個不亦樂乎是痛苦的，這道理我在兩歲的時候就已知道。」

衛空空道：「既然如此，何以還要折磨自己？」

那人道：「酩酊大醉雖不是妙事，但總比乾瞪着眼發愁好一點。」

衛空空搖搖頭，道：「在下的想法，跟老兄並不一樣。」

那人啞然一笑，道：「閣下並非酒徒，想法自然大有分別。」

衛空空道：「老兄怎知道在下並非酒徒？」

那人道：「閣下既不得意，却不喝酒，顯見與酒無緣。」

衛空空道：「老兄想不想有人陪你一塊兒喝？」

那人道：「不想。」

衛空空道：「何以拒人千里之外？」

那人道：「道理太簡單，因爲酒只有一罈……不，現在只剩下一小半了，就連我自己喝也不夠癮。」

衛空空哈哈一笑，道：「要找酒喝，還不容易嗎？咱們走。」

「走？走往那裏。」

「當然是有酒的地方。」

「好，我跟你走。」

× × ×

破廟東南半里外，就有一間很細小很細小的酒舖。

酒舖雖然細小，但却有不少佳釀，甚至是佳釀的佳釀。

那人在酒舖裏喝了一碗高粱，立刻讚不絕口，叫道：「好酒！」

衛空空也喝了一口，道：「劣酒易醉，好酒也易醉，只有不肯讓自己醉的人才不會醉。」

那人瞪着他，道：「你不是說過酒入愁腸愁更愁的嗎？何以現在又肯喝了？」

衛空空斟了一碗酒，才緩緩道：「連風雲也會隨時變色，在下心境自然也會隨時隨地改變過來！」

那人道：「你現在怎樣了？」

衛空空道：「很好，比沒有碰見老兄之前好得多了，所以，現在我大可以喝酒，而且喝得越多就越高興。」

那人一怔，半晌才道：「如此說來，你倒像江湖上的一個奇俠。」

衛空空道：「是那一位？」

那人道：「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衛空空道：「我就是衛空空。」

那人哈哈一笑，道：「你若是衛空空，我就是玉皇大帝……」說到這裏，忽然眉頭一皺，目注着衛空空道：「你究竟是誰？」

衛空空道：「衛空空。」

那人驚呆住了：「啊？你眞的就是衛空空？」

衛空空道：「我不是衛空空，誰是衛空空？」

那人深深的吸了口氣，忽然把酒碗放下，道：「你若眞的是衛空空，我就得告辭。」

衛空空道：「什麽道理？」

那人道：「無可奉告。」說完，轉身便要離去。

但衛空空却伸手一攔，淡淡道：「唐意，你不想再見梅姬了？」

那人呆住，乾咳兩聲，良久才道：「你早就知道我是唐意？」

衛空空道：「不錯，尊駕的繪像，衛某早已見過。」

唐意悻悻然道：「那是什麽繪像了，只不過是官府要緝捕唐某的告示。」

衛空空道：「酒是可以喝的，但不能爲了喝酒而躭擱了正事。」

唐意說道：「我還有什麽正事好辦的，還不是給人牽着鼻子走的，一條可憐蟲嗎？」

衛空空道：「你不是可憐蟲，而是一條好漢。」

唐意苦笑道：「衛大俠，別挖苦我好不好。」

衛空空說道：「我不喜歡在不愉快的時候喝酒，在愉快的時候却不喜歡挖苦別人。」

唐意道：「所以，你是衛空空，而我却是個盜賊！」

衛空空道：「若說盜賊，咱們可算是同行。」

唐意一怔，說道：「衛大俠何出此言呢？」

衛空空道：「衛某也是個偷盜者，只

衛空空在激鬥中，被蒙面人射中一飛刀。

只不過偷的不是金銀財帛，而是別人的腦袋。」

唐意嘆了一口氣，忽然用手指指自己左邊的太陽穴，說道：「我的腦袋就在這裏。」

衞空空道：「我看得見，用不着你來提醒。」

唐意道：「這顆腦袋瓜子，早就該給砍掉下來，難得今天由衞大俠操刀，實在是唐某三生之幸。」

衞空空道：「你有兩點弄錯了。」

「弄錯了兩點？」

「第一點，我用的不是刀，而是劍，第二點，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殺你。」

唐意乾笑一聲，道：「殺不殺在乎你、活不活却得看老天怎樣安排。」

衞空空道：「梅姬怎樣了？」

唐意道：「她有病。」

衞空空道：「什麽病？」

唐意道：「怪病，很難治。」

衞空空道：「何不坦白一點，說她是中了苗疆毒王魯爾察的『幽魂蠱』？」

唐意一怔，半晌才說道：「你都知道了？」

衞空空冷冷一笑，道：「我若什麽都不知道，也不會跑到這裏來。」

唐意嘆了口氣，道：「幽魂蠱毒是很厲害·很難治的。」

衞空空道：「這個我也聽說過、但很難治並不等於無法可治，只要找到毒王，要他把解藥拿出來就行了。」

唐意道：「可惜毒王已死。」

衞空空道：「是誰把他幹掉的。」

唐意道：「是我。這個混蛋。」

衞空空道：「你和梅姬爲什麽到苗疆去？」

唐意道：「是爲了報仇。」

衞空空道：「爲誰報仇？」

唐意道：「梅姬的舅母。」

衞空空道：「梅姬的舅母，可是『血花鬼母』魏綺萍。」

唐意道：「不錯，血花鬼母是個面貌醜惡，但却心地善良的江湖奇女俠，三年前，血花鬼母就是給苗疆毒王用幽魂蠱害死的。」

衞空空道：「所以，你就陪着梅姬前往苗疆，找尋毒王算帳？」

唐意道：「不錯。」

衞空空道：「連血花鬼母也死在苗疆毒王手下，這蠻夷自非等閑之輩。」

唐意道：「苗疆毒王厲害無比，咱們是知道的．但梅姬非要爲舅母報仇不可，唐某又怎能不跟着？」

衞空空輕嘆一聲，道：「這話又不錯，即使是衞某，遇上這種事情也很難脫得了干係。」

唐意道：「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苗疆毒王終於還是罪惡貫盈，死在唐某劍下，但梅姬却一時不愼，中了這惡魔的幽魂蠱毒。」

衞空空道：「你們在苗疆找不着解藥嗎？」

唐意道：「若能找得着解藥，梅姬也用不着多受苦楚了。」

衞空空道：「回到中原之後，却又如何。」

唐意道：「遍訪名醫，連醫谷也去過了兩次。」

衞空空道：「醫谷神醫不少，最少有十幾個老醫仕精於解毒之道！」

唐意嘆息一聲，道：「但這些老醫仕，都對這種蠱毒爲之束手無策。」

衞空空眉頭一皺，道：「你找過時九公沒有？」

唐意道：「時九公不在醫谷，許谷主說他老人家到華山採藥去了。」

衞空空道：「大概什麽時候才能够回來？」

唐意道：「不知道，也許一兩個月，但也許一兩年。」

衞空空道：「還有梁大夫呢？」

唐意道：「梁大夫也不在醫谷，他給唐竹權拉到杭州喝酒去了。」

衞空空道：「旣知梁大夫下落，何以不去杭州找他？這個怪郞中的醫術，僅比時九公略差一丁點兒而已，說不定他有辦法可以把梅姬治好。」

唐意道：「但誰敢保證梁大夫一定會在杭州唐門？」

衞空空道：「這就難說得很了，梁大夫固然並不是個安安穩穩的人，天下第一號大醉鬼更是有如一隻胖胖的風箏，一時間這裏飛一飛，一時間那邊蕩一蕩，梁大夫和他湊在一起，不啻就是江湖中的一對活寶貝，想找這兩人，實在並不容易。」

唐意皺一皺眉，說道：「梅姬眞是倒楣得很。」

衞空空道：「後來你把她送到什麽地方去。」

唐意說道：「這個，請恕唐某不能說出來。」

衞空空却說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了。」

唐意眉毛一揚，說道：「衞大俠知道什麽？」

衞空空道：「你把梅姬送到霧影那邊去。」

唐意怔住了，他眼色一變，道：「你怎會知道？」

衞空空道：「連賀星池都給霧影中人擺佈，唐兄把梅姬交給霧影中人，似非明智之擧。」

唐意道：「霧影中人都不是好東西，唐某是知道的，但普天之下，能救得了梅姬的·似乎也就只有霧影魔師而已。」

衞空空道：「霧影魔師？這人在霧影中地位怎樣？」

唐意道：「僅次於吳公公之下。」

衞空空道：「吳公公又是誰？」

唐意道：「吳公公就是霧影的老大，他曾經是皇宮裏的太監，今年大概七十多歲。」

衞空空眉頭一皺，道：「昔年中原三大高手聯袂對付霧影，難道還沒有把霧影的老大幹掉？」

唐意道：「昔年一戰，吳公公受創不輕，就連他都以爲自己再也活不下去，但後來却遇上了一個奇人。」

衞空空道：「他遇上了誰？」

唐意道：「是一個邪門高手，也就是後來的霧影魔師。」

衞空空道：「是霧影魔師救了吳公公

的性命？」

唐意說道：「不錯，江湖中不少人都以爲吳公公已經死了，但事實上，這老惡魔仍然活着，而且無時無刻不準備捲土重來。」

衞空空面色凝重，說道：「霧影死灰復燃，只怕江湖上難免又會掀起一場浩刧了。」

唐意道：「天下蒼生命數如此，也是無話可說的。」

衞空空道：「梅姬與霧影之間又是怎麽的一回事？」

唐意道：「爲了要解除蠱毒，只好帶她去見霧影魔師。」

衞空空道：「唐兄認爲霧影魔師能救梅姬？」

唐意道：「不敢完全肯定，但最少也有一個希望。」

衞空空喟然嘆道：「唐兄，你這個決定，只怕是送羊入虎口了。」

唐意嘆道：「送羊入虎口也還罷了，而且還得受制於人。」

衞空空道：「霧影魔師怎樣對付唐兄呢？」

唐意道：「這惡賊要唐某爲霧影做案，否則就決不醫治梅姬。」

衞空空道：「唐兄答應了？」

唐意苦笑道：「不錯，都答應了。」

衞空空道：「後來怎樣？」

唐意說道：「霧影魔師不錯肯爲梅姬除毒，但却不是立竿見影，而是慢慢地拖着。」

衞空空道：「這是卑鄙手段。」

唐意道：「但是爲了梅姬，我還能怎樣？」

衞空空道：「梅姬固然是要救的，但總不能就此給霧影中人挾持。」

唐意道：「兄台有何高見？」

衞空空道：「先把梅姬救出來。」

唐意道：「救出來又怎樣？她如今還是身負奇毒。」

衞空空道：「你仍然相信霧影魔師可以把梅姬身上的蠱毒除掉？」

唐意道：「但除了霧影魔師之外，唐某如今還能找誰？」

衞空空道：「當然是去找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唐意皺眉說道：「能找得着他老人家嗎？」

衞空空道：「你當然很難找得着他，我也不能。」

唐意吸一口氣，道：「你不能，我也不能，誰能？」

衞空空道：「丐帮丁黑狗！」

一聽見「丁黑狗」這個名字，唐意的目光立刻就亮了。

「丁黑狗？不錯，他若肯找時九公一定會有辦法。」

「丁黑狗消息靈通，不管時九公跑到那一處大山名川，他總有辦法可以查得出來。」

「若有時九公出手醫治，梅姬就一定有救了。」

「所以，咱們首先要想辦法把梅姬從霧影魔師手裏搶回來，然後才可以去找時九公。」

「不錯，咱們就這樣決定！」

× × ×

夜風急勁，龍玉郞在一條小河旁邊找到了葉小樓。

葉小樓看來很寂寞，這一點，可以從他的眼神看得出來。

龍玉郞看着小河的流水，流水淙淙，河邊樹木給晚風吹得左搖右擺。

葉小樓手裏拈着一根細小的枯枝，無聊地向天空虛劃了幾下，忽然問：「這裏有什麽好？」

龍玉郞悠然一笑，道：「這正是我想問你的。」

葉小樓道：「這裏很清靜。」

龍玉郞道：「再清靜的地方，只要心境不清靜 又有什麽清靜可言？」

葉小樓抬起臉盯着他：「我心裏的事，你能知道多少？」

龍玉郞道：「很含糊。」

「很含糊？什麽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我知道你有點不妥但不妥之處在那裏 却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含糊！含糊！」葉小樓哈哈一笑，道：「不但你感到含糊 我也是一樣。」

龍玉郞道：「人生在世，往往就是這樣的 含含糊糊地活着，越想把事情弄清楚，結果却是越來越不清楚。」

葉小樓喟然嘆道：「原來你也有這種想法，足見吾道不孤。」

龍玉郞淡然一笑，道：「人在心情不好的時候，就算是最簡單的事情也會把自己弄得頭昏腦脹。」

葉小樓道：「你有什麽事不高興？」

龍玉郞道：「現在只有一件。」

葉小樓道：「是什麽事？」

龍玉郞道：「我現在不高興，是因爲看見你不高興。」

葉小樓道：「你若眞的這樣想，那就是自找煩悶。」

龍玉郞道：「我知道，你有不少事情解決不了，但老是獃在這裏發呆，也不是辦法。」

葉小樓嘆了口氣，道：「你有沒有帶酒來？」

龍玉郞搖搖頭，道：「我又不是我的舅父，身邊從來不會帶酒，你呢？」

葉小樓道：「我是今醉俠，正是今天有酒今天醉。」

龍玉郞道：「但是你現在也同樣沒有酒。」

葉小龍道：「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在不愉快的時候，從不喝酒。」

龍玉郞道：「有人一輩子都不愉快，豈不是一輩子都不喝酒了？」

葉小樓道：「你跑到這裏來就是要和我說這些廢話？」

龍玉郞莞爾一笑，道：「你若不高興我在這裏，我可以馬上離開。」

葉小樓說道：「你若要走，我絕不挽留。」

龍玉郞道：「但我若賴着不走呢？」

葉小樓道：「那麽，你就是一個無聊的人，甚至比我還更無聊。」

龍玉郞仰望穹蒼半晌，忽然笑了笑，道：「今天你有沒有抹乾淨自己的劍？」

葉小樓道：「沒有。」

龍玉郎道：「是懶得去抹，還是連自己的佩劍也忘掉了？」

葉小樓道：「在某些學劍的人來說，抹劍是一件既重要，又神聖的事，有時候，就連我也有這種想法。可是，如今想來，却又覺得這是多餘的，甚至是一件無聊的事。」

龍玉郎道：「你用的是劍，我用的是刀，你認爲彼此之間有沒有分別？」

葉小樓道：「在高手眼裏，不但刀和劍之間沒有分別，就算是仙人担和一顆小小的蠶豆也沒有甚麼分別。」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不錯，仙人担可以用來砸碎別人的腦袋，蠶豆也同樣可以一下子就致人於死命。」

葉小樓默然良久，才道：「蠶豆大師怎樣了？」

龍玉郎說道：「蠶豆大師還是蠶豆大師，他的臉孔、眉毛、鼻子還是和從前一樣。」

葉小樓道：「我想知道的並不是這些，而是他心裏怎樣想法？」

龍玉郎道：「沒有人能看得穿蠶豆大師的心，就像是沒有人能知道一顆蠶豆裏面是否有蛀蟲一樣。」

葉小樓道：「蠶豆裏面有沒有蛀蟲，也許連蠶豆大師自己也不知道。」

龍玉郎道：「所以，他每年都可能會吃掉不少有蛀蟲的蠶豆。」

葉小樓道：「但他的身子看來很好，一點也不像個有毛病的人。」

龍玉郎道：「對了，這就是人不可以貌相。」

葉小樓喟然嘆道：「不錯，人不可以貌相，我們所知道的事情，實在是少得可憐。」

龍玉郎默然半晌，忽然道：「你看見小河對面的一片樹林沒有？」

葉小樓道：「早在你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就已看見了。」

龍玉郎問道：「這樹林裏有沒有古怪呢？」

葉小樓道：「樹林裏沒有什麼古怪，裏面只有三個很正常的人。」

龍玉郎問道：「是三個怎樣正常法的人？」

葉小樓道：「這三個人，平時都是一本正經的，該吃飯的時候就吃飯，該喝茶的時候就喝茶，該討老婆生孩子的時候就討老婆生孩子，生活正常得不得了。」

龍玉郎道：「但照我看，這三人現在似乎都是鬼鬼祟祟的。」

葉小樓道：「道理很簡單，因爲現在是他們應該鬼鬼祟祟的時候。」

龍玉郎道：「這三個人老是盯住你，只怕是不懷好意。」

葉小樓哂然一笑，道：「武林中不懷好意的人，又豈僅這三人而已，他就像是蚊子，無論是雌的蚊子也好，是雄的蚊子也好，只要飛近過來，又有那一隻蚊子不想吮啜咱們的血？」

龍玉郎道：「蚊子雖然討厭，但充其量只是想吮些血來塡飽肚子而已，但這三個一本正經的人，却似乎想把你全身的血都抽乾。」

葉小樓道：「你認爲他們會有這個本事？」

龍玉郎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葉小樓哈哈一笑，道：「我不會害怕，他們要來便來，大不了捨命陪君子，如此而已。」

龍玉郎道：「若能捨命陪君子，那還算是不錯的，就只怕你陪的不是君子，而是下三濫的小人。」

葉小樓道：「是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反正我已別無選擇餘地，所以担心是多餘的，挑剔也是多餘的。」

龍玉郎淡然一笑，道：「依你看，這三個人會不會渡河而來？」

葉小樓道：「我又不是他們　怎曉得對方心裏怎樣想？」

龍玉郎道：「我倒有個主意。」

葉小樓道：「什麼主意？」

龍玉郎說道：「與其在這邊等他們發難　倒不如先發制人，瞧瞧對方有多少斤兩。」

葉小樓悠然一笑，盯着龍玉郎的臉說道：「原來是你手癢了？」

龍玉郎道：「我的手並不癢，只是心癢。」

葉小樓道：「手癢是癢　心癢也是癢既然癢了，就不妨找些不知死活的人尋尋開心。」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你知道我一定打得過那三個人？」

葉小樓道：「別說是三個，就算是三十個、三百個那還是一樣！」

「多謝你的讚賞，但人數多寡不一定能够說明問題，重要的是武功，像天下三大奇俠，只要一個人，也够瞧的了！」

葉小樓瞪着龍玉郎。「你認爲那三個是一流高手？」

「有胆想將你身上的血抽乾的人，即使不是一流高手，也絕對不是庸手！」龍玉郎道：「你眞不想先發制人？」

「我懶得很，你聽過守株待兔的故事嗎？這三個兔崽子一定會沉不住氣，過河而來！」

「你有此把握？」

「只要你暫時避一避，他們就會走過來！」

龍玉郎輕聲一笑：「原來他們還這般看得起我！」他忽然提高聲音道：「既然葉兄想喝酒，我便替你走一趟吧，但話說在前頭，酒買來之後，不許你賴皮！」

「十罈酒也不能讓我賴皮，就怕你買不到好酒！」

「買不到好酒，我便不同來！」龍玉郎說罷便振衣迎面馳去，兩個起落，身形已消逝在夜色中。

夜風更急，天上的雲塊似亦受不住，被風吹散了一角，冷冷的月光洒在河面上，泛着粼光。

葉小樓後背倚靠着一塊大石，意態悠閑，似在養神，他眼睛休息，但一對耳朵却緊張地工作着。

「蓬！蓬！蓬！」三道水聲傳來，葉小樓忍不住微張雙眼望去，河面寬約五丈，只見那三個漢子，自樹林飛出，躍落河中。

他們三個並不是自殺，要自殺也不會選擇這個地方！

河上只多了三段樹幹，那三個漢子足尖落在浮在河上的樹幹，借力換氣騰飛，到達彼岸，站在葉小樓身前七尺！

葉小樓心頭一沉，龍玉郎的看法沒錯，這三人果然非庸手！他心頭一凜，但姿態仍然不變，好像不將自己生命放在心上，不過他雙眼却發出神光！

那三個人面目平板，濃眉大眼，厚唇大嘴，果然像老實人，但葉小樓却看出他們都戴着人皮面具。

「你是葉小樓？」正中那人聲音不帶一絲情感！

「閣下看來也像個人物，爲何連起碼的禮貌也不懂？」葉小樓悠悠地說道：「要請教別人的大名，理該先報上自己的賤名！」

那三人目光齊是一變　正中那人乾咳一聲　道：「聽你這語氣　便已知道你是葉小樓了！」

葉小樓欠一欠身　哈哈笑道：「聽你的語氣，我亦知道你的身份了！哈哈，想不到大家都是聰明人！」

那人目光再一變，連聲音亦變了，詫聲道：「你……你是怎麼知道的，我不相信！」

葉小樓站了起來，道：「咱們打個賭怎樣？假如我猜中的，你們便輸一罈女兒紅！」

左右那兩個道：「三哥，跟他賭，咱支持你！」

那人點點頭，道：「假如你猜不中，也不必賠酒，只須跟咱們走一趟！」

「好，一言爲定！」

葉小樓毫不猶疑地答應，那漢子反而猶疑起來，再問道：「你何不先問要去何處？」

葉小樓微微一笑，傲然地道：「因爲我絕對不會輸！現在要聽聽我所猜的吧？你們都是狗！走狗！」

那三個人目光又是一變，葉小樓輕蔑地一笑，道：「看情況這一罈酒你是輸定的了！」

「輸的是你，因爲你狗眼看人低！」

「哦？」葉小樓有點驚奇，「難道你們不是走狗，而是主人？」

「說得不錯，我是主人之一！」

「只是主人之一，還有誰？你到底又是什麼人？」

「只要葉兄跟在下去個地方，一切自然明白！」

葉小樓心念電閃，呆了一呆，忽然狂笑起來　良久方道：「這只是片面之詞誰知道誰勝誰敗，既然如此，我自然不必跟你們同去！這一場便算是扯平吧！三位請吧，在下還在等酒喝！」

「哼！不管勝負，你必須跟咱們走一趟！」

葉小樓見他雙眼射出兩道厲光，心頭一慄，仍故作輕鬆地問：「你不嫌這樣不公平嗎？」

「不公平？」那漢子哈哈一笑：「武林中一向都是弱肉強食，幾時公平過？」

「那又未必，總有一定的法則！」

話音未落，那三個漢子已成品字形，將葉小樓圍在核心，葉小樓仰頭大笑，笑聲極响，連聲音也提高了不少。「原來你們是想用強！」

「迫不得已只好如此，不過聽說葉小樓是個聰明人，不會做沒把握的事，何況咱們尚未將你當作敵人！」

「什麼時候，會將我當作敵人？」

「假如閣下不聽命令，咱們當然不會視你如友！」

「好，答得乾脆！」葉小樓倏地拔出寒月劍來，雙眼望着劍上的竹紋，悠悠地道：「葉小樓絕不怕死，也不會妄自菲薄，你們當然明白我的意思！」

那漢子沉吟了一下，道：「爲免誤會，最好還是請閣下明言！」

「先露幾手來看看，否則怎可命令在下？」

正中那漢子緩緩自背後解下一柄刀來，式樣甚是奇怪，頭寬尾窄，頂部雕着許多淺淺的坑道，刀角如獅，葉小樓一見其刀奇怪，已知來者不善，忍不住問道：「此刀何刀？」

「獅紋掩月刀！」

葉小樓臉色一變，那人已冷哂道：「你莫以爲在下信口開河，知你所使乃寒月刀，然後故意自稱掩月刀，事實上這的確叫獅紋掩月刀！」

葉小樓大笑起來，笑聲不甚好聽。「不會耳聞之事可多，武林中藏龍臥虎，高手如雲，神兵利器多如恆河，閣下如何能一一盡知？」

葉小樓道．「希望閣下是高手之一員、莫叫我失望！」

「小心！」那漢子獅紋掩月刀緩緩劈出，這一刀去勢極慢，招式亦平平無奇、可是葉小樓目光一及　臉色便是一變！

刀至葉小樓胸前半尺　刀勢突然一變，橫掠、劃弧、泛起一片寒光　但速度仍然甚慢！

弧圈未及　刀尖一沉　翻腕遞前　改刺葉小樓之膝頭，葉小樓已驚呼一聲，臉白如雪。

那漢子的刀就在葉小樓驚呼聲中收同鞘中，他自始至終只作示範，但其勢却似泰山崩頂，使得葉小樓心戰胆裂，剛才的自恃自傲，已不知去了何處。

「如何？」那人目光頗有得意之色。

葉小樓輕吸一口氣，乾笑道：「果然有資格請我作客，帶路！」

「還有一個小小的條件，閣下須讓咱們封住暈穴！」那人故意搖搖頭，喟然道：「可惜我素知閣下之脾氣，你並非視死如歸之人！」

葉小樓突然激動起來，大聲道：「誰說我沒這個勇氣，就怕閣下沒胆量走近我身前三尺！」

那人沉吟了一陣，緩緩抬步走前，至三尺前停定，右臂一抬，食指奇準無比地戮向葉小樓的暈穴！

葉小樓不禁有點佩服，可惜他尚來不及開口讚譽，眼前一黑，便已不醒人事。

×　×　×

龍玉郎是否眞的去買酒　他假如去買酒便不叫龍玉郎！

龍玉郎馳出半里，又悄悄兜了同來，

匿在大樹之後偷窺，那三個人與葉小樓的對話，他都聽得一字不漏！

卅人獅紋掩月刀法亦落在其眼中，葉小樓固然見之臉如土色，他亦震驚之至！

獅紋掩月刀的形式以及其刀法，正是竹紋寒月劍的尅星！

葉小樓的劍法以快制快，卅人的刀法大開大闔，正可尅制此類劍法。劍長刀寬，劍快刀慢，陰陽相尅，其刀法就像為葉小樓的劍法而創！

葉小樓只看了幾招，便乖乖答應對方的所求，這是他聰明之處，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葉小樓是聰明人，龍玉郎也非不義之人，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觀，是故他的刀尖在樹幹上刻了幾個字，便躡在卅三人之後，遠遠跟踪！

× × ×

丁黑狗其名粗俗，甚至有點狼狽，可是他却是「聞名不如見面」！

身材高瘦如竹　皮膚白晳　不但不像「黑狗」，也沒有一絲乞丐的窩囊氣，幸好衛空空見過他，否則眞難相信。

衛空空找到丁黑狗時，他正坐在一家酒樓外的石階上喝酒，酒盛在一隻缺口的大海碗時，但他喝得甚有氣派，喝一大口，略停一下，目光向外一掃，旣似自得其樂，更有睥睨一切之氣概。

丁黑狗一見到衛空空，一聲不吭，手一伸將酒遞到衛空空面前。

衛空空二話不說，接過來，張口長長一吸，再將剩下的一小點酒遞給唐意，唐意照樣喝了，酒一入喉，方才一怔！

碗是破碗　酒却是陳年　釀　唐意巳很久沒喝過這樣好的酒　因　他啞啞嘴巴脫口讚道：「好酒！」

丁黑狗盯了他一眼，道：「酒是要人品的，不是要人叫的！除非卅人不懂得喝酒！」

唐意睜大了雙眼，澀聲道：「我不懂得喝酒？」

「懂得喝酒的人，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眞劉伶者，酒一入喉，佳劣立判，大聲讚好的人，是害怕別人笑其不懂喝！」

「好東西也不值得稱讚！」

丁黑狗突然站了起來，唐意這才發現他比自己還高出半個腦袋：「衛空空為何不稱讚，難道其品酒之能不如你？再試問你，飲到甘冽的泉水，吃到甘香大米飯，會否叫好水，好飯？」

唐意冷靜地道：「別人會不會我不知道，但唐意却會！」

「你叫唐意？」丁黑狗上下看了他幾眼，終於點點頭：「品味雖差，却是個直腸子的漢子，也有可取之處！」

衛空空忙道：「黑狗兄，你可知來自醫谷的梁大夫，現在在何處嗎？」

丁黑狗哈哈一笑：「找梁大夫，比喝一罈酒還容易！」

衛空空指指酒樓，道：「我便買一罈二十年的狀元紅在裏面等你！」

丁黑狗嘆了一口氣，道：「可惜你來遲一步，最後一碗狀元紅，兩位剛才巳品嘗過！酒不能不喝，不過狀元紅却可先掛上了，日後不怕你不還！」

丁黑狗說罷端着酒碗，大步流星走了，衛空空向唐意打了個眼色，前後腳走進酒樓。

衛空空屁股還未沾及板櫈，便巳大聲嚷道：「掌櫃的，把貴店最好卅一罈酒取過來！」

小二道：「最好的一罈是陳年桂花露，怕客官不合口味！」

唐意忽然酒興大發，道：「卅是女人喝的，拿烈酒來？」

店內最烈的酒是大麯，一罈大麯可醉死十條牛，封泥剛打開，小二的臉龐巳為酒氣薰紅，唐意道：「拿三隻大碗來！」

碗至，小二問：「客官要些什麼送酒物？」

小二一片好意，却不為顧客受落，唐意道：「喝酒要吃東西，卅算是什麼玩意兒？是吃東西送酒，還是喝酒送東西　丫頭再俏也不會變成小姐！」

話音剛落　背後巳有人接道：「這一句話才像話！」

這是丁黑狗的聲音，不但唐意大出意料，連衛空空也輕咦一聲：「你來了？」

「我來了！」丁黑狗取起一碗酒，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大口，跟喝狀元紅一模一樣，令人猜不出他酒量到底有多大。

唐意還未喝酒，舌頭巳經發大，結結巴巴地問：「黑狗兄，你巳打聽到梁大夫的下落！」

丁黑狗往板櫈一坐，道：「難怪你連我也以為要等你們喝一罈酒，才能回來！嘿嘿，眞是天賜佳釀！」

唐意對他態度立即改變，長揖問道：「請問梁大夫在何處？」

「說與你知亦無用，先喝酒！」

一罈大麯，有如五罈狀元紅，三人酒意雖豪，但要喝光它，也不能太快，可是也不慢，旁邊卅桌的一位老頭才喝了半碗高粱哩！

丁黑狗一長身，拭去咀角的酒漬，道：「走吧！」

脾氣古怪的梁大夫

由叠雲舖附近到杭州路途不短，不過丁黑狗在下午到達溫州城時却折了進去，唐意忙道：「救人要緊，請黑狗兄多走幾里路再歇息吧！」

「你不是要找梁大夫嗎？他如今在溫州，你們先到興隆客棧開房等我！」丁黑狗言畢便大踏步而去。

衛空空喜道：「梁大夫來溫州　這倒省了咱們不少脚力，這個消息值得浮一大白！」

唐意道：「只怕找到他　他亦未必肯替梅姬治病！」

「你不會求他麼？」

「醫谷內的大夫，個個脾氣古怪，豈是輕易求得了的？」唐意猛吸一口氣，道：「還是先到興隆客棧開幾間房吧！」

不管如何，能知道梁大夫的下落，終是個好消息，能否求到他伸手，却是另一回事！

衛空空開了三個上房，錢却由唐意付，霧影中人要唐意賣命，付給他的酬金倒不少，他還特意訂了一席最好的酒菜。

衛空空早知道梁大夫不容易請，所以

一早吩咐小二送一盆水進房，他躺在盆中細細洗滌，這一洗幾乎花了他半個時辰。

當他舒服地坐在躺椅上，剛斟了一杯酒，房門便被敲响：「衛大俠，好消息來了！」

這是丁黑狗的聲音，衛空空關心梅姬的安危，立即長身開門，笑嘻嘻地道：「衛某早知，有你黑狗兄出面，一切困難都可迎双而解！」

丁黑狗臉上並無得意之色，一對眼睛，却落在几上的酒壺上，衛空空道：「衛某早巳替你斟好了酒！」

丁黑狗提杯仰脖，一飲而盡，隨即往躺椅上坐下，衛空空臉上沒一絲不高興之色，論地位丁黑狗自然不能望其項背，但若論到受重視和歡迎的程度，丁黑狗可不下於他衛空空！

衛空空輕咳一聲：「梁大夫巳經答應了？」

丁黑狗眉頭一皺，道：「我用激將法，使他不致一口拒絕，但能否成事還得看看貴友的運氣！」

此刻，唐意剛好推門進來，聞言忙道：「這話怎說？」

「梁大夫之所以會逗留在溫州，乃此處有一位得了怪病的女病人，而他從未成功地醫好這種病，所以萬大的事情，也得等他治好這位女病人之後，才可商量！」

唐意問道：「未知卅女人患的是什麼怪病，梁大夫要多久才可以將她的病治好呢？」

「這一切都是梁大夫的秘密，請恕我沒法答覆你！」

衛空空道：「時九公不知何去，現在唯一可抓得住的，只有梁大夫一個人，咱們便留下來等他吧！」

丁黑狗道：「你們有空大可以等他，今晚我便帶你們去見他，成功失敗與我無關！」

唐意笑道：「問題是我只有三天的時間！」

衛空空忙問：「你要去何處？」

唐意忙向他打了個眼色，丁黑狗是個聰明人，知不便詢問，便道：「卅咱們吃了飯便走吧！」

唐意從懷內取出一錠銀子來，道：「小小意思，請黑狗兄莫推辭！」

丁黑狗想了一下，伸手接過銀子，道：「這錠銀子便算是卅一罈狀元紅的酒錢吧！」

× × ×

興隆客棧為他們所準備的酒菜，美味豐盛之外，用料及工藝十分考究，丁黑狗大快朵頤，吃個不亦樂乎，衛空空吃進肚子裏的酒比菜多得多，只有唐意酒與菜都少得可憐！

這一頓飯，衛空空看清楚唐意對自己的姪女梅姬，的確是情深似海，心中旣為梅姬高興，亦為她的遭遇而難過。

丁黑狗酒飽飯足，還洗了個臉。然後道：「走吧！」他當先帶頭走出客棧。

梁大夫臨時居所是在一條小巷內的磚屋，巷子短而小，只住了十來戶人家，地上的石板舖得十分整齊，而且清靜。

梁大夫賃來的磚屋，在巷內最後一棟，門板的漆巳經剝落。三人一走到門外、便巳聞到一股刺鼻的藥味，丁黑狗伸手扣門。

只聽裏面傳來一個粗暴的聲音：「你們沒有脚麽？」

唐意雖然聰明，一時間也弄不清楚他話中之意，衛空空道：「幸好我今日喝的酒不多，他一定是無空來開門，要咱們自己進去！」他雙肩一聳，身子拔高，越牆而入，丁黑狗和唐意緊跟其後。

紅磚房子，只是一座小小的庭院，階上放着幾隻小紅爐，爐火或猛或微，爐上都放着藥罐子，白烟騰騰。

衛空空抬眼望去，廳裏只放着幾張破舊的竹椅，不見一人，丁黑狗首先走上去，廳裏各有一間耳房，丁黑狗對着左首卅扇房門道：「梁大夫，要請你治怪病的人，丁黑狗巳替你帶來了！」

房內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要醫的是什麽病？若是尋常之病，便趁早給我滾吧！且慢，替我看看第一個爐子，火熄了沒有，罐裏還有多少藥汁？」

唐意忙又出廳，揭起蓋子，見裏面放了好些藥物，藥汁剛好可蓋及藥面，當下向房內報告情況。

梁大夫又道：「替老夫添兩塊鬆炭！」話聲剛落又喊道：「小子，你懂不懂得炭有『鬆』『實』之分？」

衛空空道：「唐意不懂，衛空空也懂！」他以為自己報上名之後，梁大夫多少要給自己點面子，誰知梁大夫聲音巳帶着幾分忿怒：「卅你還站着作甚！」

若在平日，衛空空即使不破口大罵，也會拂袖而去，無奈有求於人，只好忍氣吞聲出廳。

梁大夫又說道：「丁黑狗，你進來一下！」

丁黑狗望一望衛空空的背影，推門而入。

衛空空與唐意弄好了第一隻爐子，梁大夫又下令：「將第二隻藥罐子裏的藥汁傾出來。」他語氣頤指氣使，似在對下人下命令。

唐意不敢吭一聲，在碗櫃上取了一隻碗，再將罐內的藥汁傾注於碗內，恰及八分，又聽梁大夫大聲道：「你喝了酒，沒用沒用，出去！」旋見丁黑狗十分沒趣地走出小廳，往竹椅上坐下。

唐意道：「只及八分！」

「倒藥的好了沒有？」

梁大夫道：「剛好，端進來，卅個叫空空的給老夫再往藥罐內倒兩碗清水，不能讓爐火熄滅。」

唐意推開門，只見房內設備甚是簡單，只有一張竹床，床前放着一張竹椅，一張矮几。一個男人坐在竹椅上，背向着門，床上似乎躺着一個人。

「藥來了！」

「放在几上！」梁大夫頭也不回。

唐意將卅碗藥放在几上，抬頭見床上躺着一個精赤的女人，頭髮蓬鬆，但看其年紀巳過三十，豐腴的軀體插着十來支金針。

唐意雖是大盜，却是君子，見狀連忙收回目光，轉身欲走，梁大夫却道：「求治病是貴友？犯的是什麽病？男的還是女的？」

唐意低聲道：「是女的，他在苗疆中了毒王魯爾察的『幽魂蠱』！」

梁大夫身子微微一震，沉吟道：「解鈴還需繫鈴人，何須來求老夫？」

「可惜在下出手稍重，將他殺了！」

梁大夫身子再一震，終於慢慢轉過身來。唐意只道他是位糟老頭，不料梁大夫臉如冠玉，皮膚白皙，髮鬢却已灰白，令人看不出其眞實的年齡。

梁大夫上下看了唐意幾眼，問道：「你就是唐意？」

「唐意是個混蛋，無人會假冒！」

「毒王魯爾察，眞的是被你所殺？」

唐意苦笑道：「若非如此，在下早就迫他交出解藥了！」

梁大夫「嗤」的一聲笑了出來：「果然是個混蛋！中蠱豈同中毒？若服一帖藥便可解得了，也不叫蠱了！」

唐意想起了丁黑狗的話來，故意長長一嘆，梁大夫溫聲道：「老夫說錯？」

「就怕在下猜錯！」唐意道：「聽大夫的語氣，似乎不曉得解蠱，在下豈非問道於盲？」

梁大夫輕哼一聲：「老夫若不懂解蠱，又豈敢踏出醫谷？」

唐意心頭狂喜，但仍用失望的聲音道：「但據知『幽魂蠱』不同其他蠱，其蠱是餵養於女屍身上，十分霸道，大夫恐亦未治過！」

梁大夫目光一變，道：「正因爲未曾治過，否則老夫早叫你滾蛋！」一頓又道：「天下間沒有幾件事可以難得住老夫，不過……」

唐意驚而截口問道：「不過幽魂蠱却是例外？」

「別自作聰明，你知道這個女人犯的是什麼病嗎？」

唐意道：「大夫將她衣服全剝光，看來她犯的是熱症！」

梁大夫笑罵道：「簡直是放屁！區區熱症，還能叫老夫毛遂自薦，留在溫州替她醫治嗎？」

「莫非她中的也是幽魂蠱？」

梁大夫道：「她犯的是一種怪病，莫看她如今安安穩穩地躺着，老夫將針拔掉，她的病便發作，非與男人交媾不可，否則慾火焚身而血枯，此病即俗稱之『發花癲』也！」

唐意對醫藥是門外漢，不能插腔，只有靜聽受教的份兒。

梁大夫目光又再落在唐意身上，道：「你身體實在健壯如牛，大概不會是銀樣蠟槍頭吧？」

唐意微微一怔，道：「在下身體健不健壯，與閣下治病，有何關係？」

「關係可大，我替貴友治病，你又能替我做什麼事？」

唐意噓了一口氣，道：「唐某願意替大夫賣命！」

梁大夫冷笑一聲：「我要你的命有何用？你的生命若無所用，則連一文錢也不值！」

衛空空在外面聽見，再也忍不住，推門而入，道：「唐意的大石劍法和玉女劍法，足可在武林稱霸！」

梁大夫冷哼一聲：「老夫又非要他助我稱霸武林，武功高又有何用？」

唐意道：「閣下要在下替你做什麼事，何不明言？」

「很簡單，老夫替貴友治病，你助老夫爲她治療！」梁大夫往床上那女人指一指！

衛空空與唐意怔了一怔，唐意道：「非在下不助你，只是在下完全是一名門外漢……除非替你煉藥！」

梁大夫又冷哼道：「只要你肯，老夫自會教你，就怕你是僞君子！」

唐意吸了一口氣，道：「我只是一名混蛋，僞君子另有其人！」他頓了一頓，沉聲道：「在下答應你！」

梁大夫頷首，道：「你立即除衫，上床與這個女人交媾！」

唐意臉色大變，澀聲道：「你說什麼？你將我當作什麼人？唐意雖然有求於人，也不是任人消遣的！」

衛空空怒極反笑。「姓梁的，時九公脾氣雖然古怪，但亦只能說是古怪而已，而你則絕非古怪，而是下流，你不說清楚，今日可要偷你的腦袋！」

梁大夫雙眼一翻，亦怒道：「衛空空，枉你還是個人物，說話居然不用腦袋先想一想！」

衛空空大聲道：「我正等你解釋！」

「老夫要唐意與她雲雨，是要借此檢驗其體內之變化，以證明老夫的幾個方案，從而找尋一條最可行之藥方！你莫視之下流，其實是造福人羣，你不與她交合，她亦會找別人！」

衛空空這才釋然，唐意看看床上那女子，再想梁大夫料會一直站在旁邊，毫無歡好之氣氛，亦無引人入勝之條件，像此情況，他從未試過，也不知道是否能夠成事，不由對衛空空苦笑。

衛空空却誤會他的意思，道：「大丈夫逢場作興，亦無傷大雅，何況你是爲了救梅姬！衛某出去，只作不知，即使梅姬知道，她亦會諒解你！」言畢出房，順手將門關上。

梁大夫道：「快除衫，老夫要拔金針了！」

唐意沒奈何解下褲子，梁大夫又道：「她一醒來，你立即抱住她，盡量延長時間，以便老夫觀察！」說着將針拔起。

床上那女人軀體一震，緩緩張開雙眼，目光落在唐意臉上，忽然射出兩道神色，隨即坐了起來，唐意剛爬上床，那女人已像八爪魚般緊緊將他纏住。

梁大夫雙眼圓睜，望着那女人，唐意完全不能進入「情況」，那女人不斷地索吻，漸漸唐意覺得她的軀體滾熱如火，豐腴的腰肢，被「火」一烘，亦逐漸柔軟起來，就像一條大白蛇般，纏得唐意喘不過氣來。

那婦人急速的喘着氣，以及噴在唐意脖子上的熱氣，使得唐意身體亦熾熱起來，忘記了床畔的梁大夫。

未幾，那女人已將唐意拉倒在床，唐意順勢壓了下去，梁大夫直至此刻方舒了一口氣。

× × ×

當唐意滿頭大汗，拖着疲累的軀體走出小廳時，衛空空與丁黑狗已不在，他正想離開，梁大夫也接踵而出，道：「小子，快助老夫生火！把第三個藥罐裏的藥渣，全部倒掉！」

唐意依言而將藥渣倒掉，再將藥罐清洗過，重新加炭，梁大夫已抓了一把藥來，放進藥罐裏，道：「稍清洗一下，下兩碗半清水，猛火煎至水沸，改爲慢火！」

唐意心中窩了一肚子火，但却不敢怠慢，一一遵令，將藥罐放在爐上，梁大夫已將第二隻爐的火弄微，又換掉第四個藥罐的藥。

唐意忍不住問道：「大夫已找尋到治療之藥？」

梁大夫高興地說道：「如今已有九成把握，小伙子，眞多謝你！」他興奮得手舞足蹈。「這是老夫頭一次遇到的怪病，若成功則連九公也得佩服老夫！哈哈，老夫終於有一項醫術，是九公及不上的！哈哈哈……」

唐意心中惦掛着梅姬的病，才不理他是否能勝過時九公，因此急問：「大夫，未知幾時方能將她的怪病治好？」

梁大夫道：「快者一兩日，慢者十日八日！」

「在下只能在此逗留兩天，大夫可否加快一點？」

梁大夫瞪了他一眼，道：「老夫比你更急！皇帝不急太監急，哼！」

唐意道：「既然如此，在下後天再來討佳音！」

「慢，你還得留下來協助老夫！」

唐意再也忍不住，道：「在下口渴，出來喝點水行不行？」

「水可以喝，酒却不宜！」

話音剛落，外面又飛進兩道人影來，却是衛空空和丁黑狗，兩人一個提食籃，一個提酒罈。

衛空空道：「你們還來作甚？」

梁大夫道：「藥未煉成，特地與你喝幾杯！」

「老夫從來不喝酒！」

「難道也不吃東西？」丁黑狗揭起食籃的蓋子，庭院裏立即充滿香氣。

梁大夫這才醒起，自午至今尚未吃過飯，不由垂涎三尺，大聲道：「不吃飯豈不是死人？」

四人在小廳裏吃東西，衛空空和丁黑狗已吃過，主要是喝酒，唐意適才担心梁大夫不肯爲梅姬治病，吃得不多，這時候，情況不同，一個人吃了一碗鹵麵，梁大夫所吃亦不比唐意少。

唐意放下碗，這才醒起，問道：「大夫，那女人不用吃飯嗎？」

「當然要吃，問題是藥還未煉好，她須空肚吃藥！」

衛空空道：「等下衛某再去買！」

不久，藥汁已煉至火候，唐意留下來協助梁大夫灌藥，丁黑狗與衛空空則退回興隆客棧。

這一夜唐意幾乎沒睡，那婦人服過兩次藥，梁大夫依然十分緊張，從未與唐意說出一句閒話。

次日上午，唐意煉好藥之後，梁大夫叫他端進來，道：「你站在床前，不要讓那女人纏上！」他將金針拔起，那女人便醒來了。

醒來時，目光呆滯，有點摸不着頭腦的模樣，慢慢才坐了起來，見到唐意，起初亦無反應，過了兩盞茶工夫，目光方逐漸熾熱起來。

梁大夫手指連落，又以金針封住其穴道，喜孜孜地問：「你有否發覺她有點改變？」

「是的！好像多了幾分矜持！」

梁大夫大喜道：「由此看來，藥力開始發生功效了！唐意，你爲此醫學立下大功！」

唐意想起剛才的情景，仍然覺得不大自然，唯有苦笑。

梁大夫撬開那女人的牙關，着唐意先灌她吃藥，再餵她吃麵，由於她穴道被封，因此吃來甚慢，唐意灌她吃了半碗麵，已累得滿頭大汗。

梁大夫連日因爲治此怪病，心疲神乏，吃了點東西，便回房睡覺。

唐意亦覺累，奈何心懸梅姬，睡不着，便偷偷溜出去找衛空空，不料衛空空竟然不在客棧裏。

× × ×

下午，還是在那棟磚屋的小廳裏。梁大夫與唐意餵了那婦人喝過藥之後，在小廳裏傾談。「貴友如今在何處？」

「在霧影中人手中！」

梁大夫一怔，問道：「霧影中人是些甚麼人？」

「大夫可曾聽過西方魔教之名？」

「西方魔教豈非已被消滅？」梁大夫忽然又咦了一聲：「霧影這組織似乎在三十年前出現過，後來被海鯨王等三大高手所滅！」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昔年西方魔教中人的吳公公，後來投入霧影，並成爲老大，世人以爲他已死，其實他尚未死！」

「貴友因何會落在霧影中人手中？」

唐意乃將經過對梁大夫說了一遍。「唐某爲了救未婚妻，只好任由霧影擺佈，若大夫能救得了梅姬，唐某與霧影誓不兩立！」

梁大夫道：「吳公公此人之事蹟，老夫亦曾有所聞，貴友既然在他們手中，你又有何把握將她救出來？」

「現在尚未有良策，盡力而爲，但求心安！」

梁大夫搖搖頭，說道：「老夫既然答應了你，自然不會食言，我在此等你三個月，你幾時將她救出來，老夫幾時動手施救！」

「多謝大夫！」

梁大夫輕哼一聲：「若昨日你不肯與那女人交媾，老夫才不管你，你亦不必言謝，你幾時回去救她？」

「此去即想辦法！」

梁大夫沉吟問道：「你在霧影之內，武功排列第幾？」

唐意苦笑道：「在下根本不能算是霧影之人，不過是一個被利用的傀儡而已，連吳公公也未曾見過，只聞其聲，在霧影內列老二的是霧影魔師，此人化身千萬，在下亦未見過……」

梁大夫截口道：「如此他們如何命令你？」

「在下奉命於老三『無面魔刀』莫七刀，另外槍君子賀星池地位亦頗高！」

「莫七刀名字甚陌生，其外號又如何得之的？」

「據說此人擅使七柄不同形式的刀，而其人一直戴着面具，無面之名，可能由此而來！」

「此人武功如何？」

唐意道：「難測其深淺，但定在在下之上，幾無疑問！」

梁大夫嘆了一口氣。「老夫唯有在此遙祝你成功了！」

唐意立即抱拳告辭，匆匆返回興隆客棧。

× × ×

衛空空依然不在客棧裏，不過他却留下了一張字條：「城西七里『三杯醉』見面！」

唐意想了一下，將字條燒掉，又在興隆客棧裏睡覺，直至二更才悄悄出城。

× × ×

「三杯醉」是一爿小酒店，設在路旁，用茅草搭蓋，由於來往商旅不少，加上酒絕不滲水，因此生意不惡，唐意也曾光顧過它，算得上是老馬識途。

唐意走得並不快，不快的原因，是恐有人跟踪，他每走一段路，必然藏起，過了一陣，肯定背後沒人，才再上路。

待他到「三杯醉」，經已五更，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店門仍然緊閉着，他伸手輕扣。

不久裏面即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找誰？」

開酒店的問敲門的找誰，實在好笑，但唐意却鬆了一口氣，道：「唐意找衛空空！」

門霍地拉開，唐意立即閃身進去，堂內點着一盞昏黃的油燈，開門的是個老頭，唐意認得他便是「三杯醉」的掌櫃，而衛空空却坐在油燈之旁。

「哈哈，我還以為天亮之後，梁大夫方肯放你走哩。」衛空空回頭道：「掌櫃，弄點吃的來！」

唐意在他對面坐下，問道：「你約我來此，有何用意？」

「霧影中人恐已開始留意你我兩人，興隆客棧不方便，還是這裏比較安全。」

衛空空一頓，問道：「你幾時回去？」

「天亮之後便起程。」

「梁大夫絕不會助你去救人，你自己有何良策救出梅姬？」

唐意反問：「衛前輩必有良策，晚輩願受教！」

衛空空雙眼一瞪，反問：「是姪女親還是未婚妻親？」

「前輩經驗豐富，見多識廣，晚輩除了有幾斤蠻力之外，只有一條命！」

衛空空呵呵笑道：「你又不必太過自謙，梅姬一向眼高於頂，你能得她垂青，豈無幾分本領？」

說着掌櫃已將酒菜端上來，衛空空替他倒了一杯酒，道：「衛某敬你一杯，祝你順利救出梅姬！」

唐意一飲而盡，道：「此亦是晚輩之願！」

衛空空目注其臉，問道：「他們要你去何處覆命？」

「他們在括蒼山的石奶背洞附近，有一個秘密巢穴！」

衛空空哈哈一笑。「霧影以前在西北，如今却改在東南，眞有他一手！」

「晚輩也不知道那裏是不是他們的總舵！」

「哦，你且將所知的告訴我一下。」

當唐意說罷，衛空空喝了一碗酒，附耳對唐意說了一陣子話，只見唐意不斷點頭。

唐意忽然輕嘆一聲：「可惜只有你一個人！」

衛空空道：「此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不可三心兩意！」忽然他自己亦長嘆一聲：「可惜我至今尚看不透蠶豆大師的底細！」

× × ×

那三個戴着人皮面具的漢子，扛起葉小樓，踏樹躲過河而去。

一過河，其中一人立即留下，待前面那兩個走遠，才遠遠跟在其後。

龍玉郎早料到他們會有此一着，因此亦等他去遠才過河。可是當他踏上河岸之後，却失去了那幾個人的踪影！

龍玉郎不敢魯莽，先向周圍探視一下，然後向前方快步走去。

他不敢施展輕功，是怕對方還有人匿在附近監視，容易暴露。

龍玉郎走了四五里，仍不見那三個漢子，心中不由忖道：「莫非他們換了衣服？」可是葉小樓如何處置？

此刻最重要的是冷靜，萬萬魯莽不得，否則追失人尚是其次，害了葉小樓一條命則事大！

龍玉郎心念電閃，並迅速作了決定，倏地拔身躍上路旁的一棵大樹，藏身於濃密的樹葉之後。

他在樹上等候了頓飯工夫，仍不見所等之人，正在不耐煩之際，對面樹後忽然傳來「沙」的一聲响。

龍玉郎雙脚一蹬，像一支離弦之矢，向對面射去！

人尚未落地，已見到一個青衣漢子向樹後飛去，從衣服辨認，正是擄走葉小樓三個蒙面人中之一個！

龍玉郎脚尖在地上一點，再度標出，急追那漢子！

那漢子回頭望了一眼，見龍玉郎來得急，顯然出其意料，亡命而逃。

龍玉郎在後急追，每一個起落，便將距離縮短尺餘，七個起落之後，已至一片草地處，龍玉郎去勢更急，再二個起落，已追至其身後！

手腕一翻，風雪之刀已握於手上，不料那人比他更快，身子半旋，鋼刀向龍玉郎腰際橫劈過去！

龍玉郎沉腰沉臂，兩刀相觸，發出「噹」的一聲巨响！風雪之刀在半空劃了半個弧圈，斜劈對方的肩胛！

這一刀去勢十分急勁，那人目光一變，退步避開！

他退龍玉郎立進，標前四尺，第二刀再度劈出！

這一刀的氣勢，如漫天風雪，將那漢子全身籠罩住！

那漢子一把鋼刀左擋右架，強勉將龍玉郎那一刀擋開，已退了三步，隨即再轉身，向外奔去。

「那裏逃！」龍玉郎大喝一聲，急奔兩步，風雪之刀向其後腦劈落！

「嘶嘶」的金刄劈空之聲，攝人魂魄，龍玉郎確不愧是「雪刀浪子」龍城璧之子！

那漢子魂飛魄散，轉身提刀向上盡力一格！

「噹！」一道震耳欲裂的金刄撞擊聲响起，那漢子虎口迸裂，鮮血直流，一把鋼刀也飛出七尺之外！

龍玉郎長身揮刀，那漢子已成驚弓之鳥，倉惶閃避，龍玉郎冷笑一聲：「小心你的頭！」刀刄一捲，直指其脖子！

那漢子頭一縮，冷不防龍玉郎飛起一脚，將他踢倒在地！他驚呼一聲，扭腰欲滾，但龍玉郎比他還快一步，一脚踏在其胸膛上，手臂一垂，刀尖已經抵在其咽喉上！

那大漢在龍玉郎脚下顫抖，龍玉郎冷聲道：「先將面具揭去！」

那個大漢猶疑了一下，終於伸手揭去臉上之面具，露出一張尖腮的中年人面孔來。

「報上名來！」

「張……張果漢！」

「無名小卒！」龍玉郎冷笑一聲，「你們將葉小樓帶去何處？」

那大漢嘶聲道：「請你不要逼我……我不可以招供的，否則必死無疑……小的家裏尚有一個七十歲的娘親！」

龍玉郎忍不住笑道：「你現在不說，便要死，家中的老母更加無人撫養，你自己掂掂！要殺死你，比殺死一隻螞蟻還容易，你猜我須將刀送進多深，你才會斷氣呢？」

那大漢急叫：「萬萬不可！一分也會……也會斷氣！」

龍玉郎笑道：「你聰明得很，相信你也會作出明智的抉擇！不過在下的耐性却差得很！」

「這個……葉……小樓被送去咱們總舵……」

「你是霧影中人？總舵在何處？」

「在括蒼山裏……」

龍玉郎怒道：「括蒼山綿延百里，全讓你們霧影佔了！你是聰明人，應該知道，招供一半，同樣是死罪！」

那漢臉色一變，道：「在石奶背洞附近……不過壯士請勿進去……裏面機關重重！」敢情他還不知道制服自己的便是「雪刀浪子」之子龍玉郎！

「說得好，那就得請你帶路！」

張果漢已鬼嚎起來。「壯士，你這不是要玩我麼！」

龍玉郎一瞪眼，道：「少爺都不怕，你怕什麼？」他一把將他扯了起來，道：「乖乖帶路，事後少爺自然放你一條生路！其實你跟吳公公為非作歹，也不會有好結果！」

「我……我是被人逼的！」

「那更好辦！你少廢話，帶路！」

× × ×

此一夜，仍有星光。

水柔雁坐在倚月水軒廊欄干上，不斷探頭眺望，今夜葉小樓是應該來找她的，可是月已至中天，仍不見檀郎之面，水柔雁不禁有點焦急。

葉小樓人影未現，水柔雁却聽到一個清脆的「喀喀」之聲！她自欄干上跳下，向前迎去，口中叫道：「小樓！」

「喀喀！」聲音就在牆角，水柔雁扭腰一轉，目光一及，雙頰如被火燒，幸好光綫暗淡，方不至於太過尷尬。

倚在牆上，臉露奇怪笑容的不是葉小樓，是一個和尚！

和尚不是別人，正是蠶豆大師！

「怎會是你？」

和尚又拋了一顆蠶豆進嘴裏，嚥得「喀喀」地响：「為什麼不是我？」

「你來幹什麼？找小樓？他沒來！」

「我只來找你，他另有人服伺！」

水柔雁見他不懷好意，連忙頓足向後倒飛。蠶豆大師依然倚在牆上，但他雙手却沒閑着，只見他雙手食指連彈，幾顆蠶豆，脫腕而出！

那幾顆蠶豆，在他內力的催迫之下，比箭還快，挾風射向水柔雁！

「九鼎降雲手」水朋天的女兒水柔雁，自小便跟父親學藝，「降雲手」雖然奧妙，但沒有深厚的內功作基礎，即連水朋天本身的「降雲手」也只有一半水準，更遑論水柔雁了。

水柔雁是聰明人，所以要父親授「降雲術」，降雲術是一種上乘的輕功，女孩子條件較好，因此水柔雁便全力放在學習「降雲術」之上。

是以，當蠶豆挾風射出時，水柔雁倒退的嬌軀，突然斜飛，越過欄干，落在花園裏！

那幾顆蠶豆射在迴廊柱上，震得樑上的灰塵撲簌簌飛了下來。水柔雁對自己的表現，亦極為滿意。

可是蠶豆大師又豈是省油燈？水柔雁嬌軀剛越過欄干，他身子亦緊隨着標出，同時又有十多顆蠶豆向水柔雁射去！

水柔雁雙脚微微一頓，拔空而飛！蠶豆大師像一隻大鳥，脚尖在欄干上一點，也拔空而起，右臂一抬，五指如鈎，向水柔雁的足踝抓去！

水柔雁目光一及，花容失色，左脚尖連忙在右脚面上一點，借力再度騰升！

半空換氣，此正是「降雲術」之特式，但水柔雁尚未練至此一境界，因此只能借助本身的肢體騰升，而她之表現亦十分順暢！

再飛六尺，蠶豆大師那一爪，自然落空，水柔雁心頭一鬆，扭腰向走廊之頂落去。

可是她忘記蠶豆大師還有蠶豆！他的蠶豆比暗器還厲害！當他五指落空時，袖管裏突然又飛出幾顆蠶豆！

那幾顆蠶豆全射在水柔雁身上，她只覺一陣疼痛，一口眞氣，登時洩了，脚尖未曾觸及迴廊之頂，嬌軀便已直摔下去！

蠶豆大師比她還快一步到達地上，只見他食指一戳，已封住了水柔雁的暈穴，袖管一帶，將她輕輕放落地上！

蠶豆大師輕輕一笑，身子倏地飛起，越過圍牆，此刻又傳來一道輕嘯！

月亮已爲烏雲遮掩，大地一片黑暗。

倚月水軒角門忽被人撞開，幾個手持刀棒大漢，擧着火把一湧而入，他們七手八脚，將水柔雁抬起，有幾個忍不住，伸手摸了水柔雁幾把，口中發出一陣淫笑。

一個像是頭目的大漢，連忙斥道：「你們幹什麽？這女人大有用處，弄砸了事情，大家都別想活命！」

那幾個大漢吐吐舌頭，快步抬着水柔雁出角門。

門外已有一乘雙套的大馬車，車帘密縫，裝飾甚爲華麗，車門打開着，大漢們將水柔雁拋進車廂裏，車門關上之後，車夫吆喝一聲，馬車便向前駛去。

那些持刀棒的大漢，有的跟在車後，有的騎馬，眨眼間已經去遠！當月亮再度在雲裏出來時，已了無痕跡。

霧影帮友飛烟滅

天色漸亮，張果漢走得氣喘吁吁的，道：「壯士，前面有一座小村，咱進去討碗水喝吧！」

龍玉郎道：「少爺不是雛兒，你莫在我面前玩花樣！」

張果漢連忙說道：「小的怎敢？俺由昨日中午到如今滴水未進，鐵人也挨不住了！」

龍玉郎見四周沒有遮掩物，要封住其穴道，又沒處可將之藏起。張果漢似乎猜到他的難處，道：「壯士，你如果不放心的，大可以封住我的穴道！」

龍玉郎冷笑一聲，伸手一指，抓住了張果漢的右手腕脈，張果漢吡牙道：「壯士請您輕點，小的半邊身子都無力了！」

龍玉郎稍爲放鬆一點，推着他進村。靠村口有棟頗爲新淨的石屋，門口還植着三棵杏樹，看來是戶小康之家。

張果漢帶着龍玉郎走前，他用右手敲打，拍得甚急，乍聽甚是混亂，其實急慢輕重，另有文章。張果漢敲了一遍，裏面尚無反應，又用力敲了一次。

龍玉郎道：「別把隣居也吵醒！」

張果漢大聲道：「怕什麽？村人一般都早就下床！」

門內有人問道：「誰呀？」

張果漢道：「咱們是過路的，昨晚錯過宿頭，走了一夜的路，滴水未進，盼老爺賜一碗水解解渴！」

門「呀」地一聲打開，走出一位胖漢，年約五十，看來甚是斯文，龍玉郎忙道：「清晨騷擾尊駕清夢，吾等甚爲不安，只是出外人，諸多不便，盼賜碗茶水，喝後便即上路！」

張果漢道：「如果有燒刀子的，最好來幾碗！」

龍玉郎見狀怒聲喝道：「你這人眞不客氣！」

「大不了飲後再叫他跟你算帳！」胖漢道：「寒舍無水，對不起，不過却有濃茶，未知合用否？」

張果漢道：「那便將就將就吧！」

龍玉郎道：「隨尊駕賞賜！」

「進廳請稍候？」胖漢倒十分好客，將他倆引進去。廳內有個小廝正在掃地。

「老爺，小的去灶房取茶……」

「不必，你先拭乾淨椅子，請貴客坐吧！」胖漢先進裏面，小廝用乾布揩一揩椅子，請他們坐下，龍玉郎還要客氣，張果漢老實不客氣地坐下。

小廝仍抓起竹掃帚在旁掃地，俄傾，胖漢手提一個陶製的茶壺和兩隻大碗來，將碗放在桌上，擧壺斟之。

龍玉郎甚覺過意不去，連忙走前，道：「不敢麻煩尊駕！」回頭對張果漢道：「你要喝爲何還不自己動手。」

就在此刻，胖漢忽將茶壺向龍玉郎的後腦砸去！

這一着龍玉郎因背後沒長眼睛，也意料不到，可是他却由張果漢那張詭異的臉孔中看到端倪。

電光石火之間，龍玉郎上身向前一傾，伸手向張果漢抓去。

張果漢連人帶椅，滾落地上，陶壺擊在龍玉郎的後肩上裂成碎片，還好陶器脆，沒傷及肩肉，龍玉郎身子半旋，已將風雪之刀抽了出來。

說時遲，那時快，小廝亦自竹掃帚的竹柄裏抽出一根蛾眉刺來，向龍玉郎分心扎去！

龍玉郎倉猝之間，橫臂以刀柄將蛾眉刺撞開，目光一及，胖漢已抽出一把軟劍來，此刻他心頭雪亮，怒哼一聲：「原來你們是一夥的，也是霧影中人。」

張果漢在地上滾開一丈，曲腰彈起，道：「商老，點子扎手，小心。」

胖漢手腕一抖，軟劍畢直，向龍玉郎雙眼刺去，邊問道：「這廝是什麽人？」

「不知道，却與咱們作對。」

龍玉郎刀一迴，將軟劍挑開，道：「若是識貨之人，早已知道少爺是誰。」

胖漢軟劍如蛇，劃了一道弧圈，斜削龍玉郎腰際，目光一及，神采暴現，訝然道：「這不是風雪之刀？」

「算你識貨！」龍玉郎閃開了一步，刀一翻，將蛾眉刺格開，手臂隨即一沉，刀刃幾乎貼着蛾眉刺滑下，反劈對方的手腕！

胖漢臉色一變，踏前一步，軟劍抖出幾朵劍花，在龍玉郎胸前吞吐不定。「龍城壁與你有何關係？」

「龍城壁正是家父。」

胖漢怪笑一聲。「原來還是個值錢的寶貝，今日叫你來得去不得，小張，快進去喚人出來。」

張果漢巴不得他這樣說，忙不迭跑進內堂，小廝退了兩步，封住門口，提防龍玉郎溜掉。

龍玉郎少年氣盛，長笑道：「尊駕大話說得太滿，不怕風大吹閃了舌頭，且看是誰留下誰？」他雪刀一展，絕招頻施，着着進攻。

令他稍覺意外的是這兩個對手，武功竟都不差，起碼在張果漢之上，尤其是那個胖漢，一口軟劍，使得出神入化，更爲了得，一時之間，竟然沒法得手。

龍玉郎心中忖道：「這裏面也不知道有什麽厲害的人物，今日已走錯一着，可不能一錯再錯。」

主意打定，龍玉郎忽然向胖漢連砍七刀，一刀急過一刀，疾如狂風掃落葉。

胖漢軟劍需不斷貫注內力，方挑得動

風雪之刀，甚爲吃力，連退數步，方閃避得了，那小廝見同伴危急，連忙標前，攻龍玉郎後背，以解同伴之危。

龍玉郎正要他如此，只見他身子如貍貓一般竄開，反手一刀劈出，斜砍小廝的腦袋，雙脚不停向門口飛去！

小廝擧起蛾眉刺一格，龍玉郎即借力彈開，走勢更急，藍影一閃，已至門口，正想轉過身來，忽聞後背又傳來一陣金刄劈空的「嘶嘶」聲！

龍玉郎這一驚非同小可，千鈞一髮之間，上身向前一伏，一柄利劍在自己頭上三寸之處刺空。

白駒過隙之瞬息間，龍玉郎標前一步，長嘯一聲，一轉身，只見背後已多了個灰袍中年人，手中一口長槍泛着寒光，臉上毫無表情。

再一瞄，張果漢又自內走出來，手上已多了一柄鋼刀，龍玉郎退了半步，橫刀於胸，雙眼瞪着灰袍人，冷冷地道：「閣下人已成僞君子，手中之槍，也該易名小人槍……」

「槍君子」賀星池冷然一笑，道：「今日就算令尊在此，也未必逃得掉，更何况是你？除非你肯投降！」

龍玉郎仰天大笑：「龍玉郎若果投降，不但有污手中風雪之刀，而且還得將雪刀易名小人之刀。」

賀星池聲音一寒，道：「小人總比死人好，你既然存心求死，賀某又何妨成全你！」他向胖漢等打了一個眼色．胖漢、小廝和張果漢，分別踏前幾步，將龍玉郎圍住！

× × ×

掌櫃推開窗子，外頭天色已亮，路上亦開始有行人，便同身恭聲道：「大爺，小店已屆營業時間了。」

衞空空放下手中碗，道：「拿盆清水與我洗臉。」

掌櫃立即喚老婆取清水出來，衞空空用清水洗了個臉，精神大振，拋下一大錠銀子於桌上。

掌櫃又驚又喜地說道：「大爺，用不着這許多！」可是衞空空已由後窗跳了出去。

清晨，微風拂來，甚爲清涼，衞空空昨夜雖然不曾合過眼，但精神仍然十分飽滿，他不徐不疾地走着，似是沒事幹的閑漢。

走了三四里，前面一片開闊，綠草如茵，令人心曠神怡，衞空空忽覺內急，可是周圍毫無遮掩之物，路上行人絡繹不絕，如何是好？

衞空空抬頭一望，左邊遠處有座小村，當下大喜，有人居住的地方，自然有茅坑，他顧不得驚世駭俗，展開輕功，向小村跑去。

村後便有幾個茅坑，衞空空急急鑽進其中一個，正在「舒暢輕鬆」之際，忽聞一道嘹亮的嘯聲，自村口那邊傳來。

× ×

賀星池見龍玉郎已被包圍，脚尖在槍尾輕輕一踢，槍杆彈起，他左手一搭，已緊緊握住槍柄、緩緩向龍玉郎走去。

龍玉郎道：「閣下雖然是僞君子，幸好還是一條漢子，今日我若敗在你的槍下，亦無話好說。」

賀星池哈哈笑道：「賀某才不會中你的激將計，你想與我單打獨鬥，我若中計者，又豈是賀星池，上！」

胖漢與小廝立即揮動兵器，向龍玉郎攻去，張果漢站在背後，裝腔作勢。

龍玉郎自知以一敵四，必無生理，因此存心行險，先解決一個敵人，激鬥間，胖漢軟劍不斷打圈，泛着劍花，在龍玉郎臉前晃動，騷其心神，以利同伴放攻擊。

龍玉郎不勝其煩，風雪之力一撩，擋開三件兵器，身子倏地拔起！

幾乎與此同時，賀星池人與槍同時離地而起，向龍玉郎心窩戳去！

槍長刀短，賀星池後發先至，龍玉郎人在半空，十分不利，他出道時間雖然不長，但臨危仍然十分鎭定，左手猿臂輕舒，勾住橫樑，身子一盪，長槍恰在他身旁刺空。

龍玉郎左手突鬆，持刀向賀星池戳去，這一着反客爲主，十分霸道，賀星池大驚失色，左手急忙一按，槍尖彈起，在樑上一擊，借力斜飛落地，已至門前。

龍玉郎醉翁之意不在酒，賀星池身子剛倒飛，他一個沒頭觔斗翻下，恰落在那小廝背後，頭也不回，反手一刀劈出！

「噗」的一聲，刀刄落在小廝的後腦上，腦漿迸出，小廝慘呼一聲，俯身撲落地上。

胖漢與張果漢剛一呆，窗外忽傳來一個采聲。「好，果然不愧是『雪刀浪子』龍城壁之子，老友後人有成，衞某亦自欣喜。」

話音剛落，窗櫺「嘩嘩啦啦」一陣响，碎木四濺中，一個人自外躍進，可不正是衞空空。

衞空空望着賀星池笑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賀星池，你我之戰，今日再也改不了期。」

賀星池臉色慘變，雙手一抬，槍尖遙指衞空空，一副拚命之態。

衞空空也將劍拔了出來，頷首道：「有志氣，這還差不多。」

賀星池忽然大喝一聲：「賀某跟你拚了！」忽然標前，但就在此刻，他槍頭突然落地，刺在地上，「叮」的一聲，地上的紅磚碎裂，賀星池身子忽然倒飛，穿射出門。

這一着，不但衞空空和龍玉郎大感意料，連胖漢和張果漢亦始料不及！

「他奶奶的，果然是僞君子！」衞空空忍不住駡了一句，頓足標射出門，急追而去！

與此同時，張果漢忽然揭起一張桌子，身子縮進走廊，再一個急轉身，逃之夭夭！

龍玉郎如一頭猛豹一般，向胖漢撲去！跑了一個張果漢，他並不在乎，若能制住胖漢，實在比張果漢有用得多，他不問亦知，胖漢在霧影內的地位，比張果漢高得多！

胖漢見逃不掉，嘶聲大叫：「老子跟你拚了！」揮動着軟劍，瘋狂向龍玉郎刺去！

× × ×

賀星池雖然起步在先，但他的輕功又

怎能與盜爺衞空空相提並論？

賀星池本來欲借村內的農舍遮掩，以避衞空空的利眼，可惜他還未藏好身，衞空空已追了出來，幾個起落，已迫近至其身後！

「賀星池，你奶奶的，現在已不是僞君子，而是胆小鬼了！」

賀星池至一棟土屋前，突然躍起，衞空空隨之躍起，不料，賀星池落足時，運足內功，「蓬」的一聲，將屋頂踩陷，身子亦隨即墜落屋內！

衞空空正想落足，猛見此種情形，心知不妙，凌空揮臂吸氣，身子硬生生向前上方飄飛幾尺！

「唰！」君子槍自內刺穿屋頂而上，可惜落在衞空空脚後尺餘！

衞空空連氣也不換，亦由屋頂破洞處飛落！頭一低，只見賀星池站在炕上，正在收槍，他見機不可失，脚尖在地上一點，離地尺餘飛前，人未至，長劍已如毒蛇出洞，直取對方胸膛！

這些事寫來似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待得賀星池槍尖滑落，衞空空劍尖離其胸已不足五寸！

好個「槍君子」，只見他身子一偏，雙脚一曲，「蓬」的一聲，跪在床上，衞空空虞不及此，一連兩劍都刺空！

賀星池膝頭沾及床板，立即打了個觔斗，雖然手持長槍，依然靈活無比地滾落地上，橫掃而立！

衞空空轉身望着他，冷冷地道：「以你的本領，根本無須做吳公公的走狗！」

賀星池冷笑一聲。「不爲吳公公賣命，又有何好處？」

衞空空微微一怔，接問道：「吳公公給你很多錢？池雄鏢局的生意一向亦不惡也！」

賀星池仰頭大笑。「你懂得什麽？天下間有幾件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霧影他日統一武林，賀某忝爲一份子，其威風榮耀，又豈是金錢能買得到的！」

衞空空長長一嘆：「原來你還躺在炕上？」

賀星池不明所以，詫聲問道：「你說什麽？」

「你若非躺在床上，又怎會做夢？」

賀星池目光一變，沉聲說道：「衞空空，你又何必多管閒事？爲何不多喝幾罈酒？」

衞空空哈哈笑道：「衞某亦想長住酒鄉，無奈你們利用梅姬之病，逼唐意替你們爲非作歹！」

「此乃你情我願之事，怪得了誰？」

衞空空道：「只要你們將梅姬之病治好，放她出來，衞某便不管你們之事！」

賀星池道：「可惜賀某作不了主！」

衞空空冷冷地道：「衞某亦知道，所以今日只好殺死你！」話音未了，他長劍已經刺出！

賀星池長槍一橫，將劍挑開，衞空空滑步向前，第二劍又再刺出！

這一劍他斬賀星池的雙脚，迫得對方跳開，再長身抬劍，改刺其胸，這兩劍正顯示出，衞空空極諳對付長槍之道。

賀星池一撑腰，槍杆一橫，將劍格開，但衞空空劍法又變，翻刄改削其掌！變生肘腋，揮槍欲攻，不料屋內地方狹窄，槍尖挑到掛在樑上的食籃，「砰」的一聲，撞碎籃裏的碗碟，把他嚇了一跳。

衞空空却不受影响，左手一抓，已握住槍杆，右臂一直，劍尖已疾如閃電地抵在賀星池的喉頭上！

大名鼎鼎的池雄鏢局總鏢頭賀星池，竟然在彈指之間便已落敗！

這個結果不但賀星池他做夢也想不到，就連衞空空也覺僥倖，亦可以說，賀星池是作法自斃！他以爲可以利用地形，偷襲衞空空，一時之間，却沒想到這種狹窄的地方，對長兵器極之不利！

「拋下槍杆！」

賀星池一張臉色已青白，澀聲道：「你的劍已生銹了？」

「衞某要殺你也不會一劍結果你！」

賀星池身子一抖，十指一鬆，槍杆已跌落地上。衞空空左臂幾乎與此同時伸出，食指在他痲穴上重重戮了一記！

直至此時，衞空空才鬆了一口氣，收起長劍，挾着賀星池走出土屋，當他剛走出大門，遠遠便見到龍玉郎！

龍玉郎手上亦挾着胖漢，兩人相顧大笑。

× × ×

張果漢武功雖不行，但他最會看風駛悝，逃命的本領，高人一籌。他趁龍玉郎發怔之時，悄悄由後門溜掉。

他一口氣跑離小村，回頭見背後没人追出來，才鬆了一口氣，稍停一下，又再亡命飛奔，跑了三四里路，離小村已遠，他已經累得雙脚酸軟，一屁股坐在樹下喘息！

回想剛才的情况，張果漢暗嘆自己的機智，正在高興，忽然聽到一個清脆的「喀喀」之聲，似有人在樹上吃蠶豆！

張果漢如一頭受驚的兎子般，自地上一躍而起，抬頭望見樹上正坐着一個和尚，那和尚雙脚輕晃，意態閑散，張開嘴巴，將幾顆蠶豆向嘴巴裏拋。

張果漢雙脚似被人以鐵釘釘住般，只不斷顫動，却移動不得分毫！

蠶豆大師頭一低，臉色變得甚爲凌厲，冷冷地道：「你可知道貧僧已跟你許久麽？」

張果漢心底一寒，雙脚一軟，霍地跪在地上，顫聲道：「您請饒命！」

蠶豆大師搖搖頭，道：「太遲了……」張果漢腦袋裏剛閃過逃跑的念頭，樹上已射下幾顆去勢急勁的蠶豆！

× × ×

一輛馬車緩緩馳過來，車子破舊，不斷响着「吱吱」的怪聲，駕車的漢子臉皮黝黑，戴着一頂瓜皮帽。馬車來至一棵大樹前，忽將車拉停。

簡陋的車廂內傳來衞空空的聲音：「什麽事？」

「地上有具屍體！」龍玉郎喬裝的車夫道：「看樣子似是張果漢！」

「哦！」衞空空自車廂內射了出來，落在地上，躺在他身前的那具屍體，果然就是張果漢！

龍玉郎驚奇地道：「地上有字！」

衞空空目光一落，果見地上被人以樹

枝「寫」了一行字：此人乃大盜張源，殺人者蠶豆大師！

「蠶豆大師？」龍玉郎望着衞空空。「這和尚眞敎人摸不清底細！」

衞空空臉上亦充滿狐疑之色，半晌才用脚將地上的字「抹」掉，說道：「上車吧！」

× × ×

一輛豪華的馬車駛進括蒼山下，一座濃密的樹林裏，再也不見出來。不久，又有一輛破舊的板車駛了進去。

樹林周圍本來是一些旱田，但却無人耕種，周圍的環境，看來有點荒凉。

× × ×

當葉小樓醒來時，發覺自己躺在一張床上，他心中忖道：「這是什麽地方？」要想坐起來，四肢却不能動彈，他知道自己穴道尚未解，只能靜觀其變。

過了一忽，他肚子才咕咕响着，也不知是多久未吃過飯。又再過頓飯工夫，才見一個丫頭模樣的少女，捧着一個木盤進來。

「姑娘，這裏是什麽地方？」

丫頭道：「你有話請問別人，奴婢只是下人，不能亂說話！」

「此處只有你我兩人，不問你，又問誰？」

「等下自然有人來看你！」丫頭捧着一大碗銀耳羹走至床前，餵葉小樓吃。

葉小樓吃了一口，問道：「你給我吃這種東西？」

丫頭嫣然一笑，道：「你是貴賓，自然得用好東西欵待！」

「哼，吃這種東西能飽嗎？」

「上面交代，公子已有三天未吃過飯，所以只能先吃這種東西，晚飯再替你做菜。」

銀耳羹果然是好東西，可惜一大碗下肚，依然不飽，但丫頭餵了之後，收拾好便出去了，葉小樓只能嘆奈何。

未幾，只見帶他來此的漢子走進房來，呵呵笑道：「葉少俠一切還滿意否？」

「哼哼，你們封住我的穴道，這像是欵客之道？敎我如何滿意？」

那人又是一笑，道：「少俠稍安勿躁！」他拉了一張椅子，坐在床前。

「你說帶葉某來看看，便是躺在這裏看你？」

「當然不是，本帮看得起你，希望你能屈就……嘿嘿，屆時成爲一家人，一切都好說話！」

「你們是霧影帮？要邀我入伙，給以什麽職位？」

「老四！」那漢子道：「本帮尚在發展階段，除了帮主和副帮主之外，其他人尚未定職位名稱，而我則是老三！」

「帮主和副帮主是誰？」

「張少俠加入本帮之後，在下自然會替你引見！」

「這樣說來貴帮對我似乎尚有戒心，將來如何合作？」葉小樓道：「我又怎知道你們是否利用我？」

「本帮意圖雄霸武林，與八大門派爭一日之長短，凡是人材都在招攬之列，像葉少俠這種人材，本帮更不會放過！」

「好吧，咱們說實際一點，你一直以假面目與我相見，又怎顯得誠意？」

那漢子沉吟了一陣，忽然伸手將面具揭掉，葉小樓目光一及，幾乎驚呼出口，原來那漢子一張臉被火燒傷，斑斑駁駁，極是難看，連五官也難以分辨！

那漢子冷笑一聲，重新戴上面具，道：「在下是『無面魔刀』莫七刀，向在西北苦寒之地活動，料葉少俠未聞賊名！」

葉小樓吸了一口氣，道：「假如我不想加入貴帮呢？」

「這是無可能的！」莫七刀哈哈一笑，「你答不答應只是一種形式而已！誠意參加者，大家是兄弟，否則便是敝帮的工具！葉少俠是聰明人，當不喜歡淪爲敎中人的工具！」

葉小樓大笑，莫七刀一直望着他，目光平靜，似乎毫不驚奇。

「我葉小樓雖然没有過人之處，但一點硬骨頭還是有的！何况你們還殺了我岳丈，我若與你們狼狽爲奸，豈非禽獸不如？你還是趁早死了這條心吧！」

莫七刀語氣極爲平靜。「唐意同樣對咱們說過這種話，結果他還是甘心淪爲敝帮的工具！」

葉小樓怒喝道：「唐意是唐意，我是我！」

「在我眼中，你們兩個根本就没有分別！」

葉小樓更怒。大聲道：「分別極大，我恨不得殺了他！」

莫七刀哈哈笑道：「這只是你們之間的私人恩怨而已，但你們有一樣是相同的，都有一位漂亮的未婚妻，也同樣深愛她，肯爲她犧牲一切！」

葉小樓這剎那臉色大變，半晌才嘶聲問道：「水柔雁落在你們手中？」

莫七刀微微一笑，道：「葉少俠果然是位聰明人，不過她暫時一切均好，請葉小樓寬懷！」

「暫時？這是什麽意思？」

「葉少俠怎地又糊塗起來？」

「假如我不答應，你們便殺了她？」

葉少俠怪笑道：「你們殺了她，少爺立即自盡，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好得很！」

「不好！」莫七刀冷冷地道：「水姑娘貌美如花，本帮怎捨得殺死她？」

葉小樓臉色又變，驚問道：「你們準備如何對付她？」

「敝帮只有幾個女人，像水姑娘這等人材，一刀殺了，豈非暴殄天物？」

這話的意思已經十分明白，莫七刀忽然站了起來，道：「我給你一個時辰考慮，稍候再來聽佳音。」

「且慢！」葉小樓忙道：「你們要我替貴帮賣多少年命？又怎能保證事後再不爲難水柔雁？」

「賣命時間兩年。你放心，假如咱們食言的，將來又如何招攬人材？何况天下還有不少美女，並非只水姑娘一個！」

莫七刀轉身欲走，葉小樓又道：「我得先跟她見一面！」

「這個要求合情理，少俠也得先向她解釋一下，否則她又怎知道你替她作了那麽大的犧牲！」莫七刀言畢又是一陣大笑，然後推門出去。

× × ×

唐意剛由石奶背洞附近的一個入口進入霧影總舵裏，一眼便見到莫七刀與葉小樓坐在廳裏說話，他不由一怔，葉小樓正對他怒目而瞪。

莫七刀桀桀笑道：「唐意，自今日起，葉小樓便是咱們一家人了，不管你們之間，有何私人恩怨，兩年之內，絕不許自相殘殺！」

唐意內心十分驚詫，表面上不動聲息，冷漠地道：「他若不殺我，我又怎會殺他？事實上是我殺了他未來岳父！」

莫七刀再一陣大笑。「今日是好日子，副帮主決定親自欵待你們！」他雙掌連拍，一個丫頭走了出來。「將酒菜擺上來，順便請副帮主出來。」

那丫頭眉目生春，體態豐滿，料是霧影中人的洩慾工具，行禮之後便進入裏面，唐意在葉小樓對面坐下，他本想向他遞個眼色，但一來葉小樓態度惡劣，二來他亦怕露出馬脚，只好作罷。

未幾，酒菜擺了上來，料不到山洞之內，竟能弄出這許多山珍海錯。

俄頃，裏面走出一位和尚來，笑口吟吟，葉小樓脫口道：「蠶豆大師？」

和尚一抖袖管，笑道：「貧僧身上幾時有蠶豆？」

莫七刀忙道：「此位即是莫某言及的敝帮副帮主『霧影魔師』！副帮主能人所不能，化身千萬，他上少林寺，少林和尚還尊他掌門哩！」

葉小樓道：「既然如此，貴帮要雄霸武林，又有何難哉？」

「貧僧知道你們的意思。」霧影魔師在旁邊的太師椅坐下，道：「此乃雕虫小技而巳，少林絕技却偽裝不了！不過蠶豆大師的武功却容易模仿！」

葉小樓又問：「眞的蠶豆大師呢？」

霧影魔師只以一陣大笑答覆他，笑聲未了，丫頭又帶着梅姬和水柔雁出來，魔師方說道：「諸位請入座，咱們邊吃邊談吧！」

所謂宴無好宴，何況是在被迫的情況下，酒菜雖佳，葉小樓等人無心飲食，只虛應了事。葉小樓在臨散席時問道：「副帮主，咱們幾時才能見到帮主？」

霧影魔師道：「時機一屆，你們不求見，帮主也會來看你們的！好，今日到此爲此……」

葉小樓急問：「我的任務是什麽？」

「莫急！老三自會安排！」

× × ×

葉小樓返回自己的居所，他睡不着覺，索性點着了無烟油燈，坐在床前低頭沉思。

忽然門外傳來一個輕微的聲音，頭一抬，見門隙下一張白紙塞了進來。

葉小樓一怔，輕輕跳下床，拾起觀之，只見紙上寫着一行字：水身子被下禁制，衛在外面準備接應，請看我的眼色行事！唐。

字跡十分潦草，料寫得匆促，葉小樓略一沉吟，將紙條燒掉，再將紙灰掃落茶中，仰頭喝下，然後熄燈上床。

× × ×

第二天，唐意吃過早點，莫七刀忽然走進他的居室，道：「帮主給你一個新任務，限你在一個月之內，盜取杭州東海錢莊三十萬兩銀票！」

唐意吃了一驚，忙說道：「三十萬兩可不是一個小數，在下一個人如何能够得手？」

「咱們查過東海錢莊起碼有一百萬兩銀子，他們作風保守，通常只放出一半做生意，庫房裏常有四五十萬兩銀子，取他三十萬兩，絕不爲過。你明天下山之後，先到杭州摸清門徑，我派張源與你聯絡，人手我會替你安排！」

唐意沉吟道：「在下未婚妻一條命也太值錢了！」

莫七刀哈哈笑道：「假如這件事能成功得手者，再請你替咱們做一票，以後便任由唐兄自便！」

「東海錢莊庫房旣然存有這許多錢，裏面必有不少人保護，在下需要高手的協助！」

莫七刀微微一笑。「屆時莫某可能會親自出馬！」

唐意本來希望能取得葉小樓的協助，聞言十分失望，急中生智，又道：「有一件事，尚請莫兄玉成！」

「凡事均可商量，請說！」

「在下與葉小樓結下樑子，但日後若有合作之期，只怕不好……所以希望請他吃一頓飯，向他請罪，望能清除芥蒂！」

莫七刀不由沉吟起來，唐意看出他的顧慮，又道：「在下還想請莫兄做個中人，居中調解。」

這一說登時清除了莫七刀的顧慮，爽快地道：「唐兄主意極好，莫兄豈有不允之理！」

唐意放下兩錠銀子。「請莫兄叫灶房辦一下！」

莫七刀笑道：「承唐兄瞧得起莫某，這一頓便由我作個東吧！」言畢興冲冲離去。

唐意關上門，立即取出紙筆來，匆匆寫着。

× × ×

酒席設在葉小樓房中，葉小樓知道唐意被人脅持，方會殺死水朋天，加上自己身受其苦，對他根本毫無芥蒂，只不過故意「演」給莫七刀看的。

這一頓酒，吃得很久，莫七刀鼓起如簧之舌勸解，唐意亦不斷請罪，葉小樓才將臉色放緩，但見唐意毫無其他暗示，心中極爲詫異，更恨不得找個機會與他詳談，商量脫離魔掌之法，奈何莫七刀寸步不離。

唐意問道：「葉兄在此住得慣麽？」

葉小樓淡淡地道：「隨遇而安，無所謂慣不慣！」

唐意忽然走前，拉拉床上的被褥，道：「山洞陰凉，這被子太薄了，恐未能禦寒！」

莫七刀雙眼閃過一絲狡獪之色，忙道：「丫頭，快替葉少俠換一張被子！」唐意若無其事地回席。

未幾，丫頭果然將被子換去，葉小樓暗暗心焦，但唐意則神態依然，再喝了兩盅便與莫七刀告辭。

葉小樓關上門，忖道：「唐意在玩什

麽花樣？」心頭一動，將蓆子揭起，毫無所得，最後，終於才在瓷枕裏找到了幾張紙。

第一張紙寫道：明天唐意下山，將打開入口，引衛進洞，葉兄務須配合，水姑娘身上的禁制，料醫谷梁大夫可解，請閱下一頁。

第二張紙，畫的是一張山洞裏的地圖，標明水柔雁和梅姬被軟禁之處。

第三張則畫山洞出口指示路徑。

葉小樓大喜，默默將兩張地圖記熟，然後燒掉。

× × ×

次日一早，唐意見過莫七刀之後，便告辭了。在甬道上，他心頭十分緊張，恐怕葉小樓未能配合。

霧影山洞之內共有三個出口，唐意只知其一，那裏有兩個專門負責開關的大漢，他們一見到唐意，便哈腰問道：「要出去了？」

「去杭州辦事，請開門！」

一個大漢去開門，另一個則站在唐意背後。唐意猝然發難，一個手肘後撞，背後那漢子「唷」的痛叫一聲，彎下腰去，唐意半轉身飛起一脚，那大漢水牛般大的軀體撞在石壁上，腦袋迸裂而亡！

開石門那一位聞聲轉頭，唐意巳經衝了上前，長劍脫鞘而出，立時將其腦袋劈飛！

一切如預算般順利，唐意舒了一口氣，打開石門，走了出去，往山下樹林招手。不久，即見一道綠影如飛而至！

來者正是衛空空，他爲了要掩飾其行藏，故意穿了一套綠色的衣服。「情況如何？」

唐意將情況說了，衛空空喜道：「有內應就更好！龍玉郎也來了，咱們還有俘虜！」

「顧不得俘虜了，遲則生變！」

衛空空向樹林搖動雙手，又見龍玉郎飛了上來，三人立即進洞，却將洞門打開着。

× × ×

葉小樓依着地圖，找到梅姬和水柔雁。「醫谷的梁大夫肯爲你們治病，唐意巳去開門接衛空空，咱們快走吧！」

梅姬和水柔雁立即隨葉小樓走出去，剛退到廳裏，巳見廳裏坐了一大羣人，霧影魔師依然一副蠶豆大師的打扮，冷冷地道：「葉小樓，老夫以爲你是個聰明人，原來不是，那只好打發你們上路！」

葉小樓的竹紋寒月劍巳爲莫七刀收起，三人手中沒有兵器，人數又大大少過對方，這一戰不用打巳知道勝負。

莫七刀長笑道：「你們不如投降吧，兩個雌兒也可不受點恥辱！」

葉小樓大喝一聲：「你休想，大不了咱們一死而巳，有什麽本領的，儘管放馬過來！」

話音剛落，遠處忽然傳來一道凄厲的叫聲，蠶豆大師臉色一變，道：「老三，快去看看！」

莫七刀立即帶了三個人向甬道走去，蠶豆大師又令手下：「快動手！」

幾個霧影帮徒，揮助兵器向葉小樓三人殺過去，葉小樓眼明手快，抄起一張板櫈，站在兩位姑娘身前抵擋。那些帮徒對兩位女人似乎另懷目的，因此絕大部份的攻勢，都落在葉小樓身上。

葉小樓巳將生命豁出去，因此悍不畏死，板櫈不斷揮舞着！「[illegible]」的一聲，一柄鋼刀砍在櫈上，由於用力猛，刀刃嵌在板中，葉小樓乘機飛起一脚，將對方迫退，同時板櫈向後一拉，叫道：「柔雁，快將刀拔出！」

水柔雁一直在他身後，聞言早把鋼刀抽了出來，就在這刹那，旁邊一柄劍巳刺向葉小樓的脇下！

葉小樓沒奈何，只好鬆了手跳開，另一端一個使斧頭的，立即將其退路封住，水柔雁抽出刀來，交與梅姬，梅姬那裏肯接，帮手奪過板櫈遮擋，道：「水姑娘快過去助葉少俠！」

× × ×

唐意三人由甬道急急走向洞中，路上遇到兩個霧影帮之徒，都讓唐意和龍玉郎解決了，未幾即見莫七刀帶着三個人走過來。

莫七刀大聲喝道：「唐意，你不要命了？」

「不錯，我正想跟你拚個高低！」唐意拔出劍來，立即向莫七刀刺去，莫七刀同時抽刀砍出，兩人一見面便鬥個不亦樂乎。

論武功，莫七刀略高半籌，可是唐意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此着着進迫，竟與對方戰個平手，另外三個人也被龍玉郎和衛空空截住。

與此同時，忽然背後有道灰影一閃，自他們頭頂上越過，向洞內馳去。

唐意驚問道：「那人是誰？」

龍玉郎道：「看不清楚。」話音剛落，衛空空巳刺斃一個敵人，長劍一圈，將莫七刀的刀格住。

唐意說道：「我先進洞去看看！」他不理龍玉郎和衛空空的反應，一口氣馳至洞中央，目光一及，十分驚奇，只見大廳裏的人，分成兩組，其一是葉小樓、梅姬和水柔雁被七八個大漢圍住，形勢岌岌可危，另一組則是兩個蠶豆大師在作殊死之戰。

唐意猛吸一口氣，越過蠶豆大師，向未婚妻那方飛去，他人未到，長劍便巳刺出，大喝一聲：「外面有咱們許多朋友，他們殺進來，諸位便沒命了，識相的還是棄械投降吧！」

他不叫猶自可，一叫之下，使得衆帮徒們，更加起勁，唐意急怒攻心，大喝一聲，長劍一掄，猛然劈下！大石劍法的特點便是揉合了刀法，剛柔並濟，一個大漢爲其氣勢所懾，手脚一慢，腦袋被劈飛了一半，手中的利斧亦摔落地上。

梅姬立即抛下板櫈，抬起板斧抵禦，可惜一來她身上毒未清，只剩一半功力，二來使不慣板斧，比之使板櫈，情況好不了多少。

這時候，葉小樓身上巳受了幾處傷，血跡斑斑，唐意見其中一名帮徒是使劍的，忙拚力向他進攻，奈何冊人的武功亦是其間較高的一個，一時間未能得手，其他人又圍了上來。

葉小樓三人因得唐意之助，情況稍佳

，但他們都沒有趁手的兵刃，也好不了多少，唐意大石劍法雖然霸道，但他不時要替同伴解圍，亦沒法殺敵。

抬頭一望，兩個蠶豆大師已鬥至白熱化，其一已落在下風，但唐意却不知道誰是友，誰是敵！

幸好這時候，龍玉郎已將兩個霧影帮徒解決，手中除了握着風雪之刀外，還有兩柄單刀，他同樣分不出兩個蠶豆大師的眞僞，只好向唐意這邊殺過來，同時將刀拋給葉小樓。

葉小樓說道：「你來得正是時候。」他說着，伸手一撥，抓住一柄單刀，可是同時亦露出脇下空門，被長劍裂開一道血槽！

葉小樓一刀在手，精神一振，立即反攻起來，而梅姬換了單刀，情況亦稍佳，那八個大漢雖然仍佔人多的便宜，但武功不如，只七八個照面，便爲龍玉郎殺了一個，唐意道：「咱們鬥一鬥，看誰殺的人多。」

大石劍法展開，風聲呼呼　眨眼間也刺傷了一個，那人摀着腿，向裏面走去，龍玉郎驚道：「快加把勁，須防此人去討救兵。」

這時候，兩個蠶豆大師亦接近分出勝負的邊緣，左首那個，雙掌向前一推，挾風印向右首那位的胸膛。

那個亦非省油燈，同樣推出雙掌，「蓬」的一聲响，是風把旁邊的椅子吹跌，左首那人嘴巴鮮血直濺，狼狽地退了好幾步。

龍玉郎雖然站在他們的旁邊，奈何敵友難分，只好問道：「兩位誰方是眞的？」不料兩人同時應自己方是眞正的蠶豆大師。

右首那人再次揮掌，這一次，左首那人已經站立不穩，跌落地上，但他異常驍勇，在地上一滾，右手掃斷一個帮徒的脛骨！

站着的那位蠶豆大師大聲喝道：「讓開，等本座殺死他！」

地上那位蠶豆大師亦道：「你們還不過來助本座！」

站着那個哈哈笑道：「可惜你剛才弄斷本帮香主的脛骨！暴露了身份！」

唐意忽然大聲問道：「誰身上有蠶豆，誰就是蠶豆大師！」

受傷那位和尚自地上爬上來，伸手入懷抓出一把蠶豆來，他這一着十分不智，有個霧影帮徒爲了逞功，便立卽向他展開攻擊。

霧影魔師哈哈一笑。「從此之後，眞蠶豆大師死後，老夫便是眞的了！」話未說罷，也向蠶豆大師飛去。

龍玉郎大驚，揮刀攔住霧影魔師。蠶豆大師內傷不輕，對付那位霧影帮徒，竟不能取勝。

就在此刻，裏面又奔出三個霧影帮徒來，羣豪壓力又加重了。

霧影魔師的武功深不可測，龍玉郎有點招架不住，只好橫在蠶豆大師的身前，不料霧影魔師突然捨棄龍玉郎，直向羣豪撲去！

龍玉郎見他偷襲葉小樓，忙道：「葉兄小心！」

葉小樓反手一刀劈出，不料霧影魔師這一着仍是虛招，足不沾地，向旁一滑，袖管向水柔雁捲去！

水柔雁大驚失色，單刀下意識地向他砍去，霧影魔師覷得眞切，袖管一捲，纏住水柔雁的手腕，同時往懷內一拉，與此同時，左掌亦已舉起！

葉小樓那一刀用力過猛，微失重心，待他回過身來，未婚妻已經陷於險境，葉小樓見狀，不由大叫一聲，不顧一切奔過去！

可是遠水難救近火！

水柔雁被霧影魔師拉前，用力拉不住勢子，自忖必死！猛見唐意暴喝一聲，揮劍橫劈下來！

「嗤」的一聲，袖管已被劍刃割斷，水柔雁失却重心，倒跌落地。

而唐意用力過猛，竟然拿不住椿子，向前蹬了一步！

霧影魔師是何許人也？左掌立即橫掃，正中唐意的小腹！這一掌，打得唐意神魂不附，尚未定下神來，霧影魔師右掌又至！

電光石火之間，他突然轉身過來，長劍向霧影魔師反刺而出，這是兩敗均傷的打法！

可是唐意的如意算盤打不响！

霧影魔師右掌印在其胸上，內力一吐！唐意身子如斷綫風箏倒飛，那一劍自然亦落空！

而霧影魔師見對方舉劍刺來，下意識地也向後退去！

這一退，剛好湊上自後趕上的葉小樓的刀尖上！葉小樓手臂用勁向前一送，劍尖自前胸突出，他同時跳開！

霧影魔師拚盡餘力，作最後一擊，掌風擊在牆角，那些椅桌，立成一堆廢木，而他亦跟蹌倒地！

這一個變化，使得雙方人馬都呆了一呆，就在此刻，一顆腦袋飛了進來，看模樣似是莫七刀的！那刹那，衞空空亦飛了進來，他目光一掠，見唐意已死，梅姬撫屍痛哭，衞空空看得睚眦欲裂，喝道：「殺！」

就在此刻，裏面忽然冲出一股黃褐色的濃烟，龍玉郎大聲喝道：「快退，提防有毒！」

水柔雁用力拉着梅姬退出山洞，山洞之內不時傳來悶雷似的响聲，正邪雙方亡命而逃，剛跑出山洞，猛烈响起一道霹靂似的巨响！

羣豪都覺得脚底的大地在震動，只見一股黑烟自洞裏湧出，緊接着山石不斷地墜落！

待得羣豪定下神來，洞口已爲山石阻塞！梅姬嘶叫一聲：「唐大哥！」尾音未了，已暈倒在水柔雁的懷內！

× × ×

衞空空道：「衞某還得帶梅姬去杭州求醫，諸位後會有期！」

葉小樓忙道：「唐兄爲了救柔雁才死在霧影魔師掌下，這件事便由我和柔雁代他辦吧　否則咱們心裏難安！」

衞空空考慮了一下，終於點頭答應，羣豪聯袂下山，再分頭上路……

（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八

牛頭山（三）

徐玉珊・編繪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深為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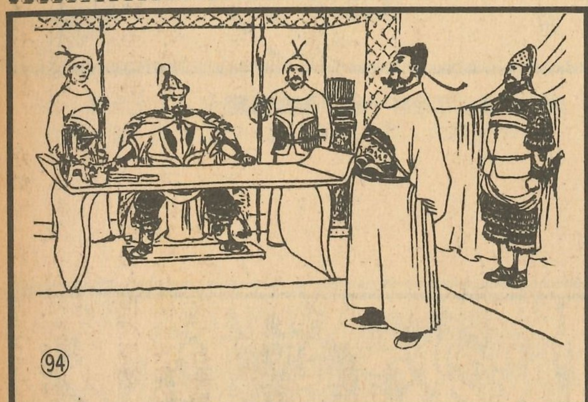
91　牛皋換了冠帶出營，岳飛與衆兄弟都送到半山，叮囑他言語小心。牛皋表示自會隨機應變，此去萬一不能生還，只求大家好好看待新來的三位兄弟。衆人含淚分手。



92　牛皋到了金營前，金兵認得他，問他為何如此打扮。牛皋答道："我今日來下戰書，乃是宋朝使臣，自然要文縐縐的打扮。"並且客客氣氣地煩他們通報



93　金兵進帳通報，兀朮說："叫他進來。"牛皋就大踏步地走入帳內。



94　牛皋要兀朮下座見禮。兀朮不肯，還責問他為何不跪。牛皋說："我今上奉聖旨，下奉帥命，乃堂堂使臣，如何與你下跪？眞眞豈有此理！"



95　兀朮見他說得有理，只得下座相見，看過戰書，在後面批了"三日後決戰"，擲還牛皋，叫他趕快回去覆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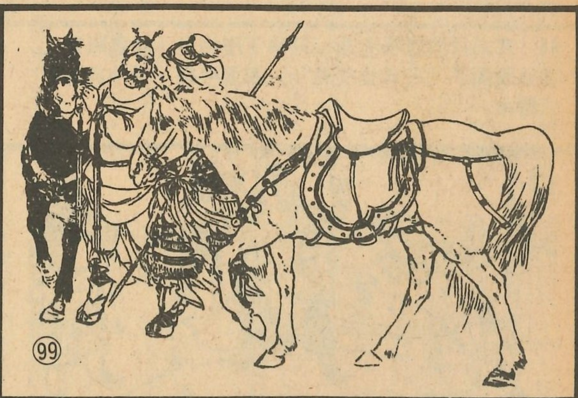
96　牛皋見兀朮這般驕橫，十分氣惱，有意打打他的威風，就責備兀朮吝嗇，不懂人情，對待客人為何不擺酒設宴，好好招待一番。兀朮覺得他也言之有理，只好備酒款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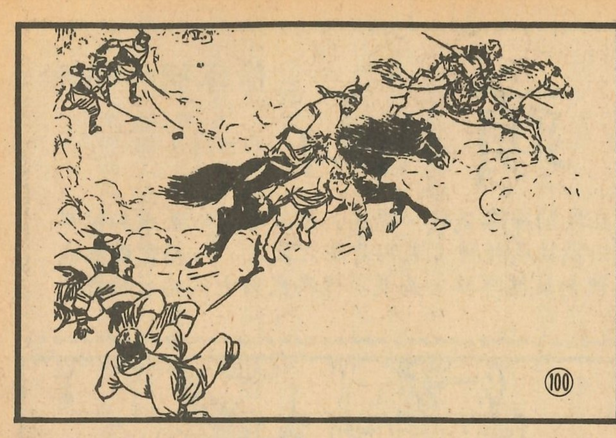
97　牛皋吃了幾杯，這才告辭出營。



98　牛皋回到山上，見過岳飛，稟明一切。岳飛大喜，叫軍政司又記了他的功勞，讓他快回營休息。



99　第二日，岳飛命王貴、牛皋二人，各到金營去拿一口猪來，在戰前祭旗。二人一商量，即使金營中有猪也不知藏在哪裏，就想了一個辦法……



100　他二人冲進金營，趁敵人不在意，一人抓到一個金兵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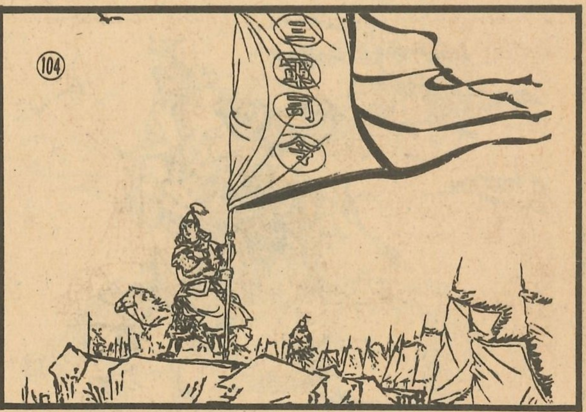
101　二人回到山上繳令。岳飛見了笑道：　金兵怎能代作猪羊祭旗，暫押後營去吧。”



102　兀朮聽說宋營捉去金兵祭旗，勃然大怒，便把宋朝的奸賊張邦昌和王鐸殺了祭旗。投敵的奸臣，沒料到會有這樣的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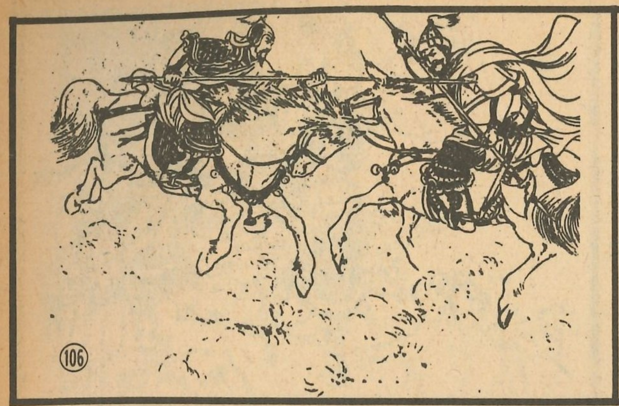
103　兀朮剛祭過旗，金邦元帥哈鉄龍送鉄滑車到營。兀朮大喜，當即傳令，把鉄滑車在西南方埋伏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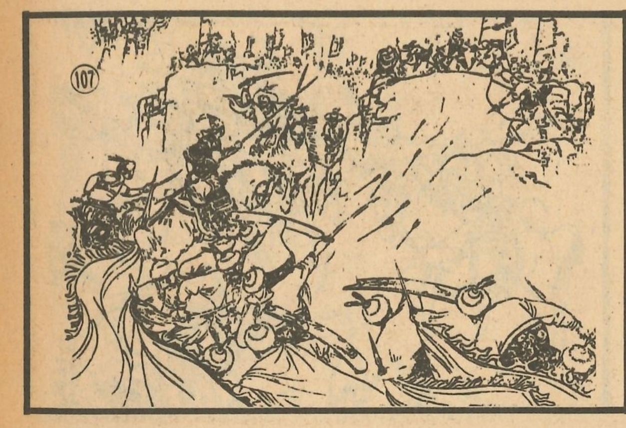
104　兩邊各自準備停當。到了開戰那天，岳飛調撥各將緊守要路，派高寵掌着三軍司令的大旗，留守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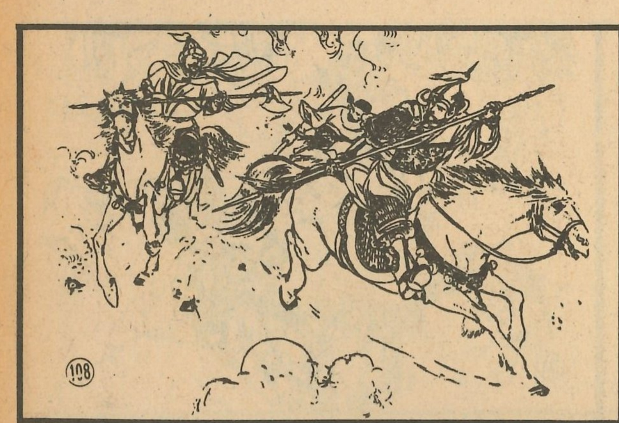
105　岳飛帶了馬前張保，馬後王横，下山與兀朮交戰。



106　兀朮出馬，又勸岳飛獻出高宗，投順金邦。岳飛大喝一聲，走馬上前，舉槍便刺，兩人大戰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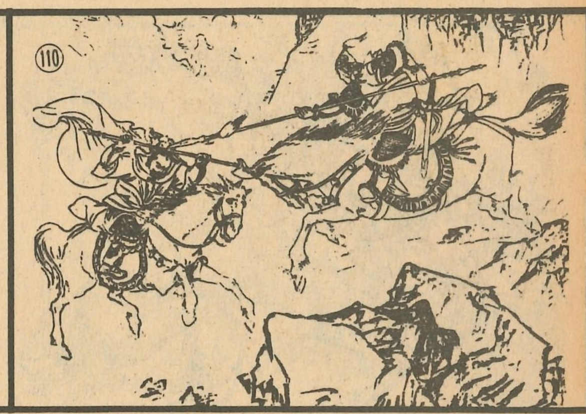
107　那四面八方的金兵，吶喊連天，都來搶山。宋營早有準備，將金兵分路擊退。



108　岳飛恐高宗在山上吃驚，勾開斧，虛晃一槍，轉馬回山。宋營見元帥停戰，當即鳴金收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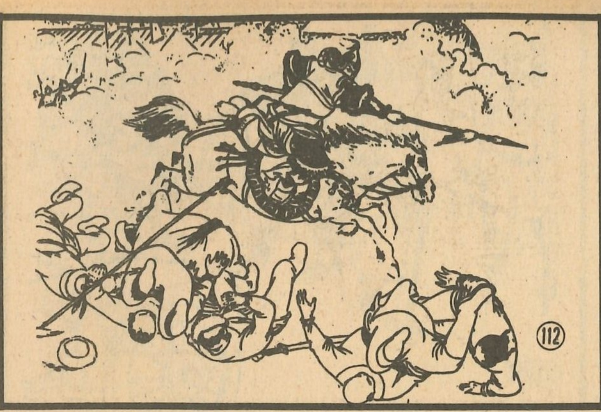
109 高寵在山頂看得清楚，暗想：元帥與兀朮交戰，爲何急急回山？必是兀朮武藝高强，待我去試試。就把大旗交給身邊的張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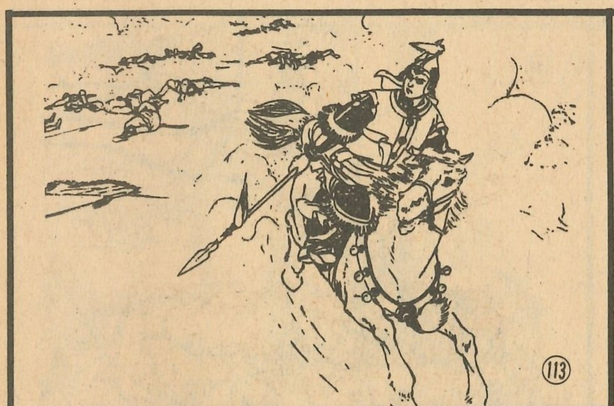
110 高寵上馬掄槍，從小路下山，正遇見兀朮冲上山來，高寵劈面一槍，將他的鉄盔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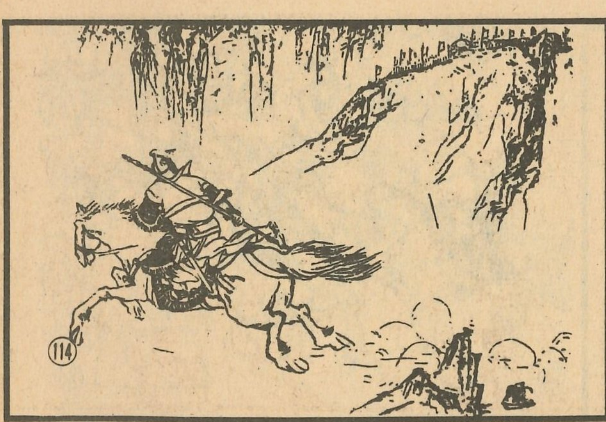
111 兀朮嚇得魂不附體，回馬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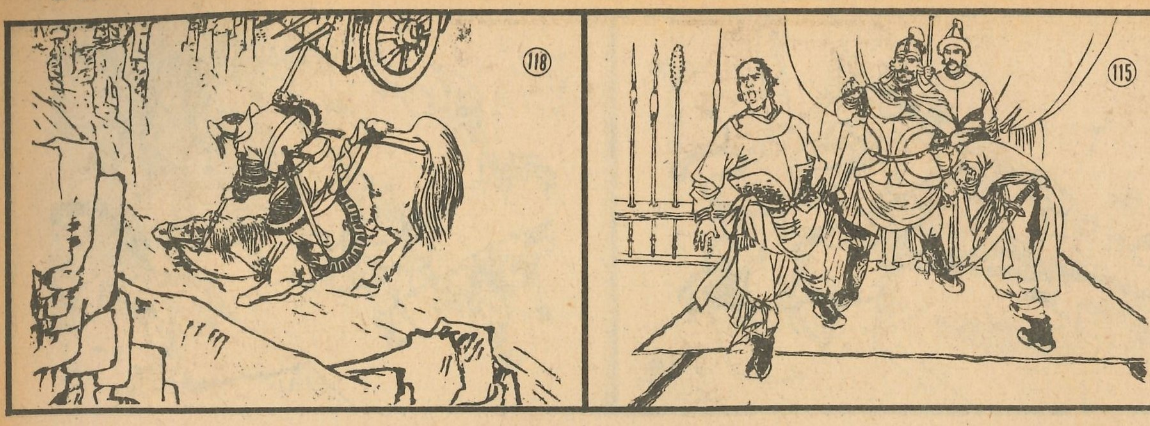
112 高寵隨後追趕，直冲金營，這一杆碗口粗的槍，直刺横掃，連挑帶打，神出鬼沒，殺得那些金兵金將，人亡馬倒，死的不計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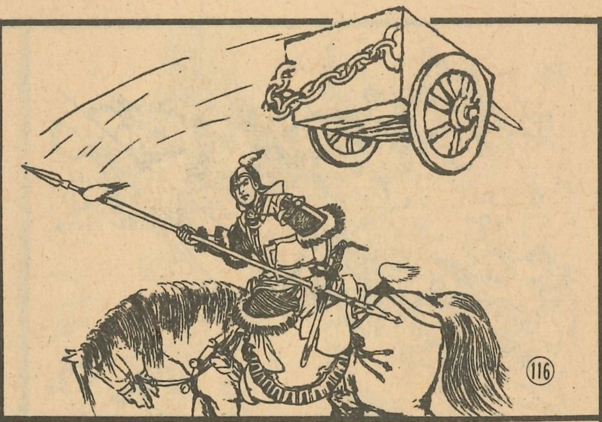
113 高寵殺得高興，進東營，出西營，如入無人之境，直殺得金兵叫苦連天，哭聲震地。



114 看看殺到下午，一馬冲出金營，正要回山，望見西南角上有一座金營，高寵以爲是屯糧的地方，想去放一把火，燒它個乾淨。



115 他拍馬掄槍，冲將進去。金兵慌忙報知哈元帥，哈鉄龍吩咐快把鉄滑車推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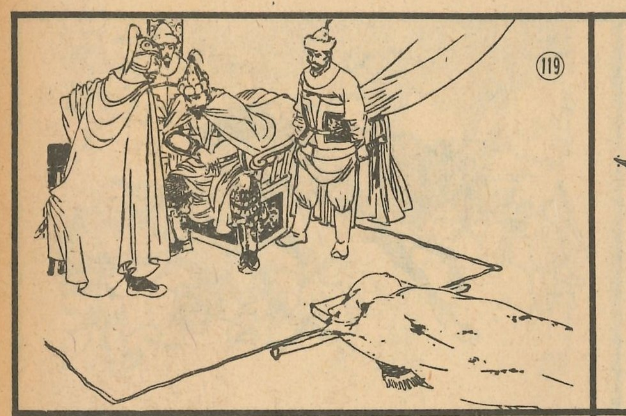


116 衆金兵得令，一片聲响，把鉄滑車推來。高寵不識是什麼東西，用槍一挑，將一輛車挑過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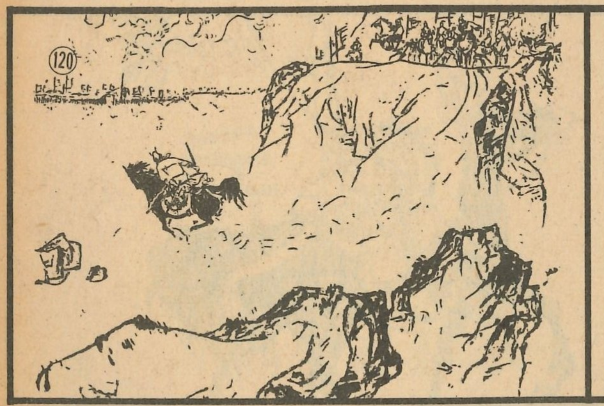


117 後邊接連推來，高寵一口氣挑了十一輛，到第十二輛又是一槍。

118 誰知座下那匹馬，筋疲力盡，口吐鮮血，倒了下去，把高寵掀翻在地。可惜這位蓋世英雄竟被後來的鉄滑車輾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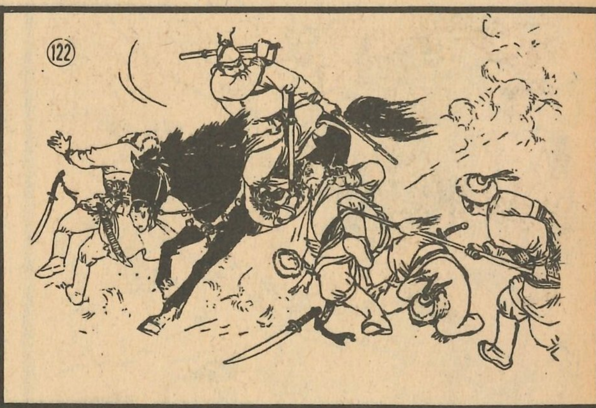
119 哈鉄龍帶了高寵的屍首來見兀朮。兀朮吩咐他再去整頓鉄滑車，然後叫金兵在營門口立一高竿，將高寵屍首吊起示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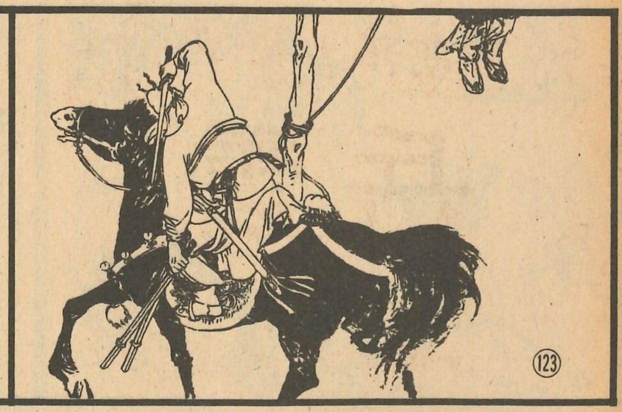
120 這時岳飛正同衆將在山前打聽高寵下落，忽見金營門前吊起一個屍首。牛皋遠遠望見，叫了一聲"不好！"就拍馬冲下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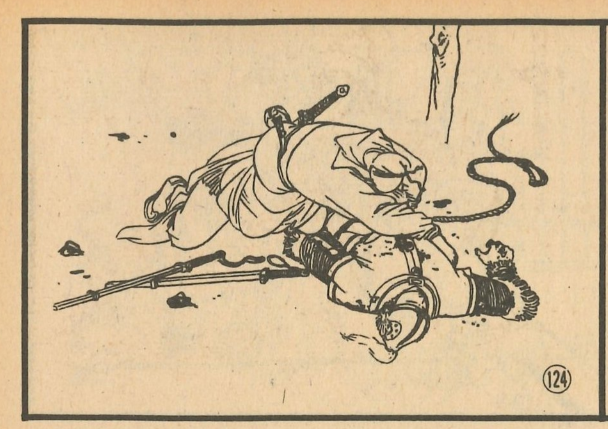
121　岳飛忙令張立、張用、張保、王橫、何元慶、余化龍、董先、張憲等八將，速去救應牛皋。



122　牛皋一馬冲到金營，有金兵上來擋路。他用鐧猛掃一陣，那些金兵慌忙逃散。



123　他直到高竿前，拔出劍，將繩砍斷，屍首墜下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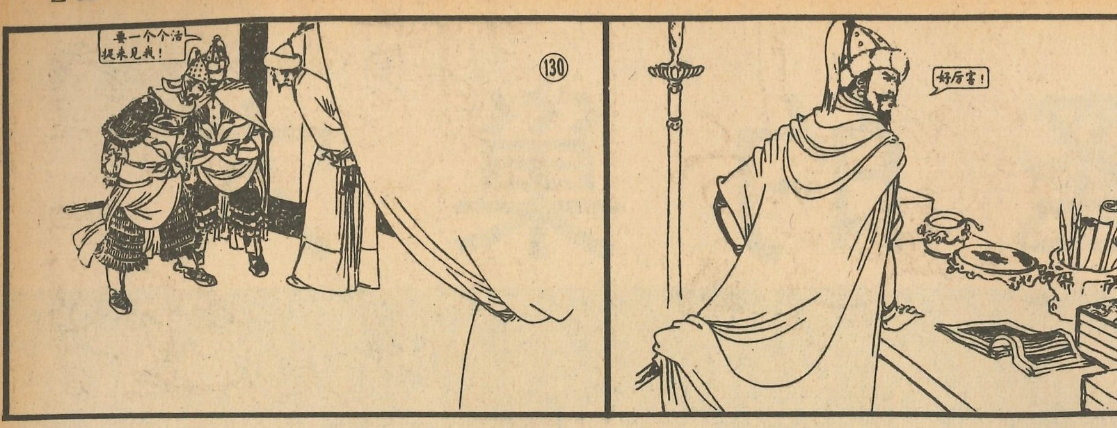
124　牛皋抱住屍首，大叫一聲，哭昏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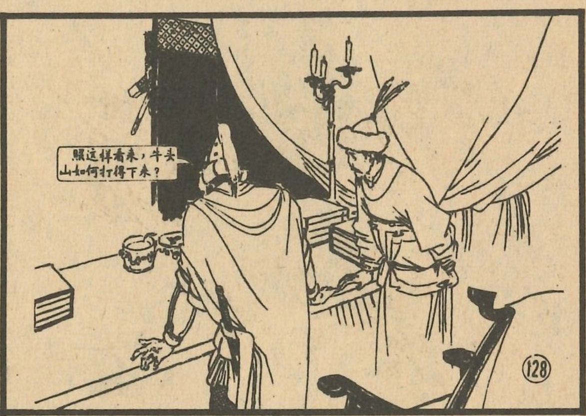
125　金兵見了正要上前捉拿，張憲等八員猛將一齊趕到，殺退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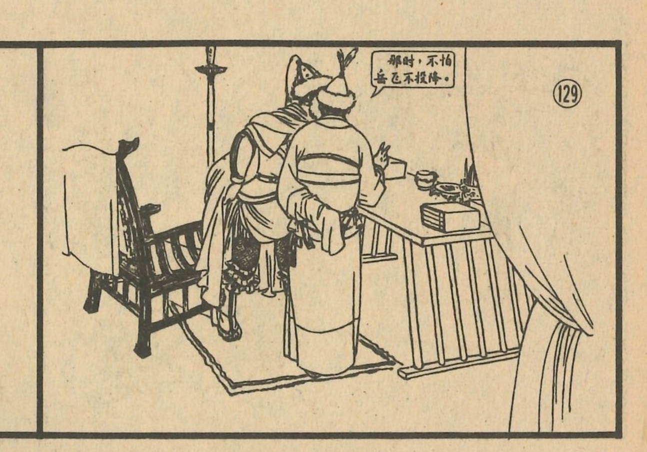
126　衆將保住牛皋，背了高寵屍首，回到牛頭山。牛皋大哭不止，連暈幾次。衆將見了人人流淚，個個傷心。



127　且說，兀朮見高寵屍首又被搶去，氣得把案一拍，大叫一聲。



128　哈迷蚩忙問何事厲害，兀朮說，他被高寵一槍，幾乎送命；這高寵又連挑鉄滑車十二輛；一個　首，也被宋將搶去，豈不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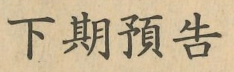


129　哈迷蚩伸出兩個指頭，說出一個計策。原來他打聽得岳飛最孝順母親，岳母現在湯陰原籍，要兀朮派兵一支，悄悄前去捉拿。

130　兀朮聽了大喜，立差元帥薛禮花豹，同牙將張兆奴領兵五千，暗渡黃河，星夜前往湯陰。



131　薛禮花豹領令，把五千金兵改扮作勤王宋兵，從牛頭山起身，直奔湯陰岳家莊去了。　　（本段完）



下期預告

岳雲

敬請留意參閱

美蘇太空防衛間諜戰／羅唐納・文

海怪的巢穴



白令海出現海怪，列根總統派人偵查，保密局長親自出馬；國防部派遣四艘潛艇追踪，始終沒法找到海怪的巢穴。

最後，鬼眼號走私船的船員哥爾伐夫出現，把美國派來的人，一網成擒，用蘇聯潛艇押到白令海底的秘密基地，突然發生變化！

兩隻海怪口吐白光

有一個晚上，列根總統召見國防部副部長安德拉斯，研究一件奇事，緩緩的說道：「最近從阿拉斯加開駛的舊式巨輪，有兩座大炮，怎料它航行到阿拉斯加羣島對開的海面，忽然鑽出兩隻怪物，吐出一條白光，船主担心船上的貨物被焚，不敢抵抗，趕快駛開，當時它附近還有另外一些走私的船，向它拍攝一幅彩照，證明有這件事情發生，你知不知道有這一場海戰發生呢？」

「我聽說過有這件事情發生，不過，它並非海戰，因爲那一艘走私的炮艇沒有開火，不能夠算是海戰。」

「哪一艘是走私船嗎？」列根有些詫異。

「是的，新型的炮艇決不會冒出這麼高的烟囱。那種炮艇是第二次大戰時期屬於美國的運輸船，裝置了兩座大炮，仍算有些戰鬥力，曾經多次把軍火彈藥運到英國去，險些被德軍潛艇擊中，戰後它已經變成廢物，軍部把它看做爛銅爛鐵賣出去，不知如何，落在私梟之手，由於它是私梟的運輸船，是否被人擊沉，國防部不去過問，二來它沒有正式開火，跟怪物戰鬥，再又因爲那種怪物從來沒有在那個海面出現過，故此國防部不會查問此事，不過，你找到一張它的彩色照片，那就不同，我認爲那艘炮艇的存亡不足重視，怪物却是應該重視的，你可否把那幅照片交給我查驗呢？」

「查驗一些甚麼？」

「我想查驗它是否黑房特別安排的複製品，如果確定它眞有其事。那就要研究那一頭怪物吐出來的是否激光了。」

「好的，你拿去吧，研究清楚才把它的眞相告訴我，坦白點說，我始終担心海底有些古怪的事情發生。」

列根總統說完，把一個紙皮袋拿出來，抽出一幅照片給他看。

安德拉斯接過，隨即告退。

他在列根總統面前，雖然擺出毫不在乎的姿態，可是，回到國防部，他就緊張起來，立刻派人找尋製造秘密武器的幾個專家商量，研究對策。

專家還沒有到來，他已經從攝影師的口中獲悉那幅照片是正式拍攝的，唯其如此，更加値得重視。

過了一會，三個專家走進了副部長的辦公室。

安德拉斯送上照片給他們看，順便把那幅照片拍攝的情形講出來，問問他們究竟有沒有辦法製造這一類秘密武器。

有一個專家叫做狄沙，細心看過那張照片之後，說：「這種秘密武器的威力有限，我們絕對不會製造它，如果你叫我們製造，三個月內就可以把它製造出來，你看見的，它必須有一個好像攝影師使用的三脚架，作爲支持物，然後站得穩，至於它吐出來的白光，乃是激光，這沒有甚麼了不起。」

「你的意思是否說它只能够在淺水稱霸呢？」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

「眞是奇怪！在淺水之內活動，有甚麼用呢？」

「關於這一點，要研究戰略方面的了，假如有些袖珍潛艇向美國海岸進攻，需要一些秘密武器掩護，這種高脚的怪物最合用，因爲它可以在海底航行，又可以突然站起來。」

「你認爲它可以在海底航行嗎？」

「它只是把一截金屬架伸長，增加高度，才站得穩，如果它沒有伸開三脚架，伏在海底，有如一隻田螺，當然可以移動了。」

「它是否在海底可以噴射激光呢？」

「可以的，不過，被海水阻隔，激光的破壞力就要打一個折扣，只是四五折左右，因此之故，它作爲攻擊性武器，就要站起來。」

「爲甚麼，它要向走私的炮艇耀武揚威呢？是否它在海底發覺有一艘巨輪駛過，船上有兩座炮，故此急急忙忙的升上來，隨後它發覺那些炮艇並非戰艦，故此它只是吐出激光來嚇嚇對方，便即沉入海底呢？」

「照我的看法，它並非準備開戰的，它冒出海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恐嚇炮艇上面的人，叫他們以後不要採用這一條航綫。」

安德拉斯心上一震，說：「照這樣看，那種怪物大概是爲了保護海底一個甚麼基地然後冒出海面恐嚇那些炮艇了，如果我們的估計沒有錯誤，那個海底的深海基地必然是蘇聯的小潛艇巢穴，因爲該處海底跟蘇聯空軍基地堪察加半島相距不遠，從美國國防部的立場觀察，這件事情應該深入研究。過兩天我會進入白宮謁見列根總統，到時我會向他尋求進一步的指示，多謝各位寶貴的意見，如果將來我們需要製造同類的秘密武器，再行麻煩各位開工好了。」

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翌日的晚上，安德拉斯進入白宮，把他得到的資料說出來，又把那幅照片送還，隨即請示總統怎樣處理這件事。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你現時相信那幅照片是眞有其事了吧？我暫時仍未作出更進一步的決定，還要調查那些走私的炮艇當晚發生這件奇事究竟有多少人目擊，船主是誰，它發生之前以及發生之後有沒有同類的事情發生，關於這些，我會另派保密局的人負責調查的，你不必插手，假如有另外一些關於海中冒起怪物之類的奇事發生，你立刻報告。」

安德拉斯頻頻點頭，隨即告退。

第三晚，列根總統召見保密局長胡谷，說：「最近有一個任務，最適合保密局負責，你太胖了，不宜親自出馬，只是走到指定地點做總指揮好了，至於保密局的人馬，不妨出動多一些，二三百人也不要緊。」

「指定的地點是在那一處呢？」胡谷說。

「它正是美國極北的一個大州阿拉斯加。」

「我們打算到那邊幹些甚麼？」

「並非捉一個有通天本領的特務，只是捉一個潛伏在海中的怪物。」

列根總統拿出照片來，送給他欣賞。

胡谷看了看，說：「總統，你向我開玩笑了，那件東西顯然是人做的，不是海怪。」

「我也是這樣想，沒有抓住它之前，不妨暫時把它稱做海怪，從各種跡象推測，它必然是蘇聯科學家的傑作，大概他們認爲沒法控制太空，索性改變方向，控制海洋，你必然懂得，地球上面有百份之九十是海洋，只有少許土地，給人類過活，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它有力量控制海洋，它就是七海霸王。」

「我明白你的意思，大概你認爲蘇聯科學家已經在白令海的海底建造了一座城，有許多秘密武器，隨時出擊，可能有一天它集體進攻美國，幸而發現得早，有機會在他們沒有部署一切之前，把它撲滅，是否如此呢？」

「是的，我確有此想。」

「爲甚麼要出動那麼多的人馬呢？」

「原因是它牽涉的範圍太過廣泛，首先要指出這一點，海怪出現的地點是阿拉斯加羣島，該處的漁民極多，還有些人，專心捕捉巨蟹謀生，只是該處已經需要二三十人了，阿拉斯加這一座大城，可能有人懂得它的秘密，一定要派十個八個人到那邊去，還有一點，對岸的堪察加半島是蘇聯空軍基地，也要派人前往該處刺探秘密，白令海相當闊大，應該派出一些好像潛水鐘之類的東西到海底搜索。」

「爲甚麼不派潛艇搜查呢？」

「我的意思只是搜查，故此沒有想過派出潛艇，假如用潛水鐘在海底搜索，即使對方使用深海回聲器探測得到它的踪跡，未必出動秘密武器去毁滅它，因爲世界上每一處海洋都有科學家用潛水鐘下海搜索，他們不敢輕舉妄動，反過來說，派出潛艇搜索，萬一它被對方發覺，就有可能發展成一場海戰，沒有充份準備之前，不宜打沒有把握的仗，故此我認爲，使用潛水鐘探索好些，儘管如此，在阿拉斯加城以及阿拉斯加羣島最尖銳的一處，仍要從速找個地方，安置三幾個男女職員，掛起招牌，表明自己的立場，確是萬國海洋協會的人馬，這樣才可以很有效的瞞過了對方。」

說到這裏，列根總統把話題落在走私炮艇的身上，說道：「沒有發生海怪事件之前，我們沒有覺察到那些私梟居然出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炮艇走私，那些私梟一定是跟蘇聯有來往的，甚至有可能放在船上的私貨由美國偷運到堪察加半島，故此海怪冒出頭來，沒有襲擊它，當時究竟是那一批私梟利用炮艇走私呢？船主是誰？他是否親蘇份子呢？這些問題，相當重要，你應該多派幾個人分途搜索，找尋答案，如上所述，可見找尋海怪的一項壯舉並不簡單了，你可以動用額外撥出來的公欵，多派幾個人到有關地方查勘，至於你自己，可以乘機到阿拉斯加城渡假，並且把找尋海怪眞相的總部設立在那個地方，言盡於此了，你有甚麼問題想問的沒有？」

「我有一個問題，如果你不介意，希望你能把那一幅照片落在你手上的過程告訴我，它是一條很寶貴的綫索。」

「是的，我也知道它是很寶貴的綫索，眞是可惜，把它郵寄給我的一個人，已經死了！」

「他是誰？向你伸手要多少錢呢？」

「他是我自己聘請的超級特務當中的一個，叫做阿歷斯，每月接受一萬美元的薪酬，如果他沒有死，決不會只是把一幅照片寄給我就銷聲匿跡，最低限度他會打一個長途電話給我，我沒有接過他打出來的電話，顯然他已經喪命。」

胡谷聽了，眼睛一亮，說：「我們吃特務飯的人，最重視的就是這種情況，它叫做隱蔽的綫索。他未必死去，可能被人囚禁在地窖之內，亦有可能患了重病，沒法走下床來，此外，身受重傷的人也是沒法打電話給你的，就算他眞的死亡，他死前必然跟甚麼人接觸過，只要我找到跟他接觸過的人，就有可能找到寶貴的綫索。本來我不一定出動的，由於查探隱蔽的綫索我最有經驗，故此我很高興到阿拉斯加走走，希望你批准。」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世事偏是那麼古怪，在美國保密局裏面，看來最不像是特務的人就是你！你是保密局長，根本上不必我批准，你是有權自行決定到甚麼地方去的，既然你向我申請，我就批准你去那邊查探好了，希望你記得這一點，此行的目標是查探清楚海怪究竟是怎樣子的秘密武器，是否它反映出蘇聯打算向美國挑戰，阿歷斯的死活只是次要。」

「這一層道理我必然緊記在心，現時我想向你多問一句，阿歷斯失去聯絡之前，可能跟你交談過，他的談話當中有沒有甚麼比較重要的話沒有呢？還有一點，他不會無緣無故走向冰天雪地，可能是奉命出動，你叫他到阿拉斯加查探甚麼秘密勾當呢？」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他是在很偶然的情況之下出動的，並非眞的負担甚麼任務，我只是接獲經濟情況當中一項比較特殊的消息，知道近年北極接近阿拉斯加的金沙河產金數量增加了十倍，前往該地掘金的人，却沒有增加，懷疑蘇聯當局暗中透過掘金客之手，賣出俄國西伯利亞的金礦產物，套取外匯，即使是事實，亦非嚴重，因爲南非金礦才是世界最大的礦場，西伯利亞所產的金子，難以匹敵，可以說我只是基於太強的好奇心才派他到阿拉斯加，經過情形大致如此，希望它對你有些帮助。」

「總統確是神機妙算，你提供的消息確是有很大帮助的，最低限度，它縮小我到阿拉斯加調查的範圍。」

「我明白了，你大概到了阿拉斯加就親自出馬，前往金沙河，假扮成掘金客的模樣，到處查探，他跟我談及金沙方面的事，曾經三次提及老伯，也許他跟那個人曾經秘密接觸過，你到了那邊，不妨比較

深入的調查他，那是不容易的，叫做老伯的人實在太多了，是也不是呢？」

「關於這些，以後再談吧，我盡快搭航機到阿拉斯加的錨城，它是阿拉斯加全境第二座都市，人口超過三十萬，是掘金客必經之地 前途有甚麼發展呢？我再跟你用長途電話交談。」最後，胡谷很興奮的說。

千手鱆魚突然出現

胡谷出動了十二天，開始有一個長途電話打給列根總統，說：「我到過金沙河了，正如你所說，那邊的確有一個老翁叫做齊哥夫，俄國人，在金沙河一帶出售淘金客必須購買的用具。

「在此我要向你加以解釋，也許巴西或非洲的荒山有人用鋤頭掘金，他們應該稱做掘金客，可是，阿拉斯加河附近有些河床出現金沙，現時仍然有人到那邊去，加以淘金，他們應該稱做淘金客，這是不重要的，我只是順口多講一句。

「我想報告你的一件事情，跟阿歷斯有關，他不單是到過該處，曾經扮成貧無所依的浪子，希望淘金致富，由於他跟老伯有點交情，我自認是阿歷斯的叔父，故此我跟老伯也談得來，奇怪的是這一點，金沙河附近的淘金客，散而不聚，他們全是走投無路的人，根本上沒有任何綫索可供探索，阿歷斯竟然日日淘金，晒到變成黑炭頭，顯然是他對這一項工作幹得十分起勁了，為甚麼他要留下來扮演淘金的角色呢，我經過幾天明查暗訪，還多方面的研究地形，最後，我才有些領悟，橫貫阿拉斯加全境最大的一條河，叫做阿拉斯加河，它的支流分別伸展到許多個地方，主要的河道在森林當中穿過，從北極海阿拉斯加的海底石油礦脈提煉出來的石油，必須經過千哩過外的路程然後在南方阿拉斯加灣出海，送往石油巨輪運送到美國去，油管沿着阿拉斯加河的河岸伸展，有許多處純然是曠野地帶，杳然無人，假如蘇聯當局企圖破壞它，並不困難，也許阿歷斯留下來天天淘金，目的是調查企圖破壞石油管的特務，是否採取行動，無意中他結識了老伯，於是他的視綫轉移到別處去了，他想知道蘇聯是否派人多次把西伯利亞的金沙送到金沙河那邊，把它賣出去，因此他伴稱淘金太過辛苦，毫無所獲，希望老伯替他找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老伯曾經協助他，讓他跟一艘中立的貨船負責人見面詳談，他是否在甚麼一艘貨船上面被人揭穿底牌，因此遇害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我將依照這條綫索繼續查探，同時向你報告關於金沙河那邊的另外一種秘密，慎防對方特務破壞輸送石油的鋼管。」

列根總統說：「胡先生，多謝你的好意，先讓我說，石油輸送管隨時準備任何一帮特務破壞，因為他們只是弄斷了鋼管，很快就可以把它駁回，繼續工作，它只是輸送石油，並非提煉石油的油廠，不必担心它，只要鋼管有些破裂，不管它由於岩石倒塌或是被人破壞，石油廠立即接獲大量石油外洩的警報，那時截斷石油供應，進一步派出直升機在空中低飛檢查，盡快把破裂之處修補，不過三小時，便可復原，大概這一層道理對方特務也知情的，故此他們不會動手，你還是集中精神調查海中冒起怪物的眞相吧！我在此附帶和你多說一句，那一艘由舊式炮艇改為走私船的輪船，叫做鬼眼，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曾經多次送貨到英國去，當時它就叫做鬼眼。」

那一次長途電話，所談的只是這些，胡谷自行決定怎樣做。

胡谷是保密局長，並非特務殺手，頗有自知之明，他覺得單刀赴會，進入私梟以及特務殺手混集的場合，缺少自衛力，且又孤掌難鳴，不敢輕舉妄動，寧願採取大包圍的方式，多方面查探阿歷斯如何失踪以及查探海怪的眞相。

過了半個月，他有另外一種新的消息向列根總統報告，那一次長途電話，他談及海洋生物研究院的消息，很興奮的說：

「我在阿拉斯加分途進行搜索，希望把製造海怪的巢穴抓出來，凡是跟白令海峽兩岸有關的行業，都放下三幾隻棋子，那些行業包括捕鯨人，用巨籠捉蟹的人，私梟以及海洋生物專家，由於當地已經有一個機構叫做海洋生物研究院，有很豐富的設備，還擁有一艘科學船，船上可以投入潛水鐘，深入五百呎深的海底，探測深海的海水溫度以及魚類生活情形，故此我不再另外製造一個以海底為主的研究院了，最近他們在阿拉斯加羣島對面的白令海底投下潛水鐘探測，進行研究工作，忽然碰上了千手鱆魚，險些闖禍，留在潛水鐘的人向牠拍過幾幅照片，現時我把其中一幅派人帶給你看，同時請你把它發交專家分析，無疑的牠是海怪當中的一種了，儘管如此，仍是有分別的，牠可能是人造的海怪，也有可能是天然生長的海怪，這兩者之間大有分別，非徹底查明不可！

「不管千手鱆魚是眞眞正正的海怪抑或是人造的海怪，都可以反映出白令海的海底不同凡响，必要時美國可以派出潛艇到那邊調查，只是調查，盡量避免接觸，未必引起大規模的戰爭。」

這是胡谷的報告，列根總統聽了，大感興趣，說：「胡谷，雖然現時未有照片送來，它究竟是甚麼東西呢？難以定奪。不過，潛水鐘甚少在深海碰上了古古怪怪的魚類襲擊而屈居下風的，難道你所講的潛水鐘沒有足夠的自衛武器嗎？」

「你說對了，總統，它眞的沒有自衛武器，希望你懂得這一點，那個潛水鐘只是用來觀察海底的變化，絕對沒有武器，免得引起任何一個國家的猜疑。」

「好，我仍想多問一句，普通的潛水鐘用鋼和鉛混合製造，自然是使它增加重量，比較容易投入海底，舊式的潛水鐘有很長的膠管跟船上的人聯絡，由船上供給氧氣，假如千手鱆魚襲擊它，切斷了膠管，潛水鐘之內的人就會喪命，你說的這一次海底探測所用潛水鐘，是否有膠管的一種呢？」

「它是最新型的設計，沒有膠管，同時沒有鐵鍊把它吊住，換句說話，它可以在海中自行升降，自備氧氣。」

「照這樣看，千手鱆魚抓住它可能把它壓扁了，是否如此呢？」

「我曾經跟潛水鐘之內的職員西荷先



圖為千手鱆魚的雄姿。

生談過 他說潛水鐘受過幾次緊壓，大概那時千手鱆魚企圖把它帶走，但却辦不到，三十分鐘後，牠就放棄了它。」

「他的意見認為千手鱆魚是怎樣子的東西？是人造的？抑或是深海怪物呢？」

「他說沒有意見，因為他沒有機會跟牠正面接觸，仍是憑着照片去辨認出牠是一條古怪的鱆魚而已，他還說自己下海搜索了二十多次，從來沒有發生過同類的驚險遭遇。」

列根說：「我沒有甚麼問題要問的了，胡谷，你必須步步為營，萬分小心。」

千手鱆魚是第二次被發現的海怪了，如果沒有更進一步的發現，列根總統可以十分肯定的說它並非眞的海怪。

五百呎深的海底實在是太淺了，那麼淺的海底，不會出現千手鱆魚！

潛艇改為海底氣球

列根總統的事務極忙，百忙中，他還要抽出時間到海外作官式訪問，剩下來的時間根本就不會很多，故此他跟胡谷打完了長途電話就沒有把這件事情擺在心上，直到他接獲胡谷叫人送來的照片為止，然後重新注意這件事。

他把千手鱆魚的照片送交幾個專家鑑定，那些專家都沒法確定它是否有生命的東西，在國防部首屈一指的機械人製造專家「奧蘭齊博士」對列根總統說：「我不知道國際形勢如何，也不理會到深海是否有巨大的海怪對美國有何種惡劣影响，本着機械人的立場研究這件事，我認為最正確方法就是放電去測驗它，首先，派出潛艇逼近它，然後由潛艇在海底放出許多種不同形式的物體，包括了圓球，鯊魚，以及各種古古怪怪的東西，它全部有特殊裝置，一旦被尖銳的物件抓破，立刻發射極強的電流，假如被稱做千手鱆魚的東西是有生命的，牠被強烈的電流燒灼，立即折斷許多條長臂，沉入海底，就此毀滅，反之，若是機械人那一類，不怕電流燒灼，就會繼續活動，這個科學測驗是很合理的，最低限度，可以替這個問題找尋答案，至於緊隨着放電物體的潛艇，必須有特殊措施，不怕電流干擾，詳細情形，再行報告，先決的原則，就是要不要製造它。」

「好的，我接納你這個建議，三日之內，把建造潛艇圖形計劃寫出來。」

奧蘭齊博士果然在三日之內奉上詳細圖形計劃書，翌日的晚上，列根總統召見，說：「你的計劃書寫得很清楚，把整整一艘潛艇用橡皮包住，確是好主意，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為甚麼那一艘潛艇要改變成氣球的形狀呢？更加令我困惑的是膠製的雀鳥，海底怎會有雀鳥飛翔呢？」

奧蘭齊博士說：「為了避免蘇聯當局注意，最好不要露出潛艇的形狀，故此我把它製成氣球之形，膠製的雀鳥有一雙翼，能够像魔鬼魚似的在海中活動，這樣安排也是想擾亂對方的視綫，如果對方有一艘潛艇之類的東西出現，他們在報告書上面寫明有氣球和飛鳥，可能被上峯責備，以為他們眼花，那一份報告不足重視。」

列根總統哈哈大笑，說：「奧蘭齊博士，你眞是聰明絕頂，值得一讚！」

列根總統決心製造它，下令國防部副部長安德拉斯監製。

另外一次，胡谷從阿拉斯加打長途電話給他，報告另一件事，說：「總統，我找到阿歷斯了，他沒有死，也沒有受傷，只是患了失憶症。」

「你怎樣知道他患失憶症呢？他是否很嚴重？如果你查得明明白白，我可以運用總統的權力把他從阿拉斯加的醫院送回華盛頓，再聘名醫替他診治。」

胡谷想了想，說：「總統，你提出來的問題，我可以逐項回答，他並非在阿拉斯加空軍醫院留醫，只是在一間私家醫院留醫，有人替他支付醫藥費，因此之故，你不能够運用總統的權力，把他送回華盛頓，至於他患失憶症，有兩件事情證實它

，醫院方面，替他診治的沙明博士是當地第一流的腦科醫生，認為他確是失憶，另一方面，我跟他交談，發覺他的神色有異，語無倫次，跟我以前所曾見過的失憶病人完全相同，這一點你用不着懷疑，沙明博士以名醫的身份向我發表意見，他認為阿歷斯那一種病有百份之八十機會治療，不能夠保證他在那一天恢復記憶，有一件事情是十分肯定的，假如有一天他眞的恢復記憶，有如閃電似的一下子就把失去的夢痕完全記憶得到，同時把他以前讀過的書全部記憶得清清楚楚，反之，他沒法復元，那就所有記憶消失，決不會零零碎碎的逐少記憶得到。」

「他現時有沒有天天打針吃藥呢?」

「當然是天天打針吃藥的，此外，還有一個貌美如花的少女細心看護他，沙明博士認為她是醫治他最佳藥物。」

「你說的是甚麼?她是最有名氣的護士小姐嗎?」

「她並非護士小姐，只是他心愛的女友，有一個戀人在身邊照料，總是好的!沙明博士認為有一天他突然懂得叫喚她的芳名，那就反映出他已恢復記憶，從這方面看，是否她有資格稱做他的藥物呢?」

「是的，她可能是醫治他的良藥了，你有沒有看見過她呢?也許她向你提供一些珍貴的資料，還有一點，為甚麼他突然失憶呢?這條綫索不要放棄。」

「我先說他失憶的原因，沙明博士說他的後腦被人用沉重的物件打擊過，因此腦袋受傷，引致失憶，大概襲擊他的武器是木棍，不過，細心看護他的少女卻認為襲擊他的東西必然是木槳。她喚做夏麗，我不單是看見過她，還在她的口中獲得相當實貴的資料，原來他失憶之前曾經去過釣翁俱樂部，故此她認為他被木槳打傷，因為釣翁俱樂部必有木槳。」

「你有沒有到過釣翁俱樂部呢?」

「我當然到過，而且還是會員，在我的想像中，阿歷斯十居其九是在艇上垂釣之際被人打暈的，只要查到當日跟他一起出海釣魚那個人是誰，把他抓住，便即知道他出海垂釣的秘密。」

「你有沒有查到此人是誰呢?」

「我雖然是個胖子，行動不會很快速，不過，查探可疑人物，我卻是很敏捷的，我已經查到當日跟阿歷斯出海釣大魚的人是誰了，他喚做卡杜爾多夫，是波蘭人，可惜他現時已經失了踪，我只能說他是私梟的一份子，似乎這件事情跟鬼眼號私梟船有密切的關連，可能阿歷斯憑着他的幫助，置身於另外一艘私梟船，拍攝到那一幅海怪從海中冒起的照片，我必然依照這一條路綫進行，盡快找出這個人。」

沒有多大的功夫，奧蘭齊博士已經建造一艘古怪的潛艇了，它的外形很像氣球，此外，他還製造許多種可以放出電流的品物，在海中出動，不管千手鯨魚是否出現，仍然派遣它，到處活動，跟小潛艇並肩作戰。

至於安德拉斯，雖然他不是直接參與製造神秘潛艇以及放電物體，他仍然隨行，因為潛艇的容積相當大，增加一個人，不算甚麼，此外，還因他代表列根總統在場觀察，故此他有機會參加。

雖然表面上只是一艘潛艇向千手鯨魚挑戰，其實它的背後仍有另外三艘戰鬥力很強的潛艇參加，不過，它始終保持二千碼的距離，免得被人發覺，發生誤會，懷疑美國海軍想霸佔公海。

四艘潛艇先後向白令海推進，那個行動在事前盡量保留秘密，很少人知情。

抵達阿拉斯加羣島，他們依照原定計劃去做，第一艘潛艇離開海岸已經有三千碼，向更深的海域航行，不斷的兜圈子，此行沒有作戰目標，只是誘惑海怪，料不到航行了三十六小時之久，仍是毫無所獲，逼於囘到阿拉斯加羣島停航，翌日再行搜索。

根本上白令海相當闊大，不容易搜索到目的物，他們似乎白費氣力，可是，列根總統堅持原定計劃，盡量拖延時間，到了第六天的深夜，期望中的海怪突然出現，眞的有幾十條手臂，雖然說它是千手鯨魚，形容過甚，可是，它的長臂的確是很多的，毫不費力就把那一個好像氣球似的潛艇抓住。外邊那一層橡皮殼被它抓破，它接觸到潛艇的表面，安德拉斯認為機不可失，立刻放電。

潛艇內部任何一處都有隔電的設備，它渾身充滿了電流，留在潛艇之內的人沒有半點損傷，只感覺到輕微的震動而已。

過了一會，它仍然放電，震動越來越大，顯示用長臂抓住潛艇的海怪沒有被強烈的電流燒灼，因此受傷，反映出它是沒有生命的東西了，他們此行的目的已達，不再留下去，免得發生不測之憂，可惜那艘潛艇沒法擺脫幾十條長臂，逼於拍發密碼，向尾後的三艘潛艇求救。

三艘潛艇都有很堅強的武器，獲得無綫電的呼聲，知道第一艘潛艇有困難，分別駛過去。

那些潛艇早有準備，潛艇上面有鋒利的巨斧，從艇內伸出來，必要時可以憑着它劈斷任何鋼鐵製成的長臂，由於巨斧鋒利，在海中來來往往的出擊，三艘潛艇一共有三柄巨斧，很容易就替最細的潛艇解圍。

相當奇怪，那一頭千手鯨魚雖然不會被電流灼傷，長臂被巨斧劈斷，它就有特殊的反應，噴出一團白霧，藉着霧氣掩護，很快就整體消失。

四艘潛艇的負責人互相在海底用無綫電話交談之後，決定回航，歸途中，沒有遭遇任何一種敵人，可以說是大獲全勝。

安德拉斯謁見列根總統，說明一切，加上奧蘭齊博士的判斷，認為千手鯨魚是機械人之類的東西，沒有生命，故此電流不會殺死牠，反而用巨斧可以把它的長臂劈斷。

列根總統臉露微笑，說：「果然不出所料，所謂海怪，全是騙人的，看來它的威力有限，決不能夠憑着幾十個用鋼鐵鑄成的海怪就可以征服全世界，這個謎底總算是揭穿了，可喜可賀!進一步研究，蘇聯的科學家為甚麼絞盡腦汁去製造那些彷彿機械人似的海怪呢?難道他們患了自大狂，以為那些東西大量製造出來之後就可以橫行無忌嗎?抑或他們這樣做另有更加可怕的陰謀在內呢?」

安德拉斯說：「總統確有眼光，可惜

我所知有限，不敢胡亂的同答，還是展開更加廣泛的調查吧。」

列根總統說：「多謝你給我實貴的意見，我已經透過保密局長胡谷，調派許多名特務到阿拉斯加展開全面性的調查。」

五天後，胡谷那邊又有另外一些關於海怪的報告，他跟列根總統通話之後，說：「國防部到白令海的海底跟海怪千手鯨魚作戰，副部長安德拉斯，最近率領幾艘潛艇斬斷牠許多條長臂，建了一功，我雖然不在場，聽到這個喜訊，仍覺欣慰，這一場戰役證實對方多次出動海怪，它全是用鋼鐵鑄造的，總算是找到謎底了，不過，另外一個謎又出現，我實在想不透蘇聯為甚麼製造這一類叫做海怪的東西，甚至一艘很普通的潛艇也可以把它毀滅，它有甚麼用呢?我沒法想得透，故此向你請教，我應該怎樣進行調查的工作呢?」

列根總統說道：「我也想不通!在我這方面來說，實在是沒法調查的，你已經置身於阿拉斯加，本人固然可以展開深入調查，手下衆多，可供差遣，當然比較我更勝一籌，你還是盡快找尋綫索吧。」

「我想加入私梟集團，你的意思怎麼樣?」

「如果你不怕冒險，這樣做不失為一條捷徑，搜索對方的秘密。」

「好的，既然你同意我加入私梟，我就向你提出一個請求，希望你從美國海關沒收的走私貨物中，提取三百隻犀牛角，派人送到阿拉斯加的巨蟹餐廳，我必須擁有這一類的私貨，才可以跟私梟交易。」

海怪的巢穴可以直接發射各種武器，從海底冒出海面，然後升空。

「即使你擁有三百隻犀牛角，仍是沒有多大幫助的，你只是把它變賣而已，我弄不清楚你企圖利用它幹些甚麼。」

胡谷說：「我的意思就是利用犀牛跟蘇聯的金沙交換，如果我搭上了這一條門路，就有資格進入蘇聯的走私炮艇。」

「你認為那些走私炮艇是蘇聯控制的嗎?」

「絕對受蘇聯控制。」

列根總統說道：「胡谷，你這樣英勇，我由衷的稱讚你智勇雙全，多才多藝，你想要的犀牛角，一週之內，我把它送到你說的巨蟹餐廳，它是否你的大本營?」

「是的，旬日之前我收購了它，它只是烹飪重達二三十磅一隻的北極蟹，食客寥寥，無怪它虧本了，我收購了它，立刻改組，現時餐廳內外都是我的人，甚至在海岸捕捉巨蟹也是我的人，必要時可以出動四五十人，並肩作戰，機槍手榴彈應有盡有，有了這一座大本營做我的後盾，我當然是更加安全的，他們認為我是巨蟹幫的首領。閒話休提，我立刻把巨蟹餐廳的地址講出來，你錄了音，轉播給送貨的人知道，它就會依時送到我那邊，我說得太多了，就在這裏分手，祝你好運!」

列根總統結束那個長途電話之後，立刻吩咐馬副官辦理這件事。

胡谷變成巨蟹幫首領

說到北極圈所產的巨蟹，確是很驚人的，普通的北極蟹已經有十五磅，稍為肥壯一點的巨蟹，重二十磅過外，有資格稱做蟹王的巨蟹，重四十多磅，由於牠太過粗壯，肌肉太韌，且又略帶腥味，難登大雅之堂，只是在北極圈過活的人，不容易找尋肉類進食，才吃它，部份遊客為了好奇心吃它，經營這種以蟹肉為主的餐廳，當然是虧本了，那種地方一向偏僻，沒有甚麼人注意它，正合胡谷的意思!

十天過後，犀角送到巨蟹餐廳了，胡谷先行把它收藏起來，然後走到城內的「釣翁俱樂部」，找着管理船艇的高隆先生，研究怎樣參加私梟集團，以貨易貨!

高隆先生有六十五歲，他管理出海垂釣的船艇，當然他對本地十分熟悉，故此胡谷虛心結納，那一間巨蟹餐廳也是高隆介紹他收購的，胡谷渴望透過他的協助跟私梟打關係，逼於自己承認是美國私梟!

十天之前，高隆在閒談中透露，蘇聯最缺少的東西是犀牛角，因為熱帶才有犀牛，如果有人把三百隻犀牛角押運到公海，由「哥爾伐夫」這個船主推薦，那個人可以得到一艘快艇那麼多的金沙，那種金沙是西伯利亞金礦的產物，到時船主可以派人護送那些金沙到指定的地點，幹這種事情最要緊的是雙方都有信心。

跟着高隆對他說：「胡先生，你弄到了犀牛角，可以立刻通知我!」

有了這樣子的微妙關係，胡谷收到了三百隻犀角，便即打電話，約好了雙方見面的時間，到時由高隆把船主「哥爾伐夫」帶來，雙方晤談的地點就是巨蟹餐廳。

胡谷認為對方絕對不會用暴力奪取犀

角，故此他沒有在巨蟹餐廳放下伏兵，假戲眞做，一切拜托高隆帮忙。

高隆把船主介紹過，他就閉嘴，讓船主講話。

哥爾伐夫說：「高隆先生是我的知己，他決不會出賣我，也不會把美國特務介紹給我，故此我很放心，我們的交易是如此進行的，首先我看過犀角，認為滿意，才乘坐快艇把它運到船上去，在指定的一天出海，快艇是高隆先生駕駛的，艇上只有我們二人，連同他計算，一共三個。

「快艇只是把金沙運送到一艘用來走私的巨輪，高隆先生仍是駕駛它，犀角送入走私巨輪的貨倉之內，他就離去，以後沒有他的事了，到了公海，我發覺一艘艘快艇靠近巨輪，艇上所貯放的金沙跟那個人交易的貨物總值相等，我就派人護送你走下快艇，你想到甚麼地方都辦得到，完成了任務，駕駛快艇的海員以及我派出去護航的兩名神槍手，登岸之後各自離去，這一場交易就宣告結束，如果再有另外一次交易，再由高隆先生分別通知我們，高隆先生所得的利益由我支付，不過，每次交易我都是事前把蘇聯想要而又沒法公開購入的東西說出來，並非全是犀牛角，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胡先生如果有甚麼問題想問，隨意說出來。」

胡谷說：「我很高興認識一個像你那麼坦白的朋友，正如我很高興結識高隆先生，我已經懂得全部過程，沒有任何一些問題要問，吃完巨蟹，喝過了酒，我就帶你們到沙丘看看我收藏的犀牛角。」

三十分鐘後，三個人魚貫而行，離開巨蟹餐廳，走到附近的沙丘看看，只是按動機關，沙丘向左右兩邊裂開，露出一個鐵箱，打開了它，就是犀牛角。

同是犀牛角，形狀各異，大犀牛的角比較好，沒有發霉而且收藏得好的犀角，色澤烏潤，那就更好，三百隻犀牛角俱是上等貨色，船主認為滿意，由胡谷指揮各人把它搬到快艇去，跟着高隆把快艇開動，那就完成了第一個步驟。

以後的事情都是依照原定計劃發展的，胡谷得到一大堆金沙，不覺苦笑起來。

不錯的，除了金沙，他還認識船主哥爾伐夫，認識他有甚麼用呢？必須透過他進一步懂得對方的巢穴，然後發生作用。

怎樣闖這一關呢？胡谷一籌莫展。

為了掩飾他的眞面目，胡谷必須把金沙賣掉，因此他再找高隆商量。

他繞了一個彎子，然後說：「高先生，我沒有理由把金沙廉價賣出的，我想把它賣掉，不知該賣給甚麼人，同時不知道金沙的市價，非你帮忙不可。」

高隆想了想，說：「金沙的品質不同，故此沒有市價，至於找尋收購金沙的人，根本上就是不可靠的，他們約你到一個荒山交易，到時伏兵齊出，你把金沙送到荒山去，等於送羊入虎口，除了失去金沙，還丟了一條性命，何等不值呢？」

胡谷愕然，問道：「照這樣看，有了金沙豈非等於獲得一堆垃圾？你替我想個辦法吧，最低限度可以把它賣掉，價錢不拘！」

高隆很認眞的說：「為今之計，只有兩條路可以把金沙賣掉，一條路就是把它用貨車裝置，駛到阿拉斯加金沙河一般行淘金客天天在沙裏淘金的地方，佯作那些金沙是自己淘出來的，賣給收購的人。那個地方有幾百個人淘金，收購金沙的公司不敢隨意殺人，搶奪金沙，唯一可慮的是收了鈔票可能被窮透了的淘金客搶刦，假如你選擇這一條路走，起碼要僱用四個神槍手做保鑣。」

胡谷吃了一驚，說：「那種環境糟透了，不是我殺人，就是人殺我，血腥味太過濃厚了，還是第二種途徑沒有呢？」

「有的，第二種途徑比較簡單，只是把金沙送到一座煉金的大爐好了，到時自己生火，把它提煉出黃澄澄的金子，更加方便，不過，那個煉金爐屬於阿拉斯加當局，可以說是美國政府之物，雖然它不再煉金了，打算使用它，仍要向當局申請，假如你有本領搭上這一條路，那就恭喜了，今後你有許多機會換金沙！」

胡谷說：「我是美國人，也許有些辦法搭上這一條路的，如果你沒有講出來，我根本就不知道阿拉斯加有金礦。」

「它有金礦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不過，它只是三年前停止開採。」

「為甚麼以前當局與高采烈的開採，近年却罷手呢？」

「同是金礦，它的含金量有厚薄之分，如果一座金礦越掘越深，含金量越來越少，必須付出龐大的職工開支，另加電費，得不償失，就要停工，美國加州初時也有金礦公司的，後來沒法支持下去就要關門，據我所知，世界上有許多金礦是虎頭蛇尾，關於金礦的盛衰狀況跟我們無關，別理會它，你還是盡快想辦法申請提煉金沙吧。」

胡谷向他頻頻致謝，隨即分手。

一別八日，他再晤高隆，送出一份准許借用阿拉斯加煉金爐灶的准許書，高隆喜形於色說：「胡兄，你眞是了不起！」

「有了准許書　我們可以動工了，我還不知道它在甚麼地方呢？還有一點，我們要帶多少人去？要不要僱用保鑣？對於這些，敬請你替我想個辦法。」

「胡兄，你提出來的問題都是很容易解決的，那座金礦離開錨城很近，用貨車載運金沙到那邊去，沿途十分安全，在金礦附近有一座軍營，如果他們聽到金礦的警報，立刻有人帶兵登山保護我們，有賊捉賊，不必担心，其實只要一名貨車司機以及兩個小工已經够了，假如你担心中途有些變化，可以僱用兩名保鑣。」

「用甚麼東西提煉金沙呢？」

「當然用電！它的電綫沒有變壞，我們用過多少電，照付電費好了，還有一點，煉金爐相當大，把金沙倒進去，關了鐵門，扭開機關，它自己能够做提煉工作，三小時後，另外一邊有金磚送出來。」

「我所獲得的金沙能够提煉出多少重的金磚呢？」

「只是五六磅，歸途的時候，把它放在貨車上面，輕飄飄的簡直是沒有載重，總括一句，百事俱備，你放心好了。」

「高先生！你能否跟我同行呢？」

「如果所有程序可以在兩天之內辦妥，我大概可以奉陪的，超過三天，我就沒法同行了，因為我不能夠請假太多。」

「好的，盡快在兩天之內完成這件事，金磚到手，我還要拜託你把它依照市價賣出去，到時我會送給你百份之十的收入作為酬金，酬答你大力帮忙的雅意。」

高隆急急忙忙的說：「胡兄，酬金太過豐富了，小弟不敢收。」

「你眞傻，我們的交易當然不止一次，假如船主希望要些比犀牛角更加高級的私貨，包在我胡某的身上，到時我可以獲益更大。當然要先行向你致謝，如果你不收取酬金，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好的，既然你說得這樣誠懇，我就收了你的豐厚酬金吧。」最後，高隆很爽快的說。

他們押運裝滿了一輛貨車金沙到那一座荒廢的金礦礦場之後，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很順利的得到七磅半重的金磚，回到錨城，把它賣出，皆大歡喜，高隆收了百份之十的酬金，他也十分高興。

過了幾天，高隆對他說：「胡兄，這一次並非你想見船主，而是船主想見你，你有沒有空去見見他呢？」

「我當然是很高興見他的，希望這一次見面他能够令我多賺一點。」胡谷笑着說。

他果然依約跟船主哥爾伐夫在一間酒巴見面，喝俄國的伏特加酒，哥爾伐夫在閒談中突然很鄭重的說：「胡先生，你眞是手段高強，能够獲得阿拉斯加當局批准你把金沙送進煉金爐，把它提煉為黃澄澄的金磚，上次我們交易十分順利。分手之前，你曾經說過，我可以向你提出任何要求，也許你能够辦得到，替我弄到一些更加值錢的東西，我十分盼望你能够替我弄些鈾礦的礦沙。」

胡谷聽了，心上一震，說：「船主，你不是說笑吧？你說的鈾礦，是否能够製造原子彈或氫彈的一種高級礦物呢？」

「是的，正是如此，提煉到變成純淨的鈾，輻射綫極強，需要用幾呎厚的鉛桶承住它，至於含有鈾的礦沙，誰也可以捧住它走動，它所含的輻射綫極低，故此你可以隨意搬運，信不信由你，一百萬磅的鈾沙只能够提煉半磅的鈾，時值是二千萬美元，我希望你替我們辦到這件事，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以前印安第安人住過的地方收購一百萬磅鈾沙。」

「你說的是收購嗎？」

「是的，根本上美當局也在那個地方設立礦務局，收購礦沙。」

「為甚麼美當局不派人到那個地方開採鈾礦呢？」

「很簡單，凡是礦脈散而不聚的地方就沒法開採，此外還因當地的印第安人極為粗野，動不動殺人放火，更不容易在方圓三百五十哩廣大的面積採掘，故此當局只是採取收購礦沙性質，並且把大量斧鋤之類的工具送給土人使用，你如果有本領混入土人聚集的地區，利用粮食控制他們，包管你有機會買入黑色的鈾礦礦沙。」

胡谷想了想，說：「俗語說得好，財可通神，確有其事，這是私梟習慣用的一招，如果我施展這一招，有沒有辦法達到目的呢？」

船主哈哈大笑，說：「胡兄，你眞是聰明！美國人貪污是世界上出了名的，你只要打聽到鈾礦收購處的主任是誰，管倉的人是誰，便有機會從他們的手中買入大量礦沙，此外，還有另外一個辦法，並非收購礦沙而是收買山賊。」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由山賊出頭衝入貯藏礦沙的山谷，甚麼都不要，只要鈾沙，事後看管山谷的人必然把它誣稱做蘇聯特務所幹的，他決不會拉去斬頭。」

「胡兄，你越來越聰明了，不愧是巨蟹的首領，我們的談話到此為止，暫時分手了，有好消息，請你先行通知高隆，他自然會告訴我。」

最後，船主很爽快的說。

潛艇闖入海怪巢穴

二十天之後，胡谷從美國啓程，再度飛往「阿拉斯加」，依照船主的吩咐去做，先行通知高隆，說是鈾沙已經到手，麻煩高隆轉告船主。

在那一段時間，他已返華盛頓向列根總統述職，還徵求總統的意思，得到眞正的鈾沙，裝滿了三輛貨車。

高隆在這一項驚人的軍用物資交換當中只是「中間人」，他盡快把佳音通知船主，又把船主的意思轉達，不必見面，只是由快艇把鈾沙送到鬼眼號的貨輪，讓船主點收，然後給以適當的酬勞。

他講過一車鈾沙可以換十車金沙，到時一定依照這個比例數字處理，由於金沙太多，並非用快艇運送，改由貨輪送往錨城，至於高隆以及胡谷兩人，都在船上押運，那一項交易發展到最後一步，作如此安排，事前已經講妥，不過舊事重提而已，胡谷大着胆子把自己看做釣魚的香餌，自然一口答應。

他再度謁見列根總統，已經講好了撒網捕魚的計劃，他認為船主為了保存威信，決不會收了鈾礦沙就在鬼眼號把他幹掉，寧願付出相當多的金沙，到時再行派人刦船，他可能死在偽裝做海盜的蘇聯特務之手，故此他出動的一天，只要他坐在快艇，離開海岸，就有美國三艘捕鯨船沿途保護，海　還有潛艇護送，他從鬼眼號走下貨輪回航，巨輪也是如此，盡力保護他，希望擒獲三幾個俄國特務，向他們逼供，進而偵悉海底秘窟在甚麼地方，既然胡谷有了週詳的安排，當然不會臨陣退縮，盡快跟高隆押送金沙到鬼眼號巨輪去。

負責保護他的捕鯨船和潛艇，同時出動，離開阿拉斯加羣島的海域，闖入公海，看來就快有一場海戰爆發，殊不料那一宗交易十分順利，雖然押運金沙的人只有胡谷以及高隆二人，仍然沒有匪徒刦船，他們無驚無險的乘坐貨輪泊岸，登陸後，依照上次辦法，把金沙寄存到公用貨倉之內，辦好了提煉金沙的手續，高隆伴着他同赴那座廢舊的金礦礦場，提煉金沙。

事情進行得那麼順利，胡谷感到詫異，不過他內心却充滿了疑團的，抵達金礦的礦場之後，他仍是沒有半點鬆懈。

金礦的礦場有一個地方是專門為了提煉金沙而設，全部機械化設備，胡谷不必走進去，除非機械發生故障，此外，同行的人包括貨車司機以及其他職工，共有八個人，全是美國海外情報局的人，只是高

隆一個人例外，他更加放心。

假如在煉金的一項程序毫無意外變化發生，他是穩如磐石的，因此之故他十分重視這一關，除了身邊全是自己人外，還得到阿拉斯加軍方領導人許可，駐防的軍隊奉命出擊，警報長笛哀鳴之聲湧起，就有一百二十名士兵衝到山上去盡快援助。

胡谷越來越加放心了，不過，他吃特務飯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往往是在最安全的形勢之下，敵方特務一躍而出，故此他仍充滿戒心。

假如有伏兵，那些伏兵躲在甚麼地方呢？這個問題令到他不安於心。

進入煉金的場地，他派出三組人，兩人構成一組，分別巡視各處，總部是煉金場的辦公廳，本來可以坐三十名職員的地方，只有四個人，除了他跟高隆之外，還有兩名手下，俱是胡谷的心腹，一個叫做「哥巴」，另外一個，叫做「馬雄」，特別是馬雄，綽號神槍手，一向在阿拉斯加保密局工作，胡谷更加信任他，認為他留在身邊，比較放心，這樣想是很合理的，料不到可怖的事情偏偏發生在此人身上，那時已是深夜十點半鐘，眼見辦公廳之內空空洞洞，燈光却是很明亮的，馬雄忽然拔出佩槍來，不問情由的向哥巴發射，兩人相距只是十多呎，哥巴猝不及防，吃了一槍，倒地打滾，很快就寂然不動了。

高隆大叫一聲，說：「馬雄！他是你的朋友，同時是我的朋友，即使你跟哥巴有仇，仍是不應該向他暗算的，做完了工作，你跟他到任何一個地方決鬥，我們不管，可是，今晚你這樣放肆，我就不能够袖手旁觀了，你快些放下手槍，不然的話，我要拉響警報，你一個人恐怕鬥不過一百多條槍吧？」

馬雄聽了，不單是毫無懼色，還大喝一聲：「站着！」

跟着他獰笑一下，說：「我並非想殺馬雄，要殺的是胡老闆！這裏沒有你的事，高隆，快些滾開！如果你想拉響警報，休怪我手下無情！」

高隆絕不怠慢，轉身飛奔，他只有機會奔走幾步，一聲槍响，他就倒下來，似乎受了重傷。

馬雄哈哈大笑，把槍嘴對準胡谷，說：「局長，我是蘇聯的潛伏份子，恐怕你覺得出乎意外！閒話休提，拔槍吧！」

他擺出貓捉老鼠的姿態對付胡谷，胡谷氣極了，如果他拔槍，死得更快，因此他呆若木雞，好像幹甚麼都沒有氣力，甚至沒有氣力逃走。

馬雄得意洋洋的說：「局長，你以為你不拔槍我就不好意思動手嗎？明年今日就是你的一週年死忌！」

他不再說下去，目露兇光，雙手把那柄左輪手槍舉起來，向對方瞄準，嘴上以慢節奏的姿態哼着阿拉伯數字，逐個字清清楚楚的說出來，開始說的一個數字是一，第二個數字是二，看來他打算說到三字就扳動槍機了，就在這一瞬，他的背後突然槍聲一响，他渾身發抖，向上一躍，手槍拋在一邊，跟着跌下來，血液如泉噴出，那一粒子彈射爆他的心臟！

救星是誰？怎會掌握機會掌握得那麼準確，躲在馬雄的背後放槍？

胡谷驚奇不已，定眼看時，有一個英俊青年自遠而近，似乎見過面，又像是從未謀面。

那個救命恩人再走前一點，然後很冷靜的說：「胡局長，我用的是毒彈，即使沒有射中他的後心，他仍要喪命！他已毒發身亡，別理會他了，還是談談我們的事吧，我是誰？即使你沒有看見過我本人，你也看見過我的照片！」

這句話產生提示作用，胡谷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你是阿歷斯！」

「不錯，我確是阿歷斯！胡局長，現時你看見過我本人了，我跟照片上的形象是否很接近呢？」

胡谷覺得自己安然無恙，大局已受控制，非常欣慰，說：「既然你是阿歷斯，當然跟你的照片一樣！我不止是看過你的照片，還看見過你本人，不過你未必記得起我了，因為那時你仍患失憶症。」

「局長，恕我太過荒唐，你在醫院看到的人，並不是我，只是我的替身！」

「那麼，你自始至終沒有患失憶病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沒有患過失憶症。」

「為甚麼你要裝成失憶的病人呢？」

「因為我孤軍作戰，身份被對方特務看破，我只是知道此人是美國海外情報局的人，心狠手辣，不知道他是誰，我站在光處，他站在黑暗中，對我極端不利，又不想撤退，只好想出這個辦法來，代替我做失憶病人整天躺在醫院之內的人叫做韋特，他真是個好朋友，除了表現各種屬於失憶病人應有的神態，還願意接受整容手術，使他看來更加跟我相似！」

「是的，這種人十分難得，我們要好好的酬謝他！至於你，幹得那麼出色，我變成你蓄意誘敵出現的香餌，竟然茫無所知，真是慚愧！」

阿歷斯說：「我既然想保存實力，又想找出莫斯科派來做臥底的人是誰，只好施展這一招了，開罪之處敬請原諒！此事已成過去，別談它了，我想問一問你，剛才受了你的手下發槍射擊重傷垂危的人，叫做高隆，你是怎樣認識他的？他是極端親蘇份子，可能是特務，如果真有其事，他不會阻撓叛徒向你出擊，此事顯然有深層的矛盾在內，關於這點，作何解釋？」

胡谷苦笑一下，說：「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解釋，不過，親蘇份子不一定是特務，如果他只是為了職業上的關係親蘇，不能够因此說他是特務的，照我看！但只是想賺錢然後搭上了船主哥爾伐夫，大概不是特務！」

他剛剛閉嘴，地面飛出了一句冷澀的話：「局長，你說對了，我不是任何一邊的特務！」

「高隆沒有死，快些救他！」阿歷斯喜形於色，嘴上這樣說，脚步已經加緊，走過去看他。

高隆從地上掙扎一下，坐起來，很快他就發覺最為接近他的人是誰，大吃一驚，說：「你不是阿歷斯嗎？你已經死去多時，我能看見你，顯然我已經變鬼了！」

胡谷走過去安慰他，說：「高隆，難道我也變鬼嗎？你跟我都沒有死！」

跟着他和阿歷斯合作，細心看看他，

看個仔細，才知道，高隆只是擦損額角。

三個人哈哈大笑，忽又笑聲終止，愁眉苦臉，胡谷把視綫投在地面的屍骸，說：「他們二人死定了，我們必須隱瞞事實，那幾個隊員回來，查問這件事，推說那兩個保鏢因為女人互鬥，同歸於盡，那些隊員是否相信，叫他們合力把兩條屍體抬到焚化爐好了，只要一個鐘頭，骨肉化了灰，等於沒有這件事情發生過，我們盡快提煉金沙，走到錨城把它賣掉，有了錢，痛痛快快的大吃一頓！」

胡谷是局身的身份，處理複雜的事情，很有條理，他依照這個原則去做，果然辦妥此事，拿到金磚，同返錨城。

他先行遣散臨時召集的「自己人」，只是剩下他們三個，然後由高隆帶到相熟的金飾珠寶店賣金得欵，同往大餐廳進餐，百忙中，胡谷還把高隆應得的酬金百份之十送出，高隆無法推掉，只好收了它。

三個人開懷痛飲，無所不談，高隆在無意中對胡谷說：「胡局長，你不是平凡之輩，我早就看得出來，不過，我決不會翻開你的底牌，免得誤會，船主對你可能有些疑心，沒有證實你真正的身份之前，他決不會加害於你，你放心好了，至於你被潛伏份子襲擊，可能跟他無關。你知道的，俄國的保密工作一直是非常好的，有幾帮人馬分途進行，進行暗殺勾當，只是為首的人以及那個特務殺手知道，別人不會知情，憑這一件事可以推想到船主一定不知道它為甚麼發生以及何時何地發生，你想更進一步偵查海怪的真面目，不妨繼續跟他來往。」

高隆偶然漏出了海怪這句話，阿歷斯當然對它發生興趣，說：「高兄，我之所以捲入漩渦，純然因為海怪在海中冒升，希望你回答這個問題，現時已經查明海怪是人造的了，為甚麼千辛萬苦造成的秘密武器胡亂的從海中冒出頭來？」

「這個問題是不易回答的，幸而我跟哥爾伐夫有很深的交情，由他回答，我才有資格回答你。」

「船主哥爾伐夫怎樣說呢？」

「他認為海怪是莫斯科當局警告所有離心份子的示威舉動，第一點，有一部份離心份子想脫離北極熊，那些人擁有兵權，當局不想懲罰他們，故此運用示威的方法警告他們切勿叛變，第二點，所有人都知道美國在太空競賽當中佔了上風，如果蘇聯有些秘密武器在海中出現，美國派出戰艦攻擊，因此敗戰，就可以挽回蘇聯的面子，基於這兩種理由，蘇聯有理由作出這種措施，讓海怪從海中冒升。此外，還有另外一種作用，那一處海面是白令海，亦即捕鯨船聚集最多之處，蘇製的海怪，從海中冒升，嚇煞許多人，消息傳出，捕鯨人不敢到那裏去了，白令海可能變成蘇聯捕鯨的特區。」

「我覺得那個船主所講的話很有道理，也許也是離心份子中的一員虎將吧。」

「很難說，蘇聯人是很難靠的，變化性很大，說不定今天叛變，明天他就回到北極的巢穴！」高隆很快回答。

三個人吃吃喝喝，心情輕鬆，一個鐘頭過外，阿歷斯突然覺得頭部十分沉重，只說了一句：「我醉了！」便伏在桌上。

跟着胡谷也醉倒了，接着高隆也伏在圓桌上面。餐廳的老闆看到這種景象也覺得奇怪，他們怎會一醉就醉得那麼厲害？

他沒有決定怎樣做之前，有一個人走近，對他說：「我是三個人的好朋友，叫做船主哥爾伐夫，由我把三個人帶走好了！你不會反對吧？」

餐廳老闆最怕蘇聯人，他不敢反對，他們就此被船主帶走。

殘夜將盡，三個人分別覺醒，你眼望我眼，阿歷斯說：「憑經驗所得，我知道我們躺在吊床上面，這是一艘潛艇。」

「當然是潛艇！假如我的估計沒有錯誤，我們突然醉倒，可能是食物，或酒有些迷藥，到時發作，除了蘇聯的特務所幹，食物或酒怎會出現迷藥？由此推想，幹加上了我們都覺得吊床震動，當然是蘇聯的把戲了。」說到這裏，他把視綫投在高隆的臉上，再說一句：「高隆，不見得是你幹的把戲吧？」

高隆無話可說。阿歷斯向他怒目而視。

突然，那個船艙傳出一股頗為粗壯的語聲，他們把視綫投向那邊去，發覺船艙多了一個人，他正是船主哥爾伐夫。

哥爾伐夫毫無惡意，說：「這道場把戲是當局精心研究出來交給我執行的，我可以說是導演，高隆跟馬雄都是演員，馬雄決不會殺胡谷，他只是想表演這一場戲令到你們相信高隆不是特務而已，馬雄的左輪手槍貯了六粒子彈，第一粒子彈是真的，第二粒子彈是假的，只有聲响，沒有彈頭，故此不會打傷高隆，高隆只是擦損自己的額角而已。我們早已知道胡谷的身份，也知道阿歷斯潛伏在他的身邊，認為馬雄開槍之後，他一定走出來，隨後高隆帶你來吃吃喝喝，醉倒了送入潛艇之內，一切都是預先安排下來的，有如演戲。你們不是想徹底知道蘇聯製造海怪的巢穴吧？現時我就帶你們進入那個地方。」

說完，他不理會否人有何右應揮手，燈號改變，潛艇忽然入沉更深的海底。

潛艇一直依照燈號潛行，置身於海底，吐出反光，海底的鋼板有了反應，自動裂開，下面就是製造海怪的巢穴。

潛艇停在抽水的他池塘之內，水抽乾了，艙門打開，幾個人沿着石階走上去，便即抵達海底城。

那個地方真大，有些秘密武器已經製造成功，另外有一些武器仍在製造中。

跟着船主帶他們進入客房休息，說：「我打算很誠意欵待各位，居留三天，看够了然後把你們送到阿拉斯加登陸。」

「你不殺我們嗎？」阿歷斯說。

「我毫無惡意，假如我想加害你們的，何必在這裏動手？酒裏投下的是毒藥，不是迷藥，那就够了，我只是奉命而為，希望你們看够了之後回到白宮，向列根，報告，並替我問候他，希望他不要在海洋裏耍花樣，海洋的霸權由蘇聯控制，正如太空的霸權由美國控制一樣。」

胡谷恍然大悟，說：「我明白了，蘇聯仍是追求和平的，兩個大國分別控制太空以及海洋，保持均勢，這個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

「對，胡局長，你真是聰明絕頂！」船主哥爾伐夫很愉快的說。（全文完）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奪屍

血衣綫索

清晨，和風拂面，晨曦照在街上行人的臉上，一張張臉都露出精神來，看在司馬城眼中，就更加覺得親切了。

這裏——鄭州城，是司馬城的故鄉，盡管這個地方給他帶來了許多痛苦，但這裏的人總是那麽和藹，那麽親切，司馬城一入城，心情便如隆冬日的冰雪，爲春日所融化。

提起司馬家，鄭州城幾乎無人不知道，昔日「百步神拳」司馬千鈞在生時，眞是風光一時，與洛陽的歐陽莊被譽爲一時之瑜亮，司馬城成爲青年男女所羨慕的少莊主，那時候，司馬城根本不知痛苦是何物。

直至他的女友巢小燕，移情別戀，決定嫁給歐陽莊少莊主歐陽鵬之後，他才開始嘗到人生的苦果，這之後，情況急轉直下，不但歐陽鵬與巢小燕在洞房時，被人殺死，連歐陽莊主歐陽長壽亦離奇死亡。

歐陽長壽妻子趙四娘的娘家在河北一帶，極負盛名，提起「鐵掌金刀」武林中人，幾乎無人不識，歐陽莊的慘劇，歐陽莊和趙家莊一致認爲是司馬千鈞父子所爲，大興問罪之師，當時司馬千鈞舊傷復發，臥病於床，結果他倆夫婦被趙家父女迫死。

事後禮聘「江北總捕頭」沈鷹調查，終於找到眞兇，爲司馬家雪冤，後趙四娘羞愧自殺，趙容國爲司馬千鈞夫婦建墓，並斬下自己一條手臂作爲祭品，這方解了

錫灌咽喉

兩家之仇恨。（詳見拙作「血洞房」）

鄭州除了司馬千鈞之外，尙有一位武林聞人：「中州大俠」崔一山，崔一山一家也因歐陽家與司馬家之衝突，而弄至家破人亡，事後崔家得以重建，而司馬家已成一片瓦礫，是以後來司馬城路過鄭州，亦到崔家作客，這次自然也不例外。

一想起前事，司馬城心中便如懷了巨石，沉甸甸的，唯一的好處，是自己因此而得到鍛鍊，且認識了沈鷹，並得其青睞，收爲助手。

這次他隨沈鷹等人到安陽辦案，事後衆人均想在附近遊玩一番，唯獨司馬城因已三年未到故鄉，加上父母忌辰將至，便向沈鷹請辭回鄭州拜祭父母，沈鷹自無不准之理。

司馬城入城，見小攤檔上的水果新鮮，便買了一大筐，準備作爲見面禮，那小販邊包紮，邊望着他，忽然問道：「你不是小城子？」

「是的大叔，我便是司馬城！」

「嘿，幾年不見，你都長大了！嗯，這次是回來重建家園吧？聽說你在外頭，混得很不錯！」

司馬城赧然道：「小可只是回來拜祭父母，順便拜訪兒時的朋友！」他不想與世俗人多說話，拿了那筐水果便向崔家走去。

不料剛到巷口，便遇到一位兒時的好友席季良。

他見到了司馬城，不禁驚喜地道：「你不是小城子？什麽時候回來的，怎不找我喝酒？」

司馬城也叫了起來道：「季良，你幾時也當了捕快？」

席季良拍拍自己身上的那套捕快服裝，道：「還不是拜你所賜，當年你去跟沈鷹總捕頭，俺便進入六扇門了！」

司馬城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好小子，還混上捕頭！」

席季良不好意思地笑笑。「上任捕頭郭集英死後，承大人看得起，讓小弟補了他的遺缺！」

司馬城道：「論武功，你倒足以應付，只是查案單只武功高可不行，希望你胆大心細，爲鄉親平冤雪恨。」

席季良在他肩上輕輕擂了一下，笑罵道：「好小子，跟了沈鷹神捕幾年，一回來便教訓起老兄弟來了，今晚我在三春酒樓請客，再跟你慢慢算賬！」他走了幾步，又回頭道：「你一定要來，我把楊青他們也一起叫來，大家敍敍舊。」

司馬城揮揮手，說道：「好，我一定到！」他因老朋友有了成就，心頭亦甚高興，快步到崔家，崔一山的家大門關閉着，自從崔一山妻兒死後，家裏只剩下三兩個婢僕，大門常閉，他也不以爲意，伸手拍門。

過了盞茶工夫，裏面方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誰呀？」

「福伯，我是小城子，請你開門。」

「那一位小城子呀？」

「司馬城。」

話音未落，大門霍地打開，一個老蒼頭驚喜地道：「小城子，是什麽風將你吹來的，」他是崔家老僕，崔一山與司馬千鈞時有來往，是以彼此都十分熟絡。

司馬城將那筐水果交給崔福，問道：「你家老爺在家麽？」

崔福道：「你來得眞不巧，老爺在家裏悶得發慌，說到河北找人聊天，已去幾天了，過一兩天說不定就回來了，你就請先住下來吧！」

司馬城沉吟片刻，道：「那敢情好，反正我有半個月好住，料能等到崔叔叔回來！」

崔福陪他進去，邊問：「你這次怎麽有空來住半個月？」

「下個月是我爹的忌辰，我已兩年沒回來，今年就什麽都得來一趟。」

崔福將水果放在桌上，帶司馬城到客房，又吩咐黃媽燒水給他洗澡，司馬城來到這裏就好像返回自己家裏一樣，也不客氣，洗好澡，換過衣服，便到後花園看園內的景色。

崔家如今雖然人丁稀薄，但後花園各處還是打理得井井有條，不過司馬城看到此情景，不覺又勾起他的心事來，以前司馬家比這裏更大，更加美侖美奐，可是如今已成一堆廢牆敗瓦。

一想至此，司馬城想立即去故居憑弔一下，不料崔福已來叫吃飯：「小城子，吃飯啦。」

司馬城叫婢僕與他一齊吃，吃過飯他便告辭，我出去到處走走，今天晚上席季良請吃飯，不回來吃啦！」

他出了崔家之後，到街上的紙紮店裏，買了香燭元寶，再買了些果品，然後往故居。

司馬千鈞夫婦的墳墓就在故居那裏，有幾個孩子吃了飯，在樹下玩耍，這些昔日隣居的孩子，都不認識。

司馬城祭了父母，在附近漫步走了一圈，並無減少思念之苦，反而增加惆悵之情。

他忽然向那幾個孩子走過去，誰知他還未開腔，一個孩子已問道：「你可是小城子叔叔？」

司馬城一怔，反問：「你爹是誰？你認識我？」

那孩子神氣地道：「來這裏拜祭司馬大俠的，我全認識，只有你，所以你一定是小城子叔叔！」

司馬城心頭一熱，將孩子抱起來，問道：「誰常來拜祭？你快告訴我！」

「我爹梁志英，還有席叔叔，楊叔叔他們，席叔叔還常叫人來打掃墳墓，還有一個崔爺爺，他常坐在司馬爺爺墓前，一坐就好久！」

司馬城心頭一黯，問道：「你爹在家麽？他還當木匠麽？是了，我記得我離開時，你才會走路哩，你有弟妹麽？」

「有，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爹去尤老爹家，替他們做傢具，你今晚來找他吧！」

梁志英是他們這羣朋友中，年紀最大的，但他只比司馬城大兩歲，不過他早成親，如今已是兒女成羣，司馬城却連一個知心的紅顏也沒有，又多了一番感觸，當下道：「今晚你席叔叔在三春樓請客，叫你爹也去，叔叔過兩天再來你家拜訪你爹爹！」

他放下孩子，信步在城內四處遊逛，到華燈初上後，才折回三春酒樓，他路過酒舖，還特地買了一罈陳年女兒紅，準備今夜與老朋友開懷暢飲。

到了三春酒樓，一張八仙桌，只坐着兩個人，司馬城認得那是楊青和周虎，他將酒放在桌子上，道：「怎地只是你們兩個？」

周虎道：「也許他們家裏有事，待會兒自會來。」

楊青道：「東道主遲到，等下要先罰他喝三碗！小城子，你不跟那沈鷹神捕了麽？」

「誰說我不跟他，這一生是跟定了！」司馬城一屁股坐下，道：「你們現在都幹些什麽？」

周虎道：「俺仍是無業遊民，小楊有家業，他爹過世了，那片茶莊由他掌管。小城子，以前咱們可快活了，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如今這些老兄弟要很久才能聚一次。」

楊青道：「現在大家都有家室了，還能像以前那樣麽？嗯，對啦，小城子，你成了親沒有？」

司馬城剛搖一搖頭，周虎已說道：「人家才不像你們，一個個都叫女人勾掉了魂。」

楊青正想反駁，恰好梁志英來了，叫道：「俺回家洗了個澡才來，還以爲來遲了，誰知席捕頭還未到。」

說着又接續來了三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一個圓臉的漢子道：「人家如今已貴爲捕頭了哩，跟以前可不一樣了。」

另一個青面的道：「捕頭又怎樣？他威風得過小城子？人家還不是準時！」那圓臉的姓蕭，因爲臉圓得像塊餅，自小便被伙伴們叫小圓，青面的姓戴，家裏開染坊，他平時青面，生氣時又紅得像柿子，所以叫「大染缸」而不名。

司馬城忙道：「許是他衙門裏有事，耽誤了時間，那怪不得他！」

周虎一拍桌子，道：「不行，俺去衙門裏找他！」說着已一陣風般冲出去，司馬城等人便開始說些別後的情況，其他人可簡單，卻應着司馬城說些沈鷹事蹟，司馬城便將剛發生的麒麟鎖一案告訴他們。

剛說至一半，周虎氣乎乎地回來，道：「別等他了，席捕頭出城辦案去，咱們先吃，反正掛他的賬！」當下衆人便點了菜，開始吃喝起來。

三杯下肚，情緒逐漸返回昔日年輕時的狀態，言談無忌，猜枚叫鬧，好不熱鬧，敎其他食客都側目，連一向篤實的司馬城也放浪形骸。

吃了一個多更次，那罈女兒紅已見底，衆人仍不過癮，呼小二再送酒來，周虎大聲道：「兄弟們，今夜誰不醉着回家，誰便是龜孫子。」

楊青道：「你醉死在外面也沒人理你的！」

周虎指着楊青的鼻子道：「小城子，小楊的婆娘好不潑辣兇猛，你瞧他這個熊樣，該不該罰？」

楊青一拍胸膛，敞開上衣，大叫道：「放你娘的驢子屁，今夜看誰先醉，俺不陪你喝到底，便不叫楊青叫柳紅！」

正在鬧笑着，忽然一個公差快步進來，大聲道：「請問那一位是司馬龍衞？」

司馬城一聽這四個字，酒醒了一半，連忙長身道：「在下便是，有何貴幹？」

「城外出了一件疑案，席捕頭請你去一趟。」

周虎一聽便發火了，紅着臉喝道：「滾滾，一個小小的捕頭，也敢派人來請皇上御賜的侍刀龍衞，席季良好大的胆子，他不要腦袋瓜子麼？」

那公差進又不是退又不是，站在那裏甚是尷尬，司馬城道：「請這位公差大哥回席捕頭，司馬城不吃六扇門的飯，不方便去也又想去。」

公差這才回去，周虎大笑。「還是小城子威風，席季良那小子做了捕頭，就自以爲了不起。」

衆人重整杯碟，不料那公差去了又回來，周虎一瞪眼，喝道：「呔，你怎地又來了。」

公差向司馬城打揖，道：「司馬龍衞，席捕頭着小的轉述一句話……」

周虎道：「什麼話快說，別敗了咱們的興。」

「席捕頭說，你曾對他說過一句話：希望你胆大心細，爲鄉親平寃雪恨。」

司馬城一怔，這句話是他勉勵席季良的，想不到他卻拿這句話回來擠他，當下道：「好，我跟你去一趟。」抱拳又道：「諸位兄弟，今夜散了吧，明天或後天再聚。」他不敢稍留，連忙跟着那位公差出去。

衙門離三春酒樓並不遠，司馬城在鄭州長大，自知路徑，但那公差去的卻是另一個方向，司馬城訝然問道：「席捕頭不在衙門裏？」

「他在殮房裏！」

司馬城不再問話，不一陣已至殮房，只見裏面有好幾個人圍在一起，一見司馬城到，連忙分開，口呼龍衞，司馬城連稱不敢。「席捕頭叫在下不知有何貴幹？」

席季良拍一拍司馬城的肩膊，道：「您瞧瞧這具屍體！」

只見一具薄板棺材裏躺着一具男屍，年紀只在三十左右，鬚髮極其濃密，一瞧其臉部和手臂便知道是幹粗活的，一對小臂斑斑駁駁，似是被什麼灼傷，面上肌肉繃得緊緊的，死前似曾經掙扎，但身上卻沒有傷痕，瞧其身體亦甚壯實，不像患病死的。

司馬城瞧了一陣，瞧不出什麼玄虛來，忍不住問道：「這人是因何而死的？」

席季良嘆了一口氣，道：「就是看不出，所以才請你來！」

「仵工驗過沒有？」

「驗不出來！」

司馬城再仔細看了一陣，仍看不出有什麼不對，便道：「也許是壽元已盡！」

「不像……」席季良頓了一頓，說道：「俺還未吃飯，今夜到俺那裏，咱們聊聊！」

×　×　×

席季良尚未成家，他父母早亡，城內只有一位姐姐，嫁作商家婦，席季良不願到姐夫那裏住，免得惹來閒話，因此在衙門裏睡。

房雖然小，但收拾得倒還乾淨，不過六月的夜裏，依然沒一絲風，兩人便坐在院子裏說話，司馬城道：「小席，這是宗什麼案子？」

「說來話長，這人是個打鐵匠，住在城西，說來也巧，他就姓鐵，一向甚是勤奮，工夫又細，是以生意不惡，攢了些錢，三年前便討了一個媳婦，他媳婦是個逃荒的，見他還能幹，經媒人一提，親事便成了！」

司馬城道：「這有何不對？」

「那婆娘長得實在嬌俏，剛來的時候，還不怎樣，但嫁給鐵匠之後，也許生活安定，油水足了，長得更加出色了，皮膚又白又嫩，輕輕一捏都會揑出水來；還有，胸是胸，腰是腰，引得城內許多浪子閒名去鐵匠家門外窺看，那婆娘倒也守婦道，沒給那些人顏色看，只是鐵匠卻十分煩惱……」

司馬城又截口道：「行啦，你挑重要的說吧！那婆娘叫什麼名？」

「娘家姓章，她因排行第三，所以叫三娘。」席季良說道：「前幾天，鐵匠覺得不舒服，到藥舖裏抓了點草藥，回家叫她婆娘熬給他喝，不料喝了之後，就斷了氣！」

司馬城目光一亮，席季良喘了一口氣方道：「鐵匠有個弟弟，也在城內當鐵匠，人稱小鐵匠，接到噩訊後趕到哥哥家，那婆娘即着人將鐵匠悄悄葬了，於是懷疑

她謀害親夫，告到衙門，章三娘則又懷疑是草藥店的夥記抓錯了藥，也扭着掌櫃，先後告到衙門去……」

司馬城道：「且慢，是誰先到衙門裏告狀的？」

「是小鐵匠！俺帶人到她家傳她時，找不到人，她却進城扭着掌櫃到衙門了，大人最後下令挖墓開棺，但剛才你也看見了，屍體是無中毒的現象，更不是被人打死的！小城子，你武功一向比咱們好，家學淵源，見識也廣，可看得出他是被人點穴致死的麼？」

司馬城沉吟道：「那可看不出來……當然，若果他不是死于疾病，便可能是讓人封了死穴，引致絕命的！他家可有與武林人物來往麼？」

席季良搖搖頭，嘆息道：「大鐵匠兄弟都是出名篤實的人，料不會與人有仇……但如果死於自然，章三娘爲何又會急不及待草草將其安葬，且不通知小鐵匠？」

「你沒問過章三娘？」

「大人問了，她說知道小鐵匠出門，她跟小鐵匠的老婆感情不好，所以沒去報喪！」

「這是實情？」

「確是實情，她們娌妯之間，一向相處不好，所以兩年前，小鐵匠搬到城內生活。大鐵匠死的時候，小鐵匠剛好出城到顧客家中補鍋。」

「章三娘沒有姦夫？」

「還查不到，問題是他家附近都是些破屋子，有幾家都搬開了，章三娘本亦希望鐵匠搬家，但鐵匠不願離開舊屋，因爲很多顧客都上門找他，假如搬家會影响生意，那婆娘後來也就不堅持了！」

「他們成親不久？有了兒女沒有？」

「成親已經三年多了，章三娘過門之後，一無所出，那小鐵匠倒是有了一個女兒。」

「如今她在何處？」

「關押在獄內。」席季良抓抓頭皮說，「大人要我明天回覆他，俺還想不到措詞。」

「這有何難處？屍體先掩埋了，以後若有需要還可以再開棺。」

「俺總覺得鐵匠死得蹺蹊。」

司馬城忽然咦了一聲：「你還未提到草藥店掌櫃的口供！」

「他不承認抓錯藥，而且那家草藥店，一向信譽良好！而章三娘又供，她事後已將藥渣倒掉！」

「刁婦！」司馬城如今也覺得章三娘甚有可疑。「假如她懷疑草藥店抓錯了藥，不可能到現在才報官，更不該將藥渣倒掉！」

席季良喜道：「你如今也看出蹊蹺了麽？大人初審時已用了刑，但在夾棍之下，那婆娘還口口聲聲呼寃枉，也眞難爲她！俺不想再用刑，所以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明天復審，你可到堂上來……」

「只怕於禮不合，小弟沒有官職。侍刀龍衞只是個虛銜！」

「不打緊，段大人是位愛民如子的好官，辦事又大胆得很！這件事包在俺身上，明早跟他一說，準沒問題！」

×　×　×

次日開堂，司馬城在後堂已跟段大人朝過相，覺得這位進士出身的七品縣令大人，頗有幹勁，只是年紀較輕，恐缺乏經驗，由於開堂時間已至，無暇多談，司馬城換了服式，站在師爺背後觀審，席季良站在對面兩旁各有四位衙差。大門一開，外面便湧進一批聽審的觀衆，出奇的是周虎、楊青和「大染缸」也雜在人羣中。

席季良喊聲肅靜，段縣令便大聲道：「傳章三娘，小鐵匠和韓掌櫃！」

俄頃，人羣中鑽出兩個男人來，一老一少，跪在地上，一個衙差押着戴枷鎖的章三娘上堂，段縣令着人開鎖，喝道：「章三娘，你抬起頭來！」

那婆娘慢慢抬頭，司馬城忙望望，見她神色憔悴，但仍不失其秀麗，心中暗暗喝了聲采。章三娘目光直視，神態甚是鎭定，一絲都不像犯人，更不像淫婦，司馬城不由一怔，好奇心也就更強烈了。

「章氏，你娘家原籍何處？」

「民婦原在太行山下，只因大旱兩年，田裏長不出莊稼，所以逃荒南下，半路父母病歿，民婦隻身來到鄭州城，本想賣到富貴人家裏爲奴，誰知在高陞酒樓外，遇到毛婆婆，她却替民婦做起媒來，說城外有位鐵匠要找媳婦兒……」

「停。」段縣令道：「立即傳毛婆婆來！」他續問小鐵匠。「小鐵匠，你是幾時與你大哥分家的？」

小鐵匠道：「已經快兩年了。」

「你們兄弟自小一起生活，爲何會突然分家？」

「啓稟大人，嫂嫂進門半年，毛婆婆也替小的找到一房媳婦，只因媳婦進門後，與嫂嫂不和，時有齟齬，後來家兄便提議分家，以免因娌妯不和而影响兄弟的感

情。」

「你嫂嫂因何與你媳婦兒不和？」

小鐵匠猶疑了一下，道：「嫂嫂在此，請大人問她。」

「章三娘，你答！」

「啓大人，民婦的嬸嬸是位醋娘子，民婦若有事與叔叔交談，她便冷言冷語，罵民婦不守婦道！大人，這實是寃枉，不信你可問叔叔！」

段縣令又叫小鐵匠答。小鐵匠甚是尷尬。「回大人，嫂嫂所說是實，因以前由嫂嫂持家，她有時間小民愛吃些什麽東西……俺媳婦便……」

章三娘道：「大人，民婦也有問嬸嬸喜吃什麽的！只是有一次叔叔說喜吃河蝦，嬸嬸說愛吃毛蟹，民婦因買不到毛蟹，買蝦回家，她便開始與民婦有心病了！」

司馬城聽了心裏有點發悶，他跟沈鷹雖已有幾年，都從未審過這種家庭瑣事的，心中只想道：「這章三娘如此嬌嬈，也難怪小鐵匠老婆担心丈夫受引誘！」

未幾毛婆婆到，憶述當年的情況，與章三娘所說一般：「章三娘倒也乾脆，只要求男人能養活家小，四肢齊全，身子健壯就行了，大鐵匠只給她一對玉鐲一個戒指，章三娘便嫁過去了，章三娘因生得嬌嬈，常惹來狂蜂浪蝶，或借故上門撩撥，但倒不曾聽說章三娘做出什麽不守婦道的事！」

段縣令忖道：「紅顏禍水，這倒不是章三娘之錯。」當下又問：「大鐵匠成親之後，可曾出遠門？」

「自從民婦嫁給他後，他從未出過遠門，只有一次出門替人補禍，因爲下大雨，才沒有回家睡覺，但他怕民婦牽掛，第二天一早便回家了！」

段縣令道：「聽你這樣說，你們夫婦好像很恩愛。」

章三娘粉臉微紅，垂首道：「是的，回大人，外子一向待民婦很好！」

小鐵匠揷咀道：「問題是你待他好不好？」

章三娘道：「你大哥可曾向你提過愚嫂對他不好的沒有？最低限度，民婦從未跟他拌過嘴！」

「不得私下交談！」段縣令道：「章三娘，鐵匠死後你爲何不去找韓掌櫃，却在小鐵匠去找你之後，才扭他來告狀？」

「因爲民婦一直沒想到這個問題，是因爲叔叔懷疑民婦下毒，所以民婦懷疑韓掌櫃抓錯藥！」章三娘十分鎮定。「大人已着人開棺驗屍，未知結果如何？」

「尚未驗出來！章三娘，你爲何匆匆將鐵匠下葬，又不通知夫弟？敢情你做了什麽虧心事！快快從實招來，免受皮肉之痛！」

章三娘道：「民婦上次已受盡皮肉之痛，若民婦曾做下什麽不軌的事情，早就招了！大人，你是青天大老爺，請明察，民婦寃枉！試問外子如此善待民婦，民婦又怎會害他？」

段縣令一拍驚堂木，道：「你還未答本官的話！」

「因爲天氣熱，民婦怕屍體變壞，所以……」

「胡說！」段縣令又用力拍驚堂木。「不管如何，你們如今還有夫弟和弟婦兩個至親的人，說什麽也得通知他們！」

章三娘幽幽地道：「大人教訓得是，民婦小氣，記念前嫌，考慮有欠周詳！」

司馬城心中暗道：「這女人如果眞的是兇手，那麽其說話之圓滑，城府之深，實在罕見！這件案子，若不抓到眞憑實據，只怕奈何不得她！」

段縣令罵了一聲狡辯，便再也接不下去，最後只好匆匆退堂，擇日三審，犯人及圍觀的老百姓去後，段縣令便請司馬城進內。

段縣令剛到任不久，家小尚在來此途中，後堂甚是清靜，他請司馬城和席季良到書房，丫頭送上香茗，段縣令將門關上，問道：「未知龍衞對此案有何看法？」

司馬城不敢貿貿然下結論，以免影響其判案，當下道：「在下尚未全盤了解，不敢妄言！」

段縣令再問：「你認爲那章三娘是否有可疑之處？」

司馬城沉吟道：「目前尚難判斷，今日伊在公堂上鎭定如恒，對答巧妙，只有兩種情況可以如此……」

席季良截口問：「是那兩種情況？」

「其一，她的而且確是清白的；其二，她是兇手，但城府深沉，冷靜機智，非常人能及！」

段縣令嘆息道：「下官本亦懷疑她是兇手，只因機智沉着，但又覺得一個女人不可能有這種本領！龍衞跟隨沈大人多年，對於審案查案，經驗豐富，尚望有以教我！」

「不敢！」司馬城道：「大人可否將上次的口供取來一閱？」

「有何不可，季良，你去取來！」

席季良應聲而去，未幾即回，將上次之審案的記錄取來，另尚有一份調查報告，司馬城仔細閱後，將記錄交回給席季良道：「大人可派人到太行山下，章三娘報稱之原籍調查……」他負手在書房內踱步，半晌又道：「派人秘密查訪大鐵匠及小鐵匠之隣居，那女人十分能幹，大鐵匠老實，不可能從未拌過嘴？」

段縣令沉吟道：「龍衞懷疑她另有姦夫？」

司馬城學着沈鷹的語氣道：「目前一切尚早，在下想請席捕頭帶我到大鐵匠家看看！」

段縣令道：「好極了，中午務請龍衞到衙門裏吃頓便飯！」司馬城見他盛意拳拳，便一口答應。

司馬城與席季良一出衙門，便見到周虎，他氣虎虎地道：「席捕頭，人家小城子是回來探親的，你却一把將他拉走，這算是甚麽朋友？」

司馬城連忙道：「小虎子，小席是爲了替鄉親平寃雪恨，你這就不對啦！」

「屁話！他要借你來高陞！」

席季良也忍不住了，怒道：「周虎，莫在門縫裏瞧人！」

司馬城一把拉着周虎，道：「一起走！反正你亦無所事事！小席，衙門還要不要人……」

話猶未了，席季良已道：「你要我介紹他吃公飯？省了吧，三天有兩天跟人打

架！」

周虎道：「俺從來不胡鬧，打架全是爲了仗義！」

司馬城忙道：「大家都是好兄弟，以後不許吵嘴！小虎子，你終日這樣也非辦法，像小席不是可以仗義爲民除害麽？」

周虎一向服他，低頭沉思不語。

不一會兒，三人已出了城，不久便見到一片廢屋草寮，那是貧民窟，席季良帶頭先行，穿過幾棟廢屋，便停在一棟比較像樣的青磚屋外，道：「這便是鐵匠的家了！」

大門上貼了官府的封條，席季良道：「咱們由後面進去！」屋外有道矮垣，一丈左右高，三人躍進牆內，却是一個天井，天井頗大，一旁堆着些炭塊、廢鐵，還有木墩鐵爐風箱等物，看來大鐵匠平日是在此處工作的，另一旁便是柴房和灶房。

再進去便是一座小廳，泥地，收拾得甚爲乾淨，兩旁的耳房便是臥室了，席季良推開左首的房門，道：「他倆平日睡在這裏。」

司馬城見房內地方還不小，那張大床也頗像樣子，還有一具大衣櫃，漆花描金，頗爲新淨，料是大匠成親時購置的，大衣櫃之旁尚有一具矮櫃，矮櫃之旁是一扇窗子，兩層窗櫺，外層棱紗，內層棱紙，看那窗櫺便知亦是新換不久的，大鐵匠疼他婆娘這是無疑問的！

司馬城打開大立櫃，裏面放着些衣物，收拾整齊，矮櫃放着衣物，竹筐，筐裏放着針綫女紅等物，司馬城看後又到外面那間臥室查看。

自從小鐵匠搬走之後，這裏已無人住，但一切仍收拾得很整齊，雖無人睡，仍有一張床鋪，兩隻舊木櫃，一個高木架，木架上放着幾張竹米篩，其中一張上面仍放着些綠豆，牆角堆着些痲繩草鞋木盆水桶等雜物，周虎道：「小城子，你看出什麽破綻來？」

司馬城輕淡一聲道：「章三娘是個能幹的女人！」

周虎一怔，脫口道：「俺可不是問你這個！」

司馬城道：「咱們再到灶房看看！」三人出天井，轉入灶房，灶房裏有張小桌子，放着炊具刀砧，柴草整齊地堆在灶房，司馬城又道：「她是個整齊愛潔的女人！」說着又揭起水缸的蓋子，水缸裏只有二」一的水。

這次席季良也忍不住了。「小城子，你到底還看到什麽？」

司馬城沉吟道：「再到耳房看看！」他重回那間堆放雜物的耳房，望着那張床鋪發怔，周虎不耐煩地道：「這張草蓆平常得很，有甚麽好看？」

「不太平常！你們看，這張草蓆大概用多久？」

席季良立即走前，揭起一角看了一下，道：「這蓆子還甚是新淨！」

周虎大聲道：「新的也好，舊的也好，有甚麽分別？」

「那婆娘愛淨又整齊，這張床若無人睡，爲何不將蓆子捲起來？難道是故意要它來惹塵的？」

周虎目光一亮。「你說他們夫婦分房而居？他們感情並不好？」

司馬城輕聲道：「我只是奇怪而已，也許……」

席季良接口道：「也許另外有人睡在這裏？咦，是姦夫？」話說出口，他自己又搖搖頭。「不可能，大鐵匠人雖老實，却不是白痴，斷沒可能允許章三娘的姦夫睡在這裏！」

司馬城道：「睡在這裏的男人，便一定是姦夫、女人便一定是淫婦麽？也許殺人的是他，但絕不涉及男女之情！」

席季良忙道：「若有人在此睡覺，章三娘因何不說？她是同謀？」

司馬城不答，道：「咱們小心將雜物搬開看看！」於是三人將牆角那些木盆水桶拿開，但下面是一捆痲繩，雜物下面，亦十分乾淨，幾無灰塵，司馬城心頭一動，不再說話，將靠床的那扇紙窗打開來。

窗外是條泥路，對面的屋子早倒塌了，空地上還堆了些敗瓦，空地的三面都有屋子，後面是棟草寮，寮頂已不見了一角，料已無人居住，左首那座亦已搖搖欲墜，唯有右首那間，比較像樣。

司馬城手在窗台上一按，竄射出去，向右首那棟磚木合建的平房走去，大門半掩，司馬城輕輕一推，發出「呀」地一聲響，甚是刺耳。

背後傳來席季良的聲音：「這裏咱們已看過，沒人居住！」原來他跟周虎亦尾隨而來。

司馬城充耳不聞，走了進去，屋子裏光綫黯淡，他取出火熠子亮着了，廳裏的椅桌東歪西倒，樑上椽角都掛着蜘蛛網，果然久已沒人居住，但司馬城仍不心息，繼續搜索。

這棟屋子的建築形式與大鐵匠家差不多，他推開耳房的門，房內沒有床，只有一具破櫃子，但櫃子上有座油燈，司馬城目光一亮，連忙走過去，油燈碗子裏尚有油，燈芯甚是新淨，他一顆心登時怦怦跳動，這盞油燈與其他物品絕不相襯。

席季良也覺得奇怪，望着油燈發怔，司馬城道：「這盞油燈是新近才放在這裏的！」

周虎不服地道：「你怎知道？」

「桌面上的灰塵厚厚的，而燈架上幾乎沒有灰塵，這是個證明！」司馬城輕輕拿起油燈，燈下那個圓圈亦佈滿灰塵，周虎心中佩服之至。

席季良道：「拿油燈來這裏的這個神秘人，不知與鐵匠之死，有沒有關係？」

周虎則道：「這神秘人，是不是住在這裏？」

司馬城輕吸一口氣，道：「你倆到另一間房查一查，不要輕易移動房內的一切物件，有事立即叫我！」

周虎和席季良走後，司馬城目光在房內掃了一掃，抬頭望樑上，突然拔身而起，躍上橫樑。

奇怪的是橫樑竟然有一段頗爲乾淨，司馬城心頭一跳，抬頭向上望，目光大盛，伸手至椽間一掏，抓出一件血衣來！

那血衣一望即知是武林人常穿的疾裝勁服，血漬最大的是在後背，司馬城一躍而下，仔細一看，便知身穿此衣的人，是被人用劍刺傷了後背，看來受傷匪淺。

窗子緊閉，司馬城將其推開，不料一推之下，整個窗子便飛了出去，他心頭更是一跳，躍出窗外，再縱身躍上屋頂。

屋頂有許多垃圾雜物，但沒有血跡，亦找不到蛛絲馬跡，司馬城重新回房，席季良及周虎亦回家，說對面那邊耳房，根本不能住人，司馬城便將血衣交給席季良，並告訴他是在椽間找到的。

三人又到灶房裏去，灶房裏居然有一堆乾麥桿，一看便知道有人倚在上面睡過覺，周虎連忙將麥桿拿開，下面沒有什麽，但司馬城則蹲下，抓起一把麥桿，放在鼻子下力嗅。

周虎吃驚地問道：「小城子，你幹什麽？」

司馬城再抓起一把嗅之，然後將麥桿給他們嗅，周虎大叫，道：「好像有股藥味！」

司馬城長身道：「很可能是那個受傷的神秘人，在這裏睡過，小席，抓一把麥桿回去！」

周虎道：「這也算是證據？」

「到藥店讓人聞一聞，這是綫索，不是證據！」

× × ×

席季良帶司馬城到同春堂藥店，將那把麥桿，交給韓掌櫃。「掌櫃，請你聞一聞，這是什麽味。」

掌櫃嗅了一陣，道：「這是一帖止血傷藥，包括有白芨，地榆和棕櫚皮等物，都是主要的止血生肌藥物！」

司馬城問道：「最近可有人來貴店買這種藥物否？」

掌櫃問了店裏的夥計，其中一個道：「大概十天前，是有個人來買過三帖止血生肌藥！」

席季良精神一振，急問：「可記得是誰來買的？」

那夥計囁嚅地道：「是小狗子……」

「什麽？怎會是他？他受了傷麽？」

「俺問過了，他說是代人買的！」

席季良謝了一聲，拉着他們走了，司馬城問道：「小狗子是什麽人？」

周虎道：「是個搗蛋的叫化子，嗯，大概十二三歲吧！」

司馬城吸了一口氣，道：「小席，這個人十分重要，立即派人去找他！小虎子，你帶我去小鐵匠家！」

× × ×

小鐵匠家在鬧市，住所的前面便是小的鐵匠店，他倆到時，小鐵匠正在打鐵，一個後生小子，用力地拉着風箱。

周虎大聲道：「小鐵匠，這位是當今皇上御賜的侍刀龍衛，他有事找你！」

小鐵匠連忙放下鎚子，雙手在皮製圍裙上揩了一下，哈腰道：「大人找小的有……什麽指示？」

司馬城和藹地說道：「可否到內堂才談？」

「好好！」這個老實的鐵匠，有點手足無措，交代了那小夥計幾句，才帶司馬城和周虎進去，邊叫道：「孩子的娘，快沏壺好茶來！」

只聽裏面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你今日瘋啦？竟敢叫老娘替你沏茶？」

小鐵匠結結巴巴地道：「娘子……是，是大人來訪……」

「什麽大人？」房內衝出一個大腹便便的女人來，瞧她的模樣，便知道是河東獅，她大鼻翼一搧，冷哼一聲：「什麽大人，是隻小老虎罷了！」

周虎大聲喝道：「這位是五品龍衛大人，還不快來參拜？」

那女人這才吃了一驚，怔怔地望着司馬城，司馬城連忙說道：「不必客氣，請坐！」

小鐵匠拿了一張籐椅塞在司馬城屁股下，道：「大人請坐。」那女人忙進去沏茶，司馬城也不阻止，有意爲難她。

「小鐵匠，你也坐下吧！」司馬城道：「你與你哥哥的感情如何？你嫂嫂往日待你又如何？」

小鐵匠道：「我大哥待我實在沒話說，至於嫂嫂……她對小的也不錯！」

話猶未了，那婆娘孟氏巳搶着道：「當然不錯，那賤人看見健壯的男人，就灌迷湯，要不是老娘看得緊，你早被她迷死了！」

司馬城大聲喝止，道：「閉嘴，本官不曾問你，誰叫你誣衊別人？自掌嘴巴三記，周虎，她若不打，你便替本官掌她十記！」

那女人臉色大變，在司馬城凌厲如刀的目光下，不敢違抗，自己左右開弓在嘴上刮了三記，刮罷要走，又讓司馬城喊住。「坐下，你這惡婦，如再亂說亂罵，本官絕不饒你！小鐵匠，你老實說，章三娘是不是喜歡對男人灌迷湯？」

小鐵匠結結巴巴地道：「小的不大覺得……後來小的與大哥分家之後，就很少見到她了……咱哥倆見面大都在城內的酒樓裏……」

司馬城問道：「爲何不去你大哥的家裏？」

「因爲……」小鐵匠看了他老婆一眼才道：「因爲內子會不高興……」那婆娘似乎要反駁，但望望司馬城，終於忍住。

司馬城轉頭問她：「你親眼見到章三娘灌男人的迷湯？灌誰？」

「是的，很多男人她都灌！」那婆娘一挺胸，理直氣壯地道。

司馬城沉聲道：「怎樣個灌法？灌那幾個男人的迷湯，把名字說出來，要有半句失實，本官便當你誣告良家婦女！」

那婆娘張大了嘴巴，欲言又止，小鐵匠忙道：「大人請原諒小的內子……她，她一向妒忌嫂嫂比她美麗！」

司馬城吸了一口氣，道：「如此說來，章三娘並不放蕩？」

「是……不放蕩。」小鐵匠道：「有顧客上門，俺大哥沒空，或者上門工作，她招呼人家一下，平常得很！」

司馬城頷首再問：「你可知道你嫂嫂娘家還有什麽人麽？」

「照她說，她家裏巳沒有至親的人，原本是務農的，因大旱，種不了莊稼，所以才南下逃荒。」

司馬城叫那婆娘進去，低聲問道：「章三娘以前可曾許配與人？」

「這倒沒聽說過。」

「你大哥哥有向你私下透露過，他與章三娘之間的感情？」

小鐵匠道：「照大哥說，大嫂待他倒是不錯的，家內收拾得很整齊，菜又燒得好，只是……床第間似乎不太滿意？」

「爲什麽？」

小鐵匠尷尬地道：「嫂嫂不大喜歡在床上服伺大哥！」

司馬城心頭一動，又問了幾個問題，才與周虎告辭。

周虎說道：「這樣說來，章三娘似乎不是淫婦！」他見司馬城沒答話，便住了口。

司馬城道：「小虎子，段大人今午請我吃飯，咱們今晚再見吧！」

× × ×

司馬城到衙門，已是晌午時分，他一跨進內堂，便聽見席季良的聲音自後面傳來：「小城子，找到小狗子了，不過他巳經死了！」

司馬城連忙回頭：「屍體在那裏？」

「剛派人去挖掘，是一個老叫化子替他埋葬的，聽說是暴斃的！」席季良道：「是這樣的，小狗子一向與那老叫化宿在城外廢屋那裏……」

司馬城截口問道：「就是章三娘住的那附近？」

席季良點點頭。「最近小叫化頗爲闊綽，常買些好食物回去請老叫化，大概四五天前，老叫化醒來時，才發現小狗子死了——他推不醒他，才知道他巳暴斃，後來便找了張草蓆，捲了他的屍體葬了！」

司馬城急問：「小鐵匠和章三娘報官是在幾天前？」

席季良想了一下才道：「是六天前！」他目光忽然一亮。「小城子，這兩件案子有直接關係？」

話音剛落，段縣令巳走了出來，笑道：「時候巳不早，再重要的事，也等吃飽飯才再研究！」

× × ×

午飯之後，段縣令便急不及待，請司馬城到書房坐談。司馬城首先將調查的經過向他簡述了一下，然後道：「在下估計，在半個月前，有人到大鐵匠家投宿，這人大概與章三娘是認識的，後來因爲某種原因，所以將大鐵匠殺了！」

段縣令問道：「下官請教司馬龍衛一件事，武功高強的人，殺人眞可以於無形麽？」

司馬城點點頭，說道：「但依在下之判斷，大鐵匠不像是被人封住死穴而身亡的！」

段縣令嘆了一口氣：「那到底他們是用什麽辦法殺死大鐵匠的？要不要到獄裏盤問章三娘一下？」

司馬城道：「不急，那女子不好對付，待咱們多掌握一些證據才盤問她！」司馬城說到此，忽然想起一件事，忙道：「大人請恕罪，在下得再去小鐵匠家，問他一件事……」

段縣令截口道：「何須龍衛奔波？傳他來就行！」

司馬城道：「不必，我親自走一趟，回頭見！」他開門出去，本想帶席季良一起去，誰知他巳出去辦案。司馬城只好獨自去找小鐵匠。

小鐵匠一吃飽飯，便開始在工作，他正在補一口鐵箱，一小鍋錫在爐燒得沸騰，白烟升騰，但一見到司馬城立即放下手上的器具。「大人找小的？」

「唔，我來問你一件事，章三娘怎知你要出城上門替人修補鐵器，是你告訴他的麽？」

小鐵匠抓抓頭皮，道：「不是……小的只告訴家兄，也許是家兄告訴他的！」

「共多久？」

「因爲路途遠，所以要四天，小的因爲內子懷孕在身，所以請家兄有空時來看看她！」

說着他兒子自內堂跑出來，向地上的錫塊抓去，笑嘻嘻地塞進嘴巴，那小夥記叫了一聲，小鐵匠緊張地用手指伸進兒子的嘴巴，把錫塊挖，又叫夥記抱他進去，然後尷尬地道：「對不起大人……因爲錫吃不得……」

司馬城目光落在爐上，望着那些冒烟的錫水，心頭倏地一跳，忙道：「沒事了，你忙你的吧！」說罷便快步跑回衙門。

衙門上下的人都認得他，見到他便哈腰行禮，司馬城急問道：「席捕頭回來了沒有？」

「回龍衛大人，席捕頭尚未回來，段大人仍在書房裏等您！」

司馬城敲開書房之門，段縣令見他臉色激動，喜問：「司馬大人有所發現？」

「大人，在下想剖開大鐵匠的喉管看看！」

段縣令道：「反正屍體尚未埋葬，有何不可，下官陪你去一趟。嗯，龍衛爲何突然要剖屍？」

「咱一邊走一邊談！」

× × ×

仵作用利刃小心翼翼地剖開大鐵匠的喉管，火光下，白光閃閃，司馬城心頭怦怦亂跳，只見仵作用刀尖一挑，一塊白皚皚的物件自喉頭彈落地上。

司馬城彎腰拾起，看了一眼交給段縣令，說道：「大人，大鐵匠致死的原因在此！」

「此不是錫塊麽？大鐵匠吞服錫塊自殺？」

司馬城道：「錫塊豈有如此整齊者？他是被人灌錫水，錫水甚易凝固，至喉管凝固之後，不能呼吸焉能活命？」

段縣令恍然大悟，圍着屍體踱方步，喃喃自語：「章氏假意餵藥與鐵匠服食，卻將煉熔了的錫水灌入大鐵匠嘴裏……哼，好狡猾的刁婦！」

「大人，想那大鐵匠終日接觸鐵器錫器，一入口，豈有不知之理？正常情況下，當會吐出來，錫水能夠入喉，證明尚有人協助，那人捏住大鐵匠的鼻，大鐵匠用嘴入氣，錫水自然流下……」

司馬城再指其四肢道：「大人看他四肢有微曲現象，分明死前曾經掙扎，只是被人用力按住而已！」

段縣令猛吸一口氣。「如今此案巳明，章三娘若非主謀，也是帮兇，另一個人，九成便是那個背部受傷的人，咱們立即回去審訊！」

「大人急也不急在一時！」司馬城道：「事情往往未必如咱想像中簡單，說不定章三娘不是兇手！」（未完・一）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巨獎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巨富何銘良經常慷慨捐欵做善事，這次他宣佈，只要有人能發現一種物質可以代替石油的他便願意出一千萬元，作爲獎金，不久就有個姓劉的人打電話給何銘良，說他有辦法將水變爲汽油，何銘良約見他，但何銘良的兩個兒子何富、何貴却怕有人對何銘良不利，預先請人作各種防衞工作，姓劉的有見於此，憤怒而不去見何銘良……另一個大學講師王漢生打電話給何銘良說可將垃圾變成能源，並約好次日早上相見，何富又找到江强、游天虹等人了解王漢生的底細，誰知游天虹找到王漢生時，王漢生巳死去，使游天虹等人驚奇萬分……

教授作餌　誘敵上釣

「甚麼綫索？」游天虹急着問道。

「根據何富說，那姓劉的男人在最後一次電話中稱，他即將出國，時間可能是在昨天晚上。」

游天虹沉吟了一會，說道：「看來這件事越來越變得不尋常了！好！我這個大俠，今日無論在公在私，都要徹底查清這件事，看看這姓劉的男人是否眞的有驚人本領可以領取那個巨獎！」

「我正打算派人到機場去調查，你有甚麼提議？」江强問。

「你不必派人去了。」游天虹說：「有關那個『巨獎』而引起一連串的問題，現在只有姓劉的男人這條綫索了，我想用小牛親自去調查，這樣會比較有把握。」

「好啊！師父。」小牛顯得很興奮，「甚麼時候出發？」

「我在機場有一個朋友，我會打電話給他，你現在立即去機場找一位姓馮的男人，他會協助你調查的。」

小牛牢牢記住游天虹的說話，匆匆跳上游天虹那輛銀灰色的特製汽車，朝着機場方向駛去。

× × ×

小牛來到機場，找到一個馮姓的高級職員，在他的協助下，很快便從各航空公司的乘客名單之中，查出了昨晚只有一個姓劉的男子離境。

小牛立即通過車上的無綫電話向游天虹報告。

「那男人是去那一個國家？」游天虹問。

「曼谷，據馮先生說，他是買了來回機票的。」

「好，你繼續在機場留意那劉姓男人的動向。」

「如果他從曼谷回來，我是否應該去 跟踪他？」

「那當然。」游天虹說：「我會一直留在江强的偵探社裏，有任何新的發現立即與我聯絡。」

小牛繼續留在機場，馮姓高級職員也很熱心協助他。

根據可靠情報，那劉姓男人將會乘搭今日由曼谷至香港的最後一班機回來，小牛顯得很

緊張。

他立即與游天虹取得聯絡。

「你設法跟踪他，最好能查出他的來頭。」游天虹說。

小牛在馮先生的協助下，知道來自曼谷那班機是在六號閘口出閘的，但是，他從來沒有見過那個劉姓的男人，如何能跟踪他？

但小牛的担心是徒然的，游天虹那個馮姓朋友，已經通知了海關負責檢查證件的人員，如果劉柏出現，立即用暗號通知小牛。

原來那姓劉的男人，名字叫做劉柏！

當劉柏經過檢查處時，小牛立即獲得了暗示。

那個叫劉柏的男人，大約只得三十六七歲左右，中等身裁。

劉柏通過海關的檢查之後，匆匆向着機場大厦出口處走去。

小牛尾隨着他。

正當劉柏要步出機場大厦時，小牛追了上去！

「劉先生！」他在後面叫。

劉柏回頭，愕然地望着站在面前的小牛。

小牛的腦筋轉得很快，他立即臉露笑容地說：「我叫小牛，閣下可是劉柏先生？」

「是又怎麼樣？」那人晦氣地說，脾氣果然很古怪，大概攪科學或者藝術的人都是這樣的，他們不像商人說話的那樣溫文。

「是何銘良先生叫我來找你的。」小牛撒了一個謊。「他很想見見你。」

「你是說何銘良麼？」那人顯出一臉不在乎的神情，「你回去告訴他好了，我根本不在乎他那一千萬獎金！」

「但是，如果你不早點去，恐怕那巨獎會給人領去了，在你之後，已經有幾個人致電給何家，說是對能源問題有了新的發明。」小牛說。

「那你爲什麼還來找我？」劉柏問。

「因爲那些發明家所發明的新能源都不大理想，所以何老先生想見見你，看看你的發明是否更有新意。」小牛的腦筋十分精明，所以編起故事來也頭頭是道，這都是拜他的師父游天虹教導有方所賜。

「那當然了，」劉柏的臉上顯出得意之色，「相信當今世上，沒有一個人的發明比我的更好，更接近汽油的特性的了。」

「既然如此，就請劉先生跟我回去見一見何老先生吧。」

「不！當日何家的人爲了我一個電話，竟然召來大批警察！這簡直是侮辱。這口氣不下，我是不會去見何銘良的。況且，我今次曼谷之行，正是爲這發明的專利權而去的，一千萬元，簡直是區區之數！」

「當日的事情，我想也許是誤會而已，」小牛說：「據何老先生說，他懸出一千萬元那個賞金，是不會影响你的專利權的，他只是還還做善事的心願而已，你何不成全他？」

「小兄弟，你請回好了，今天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不要煩我了！」劉柏不客氣地說，向着的士站走去。

「劉先生，你要到什麼地方？我送你一程吧。」小牛見到劉柏要走，立即又換了一個話題。

「你送我？」劉柏顯得很驚奇的樣子，「方便嗎？」

「絕對方便！」小牛說：「我本來是專誠來接你回去見何銘良先生的，既然你不肯，我們只好另想辦法了。」

「我不是不肯見他！只是他沒有誠意。」劉柏背着簡單的行李，隨着小牛，繞到停車場那邊去。

「你的意思是，只要他有誠意，你隨時可以見他嗎？」

「是的，但我不要在衆目睽睽或警察監視下試驗給他看！」

「但是，何老先生並非科學家，他如何能鑑別得出你的發明是否眞的成功？」

「我說的不要傍人在塲，當然不包括專家在內。」

「那好極了。」小牛一面說着，一面讓劉柏登上他那輛銀灰色的房車。

「你打算把你的發明售賣給外國人？」小牛開着車子問。

「是的。」劉柏說：「美國一位石油巨子正在曼谷渡假，機票是他送的。我所以移船就磡，是因爲他的行踪太過惹人注意，而這裏的環境又複雜。爲了確保我們彼此的利益與安全，我只好隻身過去會他！」

「眞可惜！」小牛說。

「可惜什麼？」劉柏問。

「看來，我可能是沒有眼福看看閣下的試驗了。」

「哦，」劉柏笑着拍拍小牛的肩膀，說：「年輕人，你既然是何老先生派來的，又那麼好人，我破例表演一次給你看！」

「眞的？」小牛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你不是逗我開心吧？」

「到了，就在前面停車吧。」劉柏沒有回答小牛，却在紅木道九四三號叫小牛把車子停下。

小牛下了車，打量着眼前那棟陳舊的樓宇，不禁問道：「你就住在這裏？」

劉柏走向梯間，說道：「是的，這是我父親早年購下的樓宇，我就是在這兒長大的。」

二人登上樓梯，那是一度木製的梯階，走上去時發出陣陣怪聲！

劉柏掏出門匙，他立即問道：「這裏只住了你一個人？」

「是的。」劉柏說：「我之所以能成功，可能就是因爲沒有旁人的騷擾，所以能夠專心研究。」

這時劉柏已經用門匙打開了門。

屋內的陳設簡單，像俬也十分陳舊！

劉柏把手中的行李袋順手一擲，抛向一張舊沙發椅上，引致一陣塵埃飛揚！

劉柏走到客廳的一角，那兒有一個舊式的酒櫃，他回頭問小牛：「喝點什麼？」

「不必客氣。」小牛說：「自便好了。」

不知怎的，小牛走進屋子之後，總覺得屋內有一種神秘感！

劉柏爲自己斟了一杯酒之後，把小牛帶到後面的實驗室去！

劉柏的實驗室規模不及王漢生的，而且儀器很簡單。小牛是外行，對實驗室中的儀器不甚了解。只見劉柏放下手中的酒杯之後，走到一排玻璃試管的前面，回頭示意小牛過去。

劉柏又戴上一對薄手套，用鉗子夾起一支玻璃試管，小心翼翼地放到小牛的鼻孔之下，說道：「你猜，這是什麼東西？」

「嗯……」小牛想了想，說道：「沒有氣味，大概是清水吧？」

「是的，正是清水！」劉柏說着，把那支盛有清水的試管放回原位，再從試管架上取過第二支試管，送到小牛的鼻孔之下，說道：「請你嗅嗅，這又是什麼？」

「是汽油？」小牛問。

「不！」劉柏說。他從架子上取過一隻實驗用的碟子，將試管內的液體傾了少許在碟子上。

劉柏用打火機燃點碟子上的液體，果然「

蓬」的一聲，碟子上的液體燃着了，但只是一剎那，很快地，那火光便熄滅了。

小牛看見碟子之內，液體仍在。

劉柏笑道：「這是我第一期試驗的結果，現在再看看第二期的。」

他又夾起另一支管子，把裏面的液體倒了少許在另一個碟子內，然後用打火機把它燃點，結果又是燃了極短的數秒鐘光景。但是，比起第一次，時間已經長了許多。

再看看碟子內的液體，比原來的已少了一半！

劉柏又夾起另一支試管，試管內裝着的是較前兩支深色的液體，呈黃色的。他很小心地把試管內的液體傾出少許於碟子內，然後像前兩次一樣用打火機把液體燃點。

這一次，火力很猛，火燄是青色的，而且可以嗅到陣陣電油氣味。

劉柏似乎担心火勢會蔓延，所以在旁拿着一張大棉被，準備隨時用來撲滅火種。這種大棉被，是化學實驗室必備的。

直至火光熄滅之後，碟子內的液體已蕩然無存！

劉柏望着碟子，臉上顯出得意之色，他對小牛說：「這是人造汽油，絕對不是用石油提煉的！」

小牛半信半疑。

「那些是化學製劑？」小牛問。

劉柏說：「只猜中了一半。」

劉柏從儀器櫃內取出一個乾净的玻璃瓶，對小牛說：「痲煩你過去扭開水喉，取一瓶清水過來！」

小牛果然過去取了一瓶水遞給劉柏，他還以爲劉柏用這瓶水洗滌實驗用的器皿，但劉柏接過瓶子之後，却把清水傾注入一支大試管中，然後把試管放回架子上。試管內除了清水之外，什麼也沒有了。劉柏又從另一列架子之上，取過一些化學劑，先後把十餘種物質放入大試管——盛清水的試管之內，然後搖勻，前後只花了數分鐘而已。

他把大試管取起，自己先嗅了一下，又讓小牛去嗅。

一陣濃烈的汽油味！

小牛目定口呆！

「這就是人造汽油，簡單吧？」

小牛半信半疑，用清水製成汽油，的確令人難以置信！

但是，劉柏從試管內傾了少許到碟子中，燃給小牛看，果然又像剛才一樣，發出青色火燄！

劉柏用一個小瓶，倒進半瓶「清水汽油」，交到小牛手中。

「小兄弟，痲煩你把這試用品拿去，你必須直接交到何老先生的手，切莫把此事太過張揚，以免我的生命受到威脅。」

小牛接過瓶子，望着瓶內的黃色液體呆了一陣。

若非親眼看見，他一定不會相信清水會變成汽油！

小牛是不會把此事張揚出去的，他不要劉柏步王漢生的後塵，死於非命。

在江强的辦公室之內，游天虹與江强正聽着小牛的報告。

那個盛載着「清水汽油」的瓶子就放在江强的辦公桌之上。

江强用火柴點了幾次，都能把液體燃着。

「你可知道，那些化學劑是什麼？」江强問。

「我對化學劑一無所知，當然不會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了。」小牛說。

游天虹却一直靜坐在那兒，陷入了沉思之中。

「師父，對這件事你的看法如何？」小牛問。

游天虹這時似乎突然從沉思中醒了過來。

「小牛，你應該留在那兒的。」游天虹說道。

「爲什麼？」

「如果他眞的發明了用清水變成汽油的方法，這就非同小可了，可能會給劉柏帶來殺身之禍，但如果那是一個騙局，就更應該監視他，看看他有甚麼進一步的行動。」

經游天虹這麼一說，小牛也急了起來。

「現在我應該怎麼辦？」小牛說。

「你暗中監視他！」游天虹說：「江强，痲煩你把那小瓶『清水汽油』取一半拿到你們的化驗室去化驗一下，剩下的一半，我要拿到政府醫院去，找一個朋友帮忙，看看化驗的結果是否一致。」

「那麼，何富那方面……」江强還未說完，游天虹已打斷了他的說話。

「關於何富那方面，查明眞相之後再告訴他吧。」

游天虹才說完，他們三人便立即分頭出發了。

游天虹用自己的特製汽車，小牛則用江强偵探社的特備汽車，車上同樣有無綫電通話機，可以隨時與游天虹及江强聯絡的。

小牛正要開動車子，江强走上前，說道：「小牛，我還是派一個伙記跟你去，發生事故也可多一個人照應。」

游天虹也同意了，江强回頭對站在遠處的一個職員叫道：「小郭，你跟小牛去，要聽小牛的指揮。」

那叫小郭的年青小伙子應了一聲，跳上了小牛的車子，車子向着紅木道絕塵而去！

另一方面，林浩探長又加緊對王漢生被殺一案的偵查，但連日來，却總找不到一絲兒綫索。

經過調查，那兩個學生沒有可疑之處，但却不能肯定他們是否有吸食大麻的習慣，如果其中一個是吸食大麻的，那就好辦得多了，可惜林浩又不能貿然要他們到醫院檢驗，結果還是了無頭緒。

游天虹已經由政府醫院處回到江强的辦事處，江强正坐在辦公室內，注視着面前的一份報告。

「你來得正好，」江强一見游天虹進來，就急忙說道：「有關那些『清水汽油』的化驗報告已經有了。」

「結果怎麼樣？」游天虹問。

「化驗結果，證明那些『清水汽油』是一種優質電油，但顏色較黃，可能滲入了色素。」江强說。

「這就沒有攪錯了。」游天虹自言自語地說。

「你說是什麼沒有攪錯？」江强不解地問道。

「我從政府醫院化驗處得來的結果，與你們化驗室化驗得到的結果一樣，」游天虹說：「這意味着什麼呢？」

就在這時，江强辦公室的電話發出了一陣急促的鈴聲，江强迅速接過電話。

「小牛！」江强說道：「可有什麼新的發現？」

「我打電話到師父的車子，沒有人接聽，師父在你那兒嗎？」小牛說。

江强把電話遞到游天虹面前。

「師父，這裏有了新發現，劉柏的屋子內有打鬥聲傳出，小郭已經上樓察看去！」小牛說。

「可能會有事情發生，」游天虹說：「你立即上去看看，我馬上來！」

游天虹放下電話之後，立即與江强驅車往紅木道。

來到紅木道九四三號二樓，只見小牛惘然地站在那兒。

屋內十分凌亂，有打鬥過的痕跡，實驗室更是凌亂不堪，所有儀器被打得粉碎，櫃內的化學劑蕩然無存！

游天虹上前用力搖着呆若木鷄的小牛，問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小牛的頭腦似乎還未清醒過來。

「你將事情的經過說說看！」游天虹說。

小牛沉思了片刻，似乎清醒了些，他說：「我和小郭坐在車子上監視着，起初沒有任何動靜。但是，大約在二十分鐘之前，屋內傳來了異聲，似乎是擲東西的聲音，還好像聽到劉柏的叫聲。於是小郭先衝上樓，我打電話給你們。隨後我也就跳下車子，準備上來看個究竟，但却給一隻狗糾纏着，最後我只好發狠打死那隻狗才能够衝上來，但已經太遲了，劉柏與小郭都沒有了踪影，屋內的情形，你們也見到了。」

游天虹也想起了剛才在樓下所看見的那隻死狗。

他在屋內四處看了一遍，原來屋內有後門，也有太平梯，看來，歹徒是從那兒逃走的。

但他們爲什麼要帶走劉柏？還有小郭呢？莫非王漢生的慘劇又會重演？

小牛很懊惱，歹徒是在他的眼底下溜走的，如果小郭有了什麼意外，那叫他如何是好？

「師父，我要去找小郭回來！」小牛衝動地說。

他正要走出門口，却被游天虹一手抓了回來。

「你要去那兒？憑你一個人就可以找到小郭嗎？我們還是回去從詳計議！」游天虹說。

「要報警嗎？」江强問。

「爲了小郭的安全，還是先致電林浩探長吧。」游天虹說。

×　×　×

游天虹與張雪兒和小牛等坐在江强的辦公室裏。

「有關那個『巨奬』而引起的凶殺及綁架案，現在我倒有一個新的想法。」

「什麼想法？」江强問。

「那個『巨奬』，是關乎能源問題的，而每次有人提出有新的發明，就發生意外，這是否意味着會有一個大機構，企圖把發明權據爲己有？」游天虹說。

「莫非你在懷疑太空電子中心？」張雪兒說：「你不是說過葉倫生曾對你說發明了一種新的能源嗎？可能那是虛張聲勢，其實眞正的發明家是那些想領取『巨奬』的人！」

「照你這麼說，何銘茛那個『巨奬』是永遠不會有人領取的了，如果太空電子中心獲得專利權，那一千萬元簡直是區區之數。」江强說。

「雪兒，你設法查一查葉倫生。」游天虹說。

小牛坐在那兒，一直沒有出過聲，此時見游天虹吩咐張雪兒去偵查葉倫生，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說：「師父，我也去！」

游天虹望了一眼張雪兒，張雪兒笑着點了點頭。

「好了，你跟雪兒一齊去吧，但要當心點！」游天虹說。

於是，小牛高高興興地，跟隨着張雪兒去了。

游天虹留在江强的偵探社裏，與江强商量一些重要的事情。

現在說回張雪兒與小牛。小牛駕着車子，來到太空電子中心對開的一處空地上，把車子停了下來。

張雪兒跳下汽車，朝着太空電子中心的停車場走去。

此時，已是晚上八點，停車場上只有零星的幾輛汽車。

其中有一輛勞斯萊斯大型房車，停在東面大門外面的停車位上，特別顯眼。

這是葉倫生的座駕！

張雪兒立即走了過去，站在那輛房車的旁邊。

坐在裏面的司機注視着張雪兒，上下打量着她，心中正覺得奇怪！

張雪兒對着司機嫣然一笑，然後打開手袋，掏出一叠簇新的一百元鈔票，順手取過幾張，向着司機的口袋塞了過去。

司機望着眼前這漂亮女郎，簡直有點莫名其妙。

「我是葉倫生的女朋友。」張雪兒說。

「啊，我明白了。」司機笑了起來，「我們老闆很多女朋友的。」

「他很多女朋友？」張雪兒顯出很憤怒的神情，「怪不得他最近不來找我了，看他上個月還向我求婚呢！我正要問你，最近他常與一些什麼女人在一起？」

「唔，最近……最近……」司機摸摸口袋中的幾張鈔票，向着張雪兒瞟了一眼。

張雪兒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忙打開手袋，再取出幾張百元鈔票，遞了過去。

司機滿意地伸出了雙手，把那鈔票接了過來。

「告訴你吧，我們老闆的女朋友都是一些高級的女郎，他與女朋友坐我的車子，都是說英文的，我一點也不懂。如果沒有學問的女人，老闆是不會眞心對她的　逢塲作興而已，向你求婚，開玩笑吧了！」

「我想知道他現在與誰在一起？」

「現在……現在好像是與柳秘書。」

「柳秘書？他還在工作？」

「他常常都是這樣的，工作得很晚。」司機突然顯出很貪婪的樣子，說：「柳秘書也實在漂亮，難怪老闆常常在人前稱讚她，還說她是一個好助手呢。小姐，說眞的，柳秘書比你還漂亮。」

張雪兒聽見「助手」二字，立即打蛇隨棍上，連忙問道：「柳秘書是他的助手？什麼助手？」

「難道你是他的女朋友，也不知道他對科學很感興趣麼？」

「他沒有對我說過。」

「告訴你吧，」司機說：「我聽他曾經對柳秘書說，他的發明差不多成功了，只是還差那麼一點點，所以每天柳小姐都留下來協助他做實驗。」

「做實驗？上面有實驗室？」張雪兒指一指太空電子中心。

「是的。」

張雪兒又問：「今天葉先生一直都留在這裏，與柳秘書在一起？」

「不，他們是要吃飯的，大概六點鐘，我車他們去吃飯，吃完飯再回來的。」

「他什麼時候會下來？」張雪兒問。

「時候也差不多了。」司機看看腕錶，「他約好我八點鐘在這兒等他的。」張雪兒有點失望，如果那司機沒有說謊的話，葉倫生不可能是主使綁架劉柏的人。

但是，葉倫生的辦公室不是等閒之輩可以

上去的，誰知道那個地方有沒有秘密？

張雪兒忽然想起這棟大廈有一個地下停車場，那兒是專供大廈用車停放的地方，同時也有直通電梯升至頂樓，入口處在北面那邊。

張雪兒不禁問道：「那邊停車場關閉了嗎？為什麼你不在地牢下面等他？」

「地牢停車場通常在六點鐘左右便關閉的。」司機說：「所以老闆叫我在這兒等他。」

張雪兒看看再也問不出什麼結果了，而且，葉倫生也很快就會下來。於是，她又從手袋中掏出一張一百元鈔票，塞到司機的手中。

「今晚的事，請不要告訴任何人。」張雪兒說。

「謝謝你，小姐。」司機說：「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張雪兒笑着跑開了。

她跑到大廈北面，那兒的街道比較寬闊，地牢停車場的入口處就在那裏。

小牛坐在車上，遠遠地望着張雪兒，又不敢離開車子，恐怕游天虹會隨時與他們聯絡。

張雪兒來到一度大閘門前，閘門鎖着，不知裏面是否有人。

這類辦公室大廈，在辦公時間內顯得很熱鬧，但入黑後便靜悄悄的，但想不到連停車場也關閉了，也許是由於私用的緣故，事實上在各寫字樓下了班之後，許多車輛亦紛紛開走，而這棟辦公大樓也就停止了一切活動。

張雪兒走到閘門前往內窺伺了一下，從罅縫中往內看，透過朦朧的燈光，可以看見裏面放着幾輛漆上招牌或字號的客貨二用小巴，大概是一些商號用來送貨的，而這些商號必然是大廈上面其中一個單位的商號擁有的。

「電子中心大廈」雖然是太空中心公司的物業，但三十層高的大廈，並非全部是自用的，其中有數層租了出去。

張雪兒發現停車場內，除了幾輛汽車之外，靜悄悄的，看不見一個人影。

張雪兒決心要進去看看，這裏應該是理想的內進路綫，因為她知道這裏面至少有一部電梯通至各樓。

但是，如何可以進入裏面？

張雪兒四顧無人，立刻自頭髮中摸出一枚髮夾來，走到大廈大鐵閘的小門旁，輕輕撬了幾下，小鐵門便應手而開。

這一類私用停車場的大鐵閘通常是自門頂的隱蔽處一拉而下，然後在門脚鎖好的。大鐵閘上有一小門，是供關上大閘之後，看更人出入之用。張雪兒現在就是從那度小門進去的。

雖然剛才在罅縫中窺見裏面沒有人，但是張雪兒仍然小心翼翼，將門掩上之後，悄悄溜至一輛汽車旁邊，四下裏看了一遍，直至確定這裏的確沒有人留守為止。

張雪兒走到電梯門前，兩部電梯都停在最低層——地牢停車場。

錶板上的數字最高只有二十八，也就是說：兩部電梯最高亦是只能升到二十八樓而已。

張雪兒記得葉倫生的辦公室設於頂樓——三十樓。二十九樓和三十樓同是「太空電子公司」的總辦事處。但這兩部電梯竟然不能到達，這是什麼意思？張雪兒難免有點奇怪。

她正在想：從二十八樓，是否有梯級可以上二十九或三十樓呢？

她正在思索間，視綫却已射向停車場內的另一角。

原來那邊又有一部電梯，深灰色的漆油門前寫着：「私用」二字。

張雪兒立刻走過去，發覺一些閃爍反光的東西出現在電梯門頂的天花板之上，她立刻閃過一旁。

那是一個秘路電視傳眞機的鏡頭。

張雪兒擔心被人發現。

她再偷眼望向電梯，發覺那部電梯與剛才兩部不同之處，首先是門旁的指示錶板上，有兩盞一紅一綠的小燈號，沒有數字。這時錶板上亮了紅燈，同時電梯上有一個匙孔，情形與那天他們在大堂上所見的那部電梯一樣，是需要一條鎖匙才可把電梯門開啓使用的。

葉倫生顯得這樣神秘，張雪兒的疑心就更大了，她決心要上二十九及三十樓看個究竟！

但是，如何可以上去呢？

突然，她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迅速走到一輛汽車前面，把車子上的望後鏡移動，那光圈在搖晃中停止在那個秘路電視鏡頭之上。由於天花板上有燈光，鏡子就把那燈光反射到秘路電視的傳眞鏡頭上，用以擾亂那電眼。

她相信這辦法必然生效，如果這時有人在螢光幕中窺伺的話，鏡子的反光會令到鏡頭閃耀，而無法再看清楚電梯門前的一切情景。

現在，她迅速地竄至電梯門前，施展開鎖絕技（這是游天虹傳授給她的。）把電梯門弄開。

因為她不是用鎖匙開的，她正担心用開鎖的辦法把電梯門打開，說不定打開之後，裏面是一個大洞，而電梯就停在二十九或三十樓。

但出乎意料地，電梯仍停在樓下，於是張雪兒小心地走了進去。

她按了上升的按鈕，電梯門立即關閉，然後急速地上升。

張雪兒無法預料電梯將停在那一層樓，因為電梯內只有三個按掣，一個是上的，另一個是落的按鈕，再有一個便是求救的。

張雪兒現已是勢成騎虎：一切後果，她暫時不去考慮。

當電梯停下之後，門瞬即打開，外面竟然是漆黑一片。

張雪兒身邊沒有帶備電筒，只好借着電梯內射出來的暗淡燈光走了出去。

照計，這麼大的一幢辦公大廈，不應該全無照明的，尤其是電梯門的前面，一日二十四小時，其實都應該有燈光照明，怎會這麼黑暗呢？

張雪兒正在滿腹疑團之際，電梯門就關閉了。

張雪兒在視覺上的感受，彷彿是一位剛步入電影院的觀衆，即使窗外有微光透入，仍然看不見眼前的一切景物。

張雪兒正在摸索着往前走，突然聽到一陣輕微的步聲，她立即採取戒備。

但是，一個黑影已撲到了她的身後，她立即彎腰伸腿，這一式「虎尾脚」如果施展得及時，那人一定會被她踢出丈外。

但那人已閃過一旁，隨即伸出手臂，箍住了她的頸項。張雪兒畢竟是一個學過武功的人，而且應付這樣的環境有豐富的經驗，這時候，即使她的呼吸有點困難，她仍能運勁沉肘還擊。

那人被張雪兒的手肘撞擊了一下，「喲」的一聲不由自主地叫了起來。

他的手臂一鬆弛，立刻被張雪兒雙臂一拉，使出摔角招數中的凌空過頭摔，把他摔得飛向前面，「嘩啦」一聲，跟着傳出一連串的呻吟之聲。

張雪兒正想作進一步的行動，但燈光却在這時候亮了起來。

一名男子出現在走廊的盡頭，手中握着一柄手槍，揚聲喝道：「不要動，把雙手放在頭上。」

張雪兒因為距離太遠，看不見那人的面部，但肯定他持着的確是一支手槍——一支絕對可以置人於死地的手槍。

這時候，張雪兒無可奈何，只好舉起了雙手。

直到握槍的那人慢慢走過來，剛才被她摔倒的那人才從地上爬起來。

「咦，怎麼會是你？」一聲頗熟悉的聲音此時驚叫起來。

張雪兒此時可以清楚地看見握槍那人的面孔了。

「哼！想不到吧，葉先生！」張雪兒冷冷地說。

原來那人是葉倫生！他仍然握着手槍，走到張雪兒的面前來。

「張小姐，你到這兒來幹什麼？」葉倫生問。

「找你。」張雪兒說。

「唉！找我又何必這樣鬼鬼祟祟呢？」葉倫生苦笑搖頭：「只要你打電話給我，我就會派人到樓下接你上來！」

張雪兒看見對方並無惡意，還表現得落落大方的，倒有點不好意思。

葉倫生揮一揮手，把站在一旁的兩名大漢遣走了。

這二名大漢之中，一名是被張雪兒打倒地上的，另一名却是聞訊趕來助陣的，但他們看見葉倫生對那女子如此友善，只好悻然離去。

葉倫生把手槍納回口袋中，攤手示意道：「請到樓上我的辦公室去。」

張雪兒這時才知道這是二十九樓。

登上最高一層——三十樓時，那位柳秘書用驚奇的目光望着張雪兒。

「請進我的辦公室坐吧，張小姐，」葉倫生又向他的女秘書說道：「請你拿兩杯咖啡進來。」

張雪兒一邊走一邊說道：「別客氣了，我這次到來，只為了弄明白一件事。」

「是什麼事？」葉倫生疑惑地望着張雪兒問。

「聽過劉柏這個名字嗎？」張雪兒問。

「劉柏？」葉倫生皺着眉頭，認眞地回憶着，好一會，他說：「沒有，從沒有聽過！」

「他是一位發明家。」

「他發明了什麼？」葉倫生好奇地問。

「他發明了用清水製造電油，是名符其實的『清水電油』。」

葉倫生苦笑，說道：「名字倒很新鮮，但我從來沒有聽過！」

張雪兒說道：「閣下不是正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嗎？這樣一個大發明，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唉！張小姐，我眞的被你攪到一頭霧水了。」

「不妨告訴你，」張雪兒說：「劉柏突然失踪了。」

「他失踪又與我們何關呢？」

「你們的研究很相似，而他的研究已經成功，他的產品我們也試驗過了，但現在他突然失踪，使我們不由得聯想到你。」

葉倫生自從收回手槍之後，對張雪兒的態度顯得十分友善，但是現在却臉色一沉，冷冷地說道：「張小姐，你這麼說，到底是甚麼意思？」

張雪兒只希望迫他供出一切，暫時却忘記了她本身可能發生的危險。

張雪兒說：「有人看見劉柏被數名大漢押到這幢大廈裏來。」

「眞的有這麼一回事？」葉倫生顯得很愕然。

張雪兒之所以要這樣說，一方面是為自己找個合理的藉口，解釋她何故要偷偷摸摸的跑到這裏來，另一方面就是要看看對方的反應。

但是，看葉倫生的神氣，又好像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葉倫生正在沉思着，他的女秘書已經捧了兩杯咖啡進來。

葉倫生對他的女秘書說：「打電話到門房下面問問，看是否有可疑人物綁架着一名男人進入我們這棟大廈裏來！」

他的秘書也頗感愕然，最後還是走出去打電話。

在柳小姐與樓下警衞室的人通電話的時候，葉倫生問張雪兒：「那個劉柏大約有多大年紀？」

「三十餘歲，與你差不多，身裁也相信相差不遠！」

說話間，柳秘書走進來回報：「警衞說，下班之後除我和你之外，沒有任何人進過這棟大廈！」

葉倫生站起來，對張雪兒聳聳肩，說道：「張小姐恕我無能為力幫你的忙，如果你心中仍存疑的話，最好還是報警！」

報警？張雪兒心裏想：如果葉倫生是個可疑人物，他根本不會希望警方人員到這裏來，除非他有意以退為進，故意虛張聲勢。

張雪兒望着葉倫生，問道：「你不反對我報警？」

葉倫生說：「如果眞的有人被非法綁架來到這裏，我又怎會反對？」

張雪兒指指葉倫生的口袋：「你那支手槍，大概領有槍牌吧。」

「當然，」葉倫生開始顯得不高興：「張小姐，我要不是看在游先生的份上，早就對你不客氣了。」

柳秘書說：「剛才警衞說，車房入口處的小鐵門已被人撬開。」

葉倫生說：「其實我一早就知道張小姐要試試我們這裏的防盜設備了，電眼雖然被玻璃鏡子反光造成了混亂，但電梯內的電視傳眞系統却清楚可以看見有人上來，要不是我及時下去，恐怕警衞此刻已經將你殺死了。」

張雪兒感到處處理虧，處於下風，她想：難道葉倫生絕無可疑之處，只是自己過於敏感？然則，即使在警方面前，只怕自己也無從解釋。

此時柳秘書又問葉倫生：「警衞隊正在各樓檢查，要通知他們上來嗎？」

葉倫生揮揮手，說：「柳小姐，這裏沒有你的事了，你可以到外面等我，或者叫司機送你回家，然後叫他開車回來接我。」

「好的，那我先走了！」柳小姐說着，離開了葉倫生的辦公室。

葉倫生這時才苦笑了一下，對張雪兒說：「我實在不明白你們為什麼會懷疑到我的身上來，也許游先生認為我太過神秘了，不肯將新能源的秘密說出來，其實我也不是故作神秘，我身為一個大機構的主持人，我是有權保留這份秘密的，除非是你能發誓，為我保守一切秘密，不讓外間的商業對手知道！」

張雪兒本來就無法下台，現在她正好順水推舟，於是她說道：「如果你肯把秘密說出來，我肯發誓不張揚出去。」

「那好吧，」葉倫生說：「你先喝一杯咖啡，我再帶你到我們的實驗室去。」

「不必了，」張雪兒說．「我們最好現在就到實驗室看看。」

葉倫生帶着張雪兒到辦公室一角，張雪兒以為那兒有一度門，他們可能由那暗門出去，但是，葉倫生却站在一幅桃木製成的百葉屏之前，打個手勢說．「請伸手過來試試這兒放出的暖氣吧！」

張雪兒小心翼翼地把手伸過去。

葉倫生看見她這副神氣，不禁失笑道．「

我不可能向你施毒氣的，誰不知道游先生的厲害？如果我有什麼見不得光的，早就把你打發走了，還會留你在這兒嗎？」

「嗯！」張雪兒沒有理會葉倫生，自顧自地說：「很暖，是暖風機麼？」

暖風是由百葉簾般的木屏後面吹出來的。

其實那些每條闊只一英寸左右的活頁是鐵製的，只不過漆成桃木一樣，使它與辦公室內的傢俬相配襯而已。

葉倫生笑道：「這的確是暖風機，但不是用電力的，而是用太陽能！」

「太陽能？」張雪兒半信半疑。

「是的，我在天台上裝了一個太陽能的熱力收集系統，可惜這是夜晚，否則，我會帶你上去看看那些金屬裝置！」

「你設計的？」

葉倫生笑着點頭：「這也算不了什麼，美國已有不少大廈使用這方式收集太陽熱力，有人在郊區建成了龐大的『太陽田』，那就是一排排的曲鏡收集器，跟住太陽在天空移動的方向移動，不斷收集太陽能，令到蒸氣機中的水發熱，原理實在十分的簡單。但我們天台太小，所以暫時只有一個小型的『太陽田』供應本公司各部門的暖氣。」

張雪兒也曾聽過這一類太陽能收集器的設備，但想不到葉倫生也能在此建立「太陽田」，雖然她對葉倫生仍有懷疑，但却不得不由心底裏佩服他。

葉倫生把她帶到辦公室外面，通過一條走廊，進入一間頗大規模的實驗室！

葉倫生用特製的鎖匙開了門，裏面有燈光，但並不太光亮。

葉倫生一按系統的燈掣，燈光先後在天花板之上紛紛放亮，登時間，室內光亮得如同白晝！

葉倫生指着一些新式儀器，對張雪兒說：「張小姐，剛才你說有人用清水可以製成汽油，但在理論上，我認爲是絕對沒有可能。」

「爲什麼？」

「事實上，我最初也妙想天開，用清水加入一些可燃化學物，可是，成本太貴，其實燃燒的，只是那些化學劑而已，並非清水。」

張雪兒說：「但有人親眼見過那實驗。」

「也許那個實驗，只能騙倒那些沒有化學知識的人而已。」

「然則，你的發現又是什麼？」張雪兒問。這是她最感興趣的。

「海水燃油！」葉倫生指指一副儀器，「這是試製品。」

張雪兒看見一些如水般清澈的液體，大約五加侖左右，盛在一個玻璃缸之內。要不是葉倫生特別介紹，她只以爲那些是清水而已。

葉倫生一邊用一個玻璃杯盛載了一小杯「海水燃油」，一邊解釋道：「這是經過提煉的海水，加進了化學劑，保留海水中含有的若干礦物質，令它們產生化學作用，令到這種科學家製品更加可以燃燒得耐久一些。」

他把那小杯「海水燃油」帶到實驗室一角，那兒有良好的遮火設備。

只見葉倫生傾出杯中液體於一個鋼盆之中，燃點起來，登時火光熊熊！

葉倫生說：「這小杯如果是市面上出售的超級汽油，大概可以燃燒三分鐘，但現在如果我們不弄熄它，大約要在這裏燃燒十分鐘。」

張雪兒說：「也就是說，你發明的產品，比最好的汽油耐用三倍？」

「是的，所以即使貴一些，也是值得的，」葉倫生很驕傲地說：「起碼不愁供應方面有短缺現象出現！」

鋼盆中仍然火光熊熊，燒得很猛烈，張雪兒站在一旁，也感到熱度很高。

張雪兒問：「可以大量生產嗎？」

「當然可以！」葉倫生說：「儀器可在外國大批訂製，但這室內的却是我們自製的。」

「自製的？」張雪兒隔住防火板往室內各處瞥一眼！她顯然不相信葉倫生有這種本領！

葉倫生解釋說：「一些分解儀器是許多實驗室都有的，混和機是用製啤酒那一種，此外，再加上一些精細儀器，每一部份都要由一個專人管理，但是，如把各個部份連貫起來，製成自動機器，那時就可用電腦管理！」

「這確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張雪兒說。

葉倫生用一個金屬蓋子，往火盆中罩上去，火立刻熄了。

他又帶着張雪兒回到一些儀器前面來，逐一加以介紹。張雪兒終於相信葉倫生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家，他不但有商業頭腦，也是一個出色的科學家。

葉倫生正在滔滔不絕地講解，但許多專有名詞，張雪兒一點也聽不懂。張雪兒走出那間實驗室時，心中對葉倫生不再存疑了。

葉倫生說：「我所以要你保密，是因爲我們董事局正在爭辯着一個問題，這項實驗是否應公諸於世？」

張雪兒說：「當然應該公開，讓更多的人享受你們的成果。」

「是的，我也是這麼想，」葉倫生說：「但是，一部份董事却反對。」

「在世界能源危機幾乎令到工商業窒息之際，你們不能太過自私！」

「但是，有些董事們則認爲，我們花了這麼多的金錢，一旦公開，可能會血本無歸！」

「但你們的眼光應該放長遠些。」

「這個問題，還是需要考慮的。」葉倫生一邊說着，一邊將實驗室的大部份燈光熄滅，只留回一小部份照明用。

他鎖好門，然後沿住走廊，帶張雪兒回到他的辦公室去！

張雪兒看過葉倫生的實驗室與實驗之後，心中對葉倫生很是敬佩，她主動向葉倫生表示歉意，葉倫生十分大方地笑了笑！

他說：「不怕坦白告訴你，要不是今晚這情形，我決不會讓你知道得那麼多！」

張雪兒笑道：「你讓我知道是無妨的，我是門外漢，對你剛才所講的東西只是一知半解，根本不可能把資料說出去。」

「我也知道游先生的爲人，你既然是他的女朋友，我也會相信你的，我所以不敢對你們透露得太多，是担心其他董事會怪我。」葉倫生又說：「我雖爲董事長，但是，不怕告訴你，我本身是沒有拿錢出來的，我只是憑一點小聰明，令到其他董事對我信服而已。」

張雪兒忽然覺得葉倫生坦白得很可愛，她覺得內疚，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還好葉倫生這麼大方，不但不怪她，還讓她知道了不少秘密，總算不枉此行！

張雪兒抱歉地說：「今晚我實在太魯莽了，不知道怎樣向你道歉才好！」

葉倫生一邊收拾公事包，一邊說道：「過去的事還是不要再提了，我如果不信任你，我決不會讓你知道得那麼多；只要你爲我保守秘密，我就非常感激你了。」

二人最後並肩離開辦公室。

另一方面，留守車上的小牛看見張雪兒進去那麼久還不出來，心急如焚，又不敢貿然離開車子，恐妨游天虹隨時會找他，在無計可施之下，他通過車上的無綫電話與游天虹聯絡。

游天虹聞訊立即驅車前來。

小牛向游天虹講述了大概的情形之後，游天虹正待有所行動。

就在這時，葉倫生與張雪兒雙雙出現在大廈門前，兩人還顯得很友善的樣子，有講有笑的。小牛與游天虹一頭霧水。

只見張雪兒與葉倫生握手，之後葉倫生登上一輛汽車，絕塵而去了，而張雪兒獨自向車子那邊走過來。

張雪兒看見游天虹，也吃了一驚！

「發生了什麼事？」張雪兒問。

「我正想問你。」游天虹說。

於是，他將剛才小牛担心的情形說一遍。

「你眞不中用！」張雪兒笑着罵小牛，「我此行收穫甚豐呢！」

「到底有什麼收穫？」游天虹問。

張雪兒於是將剛才所發生的一切向游天虹及小牛說了一遍。

游天虹聽了之後，若有所思地說：「照你這麼說：劉柏那個『清水電油』是假的了？」

「葉倫生說，理論上，清水變成汽油，應該是沒有可能的。」

「如果沒有可能，那麼，劉柏失踪又意味着什麼呢？莫非……」游天虹像在喃喃自語。

「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小牛說。

「我們先回江强偵探社去，再決定下一步計劃。」

於是，他們三人匆匆登上汽車，返回江强的辦事處。

回到偵探社，游天虹找江强商量。

以目前這樣的情形看，事情似乎越來越複雜。王漢生因爲曾說過能發明新能源，結果遭殺身之禍，而劉柏也說能發明新能源，結果失踪，而且連同偵探社的小郭也失踪，這到底意味着什麼呢？是否與那個一千萬元巨獎有關？而劉柏的發明，既然葉倫生斷定是沒有可能的，那麼，他本身也許是一個騙子。

「如果葉倫生的發明被人知道了，也許，下一個遇害的，會是他！」張雪兒說。

「我們是應該暗中保護他，以免再發生意外。」游天虹說：「如果眞的有人存心要騙取巨獎，我們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張雪兒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立即站起來，走到電話旁邊，拿起聽筒，神情頗爲緊張地撥了一個電話號碼。「喂！我找葉倫生先生。」她對着聽筒說。

小牛看見張雪兒這副緊張模樣，幾乎要失笑起來。

對方接聽電話的，正是葉倫生，他已經睡了。

張雪兒說：「你沒有事吧？葉先生。」

「我剛發了一個噩夢！」葉倫生顯得有點啼笑皆非。

張雪兒說：「這幾天以來，一連串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

「小姐，我早已經對你說過，這些事與我無關！」

「你聽我說下去吧，我並不是說你與這些事情有關，而是担心你的安全！」

葉倫生莫名其妙地問：「我的安全？」

「是的，可能有人會殺你！」張雪兒說：「王漢生不幸被殺之後，繼而劉柏又失踪，這一切絕非偶然，所以我担心下一個會是你。」

「你說誰會殺我？」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從聽筒內傳來了一陣混亂的聲响，好像有人突然闖進葉倫生的睡房，又好像有人向他襲擊！

游天虹看見張雪兒面色大變，也爲之吃驚不已！

張雪兒對着聽筒，驚惶失措地問：「葉先生，你怎麼啦？喂……喂……」

張雪兒用力按了幾次電話，但對方在這一利那間把電話掛斷了。

張雪兒放下電話之後，立刻與游天虹開車趕到葉家去！江强與小牛留守在偵探社，以便有什麼新發現時，隨時與游天虹他們聯絡。

游天虹與張雪兒來到葉家門前，但一切又似乎很平靜。

游天虹說：「難道下人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主人出了事麼？」

「這有什麼出奇？」張雪兒一邊說着，一邊下車。

按了門鈴，久久未見有人出來應門！

張雪兒又說：「下人們住在花園和樓下，只有葉倫生一個人住在樓上，所以即使突然有事發生，他們也可能一無所知！」

游天虹正想問張雪兒爲何會如此了解葉倫生的私生活，門內還有人問了出來：「誰？你們要找誰？」

張雪兒說：「我們來是要找葉先生的。」

「噢！葉先生已經睡了，這麼深夜，明天再來吧！」

張雪兒說：「我們剛通過電話，但突然中斷了，我担心上面有事發生。」

門內的人說：「但是我不認識你們，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他的朋友！」張雪兒焦急地說：「你快些開門吧。」

「對不起，請等一等！」門內人把小窗眼關上了，大概他要向主人請示吧。

游天虹又問張雪兒：「你剛才在電話中還聽到了一些甚麼？」

「似乎有人突然之間從後面向他襲擊，他叫了一聲，隨即有人把電話掛斷了，顯然是有事發生。」

就在這時，有人從裏面問了出來：「門外兩位先生小姐，請問你們貴姓大名？」

這人生得很高，似乎不是剛才那一位，可能是一位職位較高的男僕人吧，張雪兒靈機一觸，說道：「我們是警方的人，懷疑這裏有事發生，快開門吧！」說着，竟從口袋中掏出一張咭紙遞了進去。

那人迅速接過那張咭紙，門隨即「呀」的一聲打開了。

游天虹有點莫名其妙，張雪兒那張「證件」，到底是怎樣得來的，然而，連張雪兒本身也是莫名其妙的，因爲她那張並非是甚麼「證件」，而是一張不知是甚麼咭紙而已，在匆忙中，連她自己也看不清楚那到底是甚麼。

「兩位請進吧！」門內的男人說，後面還站着另一名下人。

那人又說：「我已派人上樓把葉先生叫下來，請二位先到客廳喝杯茶。」

游天虹他們跟着那男人走進屋內，就在這時，屋內傳出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聲。

一名奉命上樓把她的主人叫下來會客的女僕，不知怎的，竟在一聲驚惶的尖叫聲突然昏倒過去！

屋內立即引起一陣混亂！

男女僕人紛紛衝上二樓去！

游天虹他們已想像得到，一定是葉倫生出了事，所以也急忙撲上樓去。

房內，一個血人倒在床緣。

他身穿睡衣，半截身差點滑下床來。電話還在他的手上，但電話綫已被人割斷了。

他，當然就是葉倫生。

游天虹立即吩咐下人報警，而自己則與張雪兒留守現場。

任何人都看得出，葉倫生已經死了！

一動也不動的，像個醉酒鬼突然仆倒在床前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背部被人揷了幾刀，鮮血不斷由傷口冒出！

窗門已打開，風由外面吹進來，吹得窗簾

不斷地飛揚！

游天虹走到窗前俯視下去，下面是花園。花園有高牆，牆上有碎玻璃，也懸了鐵蒺藜。照這樣看，兇手要混進來行兇，眞的不是簡單的事！

游天虹他們可算是同道中人，對於如何入屋，及事後如何撤退，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

因此，他們在看過了現場環境之後，一邊令下人們維持現場上一切現狀，一邊趁警方人員未開到之前，向下人們問話！

男管家這時才知道他們並非什麼警探，剛才他所以會在看過了那張咭片之後立即開門請他們進來，主要是因爲那是他的主人——葉倫生的名片。原來張雪兒與葉倫生告別時，葉倫生把那個咭片留給她。

當時葉倫生還說：上面印有他住宅的電話，如果有甚麼疑問，可以隨時與他聯絡。

眞想不到，那張咭片竟帮了他們的大忙。

張雪兒當時只不過隨隨便便找一些東西冒充證件而巳，結果葉倫生的名片，比任何通行證更加有效！

游天虹環視了那些僕人一遍，男女僕人不下十名之多，果然排場不小！

其中一名女管家對他們說：「我們平時很少上樓，除非葉先生不在家，我們才會上去打掃。」

「爲什麼？」張雪兒問。

「因爲……」女管家好像難以啓齒似的，「有時他會有人客留宿。」

「人客？」張雪兒說：「你是指，他的女朋友？」

女管家面紅紅的點點頭。

「你是說，葉先生常常有女客留宿？」

「是的，」女管家說：「事到如今，我們當然不該再爲他隱瞞了！」

游天虹問：「今晚却沒有看見什麼女人。」

「是的，今晚例外吧？」

不久，大批警員開到現場，附近的街道迅速被封鎖！

現場找不到兇器，兇手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林浩探長聞訊趕來，看見游天虹等二人，心裏好生奇怪，便問道：「爲什麼你們會在這裏出現？」

游天虹於是將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

「老朋友，」林浩說：「請你跟我回去錄一份口供，這案子可能你們是唯一的證人。」

「探長，所有事情改天再談，我現在有緊要事回江强處！」游天虹說。

「甚麼緊要事？」探長問。

「改天再告訴你！」游天虹說着，拖着張雪兒的手往外走。

林浩探長與游天虹交情頗深，而且在過去，游天虹協助警方破了不少案，林浩深知游天虹是一個有分寸的人，也就任由他們走了。

當游天虹與張雪兒回到江强私家偵探社時，江强迎了上前，頗爲緊張地說：「你們回來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們呢？」

「發生了什麼事？」游天虹問。

「何富剛打了一個電話給我。」

「他說什麼？」

「他說有人打電話恐嚇他！」

「知道是誰嗎？」

「就是綁架劉柏與小郭的那伙人，他們說劉柏現在是唯一能用淸水製汽油的人，他們要用劉柏來換取五百萬元，也就是『巨獎』的二分之一，如果何家不就範，他們就會殺掉劉柏與小郭，並且下一個目標是何家的家人。」

「果然不出我所料。」游天虹若有所思地說。

「你說什麼？」江强莫名其妙。

游天虹對江强如此這般地說了一遍，江强這時才恍然大悟。

「果然名不虛傳。」江强讚美道。於是，他們分頭行動了。

× × ×

傍晚時份，何家客廳的電話又响了起來，由於事態嚴重，何家兄弟早巳將何銘良送到另一間別墅去了，此時何家的客廳上，只坐着何家兄弟與江强。

何富立即拿起聽筒。

「喂，我找何富。」對方說。

「我就是，你是誰？」何富說。

「我是誰不重要，但有兩個人的聲音你要聽聽。」

於是電話內又出現了另一個男子聲音：「何富先生嗎？我是劉柏，曾打電話給令尊的，現在有人要殺我，如果他們殺了我，就再沒有人能發明新的能源了。何富先生，你給他們五百萬吧，剩下五百萬才作爲我的獎金好了。」

「劉柏先生，很是抱歉，」何富說：「剛才我接到一個電話，是市立大學莊臣教授打來的，他說他可以用海水變成汽油，那個巨獎，我打算給他！」

「你說什麼？」對方很是吃驚，「你是說什麼莊臣教授嗎？唔！」對方惡狠狠地把電話掛斷了。

大約子夜時份，市立大學莊臣教授的宿舍內，還有燈光透出，教授正在燈光下捧着一本厚厚書本，但他顯然並非專注於書本上，他的手有點微微的顫抖。眉頭緊鎖，好像有什麼事即將要發生似的。

門外，已有幾名大漢躲躲閃閃移近這間小屋。更有人透過玻璃窗對裏面窺伺。

教授下意識地深吸口氣，就在這時候，門「砰」的一聲，被幾名大漢撞開了，數名大漢像旋風般捲進屋內，教授慌忙地閃過一旁。

「嘻嘻，」帶頭的一名大漢猙獰地望着莊臣教授，「你就是能把海水變成汽油的人嗎？哈哈，一千萬元，你的胃口倒不錯，海水變汽油，簡直發夢！你想與我大隻威爭飯吃？你大概吃了豹子胆了。」

那個自稱大隻威的人越迫越近。

莊臣教授一直往後退。

「今天就是你的死忌！」大隻威說。

「慢着！」莊臣教授一邊向後退一邊說道：「你們爲什麼要殺我？」

「凡是想領那個巨獎的人，我們都不會放過，王漢生，葉倫生，哈哈……」

「但是，葉倫生並沒有想領取那獎啊！」

「遲早而巳，發明新能源？哈哈，何家那班飯桶那一千萬元，遲早會全部落入我們的手中。」

「難道你又眞的能發明新能源？」莊臣教授問。

「看你的天眞樣，」大隻威說：「好吧，反正你也要去見閻王了，不妨告訴你，讓你死得瞑目吧，我就沒有本事發明新能源，但我們的大魔術師——劉柏老兄却有這個本事，現在明白了？哈哈……」大隻威說着，把手一揮，衆嘍囉一擁而上，撲向莊臣教授，眼看莊臣教授凶多吉少了，就在這時，從屋子的隱藏處，竄出幾名大漢，爲首一名正是大名鼎鼎的「千門奇俠」游天虹！

游天虹竄到大隻威後面，把他攔腰抱住。大隻威當場成爲階下囚。

其他的嘍囉也紛紛被後來的大漢制服。

「你們是什麼人！」大隻威一面掙扎一面問。

「連我們是誰也不知道，就在太歲頭上動

土？」游天虹說。

「兄弟，大家都是在江湖上行走的，有話慢慢說。」大隻威說。

「好吧，現在我告訴你，何家那個大獎，是屬於我們的，如果你答應退出，我們就放了你！」游天虹說。

「但是，一千萬元，你們獨吞，不覺得太過份嗎？」

「你的意思，是要跟你分賬？那有這樣的道理。」

「兄弟，」大隻威說：「你聽我說，大家都心知肚明海水及淸水是不能變成汽油的，要領那個巨獎，就要冒很大的風險，不如由我們冒那個風險，再與你們分賬如何？」

「我們分得多少？」游天虹問。

「六四分賬，我們六、你們四如何？」

「這樣，」游天虹故作沉吟的樣子。

「兄弟，不必考慮了，這個分賬方式，巳經是十分公道的，你們等於坐享其成。」

「但你有什麼方法令我們相信你？」

「這個……」

「你有把握取走何家那個巨獎？」游天虹問。

「一千萬元就沒有多大把握，五百萬元就肯定會到手。」

「那麼，你先給我們二百萬，我們就不插手這件事。」

「給你二百萬？」大隻威吃驚地問。

「是的，二百萬，」游天虹從身上取出一把利刀，放到他的脖子下面，「二百萬，你沒有選擇的餘地，這二百萬，作爲我們的紅利也好，作爲買回你的命也好，我要二百萬！」

「我現在那有這麼多錢給你？」

「你叫兩個伙記回去拿！」

「好吧！」大隻威說：「但你用甚麼保證你不插手巨獎那件事？」

「我們在江湖上行走，就憑一個信字！」

「但我還不知道你是誰？」

「你們這些後輩，當然不會知道我是誰！但只要你出去打聽一下，誰人不認識我？」游天虹又轉向那些嘍囉，「你們聽命，好好地回去拿二百萬來，如果有甚麼差錯，我不但會殺大隻威，而且會殺盡你們的人。」

其中兩名嘍囉連連點頭，一陣衝鋒似的向門外跑去！

× × ×

此時何宅內的電話又响了起來，是大隻威那伙人打來的。大隻威目從給了二百萬現金游天虹之後，對於何家那筆錢就更加緊張了。

大隻威在電話中對何富說：「請你立即派人拿五百萬到公路旁的燈柱等我們來取，否則！我們會殺掉劉柏！」這時，電話內傳來了劉柏的尖叫聲，還有小郭的叫聲，何富很是担心，雖然此時在何宅內巳聚集了大批警員。

大隻威又說：「如果你不立即把那五百萬現金拿到我們指定的地方，除了劉柏之外，你的家人也將會被殺掉！」

何富立即對着聽筒說：「我會立即派人拿錢來的，請你們不要衝動！」

何富收綫後，警方立即作出安排。

一名探員身穿白衣，手挽旅行袋，站在公路分岔路口的一支燈柱下等候，那兒有棵樹，很容易認的。

這巳是凌晨時份，再過兩小時便天亮了，公路上冷清清的，鬼影也沒有一個，當然也不會有車子經過。

數分鐘後，一輛私家車從遠處疾馳而來，經過警員身邊時，略爲把車速放慢，車內有人透過車窗，把手伸出來，一把將警員手上的旅行袋搶去，然後有一個人從私家車上滾了下來，那人正是被他們綁架多時的江强私家偵探社的探員小郭，他巳昏迷不醒。

警員迅速把小郭從地上抱起！

數輛警車向着那輛私家車追了過去，但那輛私家車却像一匹野馬般向前飛去！

在一個轉彎處，右旁便是大海，私家車就在那裏停下！

海面距離岸邊不到一丈遠之外，停放了一艘快艇，車上四名大漢走出車外，隨即縱身一躍，跳到快艇之上，快艇隨即向海中央飛去，把大批警車遠遠地抛在後面！

警方頓時束手無策，只好迅速電召快艇到來增援，但增援的快艇到來時，恐怕匪徒巳逃去無踪。

眼看大隻威那班人就要在警方的眼皮底下逃走了，就在這時一輛銀灰色的私家車，直向着大海衝下去！衆人不禁目瞪口呆。只見那輛汽車衝下大海之後，隨即變成一隻快艇，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其速度比匪徒那隻要快幾倍！

原來那輛銀灰色的私家車並非普通汽車，而是游天虹的特製汽車。汽車是可以海陸兩用的。這架車上的人，正是游天虹師徒二人。

他們向着大隻威的快艇尾部撞過去！大隻威那艘快艇並非上乘之物，被游天虹的汽車一撞，頓時東倒西歪。大隻威情急之下，命衆手下向游天虹的汽車亂槍掃射！但游天虹的汽車却是刀槍不入的。盡管大隻威他們怎樣掃射，那輛銀灰色的汽車却絲毫無損。游天虹繼續將汽車撞向快艇，數分鐘之後，快艇巳被撞得遍體鱗傷，眼看就要下沉了，艇上的人都紛紛跳海逃生。但是，就在此時，警方增援的數艘快艇巳經開到，所有匪徒都被生擒！

× × ×

在警局內，大隻威怒視千門奇俠游天虹。

「哼，不講義氣！」他罵道。

「我跟你們講義氣？哈哈……」游天虹說：「你到底知道我是誰嗎？」

「你是誰？」

「聽過『千門奇俠』那個名字嗎？」小牛站在游天虹身邊問。

「你就是『千門奇俠』游天虹？」大隻威很是震驚，「那麼，那二百萬……」

「是你自願給我們的。」小牛說。

「那麼，你們不是發達了？」

「你放心吧，大隻威，」游天虹說：「你們這些不乾不淨的錢，我們是不會要的，那些錢，我巳捐到保良局去了。」

大隻威無可奈何，頹然地坐了下去。

「我輸了，」他自言自語地說：「這總算是我倒霉，遇上你這樣一個多管閒事的人。」

「是的，我是多管閒事的人，像你們這些人，誰人遇上我都是倒霉！」游天虹說着，隨即帶着小牛離開了警局去。

原來當日游天虹目睹那麼多命案發生，而這等命案都是與何家那個「巨獎」有關，於是心生一計，說服莊臣教授佈了一個局，而大隻威竟然又如此容易上當！

大隻威那伙人，原來是一個比較龐大的組織，打刦，勒索，綁架甚至販毒，無惡不作，大隻威落網之後，希望警方可能給他自新的機會！

於是將所有同黨供出，至於警方將他們如何發落，留待讀著作一個判决。

何銘良那個「巨獎」引起的風波總算告一個段落了，他雖然一片善心，但那個「巨獎」始終沒有辦法送出去。據說，葉倫生是眞正研究海水變汽油的，但可惜他被大隻威那伙人殺掉了，海水變汽油還是一個謎，到底這個謎何時才能解開呢？新的能源何時才能面世，各位！你們有辦法將海水變成汽油了嗎？（完）



蝶飛蘿蘭花滿樓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皋·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神箭門白花少門主來到黃蜂谷，說是狄二谷主在太原金府入贅，和金燕子成親，後來發覺那是騙婚，要求將金燕子讓給自己，谷主覃小蝶和狄飛虹是未來的夫婦，勸說白花到金府提親，但白花要取得字據才肯離去，雙方爭持繼而動武，白花不敵敗退。覃小蝶和狄飛虹商議，要解除這種困擾，此刻，少林、武當、峨嵋、崑崙四大掌門聯袂來訪，請聯合抗拒江湖邪教，最後協議派精英集結少林，覃、狄二人準備結婚出發，這次却來了金燕子婢僕二人，請二谷主收留，曹娥出面婉拒離去，覃小蝶知道怕理虧，派人追截不到，更招致麻煩……

心急救人　落入陷阱

「這不稀罕，你不設有人會說。」

說話的是拂琴，因爲她已經在一名傷者的口中套出了部份實情。

覃小蝶道：「那敢情好，妳快說。」

拂琴道：「這般人是天慾教的，適才那個於將爺名叫於敖，是該教八將之一，神抓富司紳只是一名舵主而已。」

覃小蝶道：「天慾教的教主是誰？總壇在什麽地方？爲什麽要對付咱們，這些全問了麽？」

拂琴回答道：「問過了，他們都不知道。」

覃小蝶道：「他們地位太低，知道的極爲有限，看來還想請教這位富舵主。」

狄飛虹道：「不錯，富大俠，請多指敎。」

富司紳冷冷道：「對不起，本敎敎規極嚴，不該知道的誰也不敢過問，在下跟他們一樣，知道的有限得很。」

狄飛虹道：「富大俠，你應該明白，在下可以讓你生，也可以叫你死，更可以讓你生死兩難，莫非你想試試？」

富司紳說道：「不必嚇我，你動手就是！」

侍書道：「二谷主，小婢跟黑姥學過不少整治壞人的手段，一直都沒有機會試驗……」

狄飛虹道：「妳想試驗靈是不靈？」

侍書道：「小婢正是這個意思。」

狄飛虹說道：「此人十分可惡，妳想試一試就得拿出一套狠的，不過咱們是要一個能够說話的活人，不是一具僵硬的屍體。」

侍書道：「這個小婢知道。」

覃小蝶嘆口氣道：「他已經是一具屍體，妳的絕藝只好再找機會試驗了。」

侍書仔細一瞧，這位南天門的高人，果然已經口溢鮮血，魂歸離恨天了。

狄飛虹道：「他是自斷心脈而死，正風，把他埋了吧！」

劉正風在埋葬富司紳之際，發現他懷中藏有一本絹冊，及取出一瞧，竟是一本

武學秘笈「降龍神抓」。他將富司紳埋葬之後，才將降龍神抓呈給覃小蝶道：「谷主，這本武學秘笈是由死者的身上找出來的。」

覃小蝶略作翻閱，道：「降龍神抓原爲四百年前降魔尊者的伏魔大法，相傳該項絕學已落入少林，被列爲該派七十二種絕代武學之一，不知何以會被富司紳所得，少林寺也從來沒有追究，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狄飛虹道：「富司紳雖以神抓成名，但以限於資質，無法窺其堂奥，少林寺不予追究，也許是他使得荒腔走板，不像降龍神抓吧！」

覃小蝶將降龍神抓交給狄飛虹道：「這也許不是眞的，大哥拿去研究一下，待練會了再傳給谷中弟子。」

狄飛虹接過秘笈道：「好的。」

翌晨他們由咸陽東行，雖然沒有發生什麽意外，但行跡所至，人人走避，天下武林同道，都將他們當作毒蛇猛獸一般。

狄覃二人不在意這些，四婢五衛可嚥不下這口窩囊氣，如非狄飛虹一再壓制，只怕早就弄出事來了。

這天傍晚時分到達安邑，他們投宿在東門城根附近的一家客棧，包下整個後院，環境倒也清靜。

約莫二更時分，狄飛虹在練功，一股異聲忽然飄進他的耳鼓，他使出一記剛剛練成的降龍神抓抓開後窗，身形跟着穿窗而出，速度之快，宛如電光石火一般。

此時浮雲掩月，天空只有稀疏的星光，他仍能瞧出一名黑衣大漢，肩上扛着一具紫衣人體，正越過城牆，向郊外落荒而去。

那是覃小蝶，他認得出她的服色。

以覃小蝶那身超凡絕俗的功力，竟會被人所擄？而且他們緊隣而居，雙方只隔着一片木板，他爲什麽一點動靜也沒有發現？

他無暇仔細去思考這些問題，最要緊的是將黑衣大漢攔截下來，於是他越城而出，向前面放步急追。

賊人逃向東北，那兒是中條山區，沿途丘陵起伏，林木森森，時常因視綫被阻而失去黑衣人的踪跡，好在賊人去向未變，狄飛虹仍能跟踪追躡。

令人不解的是，以狄飛虹那超人的輕功，一追兩時辰，竟然未能將距離拉近，賊人那身功力，豈不駭人聽聞！

最後他追上一處高坡，終於將距離拉近，不幸的是他竟然一脚踩空，身如隕石，向萬丈懸崖之下摔去。

「嘿嘿……夫人好計策，咱們這一接力賽，終於將姓狄的送到鬼門關去了。」

「話是不錯，不過姓狄的輕功之高，當得是武林罕見，有幾次被他將距離拉近，如非有人接力，咱們的計劃非泡湯不可呢！」

說話的是一名肩扛紫衣假人的黑衣大漢，接話的裝扮相同，還有七八名同樣打扮的黑衣人向這兒集中，他們向前面的懸崖指指點點的談了一陣，然後一起哄然大笑起來。

這是一個精確完美的陷阱，它利用天色混暗，及地形起伏，視綫時常受阻的瞬間，以十餘個同一裝扮的黑衣人將狄飛虹逐步誘入死亡的陷阱，任是何等智慧之人，也難以發覺這項毒惡的計策，狄飛虹心急救人，自然要遭到暗算了。

其實覃小蝶並未被擄，她也不知道昨晚發生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大事，直至翌晨未見狄飛虹，才發覺他竟然失踪。

他們找遍安邑城及隣近地區，結果是一個失望，最後拂琴建議道：「谷主，咱們不如到太原金府瞧瞧，在那兒也許能够見到二谷主。」

這可能麽？他們原是去太原的，狄飛虹爲什麽要撇下他們？

人在無可奈何之中，往往會產生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明知狄飛虹不可能這麽做，他們仍然急馳太原。

× × ×

「稟老夫人，黃蜂谷主覃小蝶前來求見。」

「哦，這是稀客，舅老爺，勞你的駕代愚姐前去迎接。」

段毀道：「是，大姐。」

× × ×

太原金府是山西名門，此時張燈結綵，更顯得氣象萬千。

覃小蝶向門前的壽字牌樓瞥了一眼，道：「好像是有人過生日，咱們不速而來，連壽禮都沒有準備……」

拂琴道：「咱們跟金府非親非故，又不知道是什麽人作壽，我想他們不會怪咱們的。」

她們交談之際，舅老爺段毀已經來到門前，同時雙拳一抱，道：「老朽段毀，奉家姊之命特來迎接覃谷主，請。」

覃小蝶抱拳一拱道：「不敢當，咱們不速而來，實在冒昧得很。」

段毀道：「好說，谷主俠駕光臨，使寒舍蓬蓽生輝，請到客房待茶。」

覃小蝶道：「謝謝，咱們是來找狄飛虹的，請問他在不在府上？」

段毀咳了一聲道：「谷主原來是狄姑爺的朋友，那更不是外人了，不過不巧得很，他們小兩口到汾陽採購去了，谷主何不在寒舍暫住，我想三五日內他們一定可以回來。」

太原是山西的首府，商業繁榮，百物輻輳，爲什麽要到汾陽去採購？

這是一個疑點，但覃小蝶並未將這一疑點放在心上，她注意的只是「他們小兩口到汾陽採購去了。」這句。

太原金府原是騙婚，嫁給狄飛虹的只是丫頭青兒，如今段毀竟稱他爲姑爺及小兩口，這豈不違背了金府的初衷？

當然，時移勢易，人是會變的，今天的狄飛虹已不同於往日，太原金府的轉變，算不得怎樣出奇。

令人不解的是狄飛虹，他曾經堅決不承認這件婚事，如今却出爾反爾，自動的前來投靠，有人說女人的心，海底的針，那麽像狄飛虹如此深沉善變，男人的心又該如何形容？

覃小蝶與狄飛虹相交極深，要不是金燕子到黃蜂谷一攪，他們早已結爲夫婦了，如今狄飛虹居然變了心，這項打擊叫她怎樣承受得住？

拂琴却不相信這件事，因而叫了起來

，道：「我不相信，二谷主不是這樣的人，谷主，咱們去落店等他，這件事必須弄個水落石出。」

段毀微微一笑道：「據老朽所知，太原城裏的客棧，多半已住滿前來賀壽的客人，各位要找一容身之處，只怕十分不易，好在寒舍早已搭建許多客房，谷主既是姑爺的友人，自然應該住進府中，谷主不必客氣，請。」

覃小蝶說道：「既然如此，只好打擾了。」

他們被帶至東跨院，住進一排精舍之中，顯然這兒不是臨時搭建的客房，能夠住進這些精舍，應該是此間主人對來客的禮遇。

覃小蝶略洗風塵，就有金府派在精舍的弟子進來稟報道：「稟覃谷主，崑崙派無影神姥求見。」

覃小蝶啊了一聲道：「快請。」

無影神姥是崑崙派掌門神機先生的夫人，一套無影劍法快如閃電，在江湖上聲譽之隆，決不在神機先生之下，她是武林前輩，居然移樽就教，不能不使覃小蝶感到意外。

精舍之內有小客廳，是起居歇憩及招待客人之處。覃小蝶就在這兒招待無影神姥。

「晚輩初到，還不知道前輩也在金府，失禮之處，尚請原宥。」

「好說，老婆子來得冒昧，希望覃谷主不要介意，這位是劣徒龍鏢客，人品武功還說得過去，不過跟覃谷主相比他就差得遠了，請念在同是武林一脈，今後多多指教。」

龍鏢客身長玉立，果然是一表人材，藉無影神姥的介紹，他立即趨前兩步，抱拳一拱道：「末學龍鏢客見過覃谷主。」

覃小蝶說道：「龍少俠不必多禮，請坐。」

經過一番客套，他們就高談闊論起來，由江湖見聞而太原風物，雖是閒拉胡扯，言不及義，但有一個突出之點，那就是龍鏢客言語得體，而且見聞極廣，腹笥極豐。

最後這場禮貌上的拜訪終於結束了，覃小蝶送走客人之後，詢問拂琴道：「拂琴，妳看他們是不是別有居心？」

拂琴道：「這個小婢瞧不出來，只是江湖傳言似乎有點不對。」

覃小蝶道：「我懷疑的就是這一點，據說無影神姥個性孤傲，目中無人，今天她却和謁可親，與傳說判若兩人。」

侍書道：「我看沒有什麽出奇，江湖上浪得虛名的很多，碰到咱們的谷主，她自然狂不起來了。」

拂琴道：「說的也是。」

覃小蝶眉峯一蹙道：「別瞎說，須知隔牆有耳，好了，我有點累，妳們沒有事可以去找金府的人聊聊。」

拂琴說道：「谷主請歇憩，咱們告退了。」

適才覃小蝶暗示，叫四婢去找金府的人聊聊，她們退出客廳之後，可不敢全部離開。

金府交遊極廣，老夫人七旬大壽，賀客竟然包括黑白兩道，正邪雙方都有，因而形勢十分複雜，任何時地都可能隱藏着危機，精舍四週雖然有鷹兒及五衛守護，她們還是將司棋如畫留了下來。

派在這棟精舍的兩名丫頭，一名四喜，一名迎春，全是二十上下的年紀。

拂琴在她們的屋外揚聲道：「兩位姑娘在麽？咱們是黃蜂谷的拂琴侍書。」

「啊，兩位姐姐是貴客，請進。」

隨着話聲，四喜迎春一起迎了出來，拂琴侍書抱拳一禮道：「長日無聊，想找兩位姑娘聊聊，該不會打擾吧？」

四喜道：「那兒的話，請都請不到呢，坐，坐。」

拂琴道：「謝謝，咱們諸多打擾，心裏實在過意不去。」

迎春道：「說來咱們不是外人，兩位姐姐不必客氣。」

四喜說道：「這話不錯，咱們的姑爺是你們的二谷主，咱們今後應該多親近親近。」

拂琴目的就是想探聽狄飛虹的動靜，想不到四喜她們先提到，自然再好不過。

她心中雖是高興，却故意嘆口氣道：「二谷主不會回到黃蜂谷了，他可能不在乎谷主，咱們却替他惋惜。」

四喜道：「這爲什麽？」

拂琴道：「咱們是初識，不便交淺言深，否則兩位會笑咱們的。」

四喜道：「姐姐這麽說就見外了，咱們可沒有將妳們當作外人。」

拂琴道：「對不起，是小妹失言，其實也沒有什麽，當初二谷主與金大小姐的婚事，江湖上傳言很多，想兩位必然有過耳聞。」

迎春嘆息一聲道：「咱們作下人的本不該多話，但人嘴是封不住的……」

四喜道：「老夫人一錯再錯，只是苦了小姐與姑爺！」

侍書道：「苦了小姐姑爺？這話不對吧？據我所知，你們小姐曾經到黃蜂谷找二谷主，二谷主撇下谷主到這兒找你們小姐，如今他們素願得償，還有什麽苦不苦的？」

四喜道：「妳這是寃枉小姐姑爺了，其實……唉，叫我怎麽說呢？」

迎春道。「這話有什麽不好說的，咱們既然同情小姐姑爺，就應該把話說個明白。」

拂琴雙拳一抱道：「兩位姊姊既然沒有把咱們當作外人，就請明白指示，小妹感激不盡。」

四喜慨然道：「我說妳寃枉了小姐姑爺，因爲他們是身不由己。」

拂琴道：「這話怎麽說？」

四喜道：「姑爺是被九陰娘子以攝魂大法弄來，小姐迫於老夫人之命，咳，我眞替他們難過。」

拂琴大吃一驚道：「妳說咱們二谷主中了攝魂大法？那該怎麽辦？」

迎春道：「姐姐不必焦急，據小妹所知，九陰娘子的攝魂大法百日後會自動消失，只要咱們小姐肯將姑爺引出城外，再交給你們手中，一切問題豈不是迎刃而解了嗎？」

侍書道：「你們小姐肯帮這個忙？」

迎春道：「當然肯，因爲她已鍾情於

龍鏢客，不過……」

侍書道：「不過怎樣？」

迎春道：「聽說老夫人安排要將妳們谷主嫁給龍鏢客，如果你們谷主不允，就請九陰娘子施法。」

侍書大怒道：「她敢……」

迎春道：「這類妖人專會暗箭傷人，使人防不勝防，賢主婢還是小心一二。」

拂琴道：「多承指示，但不知咱們應該怎樣才能救出二谷主，並擺脫此地的危機？」

四喜略作沉吟說道：「這就要看小姐肯不肯了，明晚之前，小妹一定給姐姐答覆。」

拂琴立起身來道：「好，小妹靜候佳音，告辭。」

拂琴侍書返回住處之後，立將與四喜迎春交談的情形向覃小蝶詳細報告，然後請示道：「谷主，如果金燕不肯帶二谷主至城外……」

覃小蝶道：「咱們當然立刻回谷，只是其中破綻頗多，四喜她們的言語，不能令人無疑。」

拂琴道：「谷主認爲有那些破綻？」

覃小蝶道：「第一是四喜迎春這兩位丫頭的身份，據我所知金燕子的貼身丫頭不是她們，管理精舍，侍候客人的丫頭只怕跟金燕子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她們如何能使金大小姐帶二谷主出城？第二金燕子傾心於二谷主，不久前曾到黃蜂谷找他，何以忽然愛上龍鏢客？如果她這麽善變，她就不會到現在還是小姑獨處了。」

拂琴道：「谷主說的有理，但，如若四喜當眞辦成了，咱們去是不去？」

覃小蝶道：「去，寧可信其有，咱們不能失去這個機會。」

次日傍晚時分，四喜帶來了訊息，金燕子答允將狄飛虹帶到城外，要覃小蝶於三更時分在南門外十里玉碑亭會合。

拂琴以懷疑的語氣詢問道：『聽說金大小姐與咱們二谷主去了汾陽……」

四喜道：「是的，他們已經於午間趕回來了。」

拂琴道：「原來如此，好，咱們三更時分一定趕到玉碑亭。」

二更初起覃小蝶等就離開金府，她原以爲會遭到攔阻的，想不到風平浪靜，他們準時趕到了玉碑亭。

此時星月滿天，視綫頗爲明朗，遠遠瞧去，就可見到月光之下立着一位修長的人影。

拂琴興奮的呼叫道：「二谷主，是二谷主……」

那條人影迎了上來，他果然就是狄飛虹，只不過這時神情有些呆板，想必受到攝魂大法傷害的原因。

覃小蝶傷感的一嘆道：「大哥，苦了你了，走，咱們回谷去。」

狄飛虹道：「回谷去？好，好……」

他不僅神色呆板，而且面無表情，四婢五衛瞧得大爲傷心。

拂琴挽着狄飛虹的左臂，道：「二谷主，讓小婢扶着你。」

他們踏着月色往南走，還未走出一里，一條人影忽然急追而來，道：「覃谷主，請留步……」

來人豈非是太原金府的追兵？不，追兵不會只有一個，而且她是青兒。

覃小蝶立住身形，道：「青兒姑娘？有什麽事？」

青兒指着狄飛虹道：「谷主不要上當，他是假的！」

狄飛虹除了神態較往常呆板，沒有人敢說他是假的，如今靑兒這麽一說，覃小蝶主婢不由大吃一驚。

此時假狄飛虹如果能沉着應付，覃小蝶主婢不見得就相信青兒的舉證，由於他作賊心虛，他竟然先發制人，採取一連串的霹靂手段。

首先他吐指如風，制住拂琴作爲人質，再揚掌一揮，一柄柳葉小刀以風馳電掣的速度插進青兒的胸膛。

當青兒慘呼倒地之際，三婢五衛已將假狄飛虹圍了起來，但因投鼠忌器，他們都不敢過於接近。

覃小蝶利用雙方僵持的時機，奔至青兒的身旁，道：「青兒，妳還好吧？」

青兒喘着氣道：「傷中要害，我……活不成了。」

覃小蝶急問道：「狄大哥呢？他在那裏？」

青兒道：「不知道，聽說……由九陰娘子……以攝魂大法……將姑爺喚出，然後……將他……引入死亡陷阱……」

覃小蝶一傈道：「大原金府爲什麽要這樣？」

青兒道：「不，太原金府還沒有這項能耐，主持陰謀的是天慾門。」

一頓接道：「冒充姑爺的人名叫花滿門，是天慾門的堂……堂……」

堂什麽？她無力再說下去，頭一歪就離開這苦難的人間了。

覃小蝶立起身來，緩步走到花滿門的身前道：「你叫花滿門？」

花滿門嘿了一聲說道：「大爺那一刀偏了一點，否則你絕對不會知道大爺的名字。」

覃小蝶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狂徒，你認爲你逃得出咱們的掌握？」

花滿門哈哈一陣狂笑道：「我知道你們帶着毒蜂，花大爺却不在乎，不信你就放出來試試。」

黃蜂谷的毒蜂天下馳名，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會談蜂色變，但花滿門似乎有恃無恐，並不懼怕毒蜂，這就不能不使覃小蝶心存顧慮了。

不過，黃蜂谷除了毒蜂之外，還有一種鎭谷之寶「神鷹」，能夠尅制黃蜂的，不見得能尅制神鷹，因而覃小蝶發出一聲淸嘯，九隻神鷹立即在花滿門的頭頂盤旋起來。

她沒有下達出擊的命令，讓九鷹盤旋飛鳴，只是一種攻心策略，她相信單憑武功也能將花滿門收拾下來。

姓花的戴着人皮面具，看不出他神色上的變化，但他舉止失措的情形，是瞞不過覃小蝶的觀察的。

於是，覃小蝶冷冷一哼，說道：「咱們無怨無仇，我不想殺你，只要你說出本谷二谷主狄飛虹的下落，咱們就放你一條生路。」

（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烈火眞君和神秘少年對招，烈火眞君因神秘少年熟知其底細，决心要對神秘少年下毒手，兩顆雷火彈射出，濃烟向少年湧出，但突然間，一縷白光射至，火燄立即熄滅，使在塲衆人均大吃一驚，原來是「玄冰幽女」出手救了神秘少年，而當烈火眞君看到「玄冰幽女」手中的玄冰銀令時，立即悄無聲响逃離現塲，「玄冰玉女」道破少年的身世，但少年却不信，以爲她在使離間計……少年直奔四川峨嵋金頂，要峨嵋派交出本門二十二代掌門祖師法身坐缸，但另有烈火眞君、黑鷹令主也先後到達金頂搶奪祖師法身坐缸，情況複雜……

鐵令含劇毒 葉青陷危境

這時，峨嵋六大護法，二大主持，手提禪杖，越衆而出，全都神色悲憤，緩緩向前欺進，葉青也移步向前逼近。

在緊張的情勢下，殺機驟起，戰雲已籠罩着「金頂」。

驀地，一聲冷冰冰的聲音，從幪面人口中發出：「誰要再進一步，我先取西天羅漢性命！」

語聲中，右掌已抵在昏迷的西天羅漢命門穴上！

八位峨嵋高僧見狀大驚！身形一頓，均停步不前！

葉青心中雖怒，但投鼠忌器，腦中苦籌對策。

上惠僧臉色鐵青，道：「施主偷襲一個失去功力的人，以此要脅，太已令人不齒！」

幪面人冷哼一聲，道：「老禿驢，在下不懂這一套，現在給你半柱香時間答覆，否則，羅漢眞的歸了西，再來個火燒慈雲法寺！到那時，可別後悔！」

講得話兇狠已極，聽得峨嵋僧衆，心頭大震。

塲中頓時一片沉寂，空氣如凝結一般，三方面形成了僵局，心弦緊綳，相互怒視。

上惠大師心中乾急，但不知如何來處理這種局勢。

葉青這時思潮起伏，怒火激蕩，暗忖道：「十餘年來，母親含辛茹苦，期待自己能手刃父仇！這次投我奇符鷹令，滿望自己能學得絕藝神功，如今竟攪得枝節橫生，難道就如此罷休不成！」思念到此，雙目神光猛射，準備一搏。

情勢隨着時間的溜過，漸漸緊張。

慈雲法寺經過二次血刦後，這次血戰，似乎又將無法避免。天色更黑，殺機更濃。

倏然，葉青身形一閃而退，已到峨嵋上惠僧身旁，沉聲道：「大師，剛才雙方約定是否有效？」

「老衲出言不悔！施主難道有什麼善

策！」

「大師別多問！」葉青說完，並指如戟，電射而出，瞬眼之間，連點受傷的峨嵋掌門身上七大要穴！

要知道，白髮屠夫的離魂指獨步天下，詭奇毒辣，無人能破！

錯非葉青曾得他眞傳，知道解法，否則，眞的只好束手待斃！

上惠僧見狀一驚，忽覺掌門師兄上元大師僵持的身軀一動，接着長長吁出一口氣。心中一喜，正要開口，葉青說道：「貴派掌門穴道已解，請勿開口，讓他運氣自療半個時辰，疏通瘀血，即可復原，大師，在下所要看的法缸，在靈塔中的那一層？」

「最下一層，進門第三個！」

「謝了！」葉青身形一動，又復立在原來位置。只見幪面人陰惻惻的道：「閣下與禿和尚商量好了沒有？」

「商量好了！」葉青語聲一完，目中冷燄環射，緩緩向前欺去！

幪面人見狀大喝道：「你要怎樣？」

「要你命！」

「難道你不顧西天羅漢生死？」

「嘿嘿，峨嵋和尚，峨嵋派當有顧忌，在下却管不了這麼多，反正誰要阻撓，誰就是該死！」

葉青臉色一寒，說得斬釘斷鐵，語聲中隱含懾人威勢，聽得幪面人心中一凜！

眼見葉青已緩緩欺近，忙喝道：「閣下以爲我怕你麼！嘿嘿……」

冷笑聲中，右掌向三丈外一棵百年古樹，輕輕一揮，這一揮未見如何作勢，看來輕描淡寫已極，那知「咔嚓」一聲巨響，大樹應聲向外倒下。

「轟」地一聲，濺起一片塵霧，滿天枝葉紛飛。

這份出手無形力可撼山的陰勁，看得諸僧心頭一悸，臉色大變。

葉青心中也一凜，幪面人有這份超絕的功力，實出意料之外，不由脚步一頓，厲聲說道：「閣下有這一份功力，到底是誰？」

幪面人嗤然一聲冷笑，一道黃光脫手而出，道：「看這就知道！」

葉青伸手一抄，端正一看，是塊三寸黃色鐵牌，上面畫着一個骷髏，不知是什麼東西。

上明護法僧在後一瞥，不禁臉色大變，脫口驚呼：「追魂鐵令！」

「追魂鐵令」四字一出，峨嵋諸僧俱心中一駭，心想：怎麼壹百年來，震懾天下的四令齊現金頂！正是罕見之事。

烈火眞君一顆烈火彈燒傷了十餘個僧侶，黑鷹令主臨走傷了掌門，不知這「追魂鐵令活閻羅」又存下什麼惡毒主意！

上惠僧臉色灰白，暗暗胆抖心悸！

要知追魂鐵令出現江湖的時間在烈火金令後，黑鷹銅令之前，一身功力陰毒莫測，向有「追魂鐵令，鐵令追魂」之稱，不現江湖已四十年，如今突然出現峨嵋，怎不令人駭然。

只有葉青見聞不廣，年少氣盛，見峨嵋和尚驚恐的神色，口中一聲冷笑，揚手將追魂鐵令擲回，冷削地說道：「我管你是什麼追魂鐵令！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他心中怒火沖天，向前欺去，周身蓄滿眞氣，雙掌迴圈，正要劈出，驀地——眼前人影一花，上惠僧已擋在面前，肅然道：「施主切勿魯莽出手，請顧及本派長老生命安全！」

葉青冷冷道：「大和尚，你有什好辦法！」

「這……」

「既然沒有好辦法，請退在一旁！」

葉青語聲甫落，已施出獨步天下的「幻龍身法」，身形一飄一閃，已越過怔愕的上惠大師，雙掌陡提九成眞力，向幪面人劈出。

這一掌挾排空狂飆，如驚濤拍岸，呼嘯而出。

幪面人料不到眼前少年竟有這等功力，心中一凜，單掌迅揚，一股其勁無比的陰勁，已隨掌而出。

豈知葉青心中早有計較，雙方掌力凌空剛要接實之際，眞力陡收，右二食指飛快向對方前胸掌心彈出。

這正是天下獨門絕技離魂指！

幪面人一掌迎空，就知有詐，倏覺二縷尖銳的指風，竟透過自己性命交修的陰綿掌勁，直襲前胸掌心，心頭不禁一凜。

這時他才知道眼前這年輕人大有來歷。

在這雲那，他心中毒念陡起，竟擧起西天羅漢身體擋住葉青襲來指風！哈哈大笑道：「你既不顧老和尚生死，就讓他擋你一下絕學！」

峨嵋衆僧見狀，心頭大駭。這時，塲中情勢緊張複雜已極。

峨嵋八大高僧，一掄禪杖，齊向葉青掃去，怒喝道：「施主快請住手！」

葉青冷哼一聲，身動如風，只見人影撩亂，令人不知其眞正所在，在這電光石火刹那，他陡吸一口眞氣，凌空向西天羅漢周身大穴，連續飛指七下！口中冷冷笑道：「朋友，在下就先斃了西天羅漢，看你還以什麼要脅！」

語聲中，身形一劃，避過峨嵋八大高僧禪杖，雙掌幻起一片掌影向追魂鐵令活閻羅當頭罩下。

雙方聽了俱都一震！

尤其活閻羅見他手指連點，絲絲銳嘯，俱向西天羅漢周身大穴招呼，毫無顧忌，實大出意料之外。

聞言連忙一拋手中西天羅漢身軀，雙掌一翻，向上迎擊，喝道：「小子，你以爲我活閻羅眞的怕你！」

只聽得「轟」地一聲大響，塲中塵飛砂走，葉青身軀凌空翻出丈外，胸頭血氣狂湧！活閻羅也蹬、蹬、蹬連退三步，才站穩脚步！

西天羅漢身軀被拋出時，早經峨嵋衆僧接住！

只見活閻羅陰惻惻道：「小子，追魂鐵令一現，照例不留活口，你出峨嵋之日，即是命亡之時！」

他暗審形勢，見人質已死，力拚難免，峨嵋衆僧，雖不在他眼中，但加上葉青勝敗無法預卜，不如待葉青得手後，再行截刦。

話一說完，身形一閃，已向夜空中逝去。

葉青這時對活閻羅的功力，暗暗吃驚，眼見強敵已走，心頭大放，突然峨嵋八大高僧，個個臉色肅穆，手橫禪杖，身形齊動，心中不由一沉，冷冷道：「大和尚要悔約？」

上惠僧道：「施主無視本門長老生死，這不能怪……」

「哈哈哈……」葉青仰天大笑，打斷了上惠語聲，不屑地道：「老和尚，你瞎了眼啦！」

這話說得諸僧神色一楞，葉青繼續道：「在下將計就計，才已凌空解開西犬羅漢所制血穴，老和尚還不快去替他推宮活血！」

上惠僧聞言一怔，立覺此事確有蹊蹺，轉首向門下弟子扶持的西犬羅漢望去，果見西天羅漢雙目雖然緊閉，但胸口已微有起伏，鼻息較前粗重，不由長嘆一聲，道：「罷了！」

一揮手，其餘僧衆，紛紛讓開。

葉青環目一掃，神色冷漠地步出包圍，向靈塔走去，心中漸形激動。

走上石階，推開靈塔鐵門，一步跨了進去。

一進靈塔，只見裏面黑暗異常，但以他的功力，稍一凝視，虛室生明，無異白晝。

展目一望，只見塔中密密排着十餘隻人高大缸，兩缸互覆，紅緣接口，以泥塗封。

葉青走到第三隻缸邊，從懷中掏出一塊白絹，絹上黑字，已呈眼前！

「此絹係古代異人『商陽叟』畢身絕學，余一身功力源承於此，本為上下二幅，功成之初，不意為峨嵋所悉，峨嵋派第二十二代掌門法通大師率高手十六人，圍攻搶奪，二幅神功，終失其一……

「此二幅神功秘圖，相互為用，缺一不可，此絹為下圖，得者可往峨嵋向峨嵋派法通大師以陰陽無極眞炁索取上圖，如其已死，開其坐化法缸搜取，因余知其得之無用，棄又可惜，留傳既不能，必身懷而歿！

「余受傷過重，去日無多，唯望二幅合璧，以雪吾恥！

「神功大成，震絕天下，得者好自為之！鷹遊老人註。」

白絹的後面畫着八個人像，四靜四動，形態各別，栩栩如生。

這幅白絹，正是夾在鷹令中之秘圖神功，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如今他飛快一瞥，暗忖道：「想來這二十二代掌門法通大師在當年必是武功絕頂，一代高手，故鷹遊老人留言必須具陰陽無極眞炁功力者，方可獨闖峨嵋，索取另一幅神功秘圖。絕料不到自己並未學過這門罡氣，以此看來，峨嵋派到現在三十二代，武功已大不如前了。」

他腦中想着，雙掌已微提眞力向封口抹去。

噗簌簌的一陣輕響，封口泥土已經剝落。

雙手把倒覆的大缸移開，一個枯癟焦黃的法體，赫然端坐缸中，雙手合什，神態莊嚴。一條白綾，正夾於雙手之中。

葉青心頭狂喜，伸手一抽，端坐莊嚴的法體，竟嘩啦啦一聲輕響，倒於缸中，變成一堆枯骨。

這時也顧不了這許多，一看枯骨手中夾有白綾，取下一看，上面果然畫着八個人像，也是四動四靜，旁邊註着四行小字：「天狼神功，獨步武林，玄武八式，橫掃天下。」

二卷白綾合璧，葉青心頭激動，神功學成之日，不但父仇得報，將來變成天下第一，武林稱尊，誰能匹敵！

翻過背後，目光瞥見又是幾行字：

「鷹遊老人個性偏激，余悉其得此絹，恐成大害，率弟子追擊，以八位高僧之性命，終於換得此圖……

「臨寂之時靈光忽現，推知身後必遭毀體之刦，其功焚之可惜，得者務上替天心，切勿為惡……峨嵋二十二代掌門法通留註。」

葉青閱後暗忖道：「一椿事情在二個人口中講出，意思全不一樣，看來世界上的紛爭，善善惡惡，全在人言……」

把覆缸依舊蓋好，將秘圖分作二處，揣入懷中……諸事妥當，正要轉身退出，驀地——塔外響起一陣慘嚎，劃破長空。

葉青聞聲一驚，身動如風，掠出靈塔，目光瞥處，心中一凜！只見峨嵋掌門上元大師手提禪杖，雙目淚光隱現，神態肅穆地站立在靈塔前。

顯然他的傷勢已經康復，身後擁立着四色僧衆，個個臉色悲憤。

地上倒臥着一個天靈蓋已碎裂和尚屍體，鮮血汩汩，死狀凄慘可怖，一瞥之下，赫然是峨嵋首護法大師上惠僧！

他目光環掃，感到四周氣氛嚴肅而沉重，立刻微提功力，暗暗戒備，緩步下了石階，一停身冷冷道：「恭喜掌門康復，攔住在下去路，不知有何指教？」

上元大師一頓禪杖，沉聲地說道：「多謝施主救助，但可知上惠僧命傷施主之手！」

葉青聞言一愣，道：「在下不懂大師所言？」

「上惠僧擅容外人進入靈塔聖地，侵犯本派先師法體，觸犯死律，自裁而死，究其起因，是受施主要脅，豈非命喪施主之手？」

葉青哈哈狂笑道：「上惠僧觸犯戒律，還不是為你大師，何必把帽子套在我頭上！」

上元僧沉默半晌，道：「上惠因老衲之故，忍辱應諾，以身殉言，老衲何忍反悔，使其死不瞑目！但施主於老衲及本派長老雖有救命之恩，於峨嵋派却有辱派毀師之仇，故此警告施主，錯過今日：施主乃屬本派之死敵，不得施主六陽魁首，血祭靈塔，峨嵋誓不甘休！」

最後幾句話，說得沉重激烈，聽得葉青心頭一凜！不由激發胸中豪氣，狂笑道：「大和尚處事公允，在下佩服之至，只要貴派有力量；隨時可以找在下！」

話一說完，毫無懼意，口含冷笑，大踏步向前走去！

上元大帥心中雖然惱怒，到底是一代宗師，涵養較深，強壓怒火，袍袖一揮，示意門下弟子讓道！

在緊張的氣氛下，葉青從容步出峨嵋

僧衆的包圍圈！

但從這些和尚的憤怒神色中可以看出，不是掌門在場，衆僧早已出手狙擊。

突聽上元大師在身後喝道：「施主慢走！」

葉青心中一緊，轉身冷冷道：「大師有何教言！」

「施主能否留下姓名？」

「葉青。」

「葉施主在先師涅槃法缸之中得到何物？」

「白緞一幅。」

葉青語聲一落，人已如一縷淡烟，飄出慈雲法寺，瞬眼不見！

上元大師始則一怔，繼而一頓禪杖，臉色灰敗，喃喃道：「耳聞祖師得到鷹遊老人半篇神功秘圖，不見傳下，想不到竟在涅槃法缸之中；唉！二百年前歷史，又要重演了！又要重演了！」

金頂的風雲平息了。

但一場巨大的浩刦，却已開始！

葉青因神功已獲，豪氣澎湃！

東方曙白。

山嵐微昇。

葉青懷着興奮的神情，迎着晨曦，如春風揚絮，飄下金頂！

其美妙的輕功身法，足為武林一代高手，可是他自己知道，目前功力如與最近出現的這批武林絕世奇人魔頭相比，尚差半籌一籌。

但這只是暫短的現象，他想到天狼神功練成之時，即是快意恩仇，稱尊武林之日。

山嶺在他輕快的思緒中向身後倒飛！

身形方落金頂，陡然——左方森林中響起一聲凄厲無比的長嘯聲。

葉青聞聲一驚，勒住身形，只見眼前人影一花，一個面目陰森的白袍人，已停立於三丈開外。

只見他陰惻惻地道：「小子，我等你很久了！」

葉青心中一凜道：「你要怎樣？」

「小子，你是否還記得我在金頂之言呢？」

葉青的臉上神色依舊傲然冷削，道：「閣下曾說追魂鐵令之下，照例不留活口，可是在下却活着下了金頂！」

活閻羅濃眉微剔，突然連聲嘿嘿冷笑道：「後生小子雖狂，但見識閱歷到底不够！」

「閣下不必倚老賣老！」

「嘿！小子你可知道我活閻羅昔年行道江湖，追魂鐵令有黃黑二色之分？」

葉青心中一愣，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不屑道：「黃色怎樣？黑色又怎樣？」

「黃令示警，黑色追魂！」

「那你何不出示黑色鐵令，看在下怕是不怕？」

「哼！我活閻羅想在你生前做一椿交易！」

「有什麼交易好做？」

「交出鷹符神功放你一命，否則，嘿嘿！叫你命亡峨嵋！」

葉青雙目冷燄環射，冷冷道：「在下就看看追魂鐵令是否眞能追魂！」

活閻羅聞言，發出一陣冷笑，雙目精光四射，隱含無窮殺機，倏地一揚手，一道烏光，向葉青疾射而出，口中喝道：「小子，先接住我追魂鐵令，再送你去見閻王。」

葉青豪氣飛揚，右腕一抄，已將黑色鐵令抄在手中，暗將眞氣聚於右臂，運功一握，一道三寸鐵牌，已變成一顆卵大鐵丸，揚手電射而出，喝道：「活閻羅，這些破銅爛鐵小爺用不着，拿回去！」

這些動作，猶如電光石火，在這鐵丸脫手霎那，葉青倏然覺得掌心一麻。

低頭一看，不禁大駭，原來在這暫短時間內，整個手掌竟驟變黑色，一股黑氣慢慢向手腕瀰漫。

顯然，這追魂鐵令上附有劇毒，同時一絲痲癢的感覺，迅速向肘臂之間，隨着血脈上昇。

葉青一驚之下，急忙運功自閉右臂大穴，暫遏毒氣蔓延，心中怒火大熾，暴叱道：「你枉為成名英雄，竟施出毒物暗算，少爺與你拚了！」

語聲中，身形已動，左手食指連彈，正是他不肯輕用的離魂指法。

只見絲絲寒風，直襲向活閻羅周身大穴！

他江湖閱歷太淺，疏於防範，急怒攻心之下，離魂指已聚畢生功力擊出。

但活閻羅奸計已售，身形一閃，避開攻擊，哈哈狂笑，道：「追魂鐵令毒絕天下，否則怎稱鐵令追魂！小子，你已中我『七步化血散』奇毒，如枉動眞力，三個時辰內，化血而亡，乖乖獻上鷹符神功秘圖，我一高興，或可贈你二顆獨門解藥，讓你逃命！」

葉青雙目盡赤，微哼一聲，身形猛撲，左掌再次劈出。

他雖然右臂不能轉動，單掌襲敵，但配以「幻龍身法」仍舊狂飈排空，凌厲無比。

活閻羅眼中殺機驟露，冷哼一聲，右腕飛翻而出。

轟地一聲大響，葉青身形凌空倒飛丈外，只覺得胸頭血氣翻湧，口中一甜，張口噴出一道血箭，毒氣因此一震，已上延至肩胛之處，腦中微感昏眩，忙運功凝聚一口眞元，護住心脈。

活閻羅見狀，嘿嘿冷笑，說道：「小子，敬酒不吃吃罰酒，讓我先把你送上西天！」

嘴噙厲笑，緩緩步向葉青欺去。

葉青望着活閻羅漸漸逼近的身形，心中昇起一絲悲憤絕望的情緒。

在這霎那，他想起了盲目年邁母親，殷殷的期望，與黑鷹令主的血海深仇，還有那鷹符神功……稱尊武林……

這些美夢慾念，隨着活閻羅漸漸逼近而漸趨於幻滅，他不自主的一步一步向後退！

只見活閻羅一步一步的進逼，口中響起獰笑道：「小子，看你退到那裏去，快獻出神功秘圖，大爺留個全屍！」

語聲未落，一陣宏亮的笑聲，倏然破空傳至，紅影一閃，場中已佇立着一個紅鬢紅髮老人。

雙方目光一瞥，俱都一驚，出現的正是烈火眞君。

只見他「呵呵」笑道：「原來是追魂鐵令活閻羅，想不到百年以來聞名天下的金、銀、鐵、四令，俱再出現江湖，幸會幸會！」

活閻羅停下脚步，心中暗暗咕嘰，冷冷道：「烈火老兒，此時光臨，有什麽指敎？」

「好說，老夫聞這小娃兒已得鷹符神功，特來看看是眞是假？」

「哼！這麽說，你老兒也想分一杯羹了？」

「呵呵！活閻羅果然眼靈心慧，一眼就知道老夫心意！」

「假如我活閻羅不答應呢？」

烈火眞君臉色一沉，語氣變寒，道：「神功秘圖，無主之物，見者有份，你活閻羅不要不識相！」

倏然——一陣粗暴的語聲，又告破空傳至。

「眞君的話不錯，見者有份，我七煞帮主第一個贊成！」

隨着語聲，六條人影，掠空而落，赫然是七煞帮主及五位香主。

本來緊張的情勢，因七煞帮主的加入，情勢頓時顯得更形複雜。

葉青身負傷毒，功力全失，眼見自己將成武林至尊而今變成俎上之肉，任人斬割，心中泛起一陣悲憤！

他第一次嚐到屈辱的滋味，他想：如果自己能够活下去，終有一天會敎你們都死。

眼見場中三足鼎立，弓張劍拔，殺機隱現，心中暗圖藉此僵持的局面，能恢復微些功力。

可是微一運氣之下，周身酸痛欲裂；顯然傷及內腑，中毒已深。

葉青絕望了，眼前呈現一片灰色。暗自問道：「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難道我葉青今天眞的死定了嗎？」

就在這刹那，場中情形更形緊張，呈現一片殺機。

只見活閻羅冷冷道：「想不到你七煞帮主也要插上一脚，可不把我追魂鐵令放在眼中？」

「嘿嘿！七煞帮怕過誰來！」

隨着語聲，身後兵刃之聲齊響，五位七煞香主已撤出兵器，兇目怒瞪，蠢蠢欲動！

活閻羅眼中怒燄暴射，連連冷笑，神態猙獰，狀欲噬人，令人不寒而慄。

七煞帮主及五位香主心中一緊，在這戰機一觸即發刹那，倏見活閻羅眼珠一轉，突向場中葉青抓去！其勢如電，迅詭絕倫！

葉青見狀心中大駭，踉蹌而退，他在強敵環伺中有這一着，的確大出場中衆人意料之外！

就在活閻羅身形暴起時，驀地——一聲大喝：「住手！」

喝聲猶如九天焦雷，撼人心弦，不但活閻羅聞聲一頓，就是身形已動，要出手阻截的七煞帮主及五位香主也不由一震，勒住脚步。

在這刹那，烈火眞君手中已扣着一顆雷火彈吼聲道：「誰先動那小子，先吃我一顆雷火彈！」

這句話聽得雙方心中不禁一凜，齊把目光移注烈火眞君身上。

要知道雷火彈一出手，在場之人無一能够倖免，這種霸絕天下的火器，那個不駭！

於是火爆的場面，暫告穩住，這沉重無比的氣氛，更加令人窒息。

烈火眞君一揚手中雷火彈，震住雙方高手，不由響起一陣得意的笑聲，道：「鷹符神功，老夫也有一份，豈容你們胡亂刦奪！」

活閻羅冷冷道：「雷火彈一丟，玉石俱焚，你老兒也不是一樣得不到！」

烈火眞君狂笑道：「老夫生來有個脾氣，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這句話聽得衆人心中直抖，葉青機伶伶的打一個寒顫。

活閻羅道：「依你老兒該怎辦？」

「互拚三招，勝者得之！」

敢情烈火眞君依恃其身具陰陽無極眞炁絕學，知道追魂鐵令昔年能够橫行江湖，震懾武林，以毒爲主。

講起眞正功力，實差自己半籌，故提出硬拚方法！

活閻羅肚中冷笑，忖道：「老傢伙一手如意算盤，我活閻羅是什麽人，豈會上你圈套。」

心中想着，眼珠一轉，計上心頭，嘿嘿一笑，道：「武林之學，浩翰如海，各有專修，以功力拚強弱，雖不失爲公平之學，但尚有缺點，在下倒有個不傷和氣的最佳辦法，不知你老兒是否同意？」

烈火眞君道：「你說出來聽聽！」

「鷹符神功，共有上下二篇，你我各得一篇，三年爲期，交換研習，這樣化干戈爲玉帛，老兒，這辦法你認爲如何？」

烈火眞君翹首沉思道：「這個……老夫倒可以考慮考慮！」

話雖這麽說，其實各人心中均暗懷陰謀。

可是七煞帮主見二人互談條件，對自己視若無覩，心中暴怒，喝道：「眞君，難道你把我忘了不成？」

活閻羅冷哼一聲，搶着道：「本來沒有你的份，叫個什麽勁！」

七煞帮主怒燄驟昇，吼道：「活閻羅，七煞帮不是省油之燈，今天要你見識見識厲害！」

語音甫畢，身形已動，緩緩向活閻羅欺去。

七煞帮主一動，身後五位香主，皆手握兵刃，扇形推進。

場中殺機又起，情勢頓告緊張。

葉青眼看這批絕世高手，爲也懷中鷹符神功火拚，正中下懷。

那知，在這戰勢一觸即發的霎那——

烈火眞君陡然喝道：「都給我站住！」

七煞帮主停身說道：「眞君有什麽高見！」

「你們要打得換個地方，這裏不准動手！」

七煞帮主一怔，疑惑道：「眞君難道有什麽解決方法？」

烈火眞君嘿嘿冷笑，說道：「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你們都退出此地！不要參與！」

七煞帮主一怒！臉上殺機倏起，暴叱道：「好哇！你剛才還說見者有份，現在竟打起自己嘴巴來！敢情看七煞帮是好吃果子！」

葉青眼看戰火爆發，竟被烈火眞君攔住，不由一肚子惱怒，見狀趁機插口道：「七煞帮主，你還不是白費口舌，人家條件談好，那會把你放在眼裏！」

活閻羅恨不得能借烈火眞君之手，先把七煞帮主除去，故作不聞！

烈火眞君本就不把七煞帮主放在心上，怒視了葉青一眼，轉首嘿嘿冷笑，說道：「老夫說見者有份，是指老夫自己，可沒有說你七煞帮主在內，別自己往臉上貼金！」

七煞帮主聞言氣得七竅生烟，暴跳如雷，怒罵道：「媽的，烈火老鬼，有種同帮主拚上百招！」

烈火眞君也是個性格暴躁的人，聽他一罵，叱道：「你再不滾開，就先吃老夫一顆雷火彈！」

語聲中，右手扣着一顆雷火彈，作勢欲揚，在場之人見狀大駭。

誰都知道烈火眞君性如烈火，平素行事，全憑自己喜怒好惡，不講情理。

萬一這老兒眞的不分青紅皂白一丟，豈不大家均身罹浩刦。

這一來把個七煞帮主及五位香主怔在當場，進退不是，神情尷尬已極。

但烈火眞君語聲剛落，場外倏然響起陣陣陰惻惻的笑聲。

這陣笑聲淒厲刺耳已極，倏東倏西，四散飄浮。

雖在白天，使人聽了，也不禁毛髮俱豎，心驚胆悸。

在場之人，心頭俱都爲之震駭。

黑鷹令主四個字齊在各人腦中一閃而過，各自目光烱烱，向四周掃視。

但任你一世高手，目力非比尋常，依然不見絲毫影子。

笑聲甫落，一陣陰森森的語聲即起：「烈火眞君好大口氣，你丟了二次雷火彈，並沒有傷到本令主一根汗毛！」

語聲一落，衆人循聲望去，在葉青身旁赫然站着一個黑衣黑巾幪面人，正是名震四海的一代梟雄黑鷹令主！

黑鷹令主一現，在場各高手，心神俱震。

場中的氣氛，猶如上空漸漸低壓的形雲，慢慢地下沉……

葉青只覺得身傍微風一拂，黑鷹令主已站在自己身傍，心中大駭，猛退三步，一個踉蹌，差些坐倒地上！

只見黑鷹令主露出黑色面巾外的雙目，精光四射，宛如霜鋒利刄，緩緩向場中諸人一掃！

當掃及葉青時，倏然將目光盯住活閻羅，道：「想不到今天三令齊會於峨嵋，活閻羅，你好！」

活閻羅一碰他的目光，心中一震，忙笑道：「黑鷹令主，你好，今日有緣識荊，三生有幸！」

黑鷹令主嘿嘿一陣冷笑，道：「這小子是不是中了你的七步化血散？」

「令主好銳利的眼光，呵呵呵！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等下就交給令主發落。」

活閻羅耳聞葉青與黑鷹令主有仇，正好趁機拍上一記馬屁。

葉青看在眼中，恨在心頭，暗暗大罵無恥！

那知馬屁拍在馬脚上，黑鷹令主冷哼一聲，語氣一沉，道：「謝了，活閻羅，把解藥給我！」

「什麽……令主……」活閻羅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一怔之下，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

那知黑鷹令主在他的驚愕的刹那，身形猛欺，右手閃電而出，食指微彈，一縷銳風，直襲活閻羅前胸，這猝然出手，其勢詭疾無比，活閻羅見狀大駭，身形急忙飛閃。

但黑鷹令主謀定而動，饒你智機深沉，怎能逃脫他的奇襲一擊。

活閻羅驚駭之下，只覺得前心被指風一掃，胸頭一塞，踉跟後退三尺，怒道：「蕭翊，你出手偷襲是什麽意思？」

「要你二顆解藥！」

「我不給呢？」

黑鷹令主嘿嘿冷笑，道：「閣下就運功試試看，是否覺得，眞氣不凝，精元難聚？」

活閻羅聞言，默默運功，一試之下，臉色大變。

只見黑鷹令主陰惻惻的一笑，道：「離魂指，指指離魂，活閻羅你解藥抑是惜命？」

這充滿殺機的場面，猶如電光石火，一閃即逝，現在又回復到僵持緊張局勢。

場中情勢的演變，實在大出在場人意料之外。

衆人對黑鷹令主的舉動，皆感到莫測高深。

尤其他竟能在舉手投足間，出奇地制住威名不亞於他的追魂鐵令活閻羅，實令各人心中大大震動！

尤其天下那裏有敵人救仇人之理！

但他們怎會清楚：一個是白髮屠夫的傳人，一個是十年前曾受「白髮屠夫」救命之恩，因而對葉青叛師之事，應下諾言的這段複雜關係！

只有葉青大約揣測到黑鷹令主此種矛盾的舉動，是與白髮屠夫有關，不由冷冷一笑，暗道：「你是枉費心機。」

不過對他這種一諾千金的英雄氣概，不自主地產生敬佩之心。

但霎那之間，這種觀念上的衝動，被仇恨心理所湮沒。

他想！殺父深仇，不共戴天，豈能因此而減少對他的懷恨。

轉念至此，他咬牙切齒，在心中呼道：「我要報仇，只要能活下去，我一定要報仇！」

這時，葉青的心理，感到無比的沉重，面對這樣厲害的對手，對將來能否順利報仇，已不敢太過樂觀。

因爲，黑鷹令主所表現的一舉一動，無論智機、氣魄、武功，俱超人一等，這些念頭，在葉青腦中飛閃而過。

場中情勢雖然緊張，但却像死一般的

沉寂。

七煞帮主及五位香主、烈火眞君均爲黑鷹令主異常的舉動感到驚奇。

黑鷹令主的目光却盯住活閻羅，等他答覆。活閻羅呢？一着失錯，被制於人，怔在當場，進退兩難。

在他心中已不是解藥的問題，而是名望與生命的抉擇。

他心頭怒火衝天，瞪着黑鷹令主心中飛快想道：「媽的，今天活見鬼，想不到他會來上這一手，眞要正大光明拚上百招，你黑鷹令主豈能奈何於我！」

活閻羅肚子裏的牢騷，倒並不是狂妄的想法。

憑他的功力修爲，黑鷹令主就是要贏他，也要在千招之後，何况他還有一門毒功。

黑鷹令主所以猝然出手，就是忌他的毒功。

從來只講利害、算計的活閻羅，這時，第一次感到需要朋友。

於是他轉首看看烈火眞君，希望他能够出手相助，制住黑鷹令主。

烈火眞君孰視無睹，故作不見。

眼看烈火眞君盡管嚴密戒備，却無出手之意，活閻羅不由失望了。

在失望的心境下，他不自主地轉向七煞帮主！

七煞帮主也是一樣，而且衝着他冷冷一笑，道：「活閻羅，剛才的威風那裏去啦！」

活閻羅憤怒地一哼，在功力巳失的情形下，他只有強忍怒火，充滿怨毒的眼光，暴瞪了七煞帮主一眼，在利害衝突的局面下，這是必然的現象。

這種情形，早在黑鷹令主的意料之中，不由嘿嘿冷笑，道：「活閻羅，你决定了没有？」

七煞帮主哈哈笑道：「令主！你乾脆把他廢了，解藥還不是你的！」

黑鷹令主一聲微哼！理都不理。

活閻羅一聲怒哼！怒目一瞪！

烈火眞君忍不住插口道：「黑鷹令主，你在攪什麽鬼，老夫對你的措置，實在有些糊塗！」

「嘿嘿！在下的事，從不許別人插手，老兒，你少管！」

烈火眞君討了一個没趣，心中惱怒，雙目神光暴射。

但他終於強壓怒火，因爲在鷹符神功尚未解决前，他實不願輕啓戰機，予別人以可趁之隙。

活閻羅腦中千旋百轉，始終没有一個兩全的辦法，於是終究抉擇了生命，伸手入懷，掏出二顆解藥，說道：「蕭翊，今天算你狠，解藥在此，你先解開我的傷勢吧！」

「嘿嘿，黑鷹令主行道江湖，向來言出法隨，雖然心黑手辣，但使的手段却因人而異。」黑鷹令主說到這裏，伸手一抄，道：「還不快拿來！」

活閻羅哼了半聲，手一揚，二顆解藥巳弧綫拋出。

黑鷹令主左手接藥之際，右手巳食指微彈，解開活閻羅受制心穴。

在這刹那交替之際，竟没有人看出他用的是什麽手法。

只有活閻羅，在解藥出手後，微覺指風襲身，胸頭不由一暢，心中大喜，厲喝一聲，長身欲動。

黑鷹令主響起一陣冷笑，道：「活閻羅，你安靜一點，要等下逆血攻心，不要說我暗中搗鬼，不守信約。」

活閻羅心中一愣，黑鷹令主智機深沉，平素行事毒辣不由他不信，只得壓下怒燄，防患於未然，默默運起功來。

場中因解藥的爭執，告一段落，情勢更加趨於緊張。

烈火眞君與七煞帮俱嚴密注意着黑鷹令主的行動。

大家都唯恐別人先行出手刦奪——鷹符神功！

天上閃過一道電光，清晨的天氣，陰黯得猶如薄暮，四周充滿了肅殺的氣氛。

黑鷹令主冷漠地一掃場中，轉身對葉青，響起陰森的笑聲道：「我們巳是第二次相見了！」

「第三次！」葉青巳將生死置於度外，冷傲不屑地回答。

「嘿嘿！對，第三次，我現在第二次問你，你肯不肯回心轉意，認師歸宗？」

「這是我與白髮屠夫的事，你少管閒事！」

黑鷹令主厲聲道：「本令主說過受白髮前輩所託，代他了斷這樁逆師之事，嘿嘿，解藥在此，只要你答應，我立刻給你療傷！」

語聲中，身形倏地前欺三尺。

烈火眞君見狀，神色一緊，大喝道：「黑鷹令主，你再要向前一步，老夫就請你先吃雷火彈。」

七煞帮主與五位香主也移步前欺，取得有利的角度，虎視眈眈的以防黑鷹令主突然出手搶奪神功秘圖。

黑鷹令主露在面巾雙孔中的烱烱電目，轉首一掃，道：「江湖有江湖的規矩，刦貨不傷人，殺人不刦財，烈火老兒，你既然要搶鷹符神功，難道還要這小子的命嗎？」

葉青傲然道：「黑鷹令主，任你用什麽手段，以什麽要脅，都是白費心機！」

烈火眞君哈哈大笑，說道：「這小子與老夫並無深仇大恨，生死關我屁事，但你黑鷹令主想動歪念，就別怪老夫不客氣了！」

七煞帮主突然道：「只要令主能顧及江湖義氣，七煞帮願爲令主略効微勞！」完全的騎牆派的作風，言下之意，不言可喻。

黑鷹令主冷哼一聲，道：「在下現在正了結私人恩怨，希望各位不要打岔。」

他冷削的語氣一完，目光移注着葉青，對他剛才那種大無畏的精神，不由暗暗佩服。

自古英雄相惜，黑鷹令主何嘗不是如此，心想：這小子的脾氣，竟比我還硬，怪不得白髮屠夫明知道他叛逆，還這樣喜歡他，仍舊希望他回心轉意，不忍遽下殺手！

轉念至此，不由想起被自己遺棄近二十年的髮妻及獨子，忖道：「唉……假如我兒子還在人世的話，也差不多這麽大了吧……」

這些思想在黑鷹令主腦中電閃而過，立即冷冷道：「小子，你眞不怕死嗎？」

葉青仰天狂笑道：「大丈夫生則生，死則死，何懼之有，所遺憾的，只是未親手殺你，以報父仇。」

語聲未落，突見黑鷹令主揚手一道黑綫，直射自己口中，一驚之下，要避巳是不及，只覺喉間一咯，二粒丸藥，巳順口嚥入肚中。

這時，他才知道定是解藥，身受仇人相救，葉青心理的難過是無法以言語形容！藥丸下肚，口中狠狠道：「黑鷹令主，你不要以爲今天救了我，就可以消去我的仇恨，將來我還是要殺你！」

「哈哈！姓蕭的以前殺人如蔴，仇家不知多少，只要你有本事，將來儘可一拚生死，小子你弄清楚，我今天救你是對白髮屠夫報恩，否則，嘿嘿，早要你横屍當地！」

黑鷹令主話一說完，霍然身形如風，飄向葉青，臂如電出，疾向葉青懷中伸入。葉青大駭，踉蹌而退。

但功力高深如活閻羅這等高人尚避不過他猝然一擊，何况是功力巳失的葉青。

只見白光一閃，一條白綾巳到了黑鷹令主手中。

在這電光石火刹那，幾乎同時，七煞帮主見寶眼紅，身形猛撲，雙掌蓄足眞力，向黑鷹令主劈出一股排山狂飈。

烈火眞君性情更爆，見狀怒叱道：「黑鷹令主你敢不聽老夫警告。」

喝聲中，陰陽無極眞炁挾着奇猛無比的陽剛之勁，和身撲襲。

活閻羅運功二遍，覺得眞氣運行，毫無異樣，知道中了黑鷹令主疑兵之計，見狀，怒喝一聲，雙掌環掃也向黑鷹令主撲去。

一時場中人影亂閃，勁氣激蕩！刹那之間，風雲變色，殺機驟湧。

身處三大絕世高手夾擊中，黑鷹令主也不敢大意，左掌把葉青推出三丈，右手長劍業巳出鞘，身形陡昇二丈，長劍迴旋下掃，化作萬點銀星，向三人頭上罩去。

這正是名震武林的獨門劍法飛鷹七星式。

三人掌力落空，陡覺寒光繞身，猶如七八支利刄，齊向各人周身大穴襲到，心中一凜，紛紛閃身而退。

只見黑鷹令主飄落場中，哈哈大笑道：「鷹符神功，本爲在下之物，豈容你們強取豪奪？」

烈火眞君叱道：「好不要臉！」

叱聲中，雙掌一領，再次猛撲。

七煞帮主一聲呼嘯，身率五位香主亦洶湧而上。

活閻羅剛才淤積一腔怨氣，如今豈肯閑着。

刹那八人掌風如濤，劍寒如水，嘯聲霍霍，又齊向黑鷹令主猛攻。

黑鷹令主陰惻惻的笑聲又起，身如車輪疾轉，劍如電光亂閃，立刻展開還擊。

只有葉青，本巳心疲力乏，被黑鷹令主掌風一推，眼見心血落空，跌出三丈之外，人竟仆地暈了過去。

西天雷聲隆隆，閃電劃空，顯得場中的搏鬥激烈無倫。

烈火眞君火氣千丈，三招一過，出手中巳感不耐，暴喝道：「黑鷹令主聽老夫的勸告，快拿出神功秘圖來，大家公平處置！」

「嘿嘿嘿！烈火老兒，你那來這多廢話。」

烈火眞君雙掌一圈一沉，又攻出一招「寒林日斜」，厲聲道：「那你是非到黃河心不死？」

黑鷹令主剛避過七煞帮主長劍短刀，劍光如切似削，倒掛烈火眞君手腕，左手中食二指連彈，離魂指連攻活閻羅及七煞帮主，聞言不禁冷哼一聲，道：「烈火老兒，這話應讓我來問你！」

烈火眞君氣得雙目盡赤，一聲怒叱，挾着西天雷聲，震得羣峯俱顫。

喝聲中，人如一朶紅雲，疾昇而上，雙掌向圍於中央的黑鷹令主劈出一道強勁狂飈。

排山倒海的掌風中，一顆雷火彈，巳告脫手。

拚搏的雙方高手，見烈火眞君憤怒如雷，猛然拋出雷火彈，心中大駭，紛紛暴退。

說時遲，那時快，「轟」的一聲驚心動魄大響，火光迸裂，人影飛瀉！

只聽幾聲慘嚎之聲響起。

人影閃亂！濃烟如霧！烈火似海！夾着烈火眞君凄厲的笑聲，交織成一幅血紅恐怖、壯烈、凄厲的畫面！

漸漸地……

烈火熄了！

人影靜止了！

濃烟散了！

只見場邊上成三角形，屹立着三條人影，正是烈火眞君，活閻羅及七煞帮主。

場中躺着五具焦臭縮小的屍體，不用說，這就是功力稍差，無法逃出雷火彈浩刦的七煞帮五位香主。

但是，就獨獨不見了黑鷹令主！

三人目光一掃，竟連葉青的影子也杳如黃鶴！俱暗暗一怔！

七煞帮主一眼見自己帶來的五位香主，齊被燒死，心中悲憤交加，大喝道：「烈火老兒，你出手怎麽不分友敵，竟燒死本帮香主！」

烈火眞君那還有心思理他的話，怒哼一聲，紅雲一閃，刹眼人影俱杳！

七煞帮主，仰頸長嘯，破空欲追，忽然眼前人影一花，一股綿軟的陰勁，巳向胸口壓倒，心中一凜，淩空倒退一丈，凝神一瞧，原來正是活閻羅！

只見他陰森森地笑道：「七煞帮主，現在只剩下你我二人，正好一拚強弱，定個生死！」

七煞帮主 知道他懷恨剛才的事，自己在這種偷鷄不着蝕把米的情况下，那還有心再打架，不由冷冷道：「錯過今天我七煞帮主隨時奉陪，現在恕我没有這份閑情！」

語聲中，身形又起！

活閻羅身形一劃又攔住去路，道：「要走没有這麽容易，這個日子我是挑定了，除非你把項上人頭留下！」

（未完．四）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牙婆說出孫小乙的娘親孫虔婆，祝小青的娘親賈花婆祝三娘，連自己都是中了劉媒婆的毒，受她指使管轄，又說秦皓會使「攝魂大法」，而武林一流高手如終南五老的田五常、無形刀邢鏗、白虎神暴本仁和皖西三俠等人無故失蹤。碧落山莊因王牙婆的失蹤，不致有人跟踪，但侯元因練過洗髓經，自己解去穴道，趁機逃去，衆人安睡一夜，沈雪姑帶領的一行人，已到了黃山萬松山莊，約見卡藥師，再和各門派掌門相見，主人萬青峯設宴接待，突然霍五來訪，說出昔日受碧落山莊威脅，現來向衆俠解釋，衆俠懷疑他突然而來，心存戒備……

言和作幌子　佈局利搶攻

卡藥師說完，看了孫小乙一眼，又道：「現在孫小哥已經沒事了，你去換一件衣衫，就可出去，方才發生之事，暫時不用提它，咱們要暗中進行偵查，說出來了，反而不好，老朽要先走一步了。」

沈雪姑點點頭道：「卡老伯，你只管先出去好了。」

卡藥師匆匆走了。

李小雲道：「大姐，我們什麼時候出去呢？」

沈雪姑道：「等小乙換過衣衫，我們一起去。」

× × ×

大家來至萬大先生的書房，各大門派的人已經全在這裏，正在圍坐聊天，看到沈雪姑等人走入，紛紛站了起來。

沈雪姑連忙拱手答禮，連說：「大家請坐。」

萬青峯含笑，說道：「沈姑娘諸位也快請坐下，敝莊招待不週，諸位還住得慣嗎？」

沈雪姑說道：「萬大先生太客氣了，貴莊安排妥善，賓至如歸，怎麼會住不慣呢？」

卡藥師道：「沈姑娘，你們都坐下來好說話，今晨有人從西首圍牆潛入萬松山莊，守在牆外的兩名莊丁傷在暗器之下，毒發而死……」

沈雪姑問道：「不知是什麼暗器？」

卡藥師從紙包中取出兩支細針，說道：「是『黑芒針！』」

沈雪姑故意問道：「卡老伯知不知道此針來歷呢？」

卡藥師還沒開口，霍五大笑一聲道：「『黑芒針』乃是四川唐門七種毒藥暗器中的一種，針筒只有筆管粗細，一筒藏針七十二支，因爲射程不遠，威力不大，是一般唐門弟子隨身携帶之物，但用完七十二支，必須繳回唐門管理製造暗器的部門配裝，外人無法重裝。這厮在我侄女和侄女婿來到萬松山莊之日，先用唐門暗器傷人，顯然是衝着霍某三人來的了。」

萬青峯大笑道：「今天在咱們這裏的人，都是碧落山莊久欲得而甘心的人，豈止霍老哥三位而已？」

正說之間，章總管已領着一男一女走進廳來。

男的看來瘦削臉孔，面貌白皙，濃眉俊目，年約二十七八，穿一件紫色繡紅花長袍，對襟披肩，腰懸長劍，看去極爲英俊。

女的年約二十四五，柳眉如畫，杏眼如水，身上同樣穿着紫色繡紅花衣裙，外加披風，好不嬌嬈？

霍五站起身來，拱着雙手，洪聲說道：「諸位道兄，這兩人就是兄弟的姪女婿唐紀中和姪女如玉了！」一面朝兩人道：「你們過來，老夫給你們引見引見在座的前輩。」

接着就領着兩人，引見了在座的諸人，最後才指點着沈雪姑等人，含笑道：「這幾位都是和你們年紀差不多的朋友了，你們夫婦要多親近親近才是。」

一面一一說了大家的姓名。大家自有一番寒暄。

霍如玉道：「大伯父，姪女早就和你老人家說過，行走江湖，姪女還是改換一身男裝較爲方便，你老人家聽得直是搖頭，如今你瞧，人家沈姑娘、李姑娘、祝姑娘不是都穿着男裝嗎？」

她說話之時，眼波流轉，風情萬千。

霍五大笑一聲道：「妳如今是唐家的媳婦兒，老夫可管不着，妳要穿男裝，還得問問妳夫婿同不同意呢！」

霍如玉嬌靨一紅，撒嬌道：「大伯父，我不來啦！」

大家落坐之後，唐紀中走到萬青峯面前，恭敬的作了一揖，說道：「晚輩奉家伯父之命，專程前來拜見莊主，家伯父僻居西川，蒙莊主不遺在遠，賜書寵邀，至感榮寵，只因敝門幾代祖訓，後世子孫不得參與任何江湖紛爭之中，家伯父無以報命，才要晚輩持敝門化毒丹一瓶，奉呈莊主，薄具功效，也聊表家伯父一點心意，敬請莊主笑納。」說完，從懷中取出一個青色瓷瓶，雙手呈上。

萬青峯慌忙站起，雙手接過，說道：「貴門祖訓，兄弟不是不知，實因兄弟等人身中『對消散』，無藥可解，才向令伯父求援，蒙賜貴門秘製化毒丹，足見盛情了。」

唐紀中連說「不敢」，退回霍如玉身邊的椅子坐下。

霍五目光一轉，說道：「紀中，你們唐門暗器中，可有『黑芒針』？」

唐紀中點頭道：「有，『黑芒針』是敝門最普通的一種暗器，敝門中人，幾乎人人身邊，都有一筒。」

霍五回頭道：「藥師老哥，你可否把剛才那兩支針取出來給紀中瞧瞧？」

卡藥師因他說出來了，只得把紙包遞了過去，含笑道：「讓唐少俠鑑定一下也好。」

霍五接過紙包，就隨手交給唐紀中，說道：「你且看看，這兩支是不是『黑芒針』？」

唐紀中雙手接過，打開紙包，目中一注，不覺愕然道：「正是敝門的『黑芒針』！」一面朝卡藥師拱拱手道：「卡前輩，這兩支針不知是那裏來的？」

霍五不待卡藥師開口，就洪笑一聲道：「這是今晨有人潛入本莊，偷襲兩名莊丁，從莊丁身上起下來的。」

唐紀中臉色微變，說道：「敝門『黑芒針』，即使不中要害，也子不見午，晚輩身邊，帶有解藥……」

霍五搖手道：「兩名莊丁針中要害，已經用不着解藥了！」

唐紀中聽得臉色一沉，接着迅速站起身來，朝萬青峯抱拳說道：「晚輩臨行之時，家伯父曾有言交代，敝門祖訓，不准子孫涉足江湖，參與任何江湖糾紛；但如有損及敝門聲譽，必須嚴予查究，晚輩初來貴莊，貴莊之中就發生有人持敝門暗器行兇，這件事明明是衝着敝門而來，人命關天，晚輩身爲唐門子弟，就不得不問，本來晚輩只是奉命送藥而來，任務一了，即可拜辭，如今既然發生了這件事，晚輩只好在貴莊多躭幾天，務必查明此事，才能向家伯父稟報。」

萬青峯含笑道：「唐老弟賢伉儷遠來是客，就是不發生這件事，也應該多盤桓幾日再走，這件事，萬某已叫章總管去查了，唐少俠賢伉儷只管住下來，萬某深表歡迎之忱。」

霍五說道：「此事顯然是碧落山莊的人使的狡計，志在離間唐門和萬松山莊兩家的和氣，你自然要留下來，查清楚了再走。」

只見總管章守勤急步從外走入。

萬青峯抬目，問道：「章總管，有事嗎？」

章守勤躬身應了聲「是」，說道：「回莊主，碧落山莊副總管宓飛虹前來求見莊主。」

「碧落山莊的副總管要來見我？」萬青峯道：「好，你領他到客廳待茶，我馬上就來。」

章守勤答應了一聲，迅快的就退了出去。

萬青峯站起身，拱拱手道：「諸位道兄請寬坐，兄弟去去就來。」

武當清松道長隨着站起，說道：「貧道和莊主同去。」

他因萬青峯身中「對消散」，不能和人動手，而且武當派和萬松山莊淵源極深，自以自告奮勇要和萬青峯同去。同去，實際上是含有保護萬青峯之意。

寧勝天笑道：「有道兄同去，那是最好不過了。」

兩人行出客廳，總管章守勤已陪同宓飛虹在廳上奉茶，看到兩人走出，立即站起身道：「莊主出來了。」

宓飛虹慌忙跟着站起，左手當胸（他右臂是被沈雪姑長劍削斷的），右手一隻空飄飄的衣袖也自飛了起來，作出拱手之狀，說道：「在下宓飛虹，久聞莊主大名，無緣拜識，今天奉命前來，始得拜瞻丰采。」

萬青峯連忙還禮道：「宓副總管遠來，兄弟失迎得很。」

宓飛虹目光一轉，又拱拱手道：「這位道長，大概就是武當青松道長了？在下也久仰得很。」

青松道長心中暗暗奇怪，忖道：「自己很少在江湖走動，他如何認得我的？」一面連忙稽首，道：「不敢，貧道正是青松。」

萬青峯抬手道：「宓副總管請坐。」口中說着，一面打量着宓飛虹，只覺此人頦下留一把花白長鬚，年齡當在七旬左右，看他右臂衣袖虛飄飄的，顯然已無手臂，（他不知道宓飛虹右臂是沈雪姑削斷的）居然能鼓動眞氣，舉起衣袖來，這份內功，已是相當精純，何以從前江湖上都沒有聽到過宓飛虹這號人呢？

心念轉動，人已坐了下來，抬目問道：「宓副總管遠來，想必定有見敎，兄弟洗耳恭聆。」

「見敎不敢。」宓飛虹欠了欠身，說道：「在下是奉老夫人之命，來見萬莊主的。」

萬青峯道：「不知夫人有何見敎？」

宓飛虹說道：「老夫人風聞莊主和幾位掌門人聯名發出武林帖，似有和碧落山莊爲敵之意，因此要在下來見莊主，希望莊主和幾位掌門人不可意氣用事，有傷和氣……」

萬青峯不待他說完，大笑一聲道：「貴莊老夫人刦持各派同道於前，又在萬某等人身上施下『對消散』於後，萬某等人只是爲求自保，何嘗意氣用事？」

宓飛虹笑了笑道：「莊主這話，就已先存了幾分意氣了，不錯，敝莊曾邀請過幾位武林同道，前去敝莊盤桓了幾天，但都已先後回去了，江湖上傳出某某人失蹤，純屬一時誤會。至於莊主幾位所中『對消散』一節，因諸位在青陽近郊聚會，那裏原是敝莊產業，大小姐就住在後園，眼看諸位都是武林中人，意圖不明，才在酒中下了『對消散』，這是誤會，只要莊主和幾位掌門人不再和敝莊爲敵，敝莊自當奉上解藥。」

萬青峯道：「這是條件嗎？」

「不，本來這是一場誤會……」

宓飛虹深沉一笑，說道：「敝莊早該奉上解藥，但諸位對敝莊誤解甚深，奉上解藥，適足以加速諸位對敝莊的報復行動，老夫人爲了息事寧人，但也不得不存防人之心，故而先要莊主承諾，不再和敝莊爲敵，有萬大先生千金一諾，自可奉上解藥。」

青松道長道：「貴莊老夫人眞是存有息事寧人之心嗎？」

宓飛虹陪笑道：「敝莊既非門派，亦非幫會，和萬松山莊一樣，只是一個山莊而已，一向和江湖上人毫無過節可言，抱的是和武林同道和平相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自然是有息事寧人的誠意了。」

青松道長點頭道：「這還差不多。」

萬青峯聽得暗暗攢眉，心中暗道：「這位道兄從未在江湖走動，被人家三言兩語就說動了。」一面接口道：「兄弟當然希望最好不傷和氣，只是聽說貴莊又把從前失蹤的人，弄去貴莊，還迷失了這些人的神智，那又作如何解釋呢？」

「哈哈！」宓飛虹大笑一聲道：「這又是誤會，敝莊幾時把那些人迷失了神智？莊主這話，不知是聽誰說的？」

萬青峯道：「兄弟所說，乃是實情，貴莊老夫人如有息事寧人的誠意，就把這些人先行釋放回來再說。」

宓飛虹深沉一笑道：「莊主難道不想先解去身上的『對消散』嗎？」

萬青峯神色凜然道：「對消散縱然厲害，但武林同道有不少人被貴莊迷失心神，比萬某身中『對消散』更爲嚴重，萬某豈能只顧自己，就把許多迷失心神的武林同道置之不顧？」

青松道人心中暗道：「萬莊主果然是三代武林盟主的後人，不失爲領袖武林的人才，自己方才輕信人言，差點上了碧落山莊的當。」

宓飛虹道：「聽萬莊主的口氣，那是非和敝莊爲敵不可了？」

萬青峯道：「兄弟方才已經說過了，貴莊老夫人如有誠意，就先把迷失心神的人釋放回來。」

宓飛虹道：「萬莊主可知這樣對事情毫無補益嗎？」

萬青峯道：「如何於事無補？」

宓飛虹陰笑道：「萬莊主不肯承諾和敝莊和平相處，敝莊就不會奉上『對消散』解藥，那麼萬莊主，神燈教寧教主，少林智通大師和八卦、形意、武功三位掌門人，都無法解去體內的『對消散』。就算敝莊把許多武林知名之士迷失了心神，試問莊主堅持和敝莊爲敵，對這些人又有什麼幫助？」

萬青峯道：「所以萬某堅持貴莊必須先把這些人放出來。」

「萬莊主，你這麼堅持，那就談不攏了。」

宓飛虹緩緩站起身，右袖揚起，拱拱手道：「在下那就告退，不過有一句話，在下要奉告萬莊主……」他拖長語氣，沒有說下去。

萬青峯跟着站起道：「請說。」

宓飛虹道：「老夫人在臨行之前，曾交代過在下，轉告萬莊主，如果萬莊主堅持要和碧落山莊爲敵，老夫人已經盡了心意，此後發生任何後果，均由萬莊主負責了。」

「哈哈！」萬青峯仰天大笑一聲道：「老夫人的意思，是釁由我啓，這倒是很好的藉口，麻煩宓副總管，也替萬某轉告老夫人一句話，她釋放所有被迷失心智的人，才能表示她並無與武林爲敵的誠意，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宓飛虹點頭道：「在下會把萬莊主的話，回稟老夫人的，告辭。」

萬青峯道：「章總管，代我送客。」章守勤答應一聲，送着宓飛虹出去。

青松道長長眉微攏，說道：「明知雙方談不攏的，他這是做什麼來的呢？」

萬青峯笑道：「這姓宓的無非是來探探兄弟口氣的，兄弟如果口氣不硬，那就顯示咱們實力不足，他們可能就會大舉襲擊，如果兄弟口氣較硬，就顯示咱們已經得到各大門派的支援，他們就不敢貿然動手，那會眞把解藥送給咱們？」

回到書房，寧勝天迎着問道：「萬老哥，宓飛虹做什麼來的？」

萬青峯道：「他是奉老夫人之命，和咱們談和來的。」

寧勝天怒笑道：「我神燈敎縱然不是名門正派，但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敎會，他碧落山莊是什麼？危害武林，妖言惑衆的魔敎餘孽，就是他不找我們，我們也非找他不可，談和？和魔敎餘孽談和，還不是與虎謀皮？」

「阿彌陀佛？」智通大師雙手合十，低喧一聲佛號道：「寧敎主不可衝動，且讓萬莊主把經過說出來聽聽。」

萬青峯落坐之後，取起茶盅，喝了一口，才把宓飛虹說的話，一字不漏，說了一遍。

卞藥師道：「他說只要萬莊主答應一聲，就可奉上解藥，他們眞的肯把解藥送給咱們嗎？」

寧勝天道：「當然不會，如果他們肯把『對消散』解藥給咱們，那麼當時就不用在咱們身上下『對消散』了。」

萬青峯忽然哦了一聲，探手入懷，取出唐門「化毒丹」，把藥瓶朝卞藥師遞來，說道：「藥師，這是唐少俠送來的秘製化毒丹，專解天下奇毒，你先看看能不能醫治『對消散』？」

卞藥師接過藥瓶，收入大袖之中，說道：「兄弟數日前曾切過諸位道長的脈，『對消散』雖有毒性，但並不是毒藥，如果是劇毒之藥，諸位中毒已有多日，早就發作了，唐門秘製化毒丹，專解天下奇毒，主要是以治療暗器上的劇毒爲主，諸如見血封喉，子不過午等等毒性極烈，立時發作的毒藥，自可一服見效，至於『對消散』，本身並非毒藥，只怕藥不對症，待會兄弟先去化開來看看，再行奉告。」

唐紀中臉色微變，站起身拱拱手道：「萬莊主，敝門化毒丹，一向列爲敝門獨門秘方，不傳外人，縱或救人，也必須由敝門弟子親自喂服，此次家伯父是因幾位前輩中了『對消散』，才命在下送上化毒丹一瓶，以解『對消散』之毒，這位藥師前輩對敝門化毒丹心存懷疑，還要化開來檢查，此擧對敝門來說是極大的禁忌，因爲敝門列代相傳的秘方，是禁止任何人研化開來檢查藥性的，這一點還請藥師前輩多多原諒。」

卞藥師聽他口氣，不准自己研開來檢查，心中不禁一動，沒待他說完，暗暗在袖中拔出藥瓶之塞，傾出三顆藥丸，再塞上藥瓶，等唐紀中話聲一落，立即歉然道：「兄弟不知唐門有此禁例，差幸唐少俠及時提出，否則豈不引起了極大誤會？這瓶化毒丹還是請萬莊主保管吧！」說完，伸手從大袖中取出藥瓶，遞還給萬青峯。

萬青峯伸手接過，遲疑的道：「那麼咱們身中『對消散』該不該服呢？」

卞藥師微微一笑道：「唐門化毒丹，被江湖上視作解毒救命之寶，對解救毒藥暗器，那是靈效如神，不容置疑，只是……兄弟方才說過『對消散』含有毒性是不錯，但它本身並非毒藥，服用化毒丹恐非所宜，因爲治療劇毒，多半都是毒藥，藉收以毒攻毒之效，這是說，身中劇毒，才能以毒攻毒，如果體內沒有劇毒，服下毒藥，豈不反而有害？所以兄弟認爲還是不服的好。」

唐紀中臉有憤色，再次站起身來，說道：「藥師前輩既說『對消散』含有毒性，敝門化毒丹無毒不解，自然可以服用的了。」

卞藥師一手捋鬚，含笑道：「唐少俠，老朽精研藥理，垂五十年，很慚愧不能解去幾位所中的『對消散』，但對『對消散』的作用，還能從幾位脈象中，得知一二，所以敢斷言『對消散』只是含有毒性，不是毒藥，含有毒性和毒藥的區別甚大，少俠不是研究醫藥的人，所以把藥中含有毒性和毒藥混爲一談了，老朽並不是對貴門化毒丹存有懷疑，實因貴門化毒丹能解天下劇毒，藥性一定十分强烈，才能產生奇效，對身中『對消散』的人不宜而已，少俠幸勿誤會。」

寧勝天道：「咱們還是談談碧落山莊和咱們談和的事，較爲重要，兄弟覺得萬大先生拒絕了對方要求，宓飛虹回去之後，碧落山莊說不定會對咱們採取突襲行動，這一點——咱們倒是不可不防。」

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點頭道：「寧敎主這話不錯，碧落山莊提議和咱們講和不成，必然會使用武功對付咱們，咱們應該分派人手，有個準備才好。」

八卦門掌門人封居易道：「咱們原已推擧萬莊主爲召集人，自然該由召集人分派就是。」

少林達摩院首席長老智虔大師合十道：「敝寺方丈接獲萬莊主幾位聯名武林帖，命貧衲率同敝寺護法弟子趕來聲援，臨行之前，敝寺方丈曾交代貧衲，一切聽候萬莊主差遣，萬莊主不用客氣，要貧衲做些什麼，只管吩咐好了。」

萬青峯連說「不敢」，接着目光一轉，說道：「兄弟覺得咱們人手也並不算少，除了身中『對消散』的幾位，無法和人動手……」

寧勝天張目道：「咱們幾乎集合在一起，如果那老妖婆闖進來的話，咱們拚着全力一擊，也足可與她同歸於盡。」

萬青峯笑道：「寧敎主豪氣不減當年，只是咱們還不到以死相拚的地步，何況闖進來的如果不是老夫人呢？全力一拚，划得來嗎？不過寧敎主這句咱們幾乎集合在一起，倒是提醒了兄弟，幾位身中『對消散』的，不如一起住在兄弟書房裏，一旦有事，就可以聚在一起，較爲方便，書房內，可由少林、武當八位護法弟子分日夜兩班守護，也就差不多了。」

少林智虔大師和武當青松道長都點頭答應。

萬青峯接着又道：「其餘各位道兄，也可分爲日夜兩班，當班的人可在這裏喝茶聊天，不必出去，因爲敝莊各處，均有莊丁分組巡邏，一旦有警，自會迅速傳送進來，諸位只要隨時予以支援就好。」

他口氣微頓，又道：「至於這日夜兩班的人手，兄弟蒙諸位抬擧，就僭作分配，不知是否有當……」

寧勝天大笑道：「萬大先生怎麼也婆婆媽媽起來，這裏在座的都是自己人，有什麼好客氣的，你只管說出來就好。」

萬青峯道：「兄弟之意，想請少林智虔大師，霍五兄，沈姑娘等人，担任日間接應工作。」

智虔大師合掌道：「貧衲說過，但憑萬莊主吩咐。」

霍五也道：「兄弟沒問題。」

沈雪姑也表示同意。

萬青峯又道：「至於夜班，就請青松道兄、卞藥師，陸其昌兄、（八卦門封居易師弟）何津舫兄、（武功門崔介夫師弟）趙之欣兄，徐永昶兄（形意門金贊廷師弟）幾位負責。」

大家也表示同意，事情就這樣決定。

中午，莊丁在左首餐廳，開上兩桌酒菜，用過午餐，差不多也快近子時。

只見總管章守勤匆匆走入，躬躬身道：「啓稟莊主，碧落山莊的副總管宓飛虹又來求見了。」

萬青峯不由微微一怔，奇道：「他又來了？」

寧勝天嘿然道：「碧落山莊詭計多端，青峯兄可得小心應付，別中了他們的計謀。」

青松道長道：「他去而復回，那老夫人必然另有指示，依貧道之見，寧老施主閱歷豐富，和咱們一起出去，也好拿個主意。」

卞藥師點頭道：「道兄說得極是，寧教主見多識廣，有他同去，碧落山莊縱有詭計，也難逃法眼了。」

寧勝天大笑道：「你們都把兄弟看成了老狐狸。」

武功門掌門人崔介夫道：「事情也確是如此。」

萬青峯道：「那就快些走了，碍讓宓飛虹笑咱們拿不定主意哩。」

三人隨着總管章守勤走出客廳。宓飛虹立即站了起來，飛起右手衣袖，作出抱拳模樣，含笑道：「萬莊主見諒，在下又來打擾了。」接着又朝寧勝天抱拳道：「寧教主請了。」

寧勝天還了一禮，說道：「兄弟聽說宓副總管兩次枉駕前來，兄弟只聞大名，未曾識荊，所以要來一瞻手采。」

宓飛虹連忙抱拳道：「寧教主威名遠播，在下久仰得很，至於在下只是江湖末流名不見經傳，寧教主太抬舉在下了。」

萬青峯抬手道：「宓副總管兩次惠臨，必有見教，請坐了好說。」

四人相繼落坐，宓飛虹再次抱拳說道：「在下上午告別之後，即將萬莊主的意見，以飛鴿傳書，呈報敝莊老夫人請示，剛才接獲老夫人回示，所以特地再來向萬莊主報告。」

萬青峯道：「貴莊老夫人怎麼說？」

宓飛虹笑笑道：「敝莊老夫人認爲萬莊主提出的意見，極爲寶貴，雙方既然坦誠相見，以和爲貴，萬莊主所代表的乃是武林各大門派，只要萬莊主千金一諾，今後各大門派自能和敝莊和平相處，互不侵犯。」

萬青峯道：「那要看貴莊老夫人有沒有誠意。」

宓飛虹連連點頭道：「萬莊主說得極是，老夫人不願和各大門派處於對敵地位，自然是有誠意謀和，只要能和各大門派和平相處，那麼敝莊就不需再羅致帮手，作兵戎相見的準備了，敝莊最近邀請來的一批武林同道，自然要各自遣散。萬莊主的提議，要敝莊釋放所有被迷失心神的人一節，老夫人要在下向萬莊主鄭重聲明，敝莊所邀約的人，沒有一個心神被迷失的，因此敝莊決定把所有邀約來的人，一齊當着萬莊主的面釋放，這樣萬莊主總可以相信了吧？」

萬青峯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碧落山莊會如此遷就，急於謀和？

碧落山莊老夫人武功高不可測，何況她羽翼已成，實力相當堅强，絕不會因自己等人聯名發出武林帖，聯合了各大門派，使她有所慴服，那麼她顧忌的又是什麼呢？心念轉動，不覺朝寧勝天看去。

寧勝天江湖經驗老到；但對碧落山莊急轉直下的謀和，也感到大出意外，他一手捋着拂胸長髯，輕咳一聲，問道：「想來貴莊老夫人必有什麼附帶的條件吧？」

沒有附帶條件，碧落山莊豈不是無條件投降了？

宓飛虹道：「寧教主說對了，敝莊老夫人確實有一個小小要求。」

寧勝天道：「你說出來聽聽？」

宓飛虹道：「老夫人聽說沈雪姑姑娘目前正在萬松山莊作客？」

萬青峯道：「不錯。」

寧飛虹又道：「此次誤會，純係敝莊和萬莊主、寧教主以及智通大師、八卦、形意、武功三位掌門人身中『對消散』所引起，和沈姑娘無關，現在雙方既然達成協議和解了，沈姑娘夾在中間，萬一仍對敝莊不諒解，豈非又會引起衝突，因此敝莊老夫人希望沈姑娘不要再插手，萬莊主如有誠意，最好請沈姑娘離開萬松山莊，不知萬莊主意下如何？」

萬青峯現在聽懂了，碧落山莊老夫人不是懼憚各大門派聯手，她所顧忌的却是沈雪姑姑娘。她對沈姑娘顧忌什麼呢？說穿了她顧忌的是沈姑娘的師傅——千手觀音！

萬青峯不覺感到爲難起來，沈雪姑遠來作客，自己怎好對她下逐客令呢？一面沉吟道：「這個……」

寧勝天馬上接口道：「這個沒有問題，因爲沈姑娘精擅醫道，原是卞藥師邀約而來，請她共同設法看看能不能化解『對消散』之毒，如今貴莊老夫人既然誠心謀和，答應交出解藥來，自可婉言請沈姑娘離去，此事自有兄弟負責，和卞藥師說明原委，沈姑娘自然也樂意看咱們雙方和解的了，只是貴莊老夫人必須言而有信，把解藥交出來。」

宓飛虹連連點頭，左手拍着胸脯，說道：「這個自然，在下保證，把那解藥送上。」

萬青峯雖覺寧勝天毫不考慮，答應得太快了，但他既然說出來了，也只好表示同意，一面問道：「宓副總管，不知貴莊何時可以釋放所有邀約的人？解藥什麼時候送來？」

宓飛虹含笑道：「咱們既已達成協議，自然越快越好，敝莊要釋放的人，最遲旁晚時光可以運到，解約也由老夫人專程派人送來，在下就在旁晚稍後，就可把解藥和釋放的人，一齊送到貴莊大門前，請萬莊主點收就是了。」

說到這裏，接着又說道：「但萬莊主也必須請沈姑娘在旁晚以前，離開貴莊才好。」

寧勝天點頭道：「好，咱們一言爲定，希望貴莊幸勿食言。」

宓飛虹陪笑道：「這是敝莊老夫人和各大門派和平相處的一點誠意，豈會食言？」說到這裏，就站起身來，飛起右手衣袖，抱抱拳道：「在下那就告辭了。」

萬青峯起身道：「宓副總管恕兄弟不送了。」

章守勤身爲總管，却跟着宓飛虹身後送了出去。

萬青峯回頭道：「寧老哥，你看此事如何？」

寧勝天笑道：「看來碧落山莊老夫人自思招惹不起沈姑娘的師傅，才急着要和各大門派謀和，只要她和各大門派不再起衝突」，沈姑娘就不會再介入，大概如此而已。」

青松道長道：「貧道看來，大概也是這樣了。」

萬青峯說道：「沈姑娘的事，怎麼辦呢？」

寧勝天沉吟了一下，又道：「兄弟另外還有一種想法……」

萬青峯說道：「寧老哥請說出來聽一聽？」

寧勝天徐徐說道：「就算碧落山莊老夫人招惹不起沈姑娘的師父，才和咱們謀和，也不至於要沈姑娘離開萬松山莊作爲條件。」

青松道長一呆道：「不錯，難道他們另有花樣不成？」

寧勝天道：「兄弟方才才想到了這一點，那是因爲老夫人招惹不起沈姑娘的師傅，才要她離開的。」這話說得很含蓄。

萬青峯一怔道：「老哥這話反過來說，她就是招惹得起咱們這些人了？」

寧勝天沉笑一聲，道：「兄弟正是此意。」

萬青峯臉色微變，矍然道：「寧老哥是說他們有詐？」

寧勝天道：「防人之心不可無，走，咱們還是大夥好好商量商量，必須有個準備才行。」接着附耳和萬青峯低低說了兩句，萬青峯聽得連連點頭。

三人回入書房，八卦門封居易首先問道：「青峯兄，他怎麼說？」

萬青峯回到椅上坐下，就把剛才宓飛虹說的話，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只是把碧落山莊要沈雪姑離開萬松莊的話，略過不提。

那是因爲沈雪姑等人都在座上，說出來了，對沈雪姑的面上不好看，而且他和寧勝天早就商量好了，這件事，由寧勝天先透過卞藥師，再由卞藥師去說，較爲隱秘。

他說完經過之後，就把寧勝天的意見也說出來。

金贊廷道：「寧老哥這話大有道理，咱們必須嚴加防範，他們縱有詭計，也就無所使了。」

武功門崔介夫道：「他們唯一可以使詐的，就是釋放迷失心神的人那個時候，乘機發難，萬老哥該先佈置好人手，免得臨時亂了陣脚。」

「阿彌陀佛。」智通大師合十道：「萬大施主，崔掌門人此言有理，你先分配一下咱們的任務才好。」

他們說話之時，寧勝天也悄悄把宓飛虹轉達老夫人之意，唯一的條件，是要沈姑娘離開萬松山莊之事，和卞藥師說了一遍。

卞藥師低聲問道：「寧教主之意，是否要兄弟去轉告沈姑娘？」

「非也。」寧勝天改以「傳音入密」和他說了幾句。

卞藥師連連點頭，接着也以「傳音入密」和寧勝天說了一陣。寧勝天聽得臉色爲之一變，也連連點頭。

只聽萬青峯道：「咱們分配人手一節，寧教主另有高見，他早已胸有成竹，兄弟之意，迎接對方釋放的人這一檔事，還是請寧教主來担任總指揮的好。」

寧勝天爽朗的大笑一聲道：「好，兄弟來担任總指揮，不過兄弟要進去寫幾封束帖。」

萬青峯道：「寧老哥請。」

「崔介夫道：「看來寧教主倒有點像諸葛亮呢？」

寧勝天大笑道：「兄弟連天也勝得過，諸葛亮何足道哉？」

說着大步朝裏首一間行去。

過了足足一頓飯的時光，寧勝天才從裏面走出，洪笑一聲，道：「現在該升帳了。」

一面朝卞藥師招招手道：「兄弟第一支令箭，是請藥師聽令。」

卞藥師拱拱手道：「末將在。」

寧勝天從袖中取出密束一封，說道：「兄弟這裏有密束一封，藥師率藥姑、孫小乙、萬點星三位，進晚餐之後，依束行事。」

卞藥師接過密束，含笑道：「末將遵令。」

回頭朝王牙婆、孫小乙、萬點星說道：「咱們四個人一路的，飯後你們就得隨老朽走。」

寧勝天取出一份密束，朝沈雪姑道：「沈姑娘，妳和宮飛雲、祝小青三位，也有束帖一份，飯後拆閱，依束行事。」

沈雪姑站起身，走上前去，雙手接過密束，說道：「敬遵教主將令。」回身退下。

寧勝天又朝八卦門陸其昌、武功門何津舫、形意門趙之欣、徐永昶四人，道：「你們四位一組，也有密束一份，飯後開拆。」說罷，取出一份密束，遞給了陸其昌。

霍五說道：「教主不分派兄弟的任務嗎？」

寧勝天道：「五兄率本教弟子八名，飯後出莊，守住本莊右側林前，鄭香主（黑煞神鄭玄通）率本教弟子八名，飯後出莊守住本莊左側林前，一旦發生衝突，不得讓敵人衝入莊去。你們是正面對敵，不用密束了。」

接着又朝總管章守勤道：「章總管挑選二十名本莊莊丁，隨萬莊主、青松道長，和兄弟三人出莊，與宓飛虹交涉。」

章守勤躬身應聲「是」。

寧勝天却朝青松道長道：「至於道長門下八名道兄則請隱身大門之內，如有變故，道長可用暗號指揮。」

青松道長稽首道：「貧道遵命。」

寧勝天朝少林智虔大師拱拱手道：「大師和八位護法弟子，作爲後援，隨時機動增援。」

智虔大師也合十道：「貧衲遵命。」

武功門崔介夫道：「看不出你教主爺，果然指揮若定，只是咱們這幾個呢？」

寧勝天道：「咱們幾個，都身中『對消散』，動不上手，就在大廳上喝酒也好，喝茶也好，只好作壁上觀了，萬一前面抵擋不住，有人衝進來了，咱們幾個至少還有六成功力，也足可和敵人一拚，這是最壞的打算，希望不至於如此。」

說到這裏，又回頭朝章守勤道：「章總管，還有一件事，就是今天咱們都得在黃昏前及早用餐，飯後準備好茶。」

章守勤躬身道：「這個在下自會準備的。」說完，匆匆退了出去。

寧勝天大笑一聲，站起身道：「好了，現在咱們應該到大廳上去坐了。」

大家也跟着站起，因爲寧勝天發號施令之時，大半數的人，都領取了一封密柬，誰也不知道誰的任務是什麼？大家心裏都覺得有神秘之感。

作者按：這是寧勝天聽了卡藥師方才以「傳音入密」說的話，才會有這樣安排的。

卡藥師告訴他的，就是霍五來意可疑之事。本來卡藥師是不打算告訴他的，事無佐憑，希望借助沈雪姑等人，暗中偵查霍五和唐紀中夫婦的行動，但碧落山莊忽然前來求和，並答應釋放所有被迷失心神的人，又以沈雪姑離開萬松山莊爲條件，顯然另有圖謀，因此不得不提前告訴寧勝天，好有所防範。

寧勝天和霍五有數十年交情，但鑑於手下柴一桂等三位香主，也追隨了自己二三十年，和碧落山莊的人一照面，就像中了邪一般，竟然不別而去，霍五此來，甚爲突兀，自然有防範的必要，所以分配任務，改用密柬，就不致洩漏消息了。

衆人之中，另有唐門弟子唐紀中夫婦，沒有分配任務。那是唐門弟不准參加任何江湖紛爭，此來也只是客人身份，就不好請他們出手了。

大家來至前廳，差不多已快近黃昏，莊丁們忙着在廳上擺好兩席桌椅，大家也就依次坐下，不多一回，莊丁陸續上菜，所有的人因各有任務在身，誰也無心喝酒，各自匆匆吃畢，和分派在同一組的人，紛紛起身走了。

如今大廳上剩下來的人，只有身中「對消散」的神燈教主蒼龍寧勝天、主人萬青峯、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八卦門掌門人封居易、武功門掌門人崔介夫、少林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另外還有少林達摩院首席長老智虔大師、武當青松道長、和沒有任務的唐門弟子唐紀中夫婦兩人。

莊丁撤去殘席，替大家沏上茶來。

這時正好黃昏時分，夕陽銜山，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三位易釵而弁的姑娘，已經相偕從萬松山莊大門出去。

原來沈雪姑飯後拆開蒼龍寧勝天的密柬，只見柬上寫着：

「碧落山莊允諾釋放被迷失心神諸人，唯一條件是姑娘離開萬松山莊，此一條件，顯係彼之詭計，或因顧忌令師，故必須姑娘離去，方能動手，姑娘三人，行出大門，可向石埭方向而去，務使對方確認姑娘離去。由本莊至輔村，可在道旁稍息，初更時分，務必趕回本莊，由後院進入，如雙方已動上了手，三位可隨時接應支援，閱後毀去。」

沈雪姑看完之後，雙手一握，立時成爲粉屑，洒落地上。

李小雲問道：「大姐，密柬上怎麼說的？」

沈雪姑道：「走，在路上我再告訴妳們。」

三人出了大門，就飄飄然的朝大路行去。

現在三位姑娘已經離去，萬松山莊內也早已安排就緒，就是等候着碧落山莊的副總管宓飛虹前來踐約了。

時間漸漸過去，天色由黃昏而上燈時分，依然不見宓飛虹前來赴約。

萬青峯攢攢眉道：「這姓宓的莫非爽約了？」

「這不可能。」寧勝天道：「這是他們說的，兩次派人前來談和，咱們已經依了他們的約定，沈姑娘三位離開萬松山莊，也快有半個時辰了，碧落山莊縱有詭計，但約定的事，決不會失信，否則他們此後還想在江湖立足？」

青松道長道：「寧教主此話不錯，貧道也覺得碧落山莊不至於失信，他們沒有來之前，大家正好養精蓄銳，一旦動手，以逸待勞，總是好的。」

剛說到這裏，只見一名莊丁匆匆走入，朝萬青峯躬身道：「啟稟莊主，總管要小的進來稟報，大路前面，正有一行人朝本莊而來。」

萬青峯問道：「可曾看清人數？」

莊丁道：「人還在一里之外，看不大清楚，大概總有十幾個之多。」

萬青峯揮了揮手，那莊丁還沒退出，只見另一個莊丁又急匆匆走入，躬身道：「總管要小的進來稟報莊主，來人離本莊尚有半里光景，據報一共是十五個人。」

萬青峯又揮了揮手，兩名莊丁先後退出。

寧勝天訝異的，說道：「只有十五個人？」

封居易道：「寧老哥是不是覺得他們來少了？」

寧勝天道：「不錯，僅憑十五個人，還動不了萬松山莊。」

崔介夫道：「那要多少人才能動得了咱們？」

寧勝天突然一拍巴掌，冷哼道：「是了！」

崔介夫道：「寧老哥想到了什麼？」

寧勝天呵呵一笑道：「咱們出去和宓飛虹交涉的人，除了章總管率同二十名莊丁之外，不也只有青峯兄、青松道長和兄弟三個人嗎？」

萬青峯矍然道：「寧老哥是說他們還有高手在暗中跟來了？」

寧勝天笑道：「除非他們眞的有和各大門派和平相處的誠意，但這是絕無可能之事，如果要乘機向咱們下手，那就不會只來區區十五個人。」

萬青說峯道：「那……寧老哥安排的人……」

他也不瞭解蒼龍寧勝天是如何調派的人手，才有此一問。

「放心！」寧勝天一手撚着長鬚，微笑道：「兄弟已把咱們現有的人手，作了最妥善的安排，除非對方來的人手實在太強，咱們的人無法抗衡，那就注定一敗塗地，只要旗鼓相當，兄弟可以保證咱們不會輸給他們。」

崔介夫道：「你有信心？」

寧勝天大笑道：「兄弟若是沒有信心，還敢當這個總指揮嗎？」

只見總管章守勤匆匆進來，說道：「回莊主，宓飛虹已經來了，現在莊外，請莊主出去。」

萬青峯站起身道：「總指揮，咱們走吧！」

寧勝天朝青松道長抬抬手道：「道兄請。」

萬青峯、青松道長、寧勝天三人舉步走出，章守勤緊隨三人身後跨出大門。

萬松山莊前面，早已挑起八盞氣死風燈，三十名莊丁，手持扑刀，像雁翅般在兩旁伺立。

對面一片廣場中間，果然站立了十幾個人，最前面的一人，正是宓飛虹。

他們距離萬松山莊大門，至少還有八九丈遠近。

萬青峯走上前去，在相距一丈五六，便自停住，拱拱手道：「宓副總管果然信人，兄弟迎迓來遲，有勞久候了。」

宓飛虹飛起右袖，抱拳還禮，說道：「兄弟也來遲了一步，因敝莊答應萬莊主釋放的十人，還是旁晚時候方行趕到。」

說到這裏，回身一指身後十人，又道：「在下此間事了，即須回去覆命，現在就當面點清了，免得再說敝莊用藥物迷失他們心神。」

原來他身後十四個人，有十個頭臉均蒙着黑布，只露出兩個眼孔，但服飾各異。另外四人，則一式穿着黑布勁裝，敢情是他隨行的手下了。

宓飛虹接着回身朝十個蒙面人道：「諸位俟在下叫出姓名，就走上一步，揭去蒙面黑布，好，現在在下開始點名了。」

話聲一落，隨即叫道：「田五常。」

站在他身後的第一個蒙面人應聲道：「老夫在。」

一手揭去蒙面黑布，舉步跨上一步。

他這一取下蒙面黑布，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楚，確是如交包換終南五老的老三金鞭叟田五常——矮個子老頭，濃眉扁臉，肩膀極闊。

宓飛虹接着叫道：「邢鏗。」

他身後第二個蒙面人應聲道：「老夫在。」

舉手揭去蒙面黑布，跟着跨上一步，和田五常站在一起。

無形刀邢鏗，也一點沒錯，頭盤小辮的莊稼老頭，頦下還有一把山羊鬍子，他是金刀門金刀無敵郭昇的師叔，（郭東昇死在旋風花下）和終南五老是同一輩的人，在江湖上算得是前輩高手了。

宓飛虹又叫道：「暴本仁。」

第三個蒙面人應聲道：「老夫在。」

同樣摘下蒙面黑布，跨上了一步，他是白虎門的掌門人白虎神暴本仁。

宓飛虹接着叫道：「智光。」

第四個蒙面人應道：「貧衲在。」也摘下蒙面黑布，跨上了一步。

這下把隱身在大門的少林寺達摩院長老智虔大師看得一怔，暗道：「智光師弟也落在他們手中！」

要知智光乃是廬山黃龍寺監寺，方丈智明死於旋風花，由他代理方丈，原是少林智字輩的長老。

宓飛虹接着叫出「李天雲」、「霍天柱」、「謝東山」三人的姓名。三個蒙面人也依次應聲摘下黑布，跨上一步。

皖西三俠乃是結義兄弟，並非一個門派，李天雲是形意門的名宿，霍天柱出身八卦門，謝東山出身武功門。

宓飛虹接着又叫出柴一桂，婁通、敖六三人的姓名，最後三個蒙面人也應聲走出，各自揭下了蒙面黑布。

蒼龍寧勝天看得暗暗冷笑，忖道：「柴一桂等三人，果然也在他們那裏。」

十個人站立成一排，除了剛才宓飛虹點名時答應過一聲，就沒有再說話。

寧勝天突然感到不對，暗暗叫了聲：「不好……」

宓飛虹已經開了口，他朝十人拱拱手道：「諸位原是碧落山莊邀請來的，請問碧落山莊可曾在諸位身上下過迷藥，迷失了諸位心智嗎？」

「沒有。」

宓飛虹又道：「那麼諸位的神智是否很清爽呢？」

十人又異口同聲說道：「很清爽。」

宓飛虹目光一抬，朝萬青峯含笑道：「萬莊主，你都聽清楚了，敝莊並沒有在他們身上下什麼迷失心神的藥物吧？」

他不待萬青峯回答，左手向前一抬，說道：「萬莊主要敝莊釋放諸位，事實擺在眼前，這不能說是釋放，而是萬莊主要請你們到萬松山莊去，現在諸位可以過去了。」

由田五常爲首的十人果然舉步朝萬青峯這邊走來。

寧勝天看出情形不對，急忙大聲喝道，「且慢！」

但十人已舉步走來，豈會聽你的？

宓飛虹也跟着走上，口中說道：「萬莊主，在下奉敝莊老夫人之命，給諸位送來『對消散』解藥，請萬莊主收下了。」

寧勝天喝聲出口，眼看對方十人並不理會，就低喝一聲：「快退！」

萬青峯聞言正待後退，宓飛虹雙肩一晃，好快的身法，幾乎令人無法看清楚他如何欺上來的，就已到了萬青峯的身前。

青松道長聽到寧勝天這聲低喝，也已感到事情有變，急切之間，一下擋在萬青峯的面前，沉聲道：「你要如何？」

宓飛虹忽然仰天發出一聲裂帛大笑道：「在下奉命把解藥送交萬莊主，道長何故攔阻在下？」

口中說着，右手衣袖突然揚起，像匹練般，朝青松道長迎面拂來，這一拂，居然風聲呼然，使出來的竟是一記「鐵袖神功」！

（未完．廿七）



歌狂劍彈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鶴力敵一指叟和白煞，姜不幸在旁協助，分別將他們擊敗，白煞遁走，一指叟因傷調息，凌鶴不忍將他擊斃，一指叟知錯懺悔，願爲奴報德，但姜不幸却被白煞擄走，二人追下去，來到洛陽又見「怒堡」中的人挾走了一個女人，追前去，來了個一頭焦髮、面帶雀斑的少女，挾起那昏迷少女就走，二人繼續追下去，發現是蕭娟娟扮的，昏迷的少女是郭雪，她們被困在怒堡走不脫的人，凌鶴想保護蕭娟娟二人，郭雪的表兄梁不凡看凌鶴以護花使者自居，用計將凌鶴捉住，間接交給怒堡堡主兄弟二人，他們因不能人事，想說服凌鶴借種延子嗣……

求才求嗣急　所需各不同

梁不凡看慣了二黃那種木然的面孔，尚不知自己犯了他們的大忌，緩緩走近，黃老二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梁不凡微微一怔，立刻笑着走了出去。

不久，梁不凡笑盈盈地拏着一根去了枯葉的稻草稈走進來，此稈長約六七寸之間，甚爲自負的交給黃老二，道：「二堡主，就是這光景……」

二黃的目光投注在那根稻草稈上，再也收不回來，眼囊肉急劇的跳動着，那眼神中是欽羨抑是妒恨，可能連他們兄弟二人也未必弄得清楚。

這根草稈代表一個男人多少自尊？又激起了多麼深厚的自卑？而人類的自尊與自卑又是那麼微妙，不是爲了什麼家世不如人，學問及武功不如人，只爲了那一點點……。

「來人啊──」

「來哩！」一個瘦小、白淨而又十分機伶的小廝走了進來，估計這小子不超過十八歲，這小子和二黃極相似之處，即是沒有眉毛、睫毛及鬍子碴兒，聲音有點窄細，躬身道：「堡主有何吩咐？」

黃宗海指指梁不凡道：「黃天，梁少俠自願和咱們深交，至情感人，却之不恭，你就帶他去淨身吧……」

梁不凡一聽要淨身，以爲必是沐浴一番，他是個好色之徒，馬上要他去和一個世間尤物作播種工作，那會不心花怒放。

跟着黃天走出此院。

大約盞茶工夫，隔壁院中傳來一聲慘嗥。黃宗海道：「大哥，又多了一個失『勢』的人了……。可惜的是，姓凌的沒有他這麼好調理！」

「如果他和梁不凡一樣，也就成不了大器，自也不會有今日的造詣了！」

此刻一個中年人自淨身房中走了出去，黃天已爲梁不凡上了「九龍回生散」及「珠珀生肌散」，前者能止血止痛，後者能防腐長肉。這些珍貴藥方皆來自宮廷。而梁不凡也剛剛醒來。

就像一個孩子一樣，放聲大哭，如喪考妣！

「他媽的！你哭！再哭！我剛剛給你上了『九龍回生散』止血止痛，要是再流血你就沒救，這藥貴重得很！」

梁不凡的哭聲「嘎」然而止，悲聲道：「黃天，我……我怎麼辦啊……」

「這！這就叫着什麼事？匹夫有罪……懷璧……無罪吧？」

「不……不……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我這東西變成連城璧了……」

「以前並未這麼想過，現在却以爲，連城璧還是有價，這個却是無價的……」

「黃天……那個還給我吧！」黃天手中有一玻璃瓶，瓶中泡着那話兒。

黃天道：「你要這個幹什麼？它的用途可大哩……。」

「作個紀……紀念吧……至少證明我曾經有過這東西……。」

「不行，這東西要作標本……。」

× × ×

黃世海和黃宗海返回自己的寢室，自有正偏室殷勤接待，這些女人個個貌美如花，却冷如冰霜，臉上絕少笑容。

黃氏兄弟也不以爲怪，他們是過來人，正如宮廷之中之有太監，是怕宮中的怨女太多，爲皇帝老子戴綠帽子。他們在「怒堡」就像皇帝類似，他們自也需要女人，來烘托他們的剛陽男子氣概。

只是有了女人又怕他們走私，不得不採古法泡製。男子閹割，即成椓人，不能人道；女子方面亦有幽閉之說，「碣石剩談」云：女子椓竅之法，先服以藥，用木槌擊女胸腹，即有一物墜而掩閉，只能便溺，而人道永廢矣。

當然，黃氏兄弟有很多女人，自不完全是暗示他們「還行」或「行有餘力」，而是的確仍有欲念，要不，閹人爲何會娶妻呢？明黃瑜「雙槐歲鈔」卷八「椓人妻」云：「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宅地田莊，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元晤，官京師，有女國姝，力士娶之，元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

可見閹人也娶老婆，而且非爲壯聲勢，而是仍殘留一些「勢」力。

此刻的「白煞」還沒睡，與他對酌的居然是「一指叟」葉伯庭。

偌大的「怒堡」，鴉雀無聲，所以兩人的飲酒及咀嚼菜餚聲清晰入耳。

「咱們出自同門，我是你的師兄，自不應懷疑你，傳說你已作了凌鶴的長隨，自稱老奴，可有這回事？」

「有，師兄。可是，我不如此，如何能騙過凌鶴？爲了活命，只有低聲下氣，要不是爲了長久跟隨師兄，俟機套取他的巨書秘密，師兄請想，憑我「一指魔」葉伯庭，一生縱橫武林，向誰低過頭？犯得着向一個毛頭小子矮半截嗎？況且此次梁不凡之所以能得手，全是我的授意……」

「是這樣的嗎？」

「有梁不凡作證，眞的假不了，假的也眞不了啊！」

白煞道：「梁不凡已被處以腐刑，生死未明。」

「放心！師兄，『怒堡』的閹人手術全由宮中一位會稽司老手主持，據說此人親手閹過五十餘人，經驗豐富。因長年生惡瘡被逐出宮，而被『怒堡』羅致。事實上是『怒堡』先以巨資誘他出宮，再以人爲方法使他生惡瘡，故意使內務府掌禮大太監忍無可忍逐出宮外的。」

「你的消息還眞靈通呀！」

「師兄，我本不想說這些，以免賣弄之嫌，又怕師兄見疑，只好不憚其煩地說了！」

「那麼凌鶴對你是完全信任了？」

「師兄，由于小弟表現逼眞，他雖未全信，已有了七八成了。」

「有沒有對你說有關巨書的事？」

「師兄，鑑于欲速不達的古訓，小弟不敢操之過急。」

「很好！你可知道堡主要如何處置凌鶴？」

「他殺了『怒堡』好幾個人，據說黃天爵之事，也扣在凌鶴的頭上，八成活着離開『怒堡』的希望已經滅絕了。」

「伯庭，你希望他活着離開呢？還是死在這兒好些？」

「老實說，小弟總以爲，整個武林固不乏高人奇士，但能成爲師兄心腹大患的……」聲音放低道：「不是八大家，也不是『怒堡』，極可能是此子，所以假『怒堡』之手除去這心腹大患，何樂不爲？」

「這話對是對，却無遠見。要成大事，必須高瞻遠矚，告訴你，我們不能讓凌鶴被殺死。」

「師兄雄才大略，小弟望塵莫及，但不知在此堡之中，咱們又能如何不使他反抗而弄走他？」

「這──」「白煞」道：「依你之見呢？」

「如果要他活着離開此堡，我們二人必須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白臉的。也就是說，必須有一個來救他，使他有餘力自保，才能闖出去。」

「也許你的辦法可行，這兒除了黃氏兄弟之外，最厲害的人物不是那些內外總管和護院，那都是外圍跑腿的，黃氏兄弟二人身邊『怒堡』『七龍十二豹』，個個身懷絕技，據說這些人都是閹人……。」

「既然如此，我們更要小心了，我們只能給凌鶴逃走的機會，讓他自動逃走，再暗中助之。師兄仍站在『怒堡』這邊，小弟則在必要時不妨暴露身份，因爲一旦幹起來，小弟也不可能永遠保持局外人的身份。」

「師弟，這麼一來，你不是永遠是好人，師兄永遠是壞人了嗎？」

「師兄，我不過是在和你演戲，我越是採低調，就愈能獲得他的信賴，師兄越是唱白臉的，小弟在他面前就越吃香喝辣的。我的低調和你的反調，都是爲了一個目的。正如古人說的：鷹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們攫人噬人的手段，故君子要聰明不露……。」

「師弟，讀書人總是比較精明些，師兄不如你。」

「師兄這是什麼話？小弟的一切籌措還不都是爲師兄設想嗎？」

「好吧！一切就依照計劃去做，你不妨仔細研究擬一個天衣無縫的計劃，因爲咱們只許成功不能失敗。」

「師兄，要研擬萬全的計劃，必須進一步瞭解此堡的實力和秘密，這就是兵法上的『知己知彼』。」

「我去負責這件事——」

× × ×

「怒堡」的人都有一臉怒容，這兒的女人更不會例外，她們分住在幾個自己專用的小院落中，看日落月昇，花開花謝。韶光自菱鏡中飛走，春心自綺夢乍醒時消褪。

但是，她們比之大內的女人，可能還多出一綫希望。

大內的女人雖未幽閉，却有數十年未見皇帝一面者。而且希望破滅。這兒的女人，主人會爲她們許下諾言，時機一到，即爲她們開塞，任其離開「怒堡」。

她們的希望在五年以後，而現在，每逢初一、十五，她們主人必然大開陳列室的方便之門，讓她們「望梅止渴」一番。

他可以說是隨時提醒，隨時亢奮，她們的耐心，等待五年之期，爲「怒堡」立下汗馬功勞後，任其自由翺翔。

陳列室在「怒堡」中心地帶，堡主黃世海大院的儲物間地下室內。所以如此隱秘，與「怒堡」的聲譽攸關。

當然，這陳列室除了已閹的男人或已幽閉的女人之外，諸如內外總管及護院等人，是無此資格進入一飽眼福的。

如有故違擅自覬覦者，格殺勿論。事實上，在「怒堡」有所謂外院，中院與內院之分，也只有「七龍十二豹」和「八虎」才能在內院走動。

「八虎」是女人，叫快了或叫白了聽起來就是「白虎」，她們自然都是「稼簸」的年輕女人。

現在，由於大內逐出之太監柳順和黃天先打開了地下室的鐵門，鐵門外已有「七龍十二豹」各派之人巡邏。

這固然是怕「八虎」因情緒激動，亢奮之下發生暴動，也有提防其他人等窺伺之意。

陳列室仍分內外間，在外間內看不到什麼。這是排隊輪流入內觀賞之處。

內間三面壁邊都有高過頭頂的木橱，樹門上有玻璃，橱內分兩層，每一層上每隔一尺左右有一大的玻璃瓶子。

瓶中有淡黃色的液體，泡着大小不一，形狀也各異的東西。

本來這東西割下之後，必然縮小到極小的程度，但經過處理，它保持了最大體積的極限。

在北方，殺豬時有一項特別的手續，那是爲了方便剝皮，豬被殺死之後，會在豬的一脚（蹄的略上部份）割一道口子，以一根比小指略細的雪亮鋼棒自那裂口中捅入，直捅到肚下，側面或背上等處，然後抽出，由一人在那裂口處用口吹氣，一人用兒臂粗的木棍敲打豬的全身，使吹入的氣能在皮下與肉之間通暢，於是豬身慢慢脹腫起來。

那麼這些大瓶中的標本，除了泡在使之不腐的藥酒中之外，也以類似的方法充入空氣，使之保持原有最大體積，且呈飽滿狀態。

這種標本在平常的人心眼中是極不賞心悅目的，然而，在「稼簸」的女人來說，十五天才能欣賞一次，眞是一件殘酷的事實。

她們曾要求改爲十天看一次而未被批准，並未說出理由。這工夫黃天喊叫「一號！」

一個二十七八歲，剛健婀娜的女人快步進入，黃天把一截約寸半長已燃着的香交給她，沒有說一句話。

這就是她的時限，必須用手拿着，有時她們寧願手上被燒出了水泡才出來，也不過是爲了多欣賞那幾瞬而已。

一號站在長橱前，像一位名鑑賞家正在聚精滙神地欣賞罕見的古董。她的熱血全充斥在臉上，舔着焦乾的嘴唇，呼吸已見迫促了……

控制人類最徹底而有效的辦法，一是飲食，二是這箇，沒有比這兩個方法更能立竿見影的了。

當一號手指上傳來「滋啦」一聲，抖手丟掉香頭時，黃天已喊出了「二號」！

有的甚至一走內間就發出怪聲。

全部完畢共耗時近一個時辰。黃天低聲道：「柳公公，這些女人眞可憐！」

「嗨！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老弟，你沒有在大內躭過，那兒的女人才眞正可憐哪……」

黃天搔搔頭皮，說道：「柳公公，不是『飲食男女』嗎？你怎麼說『飲食男』呢？」

柳公公笑笑道：「老弟，門要鎖好，少了一瓶，咱們兩個誰也賠不起的……」

黃天說道：「這……當然……咱們缺『貨』……」

她們每隔十五天看一次，然後盼望五年之期。至於到了五年，堡主如何爲她們啓塞？能否守信放她們出堡，她們似乎並未懷疑這一點。遭遇最不幸的人，也最容易滿足。

午後，二黃又進入石室中，黃世海對躺在棕蓆墊上的凌鶴道：「怎麼樣？你想通了沒有？」

「想通了！」

「本來嘛！像這樣的便宜事，有很多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看來你這年輕人很聰明……」

「你先別陶醉，我的所謂想通了！是指合作也是死，不合作也是死，我想你還是絕子絕孫算了！」

二黃面色驟變，黃宗海狠聲道：「大哥，不給他點苦頭吃，他還以爲『怒堡』只是唬人——！」

凌鶴想了一夜，他以爲二黃雖是他遇上的絕頂高手中的佼佼者，却仍可一拚，也許還有脫身的希望。身在棕墊上一蜷一縮，一個人球疾逾狂飈閃電。在二黃頭頂上彈開，掌影腿浪交疊，二黃的上盤全在威力範圍之內。

但是，二黃的身手疾挫乍分，嚴絲合縫的合擊，威力相乘，至大至猛。一個以肩背着地，以雙腿上攻，一個自旁邊上升而下擊，已無可逞之空間。

凌鶴在牆上一墊足，長身射向鐵門。但由于鐵門是閉着的，雖未鎖上，却必須拉開才能穿出，僅這點時間，掌勢如山，他又被逼了回來。

雷霆萬鈞的一擊，立刻停止，黃世海

越發不捨得殺死。他甚至有一種十分微妙的意念，不惜任何代價，要留下這年輕人的種子。

二黃走了，儘管老二不大同意老大的決定，不免有「有豬頭送不上廟門」的委曲。

凌鶴被囚禁，飲食却不差。這天晚上黃宗海一個人來了，站在鐵門外，探進頭來，道：「凌鶴，我想問你一件事。相信你一定願意回答。」

「何以見得？」

「白煞」是不是你的殺父仇人？」

「不錯。」

「家兄的話仍然算數，你爲什麼不答應？」

凌鶴道：「因爲我知道『兔死狗烹』的古訓。」

黃宗海道：「我只問你一遍，最後的一遍，如果你以爲自己的骨頭夠硬，咱們就試試看。」

凌鶴哼了一聲根本不理他。就在這時空間屋頂上傳來巨石移動之聲，忽然一塊巨大的石板慢慢落下。這石板和這石屋屋頂一樣大。

看來約有四五寸厚，重量約在兩千斤以上。

就算兩千斤好了，讓他天生神力，托住這兩千斤巨大石板又能托多久？托不住時會不會變成肉漿？

現在，他紮穩了椿步，雙手托住石板。石板就不再下落了。不久他的臉色就漸漸變紅，大約盞茶工夫，他的臉色即由紅變紫。身上骨節開始暴响。雙臂顫抖，脚下青石略有下陷半寸現象。

黃宗海雙目幾乎噴出火來，不如這小子的地方太多太多了，連武功也不如，他一字一字地道：「姓凌的，我看你還能支持多久？嘿嘿，我要等着聽那骨碎肉靡的聲音……」

凌鶴的口角滲出血絲。他只感眼前金花迸濺，脚下青石又陷下一寸多，他的雙臂已變曲，石板快觸到頭頂上了。

「嘿嘿……」黃宗海吡着牙道：「姓凌的，你無法體會我目前有多麼快樂。當然，你更無法體會我們的快樂……」

凌鶴內心一陣難過，自己受盡了人間至大的痛苦，學成了巨書上的武功，却終于無法向天地奪造化，向造化奪勝算。

與其歷盡千辛萬苦，仍不免慘死，又何必讓他受此活罪，這不是類似冷酷無情的戲弄嗎？

他閉上了眼，意識在耗盡所有的潛力之下已無法成形。他在等待即將到來的結局……

一聲沉喝聲中，凌鶴虛脫地口鼻淌血而倒地，巨大石板却緩緩地昇了上去。

黃宗海垂頭肅立在黃世海面前，黃世海先是一臉殺機，繼而漸漸緩和下來，冷冷地道：「我們的恨，對我們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大哥……我們給他便宜……他居然並不領情也不接受……我以爲這對我們是無情的侮蔑！」

「不！他並無意來侮蔑我們，他不接受，不怕死，不妥協，我們更不能殺他，這種人才，萬不挑一，難道你希望我們的後代是個軟骨頭？」

「大哥，我沒有你想得那麼遠。再說，不是我們的骨肉，畢竟……」

黃老大阻止他說下去。而且在他耳邊說了一陣子。

當凌鶴醒來時，正好黃世海帶着一個中年文士模樣及打扮的人走進來，只是他仔細一看也可看出，此人也沒有眉毛、睫毛及鬍鬚。

「凌大俠，剛才是我舍弟惡作劇，以致使你受了點內傷，就讓大夫爲你試試脈吧！」

「不必了！這對我來說是小災難。」

「在下曲能直，凌大俠不必逞强，內傷如不及時治好，可能後患無窮。就讓在下爲大俠試試脈如何？」

凌鶴道：「原來你就是『續命郎中』曲能直。」

「是的，正是區區。」

凌鶴道：「免了！我對你的醫術是久仰盛名！」

「多謝凌大俠謬讚——」

「不過，我對你們的醫德，却不敢領敎！」

「這——」曲能直不以爲忤，哈哈大笑道：「凌大俠快人快話，曲某心折。曲某過去立下了『先付費後看病，付多少費看多大的病』的規矩，不免爲人詬病，自所難免。當年，區區拜在『毒扁鵲』門下，才不過是十三歲的孩子，他就整天要我嚐百草，因而共計中毒七十餘次之多，有一次全身浮腫，另一次全身潰爛，差點死掉……」

「而且，『毒扁鵲』還把他閹了，又差點死掉，須知並非任何名醫都會『宮刑』手術，那輸尿管只要縮進去就無救，必須小心鉗住——！」

凌鶴愕然道：「只聽說宮廷中閹人，這『毒扁鵲』爲何把你閹了？」

「續命郎中」再大方也不免一臉尷尬之色，那知黃世海又搶着道：「還不是有分桃斷袖之癖嗎？當年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派人到兩廣搜羅秀童數千人，盡行閹割，成功而存活的據說只有三五十人，而得寵者不過三兩人而已……」

曲能直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大概有重大缺陷的人，最愛揭人之短吧？這種心理，可能是想引開別人在自己身上的注意力，或者讓人知道，世上還有很多比他更不幸的人呢。

凌鶴心想，這些人爲的不幸，爲武林中造就了一些殺星或怪物，這樣的師父又怎會有中規中矩的門徒？

爲了表示對這些人的厭惡，凌鶴始終未讓他試脈。

× × ×

深夜，凌鶴被引進一個設備華美的臥室之中，帶他來此的又是黃天。凌鶴感覺眞氣不凝，他相信上不了牆頭。更不用說逃走了。

他感到痛心。這似乎和失去武功差不多。黃天伸手一讓，道：「凌大俠，從此以後，在你未離開『怒堡』之前，你要什麼都會滿足你，只要堡主能辦得到。」

「我要知道一件事，是不是我的武功已消失了？」

「絕對沒有，那只是『續命郎中』的一個小偏方，暫時使你眞氣不聚，因爲在這兒有人保護你，不須你自己動手的。」

「我的功力何時能恢復？」

「當你的任務達成的時候。」

「什麼任務？」

黃天笑笑，道：「是一件人人羨慕的任務……。凌大俠，不打擾你哩！等會你就明白了！」

黃天帶上門走了，凌鶴四下打量，這麼豪華的臥室，他是第一次見過，更不必說睡在其中了。先不說牙床上的錦衣繡枕，紅鑲翠蓋，僅僅是那一套紫檀傢俱就所費不貲了。

滿室幽香，這和那石室絕對是兩個世界。三天前他受了內傷，自療而癒，而內傷癒後，他的眞氣就不聚了，這是不是有意的安排？

這臥室是套房，其中還有浴室，大浴盆內已放滿了溫水，到此地步，他也就不去多想，脫衣洗澡。泡了好久才完畢。

返回臥室，高大的紅燭已熄，只換了兩支小紅燭，所以室內光綫極暗。看一切佈置，頗有小登科的氣氛。

但是，他忽然發現那牙床帳內有人側臥其中。他走近望去，竟是個美艷絕倫的年輕女子，轉過身來向他淡淡地一笑。

多麼迷人的笑靨。他明白了。這就是黃世海的「借種計劃」。在他們看起來，這的確是一般年輕人求之不得的美差，出賣種子，是因爲種子優良，無人能及，說不定，還有人以爲這是一件値得驕傲的事呢。

可是凌鶴卻視爲奇恥大辱，他以爲這和一匹優良的種馬、種牛或種豬沒有多大的分別。甚至比改名換姓而入贅別家更低下。

凌鶴掉頭走到太師椅上坐下，決定坐以待旦。

時間久了，不知不覺睡着了。不知過了多久，覺得有人把衣服蓋在他的身上，本想睜眼看看，但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飄來，猜想必是床上那女人。

他不能被這女人的過人美艷所惑而故作未醒。但是，這女人爲他蓋好時，在他的右手中塞了一個紙團。

他幾乎想丟掉，猜想必是誘他上床的把戲。可是他沒有丟掉。他總以爲這女人艷若桃李，卻似曾相識，尤其是那身段。

他坐了一會，以衣蒙頭，展開紙團，由于仍有小燭，有微光瀉入，即可勉强看到字句：如想生離「怒堡」，必須上床假戲假作。

就這麼十四個字。想想也對，如不想死，不甘死在這兒，必須多用思考力和對方周旋，這種作風於事無補。

想了一會，他熄了燈上床。

他相信不知有幾雙眼睛在窺伺？他開始緊張。因爲和女人同床同衾，這是有生頭一遭。

這女子抓住了他的手，在他手心上寫着：要逼眞，須寬衣解帶，對方不是容易上當的？」

凌鶴也在她的手心上，寫道：「妳是誰？」

「一個苦命而不幸的女人。」

「寬衣解帶之後又能如何？」

「要演戲就要像，你是大男人，應該知道應該如何去演才能騙過他們。」

「那對姑娘不是要冒犯了？」

「你如果不作戲，我的下場可能會更慘。」

「我不懂……」

「因爲你我只要每天作假戲，到了適當時機，你就可以要求恢復功力，反之，即責對方失信，你也可以威脅對方要馬上停止同床。對方認定要你的種，他們會答應你的。因爲他們不怕你跑掉。」

「怎見得？」

「因爲除了黃氏兄弟，厲害人物還有『七龍十二豹』以及『八虎』。八虎是八個已被他們幽閉的女人，武功之高，僅次于黃氏兄弟，比『七龍十二豹』還高些，僅是『七龍十二豹』和『八虎』這二十個高手，你一個人也應付不了。」

「妳以爲我爲他們達成任務，他們眞會放了我？」

「不會。」

「那我還有什麼希望？」

「此心不死，功力恢復，總有機會逃走的。」

「妳有沒有見過『白煞』這老賊？」

「沒見過，但聽說，他在『怒堡』之中。」

「妳知不知道，他帶來一個姓姜的姑娘？」

「沒有聽說過。你和這姑娘是什麼關係？」

「別提那個爛女人了！我們作戲吧！」姑娘的芳名是……」

「我叫孔開屏！」

「姑娘一定也是練家子了？」

「粗通武功，但和凌大俠相比，猶如皓月之與螢火爝光！」孔開屏羞答答地寫道：「凌大俠，非是小女子大胆，而是不能逼眞，必被監視者揭穿而前功盡棄了！這樣……要這樣……」

這種戲如要演得逼眞，雙方任何一方面沒有君子和淑女的操行和暗室不欺的志節，那有不亂之理？

須知女的是絕代殊色，男的是萬中挑一的偉丈夫，而作此密切之契合，雖是作假，其觸摩之感受卻是半點不假的。

但是，儘管那種最原始的火苗已經點燃，大有燎原之勢，怎奈君子淑女畢竟在緊要關頭及時熄火而安眠了。

第二天早上，凌鶴醒來，孔開屏已不在床上了，想想昨夜的事，像作了個綺夢。而孔開屏這女人，大方是大方，卻是很有分寸的。但她一直未說一句話。

可見輕視所有的女人是不公平的。

×　×　×

夕照如火，在「怒堡」的鐘樓上塗了一層金芒。

水榭中三人在對酌。那是黃氏兄弟和葉伯庭三人。黃世海舉杯道：「葉大俠，小弟敬你一杯。」

「不敢當，葉某敬兩位堡主……」

「葉大俠，你和姜大俠是師兄弟，你以爲姜兄的爲人如何？」

葉伯庭笑笑，道：「不錯。」

「葉大俠，不妨直言，絕不會傳出去

的。」

葉伯庭道：「兩位堡主既然相信葉某，在下就直說了吧。師兄這人連自己的手足都不認，其他不問可知……」

「有什麼具體事實可資證明嗎？」

葉伯庭道：「黃天爵曾爲敝師兄的心腹，爲他作過耳目，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但他殺了黃大俠……」他詳細說了磨石胡同的事。

這件事自然是「白煞」對他說的。

二黃微微色變，黃宗海道：「姜大俠知否黃天爵爲我兄弟的堂兄？」

「當然知道。」

黃宗海道：「葉大俠，你如此坦率，我兄弟二人自是十分感佩，但你們二人畢竟是同門……」

「二堡主有所不知，葉某對家師兄的爲人知之甚稔，如姜不幸這位姑娘，即爲師兄的親姪女，只因昔年姜女之母嫁了師兄的兄弟，而記恨在心，由此事即可見一般。談起敝師兄，不免想起了古人。齊桓公有兩個寵臣，一名豎刁，一名易牙，是兩個作偽的小人。但桓公極爲信任，易牙善烹調，終日挖空心思，調理飲食，取悅桓公。而豎刁則自行閹割，入宮貼身侍候桓公。某次桓公偶染小疾，不思飲食，易牙殺了自己的兒子，烹調一湯進敬桓公，桓公病癒後，知道這事，更加寵愛。大臣管仲有疾，桓公親往探視，並向管仲說『君將何以敎我』？管仲說『請君勿近易牙和豎刁』。桓公說『易牙烹子饗我，還不能信任嗎？』管仲說『人無不愛其子，自己的兒子尚且不愛，焉能愛君。』桓公又問『豎刁自行閹割侍我，也有可疑嗎？』管仲說『人無不愛其體，己體尚且不愛，怎能愛君？』直到管仲死後，桓公仍不信其言，但一年後，桓公病危，豎刁和易牙奉衞共姬的兒子作亂，閉塞宮門，桓公知此事，活活氣死。古人前車之鑑，葉某不得不略舉一例，請堡主三思……。」

「葉大俠是說，姜大俠此來包藏禍心了？」

「這倒不是，相反地，他曾說過，有意聯絡貴堡，獨霸武林。」

二黃交換了一個眼色，似乎在說：「怒堡」已獨霸武林，何須與他聯手？黃世海道：「多謝葉大俠推心置腹，愚兄弟二人稍爲留意就是了！」

葉伯庭又坐了一會辭出。大約半個時辰之後，「白煞」來了。二黃起迎，顯然比對葉伯庭敬重些，又添了杯筷和菜餚，兄弟二人敬了他的酒，談了一會，黃世海道：「姜兄，令師弟這人是否可靠？我兄弟二人是看在姜兄份上，才予以接待，須知本堡向不招待意向不明的人。」

「白煞」想了一下道：「黃堡主，這話問得正是時候，在下也正想向兩位表示，葉伯庭未來貴堡之前，和凌鶴走得頗近，且自稱是凌的長隨，他雖對在下說過，那是表面上的，但防人之心不可無。貴堡留意點也就是了。」

黃世海道：「姜兄直言無隱，敝兄弟心折不已。」

「不過，如敝師弟沒有弍心，倒也是一個好幫手，姜某不久前在十里外鎭上聽到一個消息……」

「關于本堡的？」

「不是，但也不無關連……」「白煞」道：「據說八大家已聯手……」

黃宗海冷笑，道：「八大家聯手又如何？」

「二堡主有所不知，據說他們的師門也已出動了……」

黃世海道：「姜兄不是早已控制了麥家的人了？」

「白煞」道：「麥老二似乎已叛了我，站在那邊了。」

「這麼說，他們是衝着『怒堡』來的囉？」

「堡主，這只是一個傳說，是否確實？還要進一步印證，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以貴堡的實力，再加上姜某和敝師弟二人，就算八大家的師門都出來干預，也未必是咱們的敵手吧！」

黃氏兄弟互視一眼，這一對寶貝師兄弟，彼此揭短，但又有某種程度的信賴，言下之意，如不加上他們師兄弟二人，似乎就沒有把握了……。

酒後「白煞」離去，黃世海對黃宗海道：「老二，這兩個人都不大可靠，但也不便得罪，派『七龍十二豹』監視着。」至于「八虎」，至少有三五人暗暗保護兩個堡主。

此刻的孔開屏在被「八虎」之首的一號保護者，其實是被監視着。她已開始嘔吐，裝得極像。

「姑娘這幾天似乎天天如此，是怎麼回事兒？」

「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是有了？」

「不會那麼快吧？」

一號道：「八九不離十兒，我去報告堡主……」

不一會，由「續命郎中」陪着黃世海來了，道：「眞的有了嗎？」

孔開屏說道：「我怎麼知道？只是感覺到想吐，愛吃凉拌的菜和一些不熟的水果……」

「續命郎中」曲能直笑笑，道：「這就差不多了，凉拌的菜中大多有醋，不熟的水果酸性大！」

「對對對！」黃世海激動得手足無措，道：「曲大夫，是否有孕？試脈可以確定嗎？」

曲能直自負地笑笑，曲能直道：「堡主，你對在下連這點信心都沒有？」

黃世海道：「那太好了！快點試試脈，要是眞的有了！本堡主要犒賞全堡的弟兄……」

曲能直世故地看了孔開屏一眼，自袖內取出一個小枕頭，放在几上墊在孔開屏的手腕之下，開始試脈。

約盞茶工夫，曲能直突然眉頭一軒，「噫」了一聲，此刻曲能直的任何表情都能左右黃世海的情緒，道：「曲大夫，有什麼不對？」

曲能直又試了盞茶工夫，長笑而起，且向黃世海兜頭一揖，道：「恭喜堡主，賀喜堡主……」

「有了？」

「當然，請堡主獎賞，在下還要報告一個更好的消息。」

「更好的消息？難道大夫能預卜生男生女？」

「那倒不是，也許比那箇更令人興奮些。」

「黃天……」

「小的在……」黃天已出現在門口，道：「堡主有何吩咐？」

到帳房去支黃金五兩，快！」

「是……」黃天飛奔而去。這工夫孔開屏怯怯地看了曲能直一眼，似乎很難理解他這個人。而曲能直也看了她一眼，只是那眼神極難捉摸。

黃天取來五両黃金，黃世海往几上一放，道：「大夫可以直說了吧，」

「當然，當然！」曲能直一手抓黃金，一邊道：「這是個雙胞胎，堡主請說，該不該領賞？」

黃世海大爲驚奇道：「應該，應該！黃天。」

「小的在……」

「傳令下去，殺豬羊各一頭犒賞弟兄們——」

這工夫曲能直已經出院而去，在他經過小花園的荷池邊時，發現姜子雲坐在花叢中大石上，他立刻四下一打量，走近坐在姜的身邊，手一伸道：「任務達成，老魔，請付費吧……」

「白煞」低聲道：「黃世海信了？」

「他當然信。第一是區區的醫術在武林中獨此一家，其次，你們搭配演出這台戲也相當精彩。孔開屏天天嘔吐。那位凌大俠夜夜春宵，顛鸞倒鳳，在一般人的想像之中，那有不中之理？」

「老郎中，你以後見了黃氏兄弟如何自圓其說？」

「怎麼，黃氏兄弟在你們兄弟的計算之下還有以後嗎？」

「『怒堡』人多勢衆，高人輩出，尤其是『七龍十二豹』加上『八虎』這二十個高手，實力不可輕估！——」

「得哩！我相信你們已有應付之策了吧？」

「白煞」取出十兩金條往曲能直手中一塞，道：「郎中，你不也是一把手嗎？到時候可別袖手旁觀哪！」

「不會，我郎中所能効勞的不僅是這方面，我會扮演一個白蟻的工作自內部瓦解他們——」向姜子雲眨眨眼揚長而去。

× × ×

孔開屏嘔吐的次數愈多，黃世海愈是高興，各式各樣的補品大量供應，甚而包括一些不典之物，如紅燒「挽手」，（牛、驢之陽具）。「羊白腰」，（即羊之外腎也）。而白馬之卵更爲珍奇，稱爲「龍卵」。

這是曲能直的建議，說是多吃此類不典之物，或紅燒、或清蒸，或醋溜，既可口又滋補，且能生男。

一號整天陪着孔開屏，這天晚膳，她道：「妳眞有福氣，堡主就是對他的父母都沒有對妳這麼孝順。」

孔開屏一聽這口吻，就 道這些得力部下只是屈服在黃氏兄弟的淫威之下，而非眞正忠心耿耿。道：「一號姐姐，妳明知我的命運如何？」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姐姐，妳快別瞞我了！我一旦爲他們留了種，他們會留我們的活口？」

一號爲之語塞，又道：「我看不會吧！再說，就算會，也値得了！一個人活在世上，不在乎活得多長多久，而在於活得是否充實，像我們……」她們是非常羡慕孔開屏的，那怕只有一兩個春宵而夭壽，也不枉今生一塲。

「一號姐姐，其實妳們也可以過我們這種生活……」

「我們？」

「不錯，妳們八位都是平常女人，不過是被狠心人以人爲的手法使妳們暫時閉塞而已，這和男人閹割不同……」

「不不，我們今生已無望了！儘管堡主許願，五年後可以使我們復原，且放我們出去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說的話，十之八九是假的，只有一句是眞的，那就是妳們尚可復原。既然可以復原，爲何不馬上使妳們復原，而必須等到五年之後？難道他們弟兄害得妳們還不夠嗎？況且，他們簡直不把妳們當人看待，控制妳們與生俱來的大欲，把妳們當作動物，每月初一、十五到陳列室去一次，試想，這是人類對待同類應有的態度嗎？」

一號微微色變，吶吶道：「孔開屏，妳……妳這話要是被堡主聽到……」

「反正遲早不免一死，我又何必等到爲他生了孩子受了分娩之罪後再死呢？一號姐姐，妳難道不想過正常人的生活？」

「當然想啊！也許五年後我們可以復原的。」

「一號姐姐，妳想想看，五年後，他會使妳們復原，然後任妳們出堡過正常人生活，把『怒堡』的不可告人秘密擴散到整個武林中嗎？須知即使是皇宮大內，也只有閹人，可沒有使女人幽閉的殘酷行爲呀！」

「你是說他永遠不會使我們復原，更不會放我們出去？」

「一號姐姐，妳是聰明人，難道這一點也想不通嗎？就連皇家使用太監，也是招募的或『門裏出身』，所謂『門裏出身』又名『內扇兒』，是窮苦人家的孩子，自願充當太監，由有地位的太監收爲徒弟，手術完成，再赴部投充，這是太監出身的正途。至於招募的，人多已成年發現天閹或因瘡而腐者，手術後投縣或投牙，這是太監出身的異途。李蓮英就是招募出身。至於婦人『椓竅』，即大內也沒有這一套的……」

一號從未聽過這種論調，正因爲這些話字字句句都擊中了她那脆弱的向心力，不禁悲忿交集，然而，「怒堡」的酷刑峻法已深植人心，誰敢單獨抗衡？

就在這時，「續命郎中」走了進來，道：「一號姑娘，妳今年……」

「二十七歲……」

「是否還有『霞封鳥道，月滿鴻溝』的現象？」

「有……」一號有點羞人答答，道：

「不過，很不準……」

「這就是了！婦女天癸仍至，即大欲仍存的朕兆和明證。姑娘可願意復原，過正常婦女生活？」

「當然，當然……難道先生能治也甘冒此大不韙？」

「醫者父母心！爲了救人，自身危險算得了什麼？曲某過去認錢不認人，只是對一些爲富不仁，或雖不富而素行不良者才如此，傳言失實，曲某就變成一個惡醫了！」

「萬一被堡主知道了……」

「姑娘不說，堡主怎會知道？還有，姑娘能否說服另外七位，都接受復原手術？在下要救人，就必須全部救好。」

「我想可以說服她們的。」

「那麼，在下此刻就爲姑娘施行此項手術……」

一號怯怯地進入內間，這是她夢寐以求的事，但現在又有點趦趄不前了。但是，這畢竟是深具吸引力的一件事，她還是接受了。

在手術之中，曲能直道：「在『怒堡』之中，姑娘可有中意的年輕人？」

「……」一號不出聲。

「在下作了手術，希望姑娘驗證一下而認爲滿意，然後再爲另外七位動手術，其實只要經過一番推拿，再服一劑藥就可以了。姑娘也不必難爲情。」

「護院領班汪振東……」

曲能直道：「很好！此人正派而謙遜，人品也不錯，今夜曲某就爲兩位安排一個時間……」

黃氏兄弟在水榭中小酌，老二道：「大哥，種已播好，而且曲能直已證明爲雙胞胎，這檔口是不允許那小子再和她同床的。」

「這箇我知道，這兩天就把他們分開吧。」

「大哥，光是分開還不夠，現在已不再需要他了！何不除去？」

「老二，孩子未生下之前，總是不太牢靠。」

黃宗海道：「大哥要等那麼久？只怕夜長夢多。」

「老二，他們在此跑不了，也飛不了的。」

「大哥，我總以爲『一指叟』和『白煞』雖是勾心鬥角，針鋒相對，却又不像是積不相容的樣子。」

「老二，這你就不懂，他們師出同門，雖然雙方極不和睦甚至懷恨在心，表面上却不便表現出來讓人恥笑。」

「但願正如大哥所說的。大哥，曲能直固是武林名醫，不過，小弟還沒聽說僅憑試脈而能知道是雙胞胎的。」

「老二，這箇，你不信邪可就是孤陋寡聞了！曲能直曾爲難產的婦人剖腹過，而且連孕婦也活了！」

在此同時，「白煞」和葉伯庭在水榭中密談，在這兒談話，既不會被人看到，也不會被人聽到。「白煞」道：「伯庭，到目前爲止，凌鶴知不知道孔開屏就是姜不幸？」

「恐怕不知道。因爲她一直裝啞女，而她又跟你學了易容整形之術。」

「姜不幸既然已佯裝懷孕，且由曲能直證明爲雙胞，黃氏兄弟可能向凌鶴下手了。」

「師兄是絕對不希望他早死的了？」

「當然，沒有得到他那正確梵文譯本，絕不半途而廢，要不，咱們這些年來，絞盡腦汁，冒險犯難，爲的是什麼？」

「既然這樣，最好使他保持功力，必要時也好助咱們一臂之力。」表面上他聽「白煞」的，但實際上似乎他控制一切。

「當然，只怕脫出此堡之後，就不好控制了！」

「還有小弟我呀！他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嗎？」

「對對！就這麼辦，注意點！萬一黃氏兄弟要向凌鶴下手，咱們要及時援助才是……」

今夜，「八虎」一號和護院領班汪振東，在一個空屋內相會，開創了她的另一個人生。對陳列室中的一些「古董」，再也不會產生興趣了……。

凌鶴不再作播種工作，却仍受禮遇，只是不能太過自由，且受監視。對于那個孔開屏，他覺得那是個他唯一不討厭的女人。

回想在最後一個夜晚，當她告訴他明天他們就不會再假鳳虛凰同床共枕時，他多少有點悵惘，人畢竟是感情動物，一個月的肌膚相接，耳鬢厮磨，那有不產生情感之理？

於是他們共飲，大醉上床，這一夜他隱隱作過綺夢，由于酒醉，加上一個月的假戲假作，還眞難以分辨那是夢幻抑是眞實的？

這已經是他們結束同床的幾天後了，他已換了住處。晚膳後剛回到住處，却來了一個他絕對想不到的人，竟是梁不凡。

才一個多月不見，這個人已經變得太多。他幾乎認不出來。眉毛稀疏，大半脫落，睫毛和鬍子確已不見，白慘慘的臉上沒有血色，而且已有幾條抬頭紋了。

「凌兄……我相信你是大人不見小人怪……。現在我弄成這個樣子，你也不屑向我下手的……。」

凌鶴冷漠地望着他。此人爲了拈酸吃醋，差點送了他一條命，不知他對「怒堡」有此汗馬功勞，爲何一月多時間竟會如此蒼老？

「凌兄，你如果要殺我，我也不會皺皺眉頭了！」

「爲什麼？」

「因爲……因爲我生不如死……」

凌鶴道：「哼！你在此是貴賓，太客氣了吧？」

梁不凡忽然淌下淚來，但又急忙抹去，道：「凌兄，一言難盡！」

凌鶴以爲他又要玩什麼花草，負手踱到後窗口，不理他了。

「凌兄，我知道你是多麼恨我，所以我一點也不抱怨，我只希望你一旦逃出此堡，偏勞你爲我去一趟東海島。」

「幹什麼？」

「就說我已經死了！」

「像你這種人的確不配稱爲活人，只是個行屍走肉罷了！」

「不過……」他壓低嗓音，道：「凌兄，你如果不出奇兵，想離開此堡怕也不易！」

「這箇不須你提醒。你害我時吹出的氣泡是……」

「凌兄，如你能出去，請告訴家父，不必為我報仇了，至于那氣泡是曲能直教我的『含沙射影』迷藥，是無毒的。」

「為什麼不報仇？」凌鶴轉過身子，不由愕然，梁不凡淚下如雨，泣不成聲，這似乎不大像是裝的。

「因為……以東海派的實力，就算再加上兩三倍……也絕非『怒堡』的敵手……所以……為了我這不肖子……犯不着冒這滅門絕戶之險……。」

「我如果能出去，一定為你帶到這個口信。」

「凌兄請受小弟一拜……」眞的跪下叩了三個頭，站起來就要退出。

「慢着……」凌鶴道：「梁不凡，黃世海兄弟是不是要殺你？」

梁不凡淒然一笑，道：「如果當初他們只是把我殺了，對小弟及家父也都好看些……」

「怎麼？難道說他們對你比殺死還要殘酷？」

「……」梁不凡只是流淚而不出聲。

「為什麼不說話？一發如雷，一敗如灰。你眞沒有出息。男人的眼淚這麼不值錢嗎？」

「凌…凌兄……你不知道……我……我的這個……」指指下部，道：「已經沒有了……」

凌鶴大大地一震，才問道：「你說什麼？」

梁不凡突然褪了下衣，凌鶴驚呼了一聲，梁不凡已匆匆提上下衣，掉頭衝了出去。

凌鶴屹立在那兒久久未動一下。

× × ×

拂曉之際，梁不凡還沒有成眠。甚至於經常通宵不眠。這和自願閹割之太監不同，活着沒意思，死了又愧對父母。

他現在眞到了萬念俱灰的境地。

就在這時微風颯然，一個人已站在床前，看不清是誰？却知道是個年紀很大的人。

「誰？」他對生死已看得很淡了。

「梁不凡，不要聲張，你願不願意回到你的父母身邊？」

「你是什麼意思？」

「如果願意，我馬上送你去。」

「弄得男不男女不女地……我已無顏見父母之面！」

「梁不凡，這可是你最後的機會。以黃氏兄弟之狠之毒，你死了恐怕也未必會送你一口棺材。」

「『怒堡』是什麼地方？你能帶我闖出去？」

「我既然來問你，就有這個辦法。」

「你是誰？為什麼要救我？」

「『怒堡』有個大陰謀，我要救出你作證，再說，我也認識你的姑父姑母及你的父母。」

「好吧！如果兩人被抓到，你可別怨我！」

「記住！到西南方水樹後的牆邊，我在那兒等你。」

「萬一遇上巡夜的人我怎麼說？」

「你就說心情煩，難以入睡，出來走走。」

通常拂曉這段時間是最鬆懈的。他們很順利地出了「怒堡」，不到午牌時分，已達洛陽郭家。

郭家駒為八大家之一，對產業經營並未重視，所以只是一幢三進的四合院和四十餘畝薄田。

這救人的老者正是「白煞」，他的易容術到家，門房一問，他自稱「松江釣叟」，沒聽說過，但見表少爺也來了，立刻入內通報。

巧的是八大家之一的「東海漁樵」梁士君夫婦正好在此，由于郭雪和蕭娟娟二人一個月前忽然不見了凌鶴，也同時未見到「一指叟」和梁不凡，以為他們必是有急事來不及招呼就走了，昔年風傳梁士君遇害，那是誤傳。

只是二女終是放心不下，就同來洛陽，那時梁士君夫婦還沒有來，而郭家駒夫婦十分焦急，外甥如果出了岔子可怎麼辦？於是一面找人一面派人到東海去通知梁士君夫婦。

梁氏夫婦一聽獨子失踪，自然焦急，立刻趕來。現在聽門房說兒子和一個自稱「松江釣叟」的老人一道來的，而且門房又說道：「回稟梁爺，我看表少爺老了很多……」

「什麼？才一個多月就老了很多？」郭家駒斥責道：「不要在這兒胡說八道，還不快請！」

「是，老爺……」門房顛着屁股往外跑，郭家二老和梁氏夫婦也迫不不及待地迎了出來。雙方在第二進的院門口就遠遠看到了。這主客四人自然不認識「松江釣叟」其人，就連自己的兒子或外甥，也差點不敢相認。

一個多月的辰光，這年輕人絕對不止老了十五年，臉上肌膚已經鬆弛，額上已有了抬頭紋，眉、睫毛已幾乎脫光，鬍子碴兒也不見了。

總之，這不是一個二十幾歲的人應有的現象。

梁夫人忽然先奔上去，仔細打量，哽咽着道：「不凡……你可是不凡嗎？」

「娘……」只叫出一字就哽住，要不是還有客人及下人在一起，他眞想放聲大哭，因為在「怒堡」之中也要哭都不敢大聲。

「孩子……你……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娘……」母子相擁，梁不凡只有流淚。還是郭家駒老練，道：「梁兄……大嫂……這不是談話之處……雲兒的娘，妳陪哥哥嫂嫂到正屋去，我也要接待這位賓客……」

於是郭夫人陪梁氏一家到正屋去，郭家駒把「白煞」讓入花廳內，僕人已端上了茶點。郭家駒抱拳道：「還沒請教這位高姓大名？」

「在下原無稽，人稱『松江釣叟』世居松花江畔……」

「原來是石笑俠，不知敝內姪怎會和原大俠一

「原來是原大俠，不知敝內姪怎會和原大俠一道，更不知內姪為何弄得這般模樣？」

「白煞」長嘆一聲道：「一言難盡……」「白煞」說了梁不凡因拈酸吃醋，暗算凌鶴把他弄到「怒堡」的事……

郭家駒猝然變色道：「敝內姪和『怒堡』扯上了關係？」

「大致如此。」

「那他又怎會落得如此狼狽？」

白煞道：「不知郭大俠前此可曾見過太監否？」

「太監？見過，據說清宮的太監，在光緒以前，多保持三四千名之譜，分別配置於宮、殿、庫、門、房、司、院、處、局、堂、監、衛、廠、所、齋、台、寺、廟、園、苑及行宮、親、郡王府或陵寢各處，在下去過頤和園及北陵，見過不少的太監，原大俠為何提起太監……」

「白煞」道：「郭大俠既然見過閹人，您現在想想令內姪之外貌，可有相似之處……？」

郭家駒突然站了起來，他並非反應遲鈍之人，而是他絕對想不到他的外甥會變成太監，也沒有人敢如此作賤他。但一想起「怒堡」，他像猝然間向寒潭底下沉落去。

現在正屋中，梁士君夫婦怎麼問也問不出名堂來。梁不凡面對父母只有流淚。流淚是表示他對自己害人害己的後悔，也表示對「怒堡」的痛恨以及愧對父母養育之恩。

總之，他難以啓口，但最後，他還是把他的父親請入內閣說了一切，也讓梁士君驗明了正身。

梁士君在怒極悲極和絕望之下，大吼一聲昏倒在地。兩位夫人進入內閣，救醒了梁士君，怎麼問梁士君他也不說一句話，却又把梁不凡帶到廂房去問了個詳細。

然後他來到花廳。

郭家駒為他們引介，梁士君的眼珠子都紅了。但「白煞」却說道：「梁大俠的心情，原某自然可以體會，要報此仇必須暫時忍辱負重，面對這曠古以來罕見的大敵。」

他也說了「怒堡」中的「七龍八虎十二豹」的厲害，又道：「其實，受害者不僅是梁大俠一家，據說西北馬家去年失踪一女，雲夢山莊柳慕塵也於前年底走失了一位妹妹，其實她們都在『怒堡』之中，早已被變為『椓竅』之婦。所謂『八虎』，即為八個『椓竅』的女子，再傳以『怒堡』的絕學，是『七龍八虎十二豹』中最厲害的人物，可憐她們被當作畜牲，被控制了人之大慾……」

把陳列室之事也大致說了，這自然是駭人聽聞，令人髮指的事。

梁士君老淚縱橫，道：「原大俠怎會在『怒堡』之中？」

「二位有所不知，在下過去因重傷受過『續命郎中』的救命之恩，是他介紹在下到『怒堡』去的，其實去一趟也好，至少親眼見過武林中居然有這等沒有人性，蔑視人類尊嚴的地方……」

郭家駒道：「黃世海兄弟到底是什麼來路？為什麼未聽說過？」

「這箇在下也未弄清，曲能直說是來自邊陲的一個部落。他們的師門可能未到過中原。」「白煞」喟然道：「本來蕭辰之女娟娟和令媛，已入魔掌，要不是他們幸運逃出，適被凌鶴所救，十之八九此刻已經被……」

稍後「白煞」告辭，郭、梁二人堅留過一夜再走，但「白煞」稱遲歸會被懷疑，於是郭、梁千恩萬謝，贈以豐厚的盤川，「白煞」未取分文而去。

× × ×

「啓稟堡主……」退職太監柳順道：「有個不大尋常的現象，不能不馬上稟報堡主……」

「柳公公請坐，什麼這麼嚴重？」

「是關于『八虎』到陳列室的事，過去初一、十五未到，她們就會引頸企盼，嫌時間過得太慢，可是今天這一次，她們八人當中，有兩人棄權未到，其餘六人也不像過去那麼激動狂熱了！」

黃世海不禁動容，那陳列室中的景象，是他們兄弟以及「七龍十二豹」所最不願見到的，却是「八虎」百看不厭的，這現象的確反常，道：「柳公公，這件事的確非同小可，請速查明原因！」

「是，……」

「黃天！」

「在，堡主有何差遣？」

「去把曲大夫請來。」

「是……」不一會曲能直走了進來，他幾乎可以猜到堡主請他來的原因。

「曲大夫，有一事我想請教你。」

「不敢當！堡主自管吩咐就是了！」

「曲大夫，你是知道，『八虎』是『椓竅』的女人，而且皆未超過三十歲，據我所知，『椓竅』之女子，大欲猶在，為什麼她們突然不感興趣了？」

「堡主，當初是什麼人為她們施行『椓竅』手術的？」

「柳公公。」

「堡主，這很明顯，柳公公有受賄之嫌……」

「這……」黃世海道：「他有這個胆子嗎？」

「『怒堡』的堡規，自是無人敢犯，但太監在大內需索無度，積習難返，舉例來說吧！據說西江總督陶澍，在道光十九年卸任進京，召見之日，正值六月盛暑，由于他未送紅包，小太監帶他進入宮門之後，東繞西彎，走了個把時辰，到了皇帝面前跪下去喘得說不出話來，被扶出宮外，沒幾天就翹了辮子哩！」

黃世海微微搖頭道：「曲大夫，本堡主以為不大可能，如他受賄，為她們動了手脚，又怎敢主動向本座報告？」

「這就叫着賊喊捉賊呀！」

黃世海還是微微搖頭，道：「本座以為無此可能……」

「這樣吧！堡主把『八虎』的人叫來一問便知。」

黃世海道：「黃天。你去把『八虎』的一號叫來。」

「是……」

一號在門外看了曲能直一眼，怯怯地道：「堡主有何教諭？」

「進來談話！」

「是……」一號入室行禮，黃世海叫她坐下，她沒有坐。

「一號，這次到陳列室去，有兩名未到，妳一定知道原因吧？」（未完・六）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謝紅梅將松上國逃亡到大別山隱居的國王上野信智和手擁重兵的八賢王既是兒女親家，又是互相勾結，想篡權奪位，野心不少，魔燈教以尚小雲為主，暗殺、狙擊是她所為，偽善實惡，萬聖教以冷寒星出面，招搖江湖，混淆視聽，實則兩教都是松上國之人，勾劃出他們的醜惡面貌，想在徐州一網收拾武林門派，衆俠聽後無不聳然，先救紅梅生命，以上官白雲的假人頭，送尚小雲驗收，以張百愚易容之術，騙過那陰險的妖女，集中在徐州的武林精英，迅速化整分散，分頭找當年三老武學遺跡，在鳳陽山上，找到了王十甫其人……

部署除叛賊　清剿魔教徒

石少虎以肯定的語氣道：「不錯，在下確是石繼堯之子，石破天之孫，名叫石少虎！」

簡直莫名其妙，突如其來，王十甫從竹籬內一躍而出，不管三七二十一，辟哩叭啦就是一輪猛攻，但聞掌風呼嘯，但見砍飛石走，攻勢猛銳，如暴雨狂風，石少虎猝然無防之下，立告陷身險地。

「喂，你怎麼無緣無故的就動粗？」

石少虎口中說話，兩隻手也不敢閒着，左右開弓，全力封架，怎奈王十甫的功力之高，出乎他想像之外，只有招架的力氣，沒有還手的機會，一個勁的向後敗退，顯得甚是狼狽。

激怒了一旁觀戰的謝紅梅，玉面一寒，嬌叱道：「簡直莫名其妙，想打架何不直說，誰怕誰呀！」

雙足一點，人已彈縱而出，立有兩股剛猛無匹的掌力洶湧擊出。

石少虎總算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從另一邊攻過來，其勢如濤，其猛如山。

然而，好似遇上幽靈鬼魅，或是中了邪術妖法，不但沒沾上王十甫的一點邊兒，只見王十甫的雙手一陣拉扯導引，石少虎跟謝紅梅竟然窩裏反，不由自主的撞在一起。

蓬！巨震聲中，兩條人影一觸即分，還好二人見勢不妙，及時散去不少勁力，各退丈許便停下來，否則，怕不當場兩敗俱傷才怪。

平白受辱，直氣得二人七竅生烟，石少虎立將「大力金剛掌」叫足了十成十，從左側撲攻上來。

謝紅梅不肯坐視，從右側進擊，相互呼應，決心要和王十甫大幹一場。

詎料，二人施出渾身解數，依然沒能討得半點好，反而吃了更大的苦頭，感覺上，在王十甫的身週似是佈下一道無形的鐵壁銅牆，二人欲進無路，被強猛的暗力反震彈回，搖搖欲墜。

石少虎快要氣瘋了，咬牙切齒的道：「尊駕一再苦苦相逼，究竟為的是什麼，

除非有一個合理的說明，石少虎即使血染黃砂，也一定要討一個公道回來。」

王十甫並無半點生氣的樣子，似乎也沒有再動手的意思，道：「王某並無惡意，只是想查證清楚，公子是否確為石繼堯之子，石破天之孫。」

此時，少林派、武當派、上官世家，在快刀手雷峻的引領下，已有一部份人相繼到達現場。

石少虎的眸光從上官白雲、張百愚、自在僧、大仁掌門的臉上一一掃過，沉聲說道：「現在，尊駕可還在懷疑在下的身份？」

王十甫環視全場一眼，道：「公子的『大力金剛掌』足以說明一切，老夫自然深信不疑。」

石少虎道：「那麼，在下倒有幾句話，想請教尊駕，適才有三名孩童，在山上打架，可是府上的公子千金？」

「正是小犬小女。」

「他們分別叫王少林、王武當、王念石？」

「是啊。」

「少虎想知道，他們何以會取這樣的名字？」

「是為了紀念三位老人。」

「那三位老人？」

「少林派的悟性大師、武當派的全真道長、以及石氏世家的石破天前輩。」

這話好似醍醐灌頂，乍展春雷，在場之人莫不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愁苦的臉上，終於綻開了希望的笑靨。

武當掌門張百愚趨前說道：「三位老人家現在何處？」

王十甫不答反問道：「這位道長如何稱呼？」

張百愚道：「貧道張百愚，全眞師尊的首座弟子。」

王十甫的目光落在少林大慧（自在僧）、大仁那一邊，道：「請問諸位禪師可是少林高僧？」

少林掌門大仁大師道：「貧僧等正是少林弟子。」

王十甫道：「不知那一位是大智老禪師？」

自在僧歎息一聲，道：「大智師兄已圓寂升天，老僧大慧。」

石少虎道：「請問王前輩，三位老人家可安康否？現在何處？」

王十甫沉吟一下，打開柴門，請少林、武當、石氏世家幾位主要人物，及上官白雲父子兄妹等人入內，進入窗明几淨，佈置甚是簡單樸實的客廳裏，親切的招呼大家坐定後始道：「三位老人家早已相繼歸天，但在生前，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一直住在這裏。」

一位四十餘歲，衣著樸素的婦人，端着一個大茶盤走進來，王少林、王武當、王念石緊隨在後，搬來幾張板櫈，請沒有坐位的人坐下，還給大家每人獻上一杯清茶。

張百愚見竹製的書架上擺滿經史子集，案頭有文房四寶，壁上還有幾幅署名「王十甫戲作」的字畫，微微一笑道：「先生想必是位飽學的讀書人，怎會寄身山野之中？」

王十甫欠身道：「說出來不怕諸位笑話，老朽本是一個落第秀士，當年心灰意冷，本想結廬山野，以砍柴賣薪，度此殘生，孰料却在無意之中結識了三位奇人，從此便定居下來，再也不想重返喧囂的塵世。」

少林掌門大仁禪師道：「老衲請教施主，三老何故長期盤桓在這鳳陽山中？」

王十甫道：「是為了印證武學，鑽研幾種至高無上的功夫。」

石少虎心頭一震，道：「請恕少虎直言無諱，先生似已盡得三老眞傳？」

謝紅梅、石少虎的身手俱屬一流，以二對一，依然不是人家的對手，王十甫功力之高，不言可喻，在大家的期盼下，這位落第秀士朗聲說道：「沒錯，三老確已傾囊授予老朽。」

石少虎道：「剛才在外面，少虎與紅梅，莫名其妙的就撞在一起，這是什麼功夫？」

王十甫道：「是『移花接木功』，可將對手的拳掌勁力接引在一起，讓他們自相殘殺，自己則可完全置身事外。」

謝紅梅道：「後來，紅梅與少虎，全力反擊，被一道無形的氣牆反震出去，又是何種神功絕技？」

王十甫道：「這是一套博大精深的內家功夫，三老生前並未命名，老朽為了感念三位老人家，取名『三老神功』或『三老大法』，此功絕妙無倫，借力打力，攻擊者施用的力道愈大，所受的壓力也愈强，等於是自己打自己。」

「移花接木功」與「三老大法」，石少虎、謝紅梅已經領教過，上官白雲等人亦在近處目睹，驚為天人神技，張百愚道：「有此神技，就不愁魔教不滅，敢請先生即刻出山，力挽狂瀾。」

却被王十甫澆了一頭的冷水，道：「受三老遺命所限，十甫恐怕不便出山。」

自在僧呆了一下，道：「三老有何遺命？」

王十甫很嚴肅的說：「不得開宗立派，不得開門授徒，不得涉足江湖，必須老死此山，不求聞達！」

丁小翠道：「怎會有這樣的規矩？」

上官白雲道：「三老乃一代奇人，想係怕日久神功所傳非人，引起一場殺刦，故而防患於未然。」

石少虎說道：「可有遺言給三派的後人？」

王十甫搖頭道：「沒有。」

謝紅梅道：「這事委實令人費解，三老一去二十年，音訊全無，練得絕技，竟未嘉惠後輩子弟，甚至連一句遺言也沒有，寧非咄咄怪事？」

酒肉頭陀自在僧道：「此事一點也不怪，想那三老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行事處世早已超越宗派家族之上，正如上官施主所言，若將神功絕技授予三派後人，日久一旦出了不肖的子弟，輕則三派爭强鬥勝，重則說不定會引出一場血風腥雨，愛之適足害之。」

微微一頓，自在僧繼又說道：「但又不忍絕技失傳，只好傳予外人，設下重重限制，以防不測，未審王施主以為老衲之言可然否？」

王十甫說道：「三老正是這個意思，傳功十甫，限制嚴格，世世代代，僅能單傳一人，小兒念石，小女武當，所學只不過一點皮毛而已，眞正的傳人僅少林一人而已。」

不得涉足江湖，不得開門授徒，雖然知悉三老有「移花接木功」、「三老神功」等留傳於世，却絲毫也無濟於當前的艱困。

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皆一臉茫然。

張百愚道：「讀書旨在濟世，習武志在匡時，三老遺命如此，豈非有違武人行俠仗義之初衷？」

王十甫道：「三老生前，始終心繫天下武林，念茲在茲，無時或忘，另有遺命交代。」

上官白雲道：「如何交代？」

王十甫說道：「如遇重大事故，危及武林存續，社稷安危時，三老命令十甫，得挺身而出，扶危定傾，亦可將神技傳於世人。」

羣豪聞言大喜，石少虎與冲冲的道：「能這樣實乃天下武林之福，開門授藝，想必三老亦有相當的條件限制吧？」

王十甫道：「是的，三老遺命明確，必須三派掌門全部在場，完全同意的情形下，始得三派各傳授一人，而且僅此一人而已，不得再傳予後代子弟。」

三派掌門，張百愚、大仁大師、石少虎均在現場，而又正值武林存續，社稷安危之秋，與三老的條件完全脗合，三派掌門自亦無人反抗，武當派、石氏世家，當即決定由張百愚、石少虎出而修練絕技神功。

少林派比較麻煩，大仁雖為掌門，但自在僧是他的師兄，幾經推讓，酒肉頭陀始勉為其難的答應下來。

屋後另有一個院子，兩旁各有十幾間石屋，再過去便是懸崖絕壁，在崖壁之下，鑿成一個十分寬闊，像是廟宇殿堂似的房子。

殿堂之內，供着三尊神像。

不！不是神像，而是少林悟性大師、武當全眞道長、與及石破天在此坐化的肉身。

在兩側的石壁上，以「金剛指」法，留有不少「移花接木功」及「三老大法」的口訣、譜法、與架式圖像。

這裏，不僅是三老羽化歸眞之所，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武學大殿堂。

碍於三老遺命，來到這裏的只有石少虎、張百愚、自在僧三個人。王十甫事先備好香燭錫箔，在肅穆莊嚴的氣氛下祭拜三老後，便即展開修練神功。

上官世家和少林、武當、石氏世家其他的人，亦在附近山區暫時安頓下來，或則借住民宅，或則進駐廟宇，甚至安營紮寨，同樣緊鑼密鼓的，繼續演練武當「七星劍陣」，少林「羅漢陣」法，以及上官、石氏世家的柳絮掌，大力金剛掌。

忙碌中的時間，似乎過的特別快，一個多月，轉瞬即逝，時序亦由夏末進入仲秋。

而上官倩與狼人，這一對可能是未婚夫婦的年輕人，也在探索中逐漸建立起友誼。

謝紅梅的表現最為聖潔感人，一個多月來，與丁小翠幾乎是出雙入對，白天同地練功，晚上同榻而眠，與石少虎只有夫妻之名，迄無夫妻之實，贏得了丁小翠的心，也贏得其他人對她的尊敬，連冷女俠「冰」一般的態度也溶化了不少。

這一日，傍晚，練功之暇，閑來無事，謝紅梅、丁小翠、上官倩、狼人、還有上官明，這幾個年輕人，離開住地，在山中東奔西跑，想獵點野味來解饞，為了追趕一隻野兔，約莫追出去十來里地，還是沒逮着。

却見到一匹快馬，由南向北，絕塵而來。

馬兒來勢極快，霎時已至近前，謝紅梅認得是從大別山總部來的松上國武士，急忙作了一個叫他停下來的手勢。

其實，這個手勢是多餘的，武士見是謝紅梅，已自動勒馬停下，對這位首席鬼火使者道：「謝首席，妳怎會在這兒？」

謝紅梅無關痛癢的說道：「在執行任務，」

丁小翠、狼人等一時閃避不及，均被那武士看在眼中，道，「這幾位好像眼生得很。」

謝紅梅支吾其詞的道：「是最近才歸順本教的幾個新人。」

「聽說謝首席結婚了，誰是那個幸運兒石少虎？」

「他在山的那一邊。」謝紅梅道：「總部的情形怎麼樣？」

「還是老樣子，沒有什麼大變化，仍在加緊操練兵馬。」

「可曾決定起事的日子？」

「本該早就發動了，只因武當、少林、上官世家三派的人突然銷聲匿跡，未能如願殲滅在徐州，故而延後，或許最近就會採取行動，揮兵北上，直逼京都。」

「你現在要到那裏去？」

「徐州。」

「幹什麼？」

「給太子、兩位公主、還有郭王妃送東西。」

「送什麼東西？」

「『百香水晶果』！」

「那就快請吧，不要躭誤。」

「好，咱們後會有期！」

武士雙腿一夾，拍馬就走，不幸，馬兒後腿被謝紅梅迅雷打斷，還沒有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丁小翠的劍，上官兄妹的掌，已一齊攻到，送他上了西天。

一陣搜索，在鞍袋中找到一個水袋，水袋內浸着四粒紅裏透白，白裏透紅，通體晶瑩剔透，大如荔枝的果子，散發出一般淡雅的清香。

丁小翠一臉迷惑的道：「這『百香水晶果』幹嘛要放在水裏！」

謝紅梅道：「此物異常嬌貴，成熟之後，日晒過久即溶，必須在三五日內服用，久則乾涸失效。」

將屍體殘馬推下山崖，返回王十甫居處，即刻給上官白雲、張百愚、自在僧、石少虎一人分了一粒。

四人皆謙辭不肯服用，還是謝紅梅大義凜然的表明，誰服用了「百香水晶果」

，雖然平添十年的功力，同時，也加重了他的責任，誰要是不願服食，就是推卸責任了。

這一着眞靈，誰也沒再推辭，爽爽快快服下去。

經過七七四十九天的煎熬苦練，終於，張百愚、自在僧、石少虎，已盡得「移花接木功」、「三老大法」的眞傳，所差者僅火候而已。

一粒「百香水晶果」，又增加了十年的功力，連上官白雲算在內，這四個人的身手，已非昔日可比。

於是，急如星火地，當天便與王十甫離開鳳陽山。

× × ×

大家又回到了雲龍山。

為了隱匿形跡，大部份的主力暫住雲龍山中，只有少數十幾人來到雲龍山莊。

雲龍山莊一切依舊，從留守的手下口中得知，上野七郎（假皇甫天華），王師古、魏大全曾來訪，企圖不詳。

神刀林子俊已密返徐州，曾來過一次，今天可能還會再來。

果然，沒有多久，人夥兒剛剛用過午飯，神刀林子俊便到了。

還帶着一個人，儘管身穿便服，上官白雲、石少虎仍然認得出來，是一位久歷戎行，戰功彪炳的常勝將軍——威武將軍雷震遠。

石少虎代為向大家彼此引見一下，並將鳳陽山的奇遇報告一番，急聲說道：「雷老將軍和林大人是那一天到徐州的？」

林子俊道：「三天前才到。」

謝紅梅道：「帶來多少兵馬？」

威武將軍雷震遠道：「精兵三十萬，正屯駐於徐州外圍數十里處。」

上官白雲道：「雷將軍，八賢王手下也有三十萬大軍，又精於用兵，彼此旗鼓相當，前途實在未可樂觀。」

雷震遠道：「所以才與林大人前來雲龍山莊，共謀善策，希望能在兵不血刃的情形下，先解除八賢王的兵權。」

石少虎說道：「老將軍可有成計在胸麼？」

林子俊道：「下官已經跟雷將軍合計過，八賢王分駐在九里山、白雲山和獅子山的三十萬大軍，名義上雖是由他的三個兒子朱翊釗、朱翊鈕、朱翊鈿領軍，但此三人常居王府，甚少過問軍中之事，悉由李立、范通、侯世達三名副將負責掌理，雷將軍的意思是想在這三名副將的身上下點功夫。」

張百愚道：「怎麼下功夫？」

雷震遠道：「設法將這三人請出，曉之以義，誘之以利，促其反正，背叛八賢王。」

謝紅梅道：「這辦法不錯，果能如願，就可以達到兵不血刃而能屈人之兵的目的，問題是萬一三人中有人死心眼，向八賢王告密，來個先下手為强，即時起兵發難，如何善其後？」

石少虎道：「這事確有發生的可能，但不難防範。」

林子俊道：「如何防範？」

石少虎道：「可先在八賢王府外設下埋伏，他三人之中只要有人欲進王府的門，便可就地格殺，或將其綁架。」

雷震遠道：「此計甚善，但如通風報信的人不是李立、范通、侯世達本人，而是他們的親信部屬，則將防不勝防。」

林子俊道：「這倒不難防止，咱們可在將軍的麾下，及下官的下屬中，各選三名精明幹練的人，專程去訪這三位副將，言明是奉皇命而來的欽差大人召見，要他即時啓程，寸步不離的釘着，應可杜絕可乘之機。」

上官白雲道：「此計可行，如能在沿途再佈以武林高手，則更加萬無一失。」

張百愚道：「如此一來，王府外面的埋伏豈不是多餘。誰敢跟自己的腦袋開玩笑，在重重監視下去見八賢王？」

酒肉頭陀粗聲大氣的道：「說了半天，你們只是在防小偷，而不是捉小偷，笨笨笨啊！」

他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石少虎愕然，道：「大師此話怎講？」

自在僧滔滔不絕的道：「照你們大夥說的，這等於是綁架，三個狗官副將一定可以弄到手，但却絕對測度不出他們眞正的心意所在，當着欽差大人的面，自然忠於皇上，一旦縱虎歸山，誰敢保證不會再去抱八賢王的大腿？」

這話言之成理，擲地有聲，羣豪為之一楞。

雷震遠道：「那依禪師之見，又當如何？」

自在僧嘻笑道：「外甥打燈籠——照舊，所有的安排，全部不變，但應彈性運用，切勿墨守成規，除了應嚴防他們將消息洩漏給親信心腹外，盡可能的讓他們保有行動的自由，別做跟屁虫，在暗中監視釘梢即可，欲入王府者，必是叛王死黨，可立刻逮捕！」

神刀林子俊道：「老和尚所言甚是，但如此一來，召見她們的地點就不能明告是在雲龍山莊，而須另選一個假地址，以防洩底。」

上官白雲略作尋思，道：「兵不厭詐，可在徐州選一飯莊作晃子，待他三人到達附近時，再以密封的馬車載來雲龍山莊，應可瞞天過海，神鬼不覺。」

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經過一番爭辯研商後，終於原則上照着自在僧的意思確定下來。

八賢王的三十萬大軍，如芒刺在背，威脅太大，必須儘速解除，是以，主意一定，便即付諸行動，雲龍山莊僅留快刀手雷峻一人留守，其餘的人兵分數路，皆離莊而去，奔向事先計劃好的指定地點。

× × ×

計劃十分縝密，人力亦極充足，行動一展開，便一切順利，有一個好的開始。

獅子山一綫，由大慧、大仁領軍、沿綫設樁置卡，滴水不漏。

白雲山是武當派負責的地段，張百愚親臨督陣，設下十面埋伏。

九里山由上官世家把守，在上官白雲的指揮下，撒下天羅地網。

召見三位副將的地點選在徐州最大的一家飯莊——正陽樓，由威武將軍雷震遠、神刀林子俊在附近守株待兔。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自然是八賢王府

，石少虎、謝紅梅親自出馬，再加上一位落第秀士王十甫，石氏世家的高手，在環繞王府的四週，不論是牆角或是樹上，以及任何隱密的所在，皆有高手部署，四面的四個門，另有重兵看守。

石少虎、謝紅梅、王十甫就在王府斜對面橫街的一個茶館裏，以逸待勞，品茗談心。

雷震遠、林子俊的六名得力手下，早已分成三撥，分赴九里、白雲、獅子三山，而上官白雲、張百愚、自在僧亦親眼目送他們進入營寨。

一切皆按照既定的計劃在進行，彼此之間保持密切連繫，半個時辰後，隨着李立、范道、侯世達三位副將的相繼離開營寨，一時間整個氣氛亦告大爲緊張起來。

儘管他們心裏十分焦急，表面上石少虎仍異常鎮靜，正與王十甫在談論三老生前的生活瑣事，趣味軼聞，以及進一步推敲「移花接木功」、「三老大法」的精髓要義。

卡子打來訊號，有人接近王府，但訊號顯示並非李立、范通、侯世達三位副將，沒多久，目標出現了，原來是上野七郎（假皇甫天華）與王師古。

石少虎神色一緊，道：「紅梅，要不要先將這兩個傢伙擒下？」

謝紅梅不假思索的道：「暫時不要，當務之急是解除叛王的兵權，此時不宜打草驚蛇。」

言語間，上野七郎與王師古已進入王府，僅頓飯之隔，訊號傳來，又有人接近王府，是萬聖敎副敎主上野杏子（冷寒星）、何浩之、田十郎三人。

冷寒星今日並未乘轎，亦無任何隨從，而且行色匆匆，似有急事，左右望一下何浩之、田十郎，脚下一緊，一頭闖進八賢王府去。

何浩之乃是謝紅梅的胞兄，如今却處在敵對的地位，不由百感交集，幽幽歎了一口氣。

石少虎看在眼中，感同身受，道：「紅梅，別難過，找個機會跟他談一談，叫妳哥哥也棄暗投明好了。」

謝紅梅又是一聲歎息，語聲愴凉的說道：「希望太渺茫了，家兄對上野父子姐弟一向忠心不二，叫他回頭簡直比登天還難。」

「這幾個扶桑人來王府作甚，進去這麼久了爲何一點動靜也沒有？」

「王師古並非扶桑人，他是八賢王的心腹，看情形很可能有一個重要的會議要在王府內舉行。」

「甚麽會議？是不是將要發兵起事的徵兆？」

「八賢王的皇帝夢巳經做的太久了，大有可能。」

「奇怪，尚小雲因何未來？」

「許是早巳先一步到達。」

左側拐角處再度有訊號傳來，十分明確，不是尚小雲，而是此行獵取的主要對象。

三人精神大振，利用夜暗，翻上房去，越屋而奔，一霎時便到了王府圍牆拐角處的對面屋頂。

立見一位全身武裝的將軍，正放步行來。

石少虎認得他，是駐紮在九里山的范通。

遠處，可以看到，上官白雲正一步一趨的緊躡在他後頭。

范通的步子很急，來至拐角處，正欲走側門入府，猛覺身後有袂聲勁風，可惜石少虎的身法太快，來不及回頭，便被點中睡穴。

附近就有一輛馬車在待命，兩名屬下將范通架上車去，立即揚鞭駛走。

王十甫道：「石公子，要不要進去探一下王府的虛實？」

石少虎欲語未語，謝紅梅搶先說道：「朱載德的近衞軍數不在少，此時不宜莽撞，先將三位副將料理好，各個擊破魔燈敎、萬聖敎與上野七郎領導下，假借皇甫世家之名的那一羣魔徒，最後再集中全力對付八賢王，方爲上上之策。」

謝紅梅心思細密，智謀百出，石少虎心折巳久，照單全收，不作夜探王府之圖，請王十甫押着范通逕返雲龍山莊。

請上官白雲父子兄妹留在現場，繼續獵捕的工作，他自己則與謝紅梅來到了正陽樓外面。

找到了雷震遠、林子俊，說明王府各情，石少虎道：「怎麽樣，有沒有李立、侯世達的消息？」

雷震遠道：「剛剛得到消息，兩位將軍巳進入徐州。」

謝紅梅道：「是朝正陽樓這邊來？還是往八賢王府那邊去？」

林子俊道：「目前還無從判定，消息顯示，這二人行動遲疑，似乎一直在矛盾中掙扎，舉棋不定。」

雷震遠忽然指一下街口，說道：「來了。」

來了，果然來了，街口上出現了一位將軍，雷震遠一眼就認出是從白雲山來的李立。

到達正陽樓的大門口，李立忽又停下來，正如消息顯示，巳經到了地點，仍在矛盾中掙扎，舉棋不定。

站在大門口外，遲疑了好一會工夫，才見他跺了一下脚，似巳下定最大的決心，舉步向門內走去。

神刀林子俊一個箭步衝過去，堵在他前面，道：「這位可是李將軍？」

李立一怔，道：「末將正是。」

林子俊道：「請那邊上車。」

「不是在正陽樓嗎？」

「臨時換了地方。」

「在那兒？」

「到時候將軍自會明白。」

不由分說，領他登上停在小巷內的一輛馬車，神刀林子俊親自陪着他，駛離現場。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的工夫，侯世達終於也出現在另一個街口。

他的情形跟李立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是站在街口上發楞，拿不定主意，猶豫了好一陣子，才跺一下脚，放步行來。

這一次，係由狼人出面，從斜刺裏將他截下來，說道：「請問這位將軍如何稱呼？」

侯世達楞愕一下，道：「本將軍侯世達。」

「可是前來應欽差大人之召？」

「不錯，末將正是前來拜見。」

「請上車。」

「正陽樓就在前面，何須代步。」

「爲了將軍安全，臨時換個地方。」

「在何處？」

「到時自知。」

馬車巳及時駛來，狼人請他上車，關好車門，狼人自己亦隨車離去。

獵捕的行動就此全部結束，所有的樁卡亦全部撤走。

× × ×

大家再度同到了雲龍山莊。

三輛馬車，巳先一步相繼到達，三位將軍由快刀手雷峻安置在三個不同的房間裏。

他們三個人不曾照面，亦不知身在何處。

只見威武將軍雷震遠一身戎裝，神刀林子俊也是官服打扮，在石少虎、謝紅梅、雷峻的陪伴下，正在向李立將軍所在的房間行去。

快刀手雷峻邊走邊說道：「主人，魔燈敎護法魏大全天黑前來過。」

石少虎道：「他又來幹什麽？」

「探訪主人和夫人的行踪。」

「你如何同答？」

「追殺張百愚，狼人未歸。」

「很好，他又怎麽說？」

「返莊之後，叫兩位馬上向魔燈敎報到。」

謝紅梅冷然一笑，道：「嗯，是該向他們報到了，三位將軍的事一了，就是魔燈敎的末日！」

話至此處，巳至李立將軍門外，雷峻趨前開門，四人魚貫而入。

雷震遠、石少虎都是李立舊識，與林子俊亦有數面之緣，乍一見面，李立顯得有點慌張，畏縮，但很快便鎮靜下來，望了謝紅梅一眼，主動開口說道：「啊，原來是雷老將軍、林大人和石公子，這裏是什麽地方？」

石少虎據實說道：「是寒舍，雲龍山莊。」

李立的目光投注在雷震遠的面上，道：「老將軍是幾時到的？」

謝紅梅好機伶，代爲答道：「巳有一段相當的日子，只因身爲大元帥，領兵百萬，戎馬倥偬，直至此刻才有約見將軍的時間。」

兵不厭詐，謝紅梅撒了一個彌天大謊，却眞的把李立給嚇唬住了，臉色一變再變，益顯坐立不安，聲音抖顫的道：「不知那一位是欽差大人？」

雷震遠指着石少虎，說道：「是石公子。」

石少虎的欽差大人可是貨眞價實，一點不假，始終在奉旨行事，爲了慎重起見，還特意請出聖旨，讓李立瞧一瞧，李立睹狀立即撲跪在地，以大禮參見，起身後恭謹的說道：「請大人示下。」

「本座先問你，」石少虎肅容滿面的道：「你是忠於皇上？還是八賢王？」

「末將身爲朝廷命官，食君之祿，自然忠於皇上。」

「既是忠於皇上，八賢王陰謀叛國，你爲何不主動擧發？」

「這——這是因爲末將自覺人微言輕，恐難上達天聽，再則身在虎穴，亦不得不爲身家性命憂。」

「好一個身在虎穴，不得不爲身家性命憂，此乃人情之常情，本座不予深究，但不知將軍何以表明對皇上的忠心？」

「末將奉召前往正陽樓會見大人，就是忠於皇上的表示。」

「可是，本座曾親眼見你，在正陽樓前趦趄不前，猶疑難決，你又如何自圓其說？」

李立環視在場諸人一眼，一本正經的說道：「請允許末將說句實話，奉召一事，對李立關係重大，一踏進正陽樓的門，就等於是背叛了八賢王，不能不慎重考慮了。」

衡情度勢，李立之言倒是幾句實話，察言觀色，神情之間亦頗誠懇，四個人互換一道眼神，心意巳通，石少虎沉聲說道：「李將軍，本座代皇上傳旨，從現在起，白雲山的十萬大軍就歸你統領，你可有信心徹底掌握？」

李立惶恐的道：「皇上隆恩，末將感激不盡，不過，八賢王父子經營多年，軍中有不少校尉都是他們的死黨，恐難徹底掌握。」

謝紅梅一揚柳眉兒，道：「這些死黨都是那些人，你清楚嗎？」

李立道：「末將都清楚。」

謝紅梅道：「清楚就好辦，回去之後，可將這一羣人集中起來，一起格殺！」

李立渾身打了一個冷顫，道：「這些人爲數不少，末將深恐力有未逮。」

謝紅梅道：「這不要緊，雷老將軍可以大力支援。」

雷震遠會意，立即說道：「老夫可以撥調精兵二萬五千給你，務必在一夜之間，將八賢王的黨羽清除乾淨，你可有信心完成任務？」

李立欣然應道：「有老元戎的精銳支援，應可圓滿達成。」

石少虎道：「現在，將軍還有什麽困難？」

李立躬身道：「沒有了。」

「據本座所知，八賢王府正在擧行一個會議，你可知曉？」

「末將事先亦曾耳聞。」

「可知此會目的何在？」

李立道：「可能是要議決擧事的計劃與日期。」

「將軍爲何未親自參予？」

「三十萬大軍，名義上均由八賢王的三個兒子親自統領，末將等身爲副將，一向都是執行命令，未曾參予機密。」

「擧事叛國的計劃一旦確定，他們會不會到軍中去？」

「當然會坐鎭指揮。」

謝紅梅雙目一陣轉動，道：「他們肯去軍中，那是最好不過，可立刻逮捕，就地正法！」

林子俊聞言臉色一整，說道：「謝姑娘說的不錯，可立刻逮捕，就地正法，果能如此，可是大功一件，願李將軍好自爲之。」

李立答道：「末將當盡力而爲！」

雷震遠再與他研商一下撥調二萬五千精兵的細節後，李立便先行告退。

而雷震遠、林子俊、石少虎、謝紅梅則來到另一個房間。

侯世達的情形，與李立大同小異，處理的方式亦如出一轍，封他爲獅子山十萬大軍的統領，雷震遠調兵二萬五千給他，可以說是支援，也可以說是監視，命令他即時逮捕八賢王之子，就地正法，用的仍然是恩威並濟的策略。

范通的情形不同，分明是八賢王的死黨，於法於理，均當格殺，他考慮到一旦處決范通，十萬大軍不易掌握，有激起兵變，鋌而走險的危險，幾經商榷，決定從寬發落，要他戴罪立功。

自然做了必要的防範措施，除調派五萬精兵，直接進駐九里山外，雷震遠另外的二十萬大軍，亦枕戈待旦，隨時準備圍剿。

爲防萬一，石少虎靈機一動，還特別商請巳經改頭換面的上官白雲，及從未涉足江湖的王十甫，跟在身邊，就近監視，只要有一點點的風吹草動，憑王十甫、上官白雲的身手，應可取范通性命於掌指之間。

大家就面對面坐在一起，石少虎聲沉語重的道：「范將軍，嚴格的說起來，你巳經是死過一次的人了，希望你不要再犯任何錯誤。」

范通誠恐誠惶的道：「犯將知罪，縱然肝腦塗地，刳骨揚灰，也絕不敢再有二心。」

謝紅梅道：「光說沒有用，要有事實表現才成。」

范通說道：「諸位大人要范通做什麽都可以，千萬要給犯將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

石少虎道：「我問你，八賢王共有多少近衛軍？」

「大約一千人。」

「組織如何？」

「由一名統領，十名百夫長指揮。」

「你跟這幾個人熟不熟？」

「很熟。」

謝紅梅道：「你表現的機會來了，不管用什麽方法，將他們十一個人調出來，集體格殺，然後再設法派一部份雷老將軍的部卒，混進近衛軍裏去，若是成功，就免了你的罪，如果能夠再捕獲八賢王的一個兒子，或是他本人，就給你記一個大功，封你爲將。」

范通神情激昂，吐字有力的道：「犯將一定全力以赴，萬死不辭，自信可以達成使命，以上報皇恩及諸位大人。」

石少虎道：「你能够知恩圖報就好，去吧，本座等願敬候佳音。」

范通仆倒在地，以大禮跪別，表現出一副十足的小人嘴臉。

林子俊目送他在上官白雲、王十甫的陪伴下離去後，道：「此人鼠目鷹鼻，眸光閃爍，分明是一個勢利小人，他靠得住嗎？」

雷震遠語意深長的道：「謝姑娘斷事精明，確有獨到之處，沒錯，范通是個勢利小人，牆頭草，甚至倒戈將軍，那邊的勢力大就往那邊倒，一聽石大人說老夫帶來百萬大軍，馬上便背叛了八賢王，正因爲他是個勢利小人，必會力求表現，只要其他各方面不出岔子，九里山的這十萬大軍應可穩住。」

謝紅梅笑道：「老將軍過獎了，紅梅愧不敢當。大凡卑鄙小人，都有一個共同的通性：貪婪、現實、趨炎附勢，如果紅梅的判斷沒有錯誤，范通的表現很可能在李立、侯世達之上。但這種人只可用於一時，切不可久用重用。」

最令大家頭痛的事，總算巳作好萬全的安排，林子俊、雷震遠告辭而去，石少虎、謝紅梅也回到洞房之內。

算算看，結婚巳經快兩個月了，二人依舊只有夫妻之名，並無夫妻之實，這個洞房，今夜還是第一次同榻而眠。

終於，在石少虎的主動要求下，謝紅梅推拒無功，完成了敦倫的大事，魚水之歡。

幾番風雨。

幾番進出。

顚龍倒鳳。

落紅片片。

不是演戲，沒有條件，更沒有陰謀詭計，他們眞的相愛了，靈與肉合而爲一，成爲眞正的夫妻。

×　×　×

日上三竿。

朗朗乾坤。

一輛馬車，駛離雲龍山莊。

駕車的是石少虎、謝紅梅這一對恩愛夫婦。

車上還載着兩個人，一個是武當掌門張百愚，一個是狼人，直挺挺的躺在車上，一無言語，二無動靜，好像死人一般。

馬車直駛徐州，到達魔燈敎的總壇古玩店時才停下來。

石少虎扛着張石愚，謝紅梅扛着狼人，彼此以暗語連繫，求見上野小雲，在古玩店裏稍候片刻，始得到許可，入內廳相見。

裏面的戒備仍極森嚴，石少虎注意到，屈武、紫衣老頭，以及前此照過面的幾位魔燈敎的頭目均在現場。

客廳裏的氣氛更緊張，十二名紅衣少女分站兩旁，尚小雲巳候在那兒，端坐正對面的一張青銅虎背椅子上，魏大全就守在她旁邊。

謝紅梅循例規規矩矩的道：「犬養紅梅報到！」

石少虎亦學着愛妻的樣兒，道：「石少虎報到！」

萬花樓主、魔燈敎副敎主、神機妙算奇女子尚小雲，今天的笑容顯得有點勉強，雙眸中蘊含着重重殺機，冷聲說道：「犬養紅梅，石少虎，近兩月以來，你們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究竟跑到那裏去了，希望你倆能有一個淸楚明白的交代。」

石少虎應聲道：「去追殺張百愚和狼人。」

尚小雲道：「追殺兩個人，需要這麽久的時間？」

「千里追踪，自然曠日持久。」

「結果如何？」

「幸不辱命，巳緝捕到手。」

「就是這兩個？」

「是！」

「放下來！」

通！通！兩聲，將張百愚、狼人摔放在地。上野小雲使一個眼色，魏大全過來定目一看，道：「還是活的？」

謝紅梅道：「活捉來此，是想請副座驗明正身，屬下也好圓滿交差。」

尚小雲道：「看起來妳做的很好，不愧爲是本敎的首席鬼火使者。」

「那裏，紅梅不敢居功，全是少虎的主意。」

「好好的幹，本座不會虧待你們。」

「公主，要不要打開他倆的穴道，問一問口供？」

「不必了，殺！」

她這廂殺字甫出口，立有兩名紅衣少女亮出了兩把刀，跨步而上，揮刀就向二人的腦袋砍下去。

「殺！」

這一聲「殺」更響更亮，是一個訊號，也是一道命令，由石少虎、謝紅梅同聲發出，至少可以傳出百丈以外，隨着這一聲吼喝，馬上揭開血戰的序幕，兩名紅衣少女的刀還沒有碰到對方的腦袋，張百愚、狼人巳彈身一躍而起，扣住少女玉腕，反手插進二女自己的肚裏去。

石少虎、謝紅梅動作更快，同時間內撂倒了四個。

魏大全大怒大吼道：「你們好大的胆子，竟敢背叛本敎，大概是——」

以下的話尚未出口，見石少虎巳揚掌攻來，忙不迭的反手還擊，那知招式才遞出一半，陡覺石少虎的掌力太重，如泰山般壓下來，還沒有弄懂對手的功力何以如此進步神速，悶哼聲中，巳作了倒地葫蘆，滾到一丈以外去了。

謝紅梅又解決了一個紅衣少女，尚小雲嬌叱道：「犬養紅梅，妳幹的好事，要造反？」

人巳站起，招尚未出，窗外有一個破鑼似的嗓子吼道：「不是造反，是給妳造墳，此處就是妳的葬身之地，老佛爺給妳送終來了！」

酒肉頭陀自在僧破窗而入，一出手就是「三老大法」，和上野小雲幹上了。

屈武等人就在外面，早巳聞警闖來，黑壓壓的少說也有二三十人，狼人睹狀破口就罵：「他媽的，你們來的正是時候，老子正想活動一下筋骨。」

當即掉轉頭來，回頭往外面衝。

外面，人影如梭，喝聲震耳，武當七劍、上官明、上官倩、少林大仁、大勇、大覺，以及雲龍山莊的高手數十人，巳及時翻牆越屋而入，將魔燈敎徒團團困住。

事先計劃週密，一開仗便掌握住絕對的優勢，石少虎大聲說道：「將所有的通路全堵死，別放走一個活人，咱們今天非要將魔燈敎澈底埋葬除名不可！」

就這麽一會兒的工夫，十二名紅衣少女僅僅還有兩個活命的，魏大全是個老狐狸，傷勢輕微，巳彈身而起。尚小雲和自在僧拚了幾招，覺出對手的功力突飛猛進，未敢捨命相搏，與魏大全、兩名紅衣小女聯成一氣，負隅頑抗。

外面的情形最爲混亂，殺聲震天，血流遍地，狼人、丁小翠、上官兄妹等人，皆施出渾身解數，大開殺戒，武當派的「七星劍陣」終於派上用場，誅殺了不少魔燈敎徒。

可惜，場地太小，人數也不足，少林寺未能擺出「羅漢陣」，儘管如此，少林寺高僧的表現同樣令人刮目相看，在大仁掌門的領頭衝殺下，殺得魔徒胆戰心驚。

突聞尚小雲尖聲大叫一聲：「撤！」

此女絕頂聰明，眼見大勢不妙，馬上下令撤兵，屈武等人聞言不再戀戰，相繼彈身飛縱，企圖越屋而逃。

早巳被張百愚識破，騰空攔截，屈武及另一名紫衣老頭反手夾擊，正好給了張百愚一個施展「移花接木功」的好機會，雙手一陣拉扯導引，兩個魔徒便窩裏反自己幹上了。

屈武挨了紫衣老頭一劍，紫衣老頭挨了屈武一刀，張百愚再捕上兩掌，二人便結伴進了鬼門關。

石少虎也施展出「移花接木功」，輕而易舉便將最後兩名紅衣小女送上黃泉路去。

尚小雲自出道以來，一直是勝利者，從來不曾吃過敗仗，失敗的滋味使她氣沖斗牛，怒不可當的道：「石少虎，這些旁門左道的邪功你是從那裏學來的？」

自在僧居左，謝紅梅居右，早將後窗前門的通路堵住，石少虎站在中間說道：「尚小雲，先別談這些無關緊要的事，石某要問妳一句話，先父石繼堯可是死在妳的手裏？」

尚小雲瞪了謝紅梅一眼，惡狠狠的道：「那賤人旣巳投懷送抱，你這是多此一問。」

石少虎臉一沉，道：「難得妳如此坦率，石某就賞妳一個痛快！」

快字出口，招巳出手，施出「三老神功」，決心要制尚小雲死命，孰料，招式尚未遞滿，尚小雲與魏大全聯手合擊，巳先發制人攻上來。

事實上這二人只是以進爲退，只用了一半功力，打算虛晃一招就要退走，誰想到，無巧不巧，「三老大法」殺人不成，反而帮了大忙，尚小雲、魏大全正好借力飛起，震破了一面薄牆，落到另一間屋裏去。

一時塵土迷漫，遮眼蔽目，當視綫開朗，追至隔室時，尚小雲與魏大全巳不知去向。

搜遍其他各室，亦告飛鴻冥冥，自在僧鼻歪嘴斜的道：「梅丫頭，這個鬼地方可有秘道什麽的？」

「有！」

謝紅梅只應了一個字，拔腿就走，來到東北角上的一個耳房裏，一眼就看見，遮掩秘道的櫥櫃巳被人移開，三個人爭先而入，出得秘道，是一處大果園，尚小雲與魏大全早巳逃之夭夭。

返回原處，羣豪大獲全勝，魔燈敎徐州總壇的徒衆全部死去，一個不剩。

却見快刀手雷峻急匆匆的從外面闖進來，劈面就說：「如果這裏的事巳告一段落，請主人速返雲龍山莊。」

石少虎楞了一下，道：「發生什麽事了？」

（未完・廿）

司馬洛傳奇故事

銀蛇劫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度星要帶着司馬洛到C市，司馬洛暗中離開前，要把那屋子炸毀，司馬洛暗中救醒了卡絲娜，要她立即離開，並向小梅花通風報訊……天度星和司馬洛乘私人飛機來到C市，那是處在高原平頂上的氣象台，看來此地就是極樂會的最後據點，司馬洛知道在這裏可以找到雅典娜，也可能他可以把極樂會消滅……司馬洛終於找到雅典娜，兩人正想逃出，却被一個印度人發現，雙方發生糾纏，驚動了屋內的人，最後司馬洛、雅典娜均被擒住，而司馬洛更遭到一種奇怪的刑法，他們把司馬洛放進桶子中，讓汽球帶着他升到半空……

逃生報訊　制止暴動

風很大，而且愈升得高，空氣便愈冷。但司馬洛還是冒了一額大汗。他知道他必須快點脫身回到地下去。他身上沒有降傘，唯一的辦法就是弄穿頭上的氣袋，使氣袋洩氣而沉回地下了。但這辦法是得盡快實行的，否則當氣球升得太高，下降到一半時氣已洩盡，那還是要跌死的。

司馬洛把身子緊挨在桶壁上，而把右腳向後彎起，盡力使鞋跟與被銬着的手接觸。

一陣較勁的風襲來，桶子擺了一擺，司馬洛便又要打滾了，不得不把腳放下，手腕被手銬勒得痛極。

好容易等到桶子回復了穩定，他才再把腳向後彎起。這一次成功了，再沒有風襲來，他可以小心地把鞋跟扭開，痲木的手指在那中空的鞋跟內摸索着。他有一條小小的鋼條在那裏面的，這鋼條可用以開啓多數的鎖，這手銬上的鎖大概不成問題的。痲煩的祇是，他的手指能把鋼條插入匙孔嗎？那鋼條的長度足使一個被手銬銬着的人自己打開手銬上的鎖。但是在背後，在動盪的空中，司馬洛能辦到嗎？

痲木的手指一時不愼，那根鋼條便「叮」一聲掉在桶底。司馬洛又冒了一額汗。現在他又得設法把它拾起來了。

他是不能用手去拾的，因爲雙手被手銬所扣着，不能伸下去。於是他不得不用腳了。他小心地用左腳的腳尖推動右腳的鞋跟，把鞋子脫了下來，跟着又用腳趾脫去了襪子，便把赤着的腳尖伸出去，沿着桶子的底部摸索。

光綫太暗了，他看不見什麼，而祇能憑觸覺去找尋，所以並非容易的事。而且，還有一部份桶底是他的腳所伸不到的。

他的腳摸索着摸索着，似乎已快要摸遍了他可以伸到的部份的桶底，而且腳底的皮膚也覺得像快要磨穿了，還是找不同那根鋼條。難道是剛剛跌中了他的腳伸不到的那一部份嗎？他的額上，又開始冒着汗了。

終於，他的腳趾接觸了一些有刺的東西，他便鬆了一口氣，知道已經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鋼條的一頭是有着細細的鋸齒的，好像刺一樣。他輕輕地張開腳趾，把它揑住了。

這一次，他並沒有馬上把鋼條向他的手遞上去，而是首先運動起他的手指來，手掌一開一合的，而手指也不斷拗曲伸直，以消除那痲痹之感。他不想那根鋼條再掉下一次。

過了大約五分鐘之後，手指已恢復了相當程度的靈活，他才較有信心地把鋼條再遞上去。這一次，手指輕易地就把它接住，而且揑緊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放下腳，站直了身子。現在又開始另一部份艱苦的工作，把鋼條插進手銬的匙孔裏。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氣球雖說穩定，仍是在微微搖擺着的，這就等於一個醉眼昏花的醉漢要把匙插進匙孔。

但是雖然困難，這却是唯一的途徑了，所以司馬洛很耐心地去做。背着身子要把匙插進，這比醉漢更困難一重了。有許多次，鋼條已經碰着匙孔，氣球輕輕一擺，便又要滑開。

氣球一直越升越高，離開高原越來越遠。

終於，鋼條「的」一聲插進了，司馬洛心裏一陣難以形容的狂喜。這之後的事情就易辦了。他小心地把鋼條探深探淺，集中精神，憑觸覺探進了鎖內齒口的形狀，輕輕發力一扭，手銬便格搭一聲的彈開了。

他把手掙脫了，讓手銬鏗一聲跌到桶底，自己也在桶底上坐下，揉着那雙吃盡了苦頭的手腕、這時他才發覺全身都已給汗濕透了，濕得就像連同衣服洗過澡一樣。風吹來，他第一次感到寒冷。

透過了一口氣，司馬洛迅速拿起他那隻鞋子，從鞋內取出他那隻小小的射箭筒來，仰頭看看上面的氣袋。如果要使氣球下降，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氣球弄穿，使它洩氣了。

他現在是在什麼地方的上空呢？他再站起來，望望下面。一片漆黑。但他記得風是把他吹向東南的。派洛山的東南方是什麼地方？很可惜，不是海而是內陸，無論氣球在什麼時候降下，都是會在陸地上的。這就大大增加危險性了。如果氣球在半空就已經洩盡了氣而直跌下去，那麼跌在海上是沒有什麼大碍的，但跌到陸地上却可能使他變成肉餅了。

不過，這險是無論如何要冒的了，否則再升高到空氣稀薄的高度時，他也是會窒息而死的。愈早動手，他跌死的機會也愈低一點。

於是他拿好射箭筒，對準頭上氣袋，扭動了二下，二支小箭拍然有聲地穿透了氣袋。司馬洛等着。氣球仍然在繼續上升，而且仍然是上升得那麼快，二支小箭，似乎一點作用都沒有。

司馬洛再扭動了一下射箭筒，又有兩枝小箭直竄上去，刺穿了氣袋那厚塑膠的外皮。司馬洛不知道氣袋是否已正在漏氣，但是他覺得氣球並不在降落，仍然是像剛才一般上升得那麼快。也許小箭造成的孔洞太小了，氣袋中的氣洩得太慢。

但他是需要快的，他不能再等下去了。愈等得久，氣球升得愈高，他的性命就會愈危險的。於是司馬洛迅速把其餘的一隻鞋子也脫下了，兩手各拿一隻鞋子，在桶底上躺下來，鞋尖對準着上面。

天空是比地下光亮得多，他可以見着藍黑色的天空上疏落的浮雲一團一團地掠過，有些很低，有些很高，憑着浮雲移動的速度，就知道氣球是前進得很快。

他算準了角度，把兩隻鞋跟同時地在桶底上一頓，辟拍！辟拍！幾乎是連在一起的二下爆炸聲。頭上的氣袋底部忽然亮了一下火光，但很快就熄滅了。司馬洛馬上聽到一陣沙沙的聲音。氣袋正在急促地洩氣了。

氣球馬上減慢了上升的速度。這一回行了！他已使氣袋漏去足够的空氣。

很快，氣球就完全停止了上升，而且開始下降了。那沙沙的洩氣的聲音也愈來愈响。司馬洛興奮地等着。

不知道他降落的地面是什麼地方，他希望那是有人烟的地方，如此，他就可以盡速與史勿夫聯絡。天度星和達賴星等人的行動是應該盡速制止的，否則，即使他們不成功，造成的災害也會很大。

氣球降得更快了，幾乎像是一座在下降中的升降機一樣。司馬洛開始覺得不妙了。子彈擊中氣袋時一定使中彈處的塑膠着火了一陣，所以弄出來的洞就比預期的大了。因此氣也漏得太快。現在下降的速度已經不得了，而且還會愈降愈快的。以這樣高的速度掉到地下，那不管有沒有那隻桶子，都是等於自殺了！

他必須使氣球降落得慢一點。但怎能這樣做呢？使氣袋多開一個洞容易，要把洞關得小一點，則簡直是不可能了。

唯一的辦法是減少重量。對了，減少重量。最大的重量就是這隻桶子了。爲了使氣球在上升中能盡量穩定，這桶子的重量是相當的。如果他能够把這桶子棄掉的話……

司馬洛馬上就開始行動了。他首先就是拾起那根開鎖用的鋼條，用鋼條上的鋸齒紋去鋸那繫在桶的邊緣與氣袋之間的尼龍繩索子。幸虧這是尼龍質的索子，韌力雖然更勝痲繩，可是碰到尖硬的利器時，却比痲繩更容易割斷。

司馬洛割斷了第一條，便隨即把那條斷索拉住，在自己的腰間繞了一圈，牢牢縛好，這樣，假如桶子脫離而掉下去，他還會吊在氣球的下面。縛好了之後，他便再去割第二條繩子。

吊着桶子的繩子大約有十條之多，割到剩下最後一條時，桶子已傾側地掛着，而司馬洛也不再站在桶中了，他是給吊在四條尼龍索的末端；他把四條割斷了的尼龍索在自己的腰間縛着的。

氣球仍在急劇地下降着，速度果然比剛才增加多了。氣袋仍在上面沙沙洩氣。

那最後一條索子似乎特別韌的。司馬洛強逼他那已經因苦作過度而疼痛的手指繼續苦作下去，終於把索子切開了一個缺口。這之後就不用他再割了。那索子單獨一條，支持不住桶子重量，因此就在割口處斷了，那隻金屬的桶子便向下直墮，一面慢慢地打着滾。

吊在四根繩子末端的司馬洛看着桶子打了幾個滾身，便給黑暗呑沒而不見了。他但願它着地的地方不是市區。

而同時，氣球的重量驟減，忽然再向上升起。一時，司馬洛不禁又大吃一驚，因爲如果現在又要他多弄一個漏氣洞，他就實在辦不到！

好在氣球這一升不過祇是反射性的，很快，它的輕重就平衡而恢復了下降。這一次，氣雖然仍在洩着，它却降得慢了，因爲墜着它的祇是司馬洛的身體那微不足道的重量。

司馬洛鬆了一口氣，才發覺剛剛乾了的身子又濕透了汗，而且一滴一滴的汗水正離開他的下頷向地下滴去。他閉上了眼睛，放鬆身子，想着頭上一定添了不少白髮。他一生很少有這麼害怕過的。

現在他是算安全的了，氣球的氣即使洩盡，也不會降落得太快的，那隻氣袋掉下時也會受到空氣的阻力，而發揮降傘一

般的作用。

過了一回，他才再張開眼睛，向下望，看看他究竟會是降落在一個什麼地方。下面仍然是一片黑暗，不過間中點綴着那黑暗的燈光是增多了。右面有二排燈，排成兩條平衡的直綫，其間又有紅綠燈一閃一閃的。這似乎很熟，是什麼呢？

他巳經沒有時間去想了，因爲此時，他忽然覺得慘白的光綫來自頭上。他連忙抬頭。

在很高的高空上，似乎出現了一顆極明亮的大星星，而這星星一直在變大着，而白色的光芒一直在增加。

那是什麼？司馬洛心裏一浮現這問題，便也同時浮現了答案。那就是第一隻氣球裏的烟花正在爆炸了，就是天度星預備給C市應用的那一隻。十二銀蛇要出現在天空了。

果然，在他想着時，眞的有十二條銀綫蜿蜒着由光球伸出，活像十二條銀色的蛇一樣。司馬洛看得目瞪口呆。

接着那個光點熄掉了，祇剩下了那十二條蜿蜒的銀綫留在空中，一動不動，就像是十二條銀色的蛇。司馬洛不禁抖一抖。第一批十二條銀蛇出現了，C市的人一定巳經或快將發現它的。他不敢想像C市會發生怎樣的暴亂。

他再向下望。這時整個地面也被照得微亮，他可以看到那兩排燈光的附近停着不少各式各樣的軍用飛機，還有一些大卡車夾雜其間，司馬洛忽然明白了。不錯，那兩排燈光是夜間的飛機跑道，而按照地圖，這下面就是一座空軍基地。現在司馬洛記起了，在派洛山的這一個方向是有着一座美國空軍基地的，現在他一定是正在向那裏降下去。他可以不用担心了，美國空軍，史勿夫與他們的關係是一向都覺得相當好的，他希望快點與他們聯絡。

氣球慢慢地降下去，而十二銀蛇仍停留在天空。

忽然，四面又亮起來了，不過亮光似乎不是來自頭上。司馬洛向下望望，不禁嚇了一跳，因爲有兩盞探射燈正在機場的地上射上來，聚在他的身上。他連忙舉起兩手，大聲叫：「不要開槍！」

並沒有槍火射上來。那探射燈的光祇是一直跟着他。慢慢地下降着，司馬洛不禁微笑起來，在地上那些美軍，現在也許正在懷疑他們是捉到了一個來自太空的人呢？

司馬洛終於降到接近地面了，播音機的聲音從探射燈後面傳來：「朋友，你有沒有武器？如果有，請你丟下，我們會讓你安全降落！」

司馬洛連忙伸展四肢，伸開手掌，表示他並沒有拿着什麼。

「謝謝你，現在你可以下來了。」擴音機內的聲音說，那是一個帶着濃重美國口音的人在用英語說話，大概就是基地上的美軍了。而他的話使司馬洛差點笑起來了。現在可以下來了！他能不下去嗎？即使用火箭炮向他轟擊，他也還是要下去的，他巳身不由己，祇有降下去，不能飛起來。

司馬洛緩緩地繼續降下去，漸漸他可以看到地面了，在探射燈的周圍，大約有二三十個兵士分散在草地上看着他，而那條有兩行燈光照着的跑道巳經在他的左面相當遠的地方了。

終於，司馬洛的脚接觸地面了。他下墜得雖然不快，但落得很重，腿子猛然一撞地面，有着快要折斷的感覺，而且使他整個人再彈起了一下。

氣球的本身却是仍在隨風飄動的，而且司馬洛一着地，就等於失去了墜着的重量，於是氣球忽然又一升，把司馬洛再拉起一下，又使他跌回地上，然後就隨着風把他在草地上拖動。司馬洛敵不過氣球隨風的氣力，而繩子在身上縛得太緊，所以毫無辦法地任從拖動。

幾個兵士跑步追上來，叱喝着七手八脚地把他拖住，於是氣球定住了，但仍然浮在空中，其中一個兵士拔出刀子來，把那四根尼龍索都割斷，於是氣球便丟下司馬洛飛走了。另外幾個兵士追着去把氣球拾回。

拖住司馬洛的幾個兵士現在把司馬洛扶了起來，一隻電筒亮了，照着司馬洛的臉，其中有一個人問道：「你沒事吧，朋友？」

「我還好。」司馬洛喘着氣說。

在電筒光下，他看見那些人果然都是美國大兵。

「你在那天上幹什麼？」另一人問。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又一人問，這人嚼着香口膠。

「唔——」司馬洛說：「我可以見你們的司令官嗎？我有很緊急的事要跟他商量的。」

另一個兵士這時走近了，他伸出手和司馬洛相握，說：「我是軍曹麥連，你是誰？」

「我叫司馬洛。」司馬洛說：「可以帶我去見你的司令官嗎？」

「不能等明天嗎？」麥連軍曹說：「他可能巳經睡了。」

司馬洛指着天空的十二銀蛇：「看見嗎？」

「嗯。」麥連說：「我們看着它爆出來的，有點奇怪是不是？」

「奇怪？還是一個最邪惡的訊號。」司馬洛說：「我帶了關於它的情報，爲了它我差點丟了性命！」

「眞的？希望你不是開玩笑！」麥連說：「我這邊有部吉普車，我送你去見上校吧！」

× × ×

柯士比上校就是這空軍基地的司令官。他是一個高大而稍爲肥胖的人，頭髮灰色，有一張能幹的面孔。他顯然有點不高興司馬洛在半夜裏把他弄醒過來。

「好了。」柯士比上校說：「你究竟有什麼重要的情報？」

「我是剛從派洛山氣象台逃出來的。」司馬洛說道：「那上面聚着一羣最大的壞蛋，正在放出氣球，天上那十二條銀蛇，就是他們的傑作，他們打算接收整個亞洲！」

「他們什麼？」柯士比上校側着頭問道。

「他們正在準備接收整個亞洲。」司馬洛說：「那十二銀蛇就是訊號！」

柯士比上校的眼睛氣結地滾動了兩轉，轉對麥連說：「你把我半夜三更拉起身，就是要我聽這瘋子胡說八道嗎？」

麥連紅着臉，咽了兩口唾沫。

「但。」麥連吶吶地說：「他的確是乘氣球從空中掉下的，這個可假不來。」

「你聽我說。」司馬洛連忙插咀：「我的故事第一次聽來也許是難以入信的，但我可以證明。你可以打個電話同市區，查問一下，我相信那裏正發生一場神秘的大暴動，如果這是眞的，那就證明我不是瘋子了！」

柯士比沒好氣地搔着頭皮，打了一個呵欠，對麥連說：「試打一個電話到C市的每日新聞吧，那裏是唯一不會吵醒什麼人的地方，因爲編輯是正在工作！」

麥連遵命過去打電話了，柯士比上校伸起一隻手指到司馬洛的鼻子面前：「如果你說的不是事實，你知道我會怎樣對付你嗎？」

司馬洛苦笑：「我眞的沒有說謊。」

麥連似乎巳經打通了電話，正在講着話，而柯士比則把手肘擱在辦公桌面上，繼續在打呵欠。

過了一會，麥連放下電話，皺着眉走同來：「是眞的，長官。」他說：「市區現在正在大亂，不明原因的暴亂正在到處發生！」

柯士比的眼睛慢慢睜大了。他看着司馬洛，霎了幾次眼，似乎不大能相信他是存在的。他自言自語地說：「不明原因的暴動？」

「這巳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司馬洛連忙插咀：「以前在印度發生過一次，羅撒斯市也發生過一次，但今晚這一次是最大的！」

「嗯。」柯士比撫着下頷，忽然睡意全消了：「我記得的，也許你不是瘋子，但你想我帮你什麼忙呢？暴動是警方對付的事情，在未接到警方求援之前，軍隊是不能出動的。而且，我們是外國的空軍，他自己還有陸軍呢。」

「我祇是想你跟警方聯絡一下。」司馬洛說：「打個電話給警務處長吧，你認識他嗎？」

「你老遠從派洛山飛到這裏來，祇是爲了叫我打個電話？」柯士比上校問。

「我並不是有意飛來這裏的。」司馬洛說：「我祇是剛巧降落在這裏。現在別浪費時間了，打電話吧，請你替我接通一個叫史勿夫的英國人。」

「史勿夫？」柯士比上校問。

「是的，他是聯合國來的。」司馬洛說：「他正在辦這件案子。我不知道他在不在此地，但他應該在的，如果在，警務處長一定知道。我不能親自打電話，因爲本地的警方並不認識我——」

「呀，那個史勿夫！」柯士比忽然微笑，說道：「我認識他，事實上他是我的老朋友！好吧，既然他是來了此地，我也想找他談談天的。我很樂意替你打這個電話！」他拿起桌上的私用電話，開始撥號碼。

司馬洛望望窗外的天空苦笑：「恐怕他不會有空跟你談天了！」

柯士比撥了幾次號碼，終於皺起眉，放下聽筒，說道：「沒法打得通，看來今晚警局是太忙了！」說着時，電話忽然鈴聲響起來了，柯士比拿起聽筒，說：「我是柯士比上校！」接着他便忽然面露喜色，而把注意力從司馬洛身上完全移開了。他用兩隻手緊執着聽筒，興奮地說：「怎麽，竟然是你，你這——什麼？你不是在開玩笑吧？不，當然，你叫我的我一定做，派洛山——等一等，老狗，你有沒有一個叫——」他轉向司馬洛：「你叫什麼名字？」

「司馬洛！那是史勿夫嗎？」

柯士比上校點點頭，又對聽筒中說：「有沒有一位叫司馬洛的朋友呢——」

電話中忽然傳出一連串喊救命似的叫聲，柯士比皺着眉把聽筒拿得遠一點：「你用不着急的，不錯，他正在我身邊，好吧，我叫他跟你談——」他把聽筒遞過來，對司馬洛說：「他十萬火急要跟你談，你究竟欠他多少錢？」

司馬洛微笑接過聽筒，說：「喂？」

史勿夫馬上就對他喊了一大堆骯髒的粗話，然後說：「你怎會到那裏去了的？你知道發生了什麼嗎？」

「你先告訴我發生了什麼，然後我告訴你發生了什麼吧！」

「你有看見天空嗎？」史勿夫叫道：「整個C市巳差不多翻轉了。警察不能動，因爲市長的副官下令不准採取任何行動，市長巳睡了，副官不肯叫醒他——這副官一定也是受不了催眠的要員之一。總之我祇有這一小撮人，得不到軍警的帮助，我是攻不下派洛山的——」

「攻派洛山？」司馬洛詫異地說：「你怎知道派洛山的？」

「一個叫卡絲娜的印度女人告訴我的。」史勿夫說：「她說你救了她的命，告訴了我，她和你的故事，又說她相信我要捉的人是在派洛山。我不大相信她的話，派了兩部警車上派洛山看看，山上就開火了，差點把兩部車的警察打得一個不剩。接着天空就出現銀蛇，而我請不到救兵，所以我打無綫電話來找柯士比上校；祇有他能帮助我！」聽着時，司馬洛就覺得一陣安慰。既然卡絲娜懂得去找史勿夫，那一定是小梅花敎她去的，那表示黑水仙那一帮人也在附近，天度星等人逃脫的機會是很微的了。

「你聽見我說話嗎？」史勿夫叫道。

「聽見的。」司馬洛說：「你說要上校帮忙你。現在聽我說吧，極樂會的人全都在那山上了，所以你一個都不能放他們。此外，他們巳經放出了三十隻氣球，會在以後幾天的晚上相繼在全亞洲放出十二銀蛇的！」

「我的天。」史勿夫說：「我們該怎辦好？你有什麼提議？」

「我們得把派洛山攻下。」司馬洛說：「並且得把那些氣球都射下來。我是剛從山上逃出來的。我對上面的情形知道得清楚些，所以還是讓我去告訴上校我需要些什麼帮忙吧，省得要我告訴了你之後，你又要轉告他。現在你先告訴他你授權給我吧，好不好？」

「當然好！」史勿夫叫道：「你還等什麼？」

司馬洛苦笑着把聽筒交同柯士比上校，上校聽着，神色就漸漸嚴重起來了。最後他說：「好吧，我明白這是很嚴重的情形，遲些我再和你聯絡吧。」他放下電話，轉對司馬洛：「時間已經無多了，告訴我你需要些什麽吧！」

「請你預備紙筆。」司馬洛說。

× × ×

十五分鐘後，在派洛山高原稍下的公路上，史勿夫正在指揮他那祇有十幾個人的隊伍，密集火力向通入盤地的路口射擊，企圖阻止山上的人向下推進。但山上單是職業槍手就已經有五六十人，所以史勿夫等人的實力是難以抵抗的。

步槍和機槍的火光不斷在黑暗中响，槍聲密如串炮。史勿夫等人有幾部車子掩護，不致受傷，但是寸步難進。

史勿夫跪在一部車子的車頭後，暴躁地對着一隻手提無綫電話機裏叫道：「你究竟來不來，司馬洛？」

「來了。」司馬洛的聲音同答，「就在你的頭頂上。」

史勿夫忙抬起頭望向天上。

一架飛機正在天上飛過，引擎聲被地下的交火聲所掩蓋了，如果不是留神着，是聽不到的。而史勿夫看着時，就見有一朵朵白色的降傘正在降下來，向他的後方落下。那架飛機正在放下一些傘兵來。

「你也正在下來嗎，司馬洛？」史勿夫興奮地問道。

「不。」司馬洛說：「我還在飛機上，就在柯士比上校的身邊。我在担任他的副機師！」

「你不下來嗎？」史勿夫問。

「暫時不下來。」司馬洛說：「我還有工作等着要做，但你不必担心的。我們正在給你二十名傘兵。山上雖然多的是職業槍手，但打起野戰來，他們和受過訓練的正規軍是無法比較的，特別是傘兵。如果你們的強火力武器不够，傘兵也帶來一批了！」

「很好，很好。」史勿夫說：「但你要到哪裏去呢？」

「忘記了那些氣球嗎？」司馬洛說：「我們必須制止第二隻再爆炸的，否則局面就難以收拾了。」

「好吧。」史勿夫說：「你去吧。我會盡我的能力對付這裏的一批！」

「最好盡量捉活的。」司馬洛說：「因爲我相信他們會供給一些很有趣的口供。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我有一位小姐在那山上，小心別使她受傷！」

「我會吩咐他們的。」史勿夫說：「我也知道小姐對於你是最重要的東西！」

「你很了解我！」司馬洛讚道。

現在，司馬洛是正坐在一架噴射轟炸機的頭部和柯士比上校在一起。整個機頭的內部全是密麻麻的儀器指針的表面，多如天上的繁星，司馬洛奇怪怎麽有人能把這些全部記得清楚。柯士比似乎看出他的心事，解釋道：「即使我也記不清這批東西的，我沒有一副像計算機般的頭腦。幸而我們通常也用不到。我們要做的，這東西全部都可以替我們做到！」他指指身前一隻凸出着十幾顆按鈕的輪盤：「要加速就按這個，要爬高按這個，要降低按這個，要自動降落也行，可以按這幾個。這是按鈕時代嘛！」

「那麽飛機一升空之後，就沒有什麽可做的了？」司馬洛說。

「不錯。」柯士比說：「如果有四個人的話，就可以安心打一塲橋牌了！」

「眞有趣！」司馬洛聳聳肩：「照這樣看來，即使是一個白痴也懂得駕駛這機了，然而你們空軍却要受過那麽嚴格的訓練！」

「訓練是爲了應付意外的。」柯士比說：「飛機中了彈，機件發生故障或者天氣惡劣時就得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人才能應付了！」

「唔。」司馬洛說：「我們有機會追上那些氣球嗎？」

「你在開玩笑嗎？」柯士比道：「追不上？這東西能以兩倍於聲速的速度飛行呢，即使是去年放出的氣球也能追上，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吧，風是從這邊吹向這邊的，那即是說氣球飛行的路綫是在派洛山之左二十三度。」他迅速地按了幾個按鈕，飛機開始作一個大迴旋。

司馬洛興奮地看着窗外，白雲一朵一朵退後，有些濃密，有些疏如輕烟。他們的飛機現在飛得相當高，周圍並非漆黑，而是半光明的。

飛機繞完了一個大圈，再回到了派洛山高原的正正上空，擺到向着左方廿三度時，柯士比按了一個按鈕，飛機便定了向，直向前飛了。「現在爬高一點吧！」柯士比說着又按了一個按鈕。

機身一斜，開始向上爬了。那些晶瑩發亮的雲朵變成是向後及向下而逝去。很快，上面就已經沒有雲了，他們已經到達了一個清澈的高度，周圍半明半昧，而清澈得就像連空氣也不可能存在。司馬洛不禁一陣發抖。如果他是給氣球升到了這個高度的話，即使不窒息而死也會冷死了。

這時柯士比又按了一隻按鈕，使機身放平了，同時按亮了一塊長方形的銀幕，就像亮了一副小型電視機似的。柯士比解釋：「這本來是用探測敵機的雷達網，但用來探這古怪的氣球也是一樣的！」

司馬洛好像出城的大鄉里般坐在那裏看着，心裏想着，駕駛這樣一架飛機，打仗是多麽舒服的一囘事，說不定連自動躲避炮彈的設備也有呢！想着時，銀幕上就發出「必必」的聲音，同時司馬洛可以看到其上有兩個白點。

「有兩個在前面。」柯士比上校說。

司馬洛抬頭望望，飛機鼻子前面的是一片無瑕的晴空，亮得幾乎像白天二樣。他看不到前面的空中有氣球。因此他說：「我看不見。」

「你當然看不見。」柯士比說：「別忘記我們現在是以超聲速飛行着的，如果能看見目標時已太遲了，你一看見就會撞上去的，現在讓我把它們射下來吧！」

柯士比又按了一鈕，機頭之下便忽然射出兩點發紅的條狀物體，一霎間就消失在遠處不見了，祇留下兩條細細的白烟，就像是一條讓飛機追循着行走的路軌似的。而飛機果然也是跟着它前進。射出的是兩枚火箭。

司馬洛瞇着眼睛望前面，起先看不到什麽，祇是看見那兩條白烟。但接着他看到了，前面有一團火燃燒着正在下墮，顯然又是被擊破了的氣球。而只是一霎間，那團火便給機腹遮去，而那兩條白烟也消失掉。

「兩隻下去了，還有廿八隻。」柯士比說：「你最好數着，用筆寫下來更好。如果亂了數，就麻煩得很了！」

「好主意！」司馬洛說着便掏出紙和筆來。由於現在並不是在打仗，所以他們並沒有穿上特製的飛行衣，也沒戴氧氣面罩。他們祇是像在一間空氣調節的房間裏談天而已。

銀幕上忽然又响起了「必必　之聲。

柯士比又按掣，兩枚火箭又拖着白色尾巴飛出去。飛機跟着飛了一段路，又看見一朵火焰正在墮下去。

「又一隻。　柯士比話還沒有說完，銀幕上必必之聲又起了，於是他又發出了二枚火箭，一面說：「這一次太近了！」說着時一隻氣球出現在前面，他們看着它炸成火球，隨即又被拋落在後。

「五隻。　司馬洛說：「這樣下去，很快就可以功德圓滿了！」

「嗯！」柯士比上校說。

× × ×

在派洛山的高原對下的山坡上，傘兵們這時才跑步到達史勿夫的身邊。爲首的一人說：「我是麥連軍曹，我帶着十九位戰友向你報告，奉命供你指揮！」

「行了，行了！」史勿夫說：「我要的很簡單，就是攻下那座高原，把上面那羣混蛋都抓下來，並且，小心別傷害其中一位小姐！」

說着時一陣機關槍彈向他們密集掃射過來，史勿夫連忙伏囘車身後面，麥連和他的部下們也都伏下來了。麥連一揮手，叫道：「祖，還他們幾隻壘球吧！敎他們別那麽頑皮！」

其中一個兵士，從肩上卸下一架擲彈筒。

擲彈筒在草地上架好了，另一個兵士放進一枚炸彈。時間過去了一秒，兩秒。篷！擲彈筒的筒口噴了一下火，歇了一歇，轟隆！高原上一隻炸彈爆炸。

爆炸過後，機槍聲馬上停止了，但很快又從另一個位置重新開始射來。

「炸不中。　麥連叫道：「他們換了個位置了！再來，祖，這一次要幹得好一點！」

兵士又在擲彈筒口餵進炸彈，這一次，一連兩次噴火。兩顆炸彈一先一後在高原的邊緣上爆炸。史勿夫親眼看着一個人在火光中被炸得飛上了天空。

「擊中！　麥連叫道。但高原上的機槍這一次却停也不停，依然向下密集掃射。麥連轉對史勿夫說：「他們人不少，而且看來一定有很充足的彈藥。讓我們試分兩面包抄，從側面潛上去吧。他們似乎祇是顧着把守正面的大路，而忘記了兩邊的側面！」他拿起身邊的無綫電對講機，吩咐他的部下：「加芬、魯易、漢斯，兵奇、格羅，你們到左面去。羅拔、史賓沙……你們五個到右面，我們正面密集開火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你們試試從兩邊的側面潛上去，明白嗎？」

「明白。」對講機傳來答話。

「開火！」麥連叫。於是餘下的十名傘兵便密集火力向高原上掃射，而負起了偷襲任務的傘兵則分左右蛇行而去。史勿夫率領的警探們也加入射擊。

擲彈筒又把一顆一顆的炸彈盲目地送到高原上，即使不能造成什麽大的殺傷力，但是毫無疑問却能大收吸引注意力之效。那分左右的十名傘兵應該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側面潛上的。

接着，高原右面的邊緣忽然起了一聲爆炸，一個人慘叫着給炸上了天空。

「怎麽了？」麥連在槍聲中向對講機裏大叫着問。

「那裏是埋了地雷的。」一把聲音囘答：「我們已失了漢斯！」

麥連吐出一連串講不出來的咒罵，又喝道：「那麽囘來吧，我們另想辦法。」

等着他們囘來時，麥連的眼睛，不斷地向高原上打量着，而自言自語地說：「看來至少有一百人或者更多人在上面！」

「不要緊。　史勿夫說道：「如果衝不上去，祇要守着不讓他們衝下來，就可以了，最重要的還是別讓他們到達市區，一個也不能！這樣，他們又不能接收什麽了！」

「這是容易的。」麥連說：「和我們一同降下的有兩大箱軍火，我們能一直不停開火到天亮，他們要衝出來是沒有可能的。」

「那麽就這樣辦好了！」史勿夫說。

「還有一點有利的就是那邊緣處的地雷。」麥連說：「我們既爬不上去，他們自然也爬不下來了。所以他們唯一的出口就是正面的大路了。」忽然皺眉：「那是什麽聲音？」

史勿夫也皺眉，因爲聽見一陣奇怪的噓噓聲，夾雜着雷鳴般的低沉隆隆聲。他忽然叫了起來：「飛機，他們要乘飛機走了！」

「聽這聲音，却是噴射機的聲音。」麥連說：「他們也有噴射機嗎？」

「我不知道。」史勿夫說：「但即使有也不是奇事！」

接着他們已經沒有時間猜測，因爲一團烈火忽然出現在高原的邊緣，沿着斜坡直滾下來。他們看見是一部全身着火的卡車。

史勿夫叫：「伏下來，大家，伏下來，射這車子！」

大家都服從史勿夫的命令伏下了。史勿夫對於古怪的東西是最富有經驗的，他相信這卡車一定不單止是着了火那麽簡單而已。

接着史勿夫提起輕機槍，向那卡車不斷掃射。卡車仍然續向下衝來，火仍在熊熊地燃燒着。大約到了一半路程時，它便忽然炸成一隻巨大的火球，那震力使史勿夫也向後打了一個滾。

卡車上是裝有炸藥的。祇有有着炸藥才會引起這麽大的爆炸。他們的原意大概是讓車子溜到史勿夫等人的中間然後才爆炸的，幸而史勿夫機警，及早開槍向着它掃射。

爆炸後的卡車成爲了大大小小的碎片，分佈在草地上，仍燒着熊熊的火焰，而

火焰後面又再度槍聲大作了。史勿夫他們也開始開火還擊，擲彈筒又把炸彈一顆一顆擲上去。

接着，那引擎的聲音忽然响到了最高峯，他們狐疑地看着，忽然看見一團黑物飛上天空，離開高原了，那是一架單翼的單人螺旋槳飛機，然而它的飛行速度却遠超過螺旋槳飛機應有的。史勿夫皺眉看着它在頭上經過，忽然明白了，那噓噓的聲音，機尾後拖着的一條火紅尾巴。這是一架裝有噴射引擎的飛機，在必要時可以棄螺旋槳而改用噴射引擎推進，取得更高的速度，現在就是必要的時候。

而當那架飛機遠去了時，史勿夫在槍聲中又聽見高原上傳來同樣的聲音。這樣的飛機不止一架，他們似乎要乘飛機逃走了。

他連忙抓起無綫電對講機，叫道：「司馬洛，司馬洛，你在哪裏？」

「在這裏。」司馬洛說：「剛剛射下了最後一隻汽球，你們那下面有什麼成績嗎？」

「他們要坐飛機逃走！」史勿夫說：「是僞裝的噴射機，第一架已經飛出了，其餘的也正在發動！我們沒有射擊飛機的武器，你們得想想辦法。」

司馬洛的聲音在問柯士比上校：「你有什麼辦法嗎？」

「警告他降落。」柯士比說：「不聽時便把它射下來！」他又對無綫電裏說：「別担心，史勿夫，他們在空中是逃不遠的。你做地上的事吧，空中的事交給我們來管好了！」

× × ×

那第一架逃走的飛機上坐着的是其中一個印度人，極樂會的「主席」之一。他駕着那架噴射機，以很高的速度離開派洛山頂的高原，臉上露着得意之色。首領達賴星交給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他要在C市的機場降落，向高級官員接收C市，然後就指揮軍隊及警隊到派洛山來解圍，把史勿夫他們消滅掉！

飛機很快地前進，把派洛山拋落在遠遠的後面了。忽然，前頭有一架噴射式轟炸機掠過，機尾吐出了一顆明亮的東西，在空中發出萬度光華——藍色的光華。

這印度人知道這是命令他投降降落的訊號。他不禁奇怪地皺眉：這飛機是什麼來龍去脈的呢？但管不着了。他掮負着一個重要的任務，他不能就此受阻的。於是他繼續向前飛行，並且慢慢增加高度。

那轟炸機又在後面迎頭趕上，在很近的距離內斜斜地越過他。他仍咬着牙不加理會。

轟炸機再越過他二次，他仍不理。

那就是司馬洛和柯士比上校乘坐的輕轟炸機。柯士比對司馬洛說道：「他還在升高，沒有降落的打算，我要把他射下來了！」

司馬洛聽說，皺皺眉遲疑着。

「用不着担心的。」柯士比上校說：「那是一架單人飛機，祇能乘坐一個人。你的女朋友不可能在上面！」

「好吧！」司馬洛說道。

在那架單人飛機上，那個印度「主席」仍在全神駕駛飛機，而微微感到恐懼了。對方已警告過他，現在又會施出什麼強硬手段呢？他知道對方的是一架超音速飛機，他是逃不脫的。但對方總不致要擊落他吧？

想着時，忽然看見那轟炸機，正在很遠很遠的地方迎面而來。正如柯士氏所說在噴射機而言，看得見就已說是太近的距離了。看第一眼，轟炸機還祇是一個小黑點，看第二眼，已經很近了，正向他直撞，似乎快要撞中，同時機腹之下火星迸射。還沒有機會感到恐懼及採取閃避的行動，這個印度人及他的飛機便被兩枚火箭炸得變成粉碎了。

轟炸機通過它的碎片，爬上高空。

司馬洛在機上柯士比的身邊嘆一口氣：「他一點機會都沒有！」

柯士比吃吃笑：「我有點很難爲情的，因爲這是我有生以來擊落得最容易的飛機了——用不着担心它會還擊的。」

「但機上的人，却可能是你有生以來所擊落的人之中最可怕的一個。」司馬洛說：「所以，你沒有什麼值得難過的！」

史勿夫的聲音又在對講機裏叫道：「怎麼樣了？第二架又起飛了！」

「我們已擊落了第一架。」司馬洛說：「你沒有看見嗎？」

「沒有。」史勿夫說：「太遠了，我祇是看見一點光！」

「那麼這一次看得清楚一點吧。」柯士比對他說。

於是在地上，史勿夫停了機槍看着天空。第二架飛機是剛剛起飛的，他看着它離開派洛山，繞了一個圈子，便向北飛去了。

接着忽然毫無預兆地，有兩隻小小長型的發光物體追上了它，飛機便轟隆一聲爆炸，什麼都不剩，祇留下了一團黑烟，在天空中很快地消散。

史勿夫興奮地用拳一拍自己的手掌：「幹得好，這使他們不敢再逃了！」

接着柯士比那架轟炸機便吵鬧地從低空掠過派洛山頂上的高原，好像向那裏剩餘的飛機示威似的。

柯士比的聲音在對講機裏叫道：「現在他們不敢逃了！」

「謝謝你。」史勿夫高興地說。

在飛機上，柯士比對司馬洛說：「看來史勿夫在地上還是攻不進去，我們可以放兩隻小炸彈下去帮帮忙的。」

「不，不能用炸彈。」司馬洛說：「我們要活捉。而且，你沒有忘記我還有個女朋友在那裏吧？」

「很好。」柯士比說：「你有什麼更好的提議呢？」

「我有一個計劃。」司馬洛說：「希望你能再帮忙一次。」

「說出來好了。」柯士比上校道。

× × ×

「二十分鐘之後，史勿夫忽然又聽見司馬洛的聲音從對講機裏叫道：「密集一點炮火，吸引他們的注意。我有一個計劃要進行！」

「好的！」史勿夫說着一揮手，已經疏落下來的槍聲，又密集起來了。

在天上，那架轟炸機又飛近，忽然吐出了一件方形的東西。這方形的東西急促

下墮了一段高度，上面就張開了一朵降傘，於是它就緩緩降落了。

配合着風向，這朵降傘準確地向高原的末端有建築物地方落去。當它降低時可看見吊在傘下的是一隻大箱子，箱子的外圍臃臃腫腫的，似乎是包裹着籐絲之類的厚厚墊料，而且還用鋼絲箍着。

高原上的人自然很快就發現了它，於是有人用機槍向空中掃射，因爲恐怕它會是一隻炸彈之類。

可是由於這隻箱子的周圍是包着那些軟性的墊料，所以子彈射在上面，都被墊料承受了，鑽得不深，如果裏面的是炸藥，則機槍是暫時無法使它爆炸的。

降傘仍然繼續降下來，機槍仍然徒勞地向它掃射。降到大約距離地面只有一百呎時，箱的周圍便開始冒出烟來，好像着了火似的。但它並不是着了火，因爲那些烟是很白很白的。

烟愈冒愈多，很快，箱子就給白烟完全包藏了，好像在一團雲中似的，地下的機槍再也無法找到目標瞄準。

那隻箱子是正在放出烟幕。

隨着箱子的降下，烟幕也伸展到地下，斜斜地成爲柱形的一大股白烟，終於，箱子跌到地面了，白烟便開始向周圍迸散了。

機槍的掃射暫時停了，因爲在地上自己人多得很，如果在濃烟中盲目橫掃，就會變成是自相殘殺，於是那一羣向箱子裏射擊的打手便祇是圍成一圈，戒備着以靜觀其變。他們已不全是印度人，因爲現在是緊急時期，各主席們從各地帶來的打手是終於可派用場了。

那隻箱子在地上仍不斷冒烟，風是疾勁的，傘仍浮在空中，把箱子拖着走，烟陣便在地上拖成一條長蛇形。箱子給拖出了包圍圈，但這時降傘已落在地上，所以便停了下來了。烟似乎停止了冒出，因爲風已把烟吹散了，他們又可以清楚地看見那隻箱子。

「掩護我！」一個印度小頭目叫着，便挾緊機槍奔過去，而其餘的人則向箱子密集掃射。如果箱中有人，也無法有機會爬出來。

到了箱子旁邊，那印度人看見這箱子是比人還高的，不過現在側臥在地面，他可以看到箱頂。箱頂是沒有遮蔽的，可以望進箱內。他看見一束一束的炸藥在裏面。此外就沒有什麼在着了。他不禁鬆了一口氣：「天，好在他們計算錯了！」

他揮揮手，示意大家放鬆戒備，便退後，退到相當遠的距離之外時便扳動槍機，向那一大堆炸藥掃射。炸藥轟隆一聲爆炸，箱子成爲片片碎。

「這是詭計！」那印度人說道：「他們大概打算炸藥在我們圍上去時就爆炸的，很可惜落下來時傾側了，我們看得見。要提防再有同樣的降傘再降下來，不要走近！」

大家都不期而然地仰頭望天，但天上並沒有再落下降傘，那架輕轟炸機已不知飛到何處去了。

這降傘果然是司馬洛的詭計，但司馬洛的詭計並不如那印度人所猜。在降落的時候，那隻箱子裏除了那些炸藥之外是還裝着一個司馬洛的。在箱子快要到地，而射擊停止了時，他便在濃烟中躍出來，很快地閃進了那些建築物之間的陰影之外。沒有人看見他。那些炸藥祇是用以轉移對方的注意力。

司馬洛在黑暗中再觀察了一陣，辨明方向，便開始蛇行鼠伏地向飛機庫的方向走去。他必須找到雅典娜，把她救出去，然後才可以無所顧忌地轟炸這裏的。飛機庫的地下是密室，她也許會在那裏。

他很順利就接近了那飛機庫，因爲途中並未碰到什麼人。很顯然，人手已大部份給調到出口處去與史勿夫等人對抗了，而留守在這裏的人，則都已給他的降傘引開。

司馬洛小心地踏入了飛機庫內。那裏面是仍然黑着燈的，這對他很有利，因爲如此，庫內即使有人，也不易發覺他進來，他首先閃到一架小型工程車的旁邊，蹲下來，小心地向黑暗中窺視。

司馬洛並沒有夜光眼，但他的視力却比普通人好一點，正如他的身體其他方面的能力一樣，雖然是那麼黑暗，他也隱約可以看到各物的輪廓。他看見二架飛機仍然留在庫內，大概怕被擊落而不敢再開出去了。一架飛機的機翼之下有一點火光在一明一滅。

司馬洛看清楚一點，就知道那火光是來自一根香烟的。他再窮極目力望過去，就看到吸烟人的輪廓，那人正坐在一隻木箱上，無聊地彎着身子，也許他的任務就是看守這裏的。

司馬洛慢慢地從袋裏掏出一隻小小的圓筒，對準那人，輕輕一扭，一支小箭就在黑暗中無聲地射出進入了那人的手臂。

這一次，司馬洛的小箭是有強力痲醉藥的，所以他並不瞄向要害，那人中了小箭，身子一搖，張開嘴巴似乎要叫喊，但還沒有叫出來便失去了知覺，「撲」一聲從木箱上滾下來，暈過去了。

司馬洛一時沒有動，祇是等着，他看着那人仆在地上，過了一分鐘，仍然沒有人來扶，就知道他是沒有同伴的，於是他離開了工程車後面，迅速走過去，跨過那人的身體，閃到屏風後面，屏風後面果然有一度樓梯通到地下，下面正亮着暗淡的燈光。

司馬洛迅速地下了樓梯，因爲脚上穿着的是一雙軟膠底的鞋，所以脚步一點聲音都沒有。樓梯底下是兩條走廊，一條通左一條通右。這使他猶疑不決地皺起眉頭了。這地下室他是來過的，早些時他給押着下來，是走左面抑或是走右面呢？他已忘記了，因爲當時還沒有完全清醒，是給人半抬半推着走的。

他想了一想，決定採取左面的一條路，於是他便小心地向左而去，射箭筒戒備地向着前面。他的身上有槍但沒有取出來，因爲他覺得這並不是用槍的時候，槍聲一响是會引來很多人的。既然槍沒有用，他就不拿出來了。

幸而他選擇了走左面。因爲才進了左面的走廊，就有脚步聲來自右面的走廊。二個印度人的聲音正在用印度話吵雜地交談着。司馬洛連忙緊緊地貼身在牆上。

（未完‧八）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岳雲龍奪回青霜劍，將楊元秀打至重傷，突然來了他的師父，反將岳雲龍打至口吐鮮血，量力不敵，只好逃走，遇到陰陽教總監察厲嘯天、龍虎莊正副莊主、冥陰道人等圍攻，被揑斷肋骨，中了一支金梭，自己亦將冥陰道人和龍虎莊正副莊主殺掉，且戰且走，幽靈似的出現天龍幫主和總護法曹逸天，面臨絕境之際，來了瘦黑神駒，雖能救出重圍，但又再中了三根殘雲血箭，那黑馬似在找人救主，聽到簫韻，遇到仙簫萬珍珠，她不知父親的血箭爲何會射在心愛的岳雲龍身上，見他傷勢有性命之虞，決定用導氣陰陽之術，爲愛郎療傷……

以身療慾毒　導氣癒沉疴

萬珍珠知道愛郎有所顧忌，她溫柔的答道：「龍哥哥，你勿操心，我母親她老人家，最近已去江南遊歷各地名勝，這座院落，就只有我和兩個丫環。」

岳雲龍又問道：「珠妹妹，尊親他們老人家，定是武林中極有名望高人，是否能夠向愚兄告知名諱？」

萬珍珠聽得心中爲之一震，她暗忖道：「看他身上所中的三支『殘魂血箭』，也許是父親親自向他下的殺手，也不一定，如果他知道了父親那種沽名釣譽，欺世盜名之眞相後，就糟透了。」

唉！自古至今，無論任何豪傑逸士皆是情關難破。「情」這一個字，是最具魔力，是最斷人心腸的。

萬珍珠爲着不失去她心底的人兒，她居然瞞騙他的愛人，她那裏知道這是個壙場，而且，他們二人那會知道，他們二人之間，有着異乎尋常的關係。

啊！這是孽緣，這是前生所註定的孽緣。

萬珍珠回答道：「現在已是初更時分，時間無多了，這些以後再詳細地告訴你吧。」

岳雲龍無限委屈的淡淡一笑，慢慢的脫去裹身勁裝，只留下貼身內衣……。

萬珍珠雖然愛他極深，而且和他有過肌膚之親，但此刻，驟見他全身外衣褲盡去，幾乎成裸體之狀，亦不禁一陣心跳，滿頰羞紅。

萬珍珠爲着救護愛郎，她也無暇顧忌，取下了披肩藍紗，脫去了衣裙，全身只留一件玫瑰色的兜胸，和一條掩胯臂的短褲……。

女人還是女人，只見一個冰雪耀目的美麗胴體，不住輕微顫抖恐懼和緊張，使她粉臉上泛起一抹紅霞，她呆呆的傍榻玉立。

足足有一盞茶工夫之久，才一閉上眼睛，跳上了木榻。

岳雲龍也是緊閉着眼睛，低聲說道：「珠妹妹，妳爲着愚兄，不惜……眞叫我內心愧疚，此恩此德……」

萬珍珠忽然睜開秀目，雙臂一拔，把岳雲龍抱入懷中，無限羞怯地道：「等下我行功之時，全身眞氣，都將凝聚一起，龍哥哥千萬不可亂動。」

說完話，盤膝坐好，左手按住岳雲龍大靈穴上，右手環抱岳雲龍腰間，雙目圓睜，默運眞氣。

片刻後，萬珍珠滾動着全身眞氣，凝聚成爲一股巨大潮流，氣通「任、督」兩脈。一股熱流，緩緩湧集左手，由岳雲龍天靈穴，循脈而下，遍行四肢百骸。

不到一頓飯工夫，岳雲龍內腑六臟，已被萬珍珠眞氣推動，恢復功能，凝滯的血氣，逐漸向全身各脈行去。

岳雲龍祇覺自己周身，千百個毛孔，漸漸浸出汗水。

他知道萬珍珠正以本身的功力，不惜耗損眞氣，先替他逼出全身的殘餘毒氣。

忽見萬珍珠嬌軀一傾，按在岳雲龍天靈穴的左手，倏然移到他背上的命門穴，人也由盤坐的姿勢，緩向榻上倒去。

隨着，她雙臂撥動，岳雲龍也倒臥在榻上，全身盡被萬珍珠抱入懷中，貼胸相偎，並頭而臥。

岳雲龍內心急促不安，但他仍強歛心神，調勻鼻息，順其自然。

只見萬珍珠輕輕的合着眼睛，臉上泛起紅暈，她嬌小玲瓏的身體，仍然在不停的抖顫着。

顯然，她心中也泛起驚怯之念，一個半裸的黃花閨女，自動去抱一個僅穿貼身內衣褲的男人，貼身而臥，實是一件超乎尋常的事，雖然無非禮之處，而且是救人的重要關頭的，但，萬珍珠到底仍然是位荳蔻年華的少女啊！

岳雲龍那鐵石的心腸，也爲萬珍珠這種玉潔的情愛，深深的感動了，他內心暗中立下重誓，自己以後如不娶她爲妻，定遭天誅地滅……

又過了片刻，萬珍珠驚懼和激動的心情，已完全平復了，她貼擁着岳雲龍而臥，以自己純陰之氣，推動着岳雲龍那本已竄散的純陽眞氣。

倏地，忽聽萬珍珠咦的一聲，鬆開了緊擁岳雲龍的雙臂，挺身坐了起來。

她似乎很困倦，睜開秀目，輕輕的喘息了一陣，又伸手按在岳龍雲的胸前，大約有一盞茶工夫，玉臉上泛起一絲喜色，柔聲道：「龍哥哥，你內腑已逐漸恢復了效用，剛才我發現你打通經脈，便可以自己緩緩運着純元陽氣，和妹妹之陰氣會合，返聚丹田了。」

岳雲龍星目微睜，微微一嘆，道：「這都是妹妹賜助之力，愚兄衷心感激。」

萬珍珠綻唇一笑，不再答話，盤膝坐好，行功調息，片刻後，忽見她頂門間，冒起蒸蒸熱氣。

岳雲龍看她在片刻之間，就能把眞氣運聚，心頭甚感驚異，暗道：「她小小年紀，能有這般的深湛內力，實是超乎尋常，不知她師父是誰？」

只見萬珍珠頂門間熱氣，愈來愈濃，不過一盞茶，她全身都被一層淡淡薄霧所籠罩。

那瑩光耀目的玉體，也愈覺晶明如玉，但因她環繞全身的熱氣，越來越濃，看上去，竟似若有若無一般。

岳雲龍知道萬珍珠眞氣已運聚至極限，他不敢怠慢，又緩緩閉上星目，凝神靜氣，調勻鼻息，等待萬珍珠第二段行功的療治。

驀地——忽見萬珍珠合在胸前的雙掌，倏然一分，迅快絕倫的，拍向岳雲龍兩處要穴之上。

但她雙手並不即時拿開，反而緊緊按在岳雲龍被拍中的穴道之上，環繞在他身上的熱氣，却逐漸減少。

又有半盞熱茶之久，她才把雙手拿開，如此連番六次，拍遍了岳雲龍全身十二道死穴。

萬珍珠每次用手在岳雲龍穴道上時，那全身環繞的熱氣，就逐漸消失，一經她再盤坐調息，熱氣又復蒸蒸上騰，這一段功，足足花去了一個時辰。

岳雲龍祇覺萬珍珠每一次按中自己穴道之時，一處處經脈氣血，便緩緩被帶動流走，那些逆氣上湧的痛苦，立見消失。

萬珍珠連按岳雲龍十二處死穴之後，忽然向後移開，閉目調息一陣後，睜開眼睛，笑道：「龍哥哥，妹妹剛才已活開你十二處死穴中凝滯的氣血，奇經八脈中的氣血，已然可以暢行無阻了。」

岳雲龍輕聲道：「珠妹妹，我現在是不是可以盤膝運眞氣了。」

萬珍珠滿面嬌笑，柔聲道：「可是可以，不過你氣血初行，體內硬化經脈過久，尚未完全復元，最好還是不要移動身子，躺着默默調息，免得初行氣血，又滯留凝結。」

岳雲龍見她這等深情，關注自己，心靈深處也泛起了一絲甘蜜的微笑，他覺得自己是多麽幸福，能得此天仙美女的愛。

萬珍珠又道：「龍哥哥，你全身經脈，都已暢通，待會讓你氣血環繞周身之後，妹妹再帮助你回聚本身眞氣，就可以自己運行調息了。」

岳雲龍輕聲道：「珠妹妹，妳替我療治這樣的傷勢，已經耗損眞元過甚，現在我奇經八脈已通，那回聚本身眞氣之事，不敢再勞妹妹了。」

萬珍珠嬌軀傾前，吐氣如蘭，低聲嬌笑道：「龍哥哥，等下妹妹助你眞氣回聚之時，還要把你緊抱懷中呢。」

岳雲龍聽得心頭一跳，道：「那，那我們現在都穿起衣服，好……好嗎？」

萬珍珠道：「那怎麼行，要你眞氣得聚的瞬間，是『導氣陰陽』療傷秘法過程中，最爲緊要的關頭呢！」

「我們需要以肌膚相接，再以我本身至陰眞氣，導引你那已散去的陽氣，重回聚丹田之中，不然，你在運氣返聚丹田的過程中，若是稍爲不愼，會使尙未引爲己用的眞氣，散滯經脈之中，便要功虧一簣，而且你也將落個殘廢之身。」

岳雲龍知她愛護自己極深，處處爲自己設想週到，若是強拂她意，未免傷了她的心，只有尷尬一笑，道：「珠妹妹，我已暗中環運眞氣一周天，已經可以返聚竄散眞氣了，現在我就盤膝運功，把凝聚的眞氣，導回丹田，好吧？」岳雲龍語畢，人已盤膝坐妥，狀如老僧入定。

岳雲龍祇覺一隻光滑柔軟的手掌，輕輕的按住在自己背心「命門穴」上，一股熱流，很快的流行全身，和自己本身眞氣，滙合在一起。

萬珍珠倏地發出一聲驚訝的「咦」聲，原來她右掌按在岳雲龍「命門穴」上時，祇覺岳雲龍體內，一股熱流，滾滾而來，有如怒海波濤，冲破自己貫入他身內的眞氣，反而竄進自己體內周身環繞，無盡無止。

萬珍珠不禁暗暗心驚，忖道：「難道他已把眞氣，凝聚丹田了，不然怎能發出這股強猛的氣流，若是這樣，他這等精湛內功，眞是浩浩滄海，使人難測深厚了。別說自己難及他萬一，就是父親，只怕也難勝他。」

她那裏知道岳雲龍天生異稟，自幼便服下千古罕世奇珍「朱鶴靈菓」，全身早已脫胎換骨了。

而後，又被九天神魔雷去惡，貫輸全身精元，和那柄終年不離身的青霜劍；幾種罕世奇珍異遇，都造化在他的身上。

雖然，他一時不能把這些增長功力的眞氣吸收，混合本身眞氣之內，但這幾種奇珍靈藥之功力，都暗暗潛在他骨髓與經脈之中。

每當他身體外部，遭受敵人內力震蕩之後，那潛藏骨髓深處的奇異氣流，便會發生反潛之力，微微泛散出來，被岳雲龍全身眞氣所熔化。

岳雲龍被那蒼古老人內力震得血氣翻騰，狂噴鮮血，但他仍能施出絕世輕功狂奔，而沒運氣療傷，那洶湧的氣血，便漸漸平靜，便是潛在內部深處，那股奇異氣流之功能使然。

他前夜遭受那樣嚴重的創傷，而能够延長生命那麽久，沒有立刻暴斃，也全是那股奇異氣流，支持着他，這一點他自己當然也不知道。

由此而論，岳雲龍每當爲人內力相震之後，他的本身功力，也就會隨之增強，這種鬼魅般的奇事，眞是使人難於猜測。

萬珍珠以本身眞氣，替岳雲龍逼出全身殘餘毒素之後，他的氣機本已就恢復正常了，那時岳雲龍自己慢慢默運功力，也可能打通阻塞的奇經八脈，把竄散的本身眞氣，回聚丹田，這些岳雲龍自己也是不知，才讓萬珍珠第二段功的療治，也因這樣，才加速了岳雲龍功力的增長。

萬珍珠眼見愛郎慘白的臉色，逐漸的泛現紅潤，那瑩若珊瑚的肌光膚色，泛出一絲一絲油脂來，那強壯健美的軀體，似散發出無比熱力，萬珍珠看得不禁心神一震，玉容立刻泛起紅潮，此刻，他知岳雲龍功力完全恢復，於是收回右掌，跌坐在一旁，靜看着愛郎那誘人的男性魅力的軀體。

瞬刻，岳雲龍身上已被一股淡淡霧氣所籠罩，那白色的烟霧，似朵白雲般，在他身軀周圍團團流轉，其狀美麗已極！

驀地——

萬珍珠祇覺由愛郎身上，隱隱透出一股冰寒的無形勁氣，觸肌生寒，使人有種不由自主的寒戰之感。

萬珍珠愈是驚駭，她想不到愛郎之功力，已到大懷若虛，英華內蘊，日乾月坤，至高上的境界。

她知道愛郎正運着一種精奧的罡氣神功，全身眞氣循環運轉，陰陽交錯相生，川流不息，無盡無窮，雖然內傷初癒，但也無傷身體。

倏地——一聲輕微的長嘆，岳雲龍突然開口道：「珠妹妹，妳快點離開此地，快點……」

萬珍珠聞言，心中驚駭不已，秀目凝視着愛郎，玉面赤紅，眞氣直透頂門，星目中放射出萬縷情燄，他緊咬着牙齒，全身微微發顫。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不禁使聰明絕世的她，爲之一呆。

原來，岳雲龍運轉氣之時，祇覺骨髓之中，隱隱泛出一股奇異氣流，混合在本身眞氣之中，而被吸收，胸部眞氣溢滿，心神澄旺，那股氣流，若似一道洶湧的波濤，澎湃流竄。

他感到有異，立時凝聚眞氣，斂住心神，導引着那股強大氣流，循環流走十二周天，但骨髓深處那股奇異氣流，像似無窮無盡，隱隱泛透出來，於是岳雲龍逼運起「玄天冰魂」眞氣。

又緩緩把那股眞氣，返聚丹田之中，但猛然間，骨髓裏頭，忽又泛出一絲極怪異的氣流，這股氣流直透頂門。

緊隨着，岳雲龍只覺得週身血脈加速，小腸中熱氣上騰，一霎時，心旌搖蕩，慾念頓生，竟至無法克制。

岳雲龍心中大駭，強斂心神，想抑制這股慾念，但却徒勞無功，他立刻警覺：這是年前被金環劍楊元秀暗算，強迫吞下那包天下最淫毒的藥物「消靈蝕骨散」，一絲沒被除去的殘餘毒素所引起的慾火。

岳雲龍此刻滿身大汗，慾火高張，他又大聲喝道：「珠妹妹，妳快點離開啊！快點！」

萬珍珠如夢初醒，驚叫道：「龍哥哥，你怎樣了！」人隨着撲了過去。

語音顫抖、哀怨、凄涼已極，使人聽了不禁鼻酸。

岳雲龍現在慾火如焚，神智已昏亂，但他仍以倔強的天性，強壓住滿腔慾火，此刻見萬珍珠反撲上來，他厲喝一聲：「珠妹妹，妳去吧！」

隨着喝聲，他右手送出一股陰柔勁風，直迎向萬珍珠的嬌軀。

萬珍珠突見愛郎這種驟變，已經柔腸寸斷，他那知道愛郎會向他發出掌風，一聲驚呼，萬珍珠的嬌軀，直被那股掌勁，送落床下。

此刻，岳雲龍仍與混身慾火，作最後的抗衡，祇見他雙目緊閉，銳利的牙齒，緊咬唇，絲絲鮮血，已由嘴角兩邊流了出來，全身一陣陣的疾顫着。

萬珍珠淚痕滿面，她看見愛郎此狀，猛地警覺，她知道愛郎正被一種淫毒藥物，催動着滿身慾火，若沒有性慾交洩，便會慾火焚身，血脈暴裂而死，或者從此變成瘋狂，終生殘廢。

這念頭如閃電般掠過她腦際，萬珍珠一聲哀叫；就像一條躍水游魚一般，掠上床去，玉臂一合，把岳雲龍抱個滿懷。

仔細望去，只見萬珍珠一個身子，扭股糖般，纏在岳雲龍身上。

岳雲龍星目倏睜，射出萬縷慾火，呼吸急迫，他此刻再也控制不住那股如焚的慾火。

猿臂一張，反抱住了萬珍珠的柳腰，把她那軟綿如蛇的嬌軀，納入懷中，他本性已失，慾念高張，低下頭猛吻她那柔甜香唇。

萬珍珠被他摟個滿懷，心神蕩漾，面對着日夜縈懷的愛郎，那還能支持多久，何況她早已下了決心。陣陣男人氣息，撲鼻襲來，她心理防綫崩潰，不覺也燃起情火，她一咬牙，輕聲嘆道：「這是孽緣，前生已註定的孽緣！」

岳雲龍臉部赤紅，雙眼噴火，全身透出絲絲熱氣，兩臂緊抱着萬珍珠嬌軀，她就像一隻溫柔依人的小鳥，全身軟綿綿的倒了下去。

她反臂緊抱了岳雲龍，望着他那被藥力促成的萬丈慾燄火燒成的可憐樣子，呢喃嬌聲，道：「龍哥哥，珠妹愛你極深，還何惜這個身子……」

岳雲龍凝目深注，望着萬珍珠一味憨笑，笑醉了她一寸芳心，萬珍珠已無法再支持了。

他們那裏還會顧到後果，因而產生的一段哀怨動人肺腑的故事。

岳雲龍見她吐氣如蘭，美艷若仙，立即雙手齊動……。

燭光照着一個絕世無倫的美麗軀體，雪膚凝脂，柔骨豐肌，美艷得像一朵出水紅蓮。

岳雲龍輕聲道：「珠妹，妳……妳眞美……」

萬珍珠滿臉紅潮，無限羞怯，顫抖的語音，道：「龍哥哥，你……你快點熄去燭光！……」

岳雲龍右手微揚，風過燭滅，全室黑暗……

岳雲龍初嘗風情，骨蝕魂銷。

萬珍珠強忍痛楚，燕婉承歡，半宵繾綣，二人造成千古大恨。

碧空如洗，萬里無雲。

東邊緩緩透出一道曙光，晨風輕拂，黃鶯輕叫，這又象徵着秋天晴朗日子。

微明的晨光，由窗口射入室內。

岳雲龍昨夜一陣翻騰後，已倒在萬珍珠懷中酣然入夢。

萬珍珠此刻已甦醒過來，她看懷中甜睡情郎，星目微閉，嘴角含春。

他依偎着自己滑膩嬌軀，側身橫臥，頭枕在自己的左臂上，一臉逗人喜愛的稚氣，萬珍珠看他那甜睡模樣，知道藥力未過。

她秀目凝望着那點點落紅，說不出此刻心情，是愛是恨。

她輕輕抬起右手，理理他頭上亂髮，不自覺眼睛湧出來滴滴熱淚。

廿年來的冰清玉潔，一夜之間白璧玷瑕……。

驀地——「嗯」的一聲輕響，岳雲龍已然醒轉過來，他神智初醒，徐徐的舒展雙臂，猛覺左手一個膩滑如玉，但又軟綿綿的身體，同時鼻間聞到一陣濃郁的幽香，撲人欲醉，趕忙睜開星目一看。

這一下，是把個岳雲龍嚇得魂飛天外，他急忙一挺身跳下了床，再看自己全身上下沒有半點衣服，急急拿起自己衣服穿好，站在床邊，星目凝視，呆望着萬珍珠瑩玉裸體出神，他此刻猶如萬箭穿胸，怔在那兒說不出一句話來。

萬珍珠玉臉羞紅，拉起一床錦緞棉被，掩蓋了赤裸的嬌軀，她似有千言萬語湧到咽喉，但却不知先說那一句才對，秀目中含蘊着兩行晶瑩的淚水，閃閃欲滴，這時她也說不出，是怨是怕，四目怔怔相對。

岳雲龍凝神沉思，好像是在回憶幾十年前的往事一樣，他想起自己默運眞氣的時候，一絲極異的氣流，使他慾念陡起：…他迫着珠妹妹趕緊離開此地……他想到這裏，面色慘變，一聲凄涼的微嘆，道：「珠妹妹……妳怎麽會這樣糊塗，妳……妳那時怎麽不走呢……」

萬珍珠滿腹幽怨，驚懼，鳳目含淚笑道：「龍哥哥，你不必自責，這完全是妹自己的事。」

岳雲龍猛向萬珍珠懷中撲去，星目潸然，口中喊道：「珠妹妹，我害了妳……我眞該死……我慚愧死了……」

萬珍珠極溫柔的，扶他在自己身邊躺下，伸手摸出一塊白綾香帕，替他擦拭着淚水，笑道：「龍哥哥，你不要太悲傷了，這完全是前生註定的孽緣，只要你永生不忘掉我這位珠妹妹就好了。」

語調凄涼、哀怨、深含着至聖、至潔的情愛。

岳雲龍抬起頭來，望着她那張艷麗的玉容，異常堅毅的，道：「珠妹妹，我岳雲龍是知書達理之人，妳屢次相救之恩，已如同再造父母，浩瀚大恩，未圖相報，又害你白璧玷污……我岳雲龍如再置妳於不顧，除非是猪狗不如的禽獸。

「珠妹妹，妳在此峽谷，等我幾月，待我手刃親仇，完成夙願，然後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長相厮守，伴妳一生，以彌補我對妳愧疚。蒼天爲證，岳雲龍若自食其言，天誅地……」

萬珍珠用手中香帕，堵住岳雲龍的嘴，輕聲嬌笑，道：「龍哥哥，你對妹妹之情，天長地久，日月可鑒，何必發下如此重誓呢？這樣愈使妹妹心裏難安。」

萬珍珠嬌柔溫順，玉頰緊貼住愛郎俊臉，春葱似的玉指，輕摸着他的頭髮，深情的關注，道：「龍哥哥，當今江湖武林裏，已都對你發生了一種仇視的心理，縱然你武功蓋世，但是人單勢孤，妹妹眞怕你……」

岳雲龍星目放着煞光，恨聲道：「那些沽名釣譽，假仁僞善，卑賤邪惡鼠輩，他們若是不找我晦氣則已，不然，我要以手中青霜劍，大肆殘殺，爲武林除害，主持正義。」

萬珍珠秀目凝望着愛郎星目中射出的駭人眸焰，欲言又止，呆望着愛郎，輕嘆了一聲。

她沉默一會，又輕聲問道：「龍哥哥，你難道對那些武林各大門派中人，也深惡痛絕嗎？」

岳雲龍輕蔑的冷哼一聲，道：「他們這些自以爲堂堂正正的名門大派，其實多數是些畏強凌弱，喪心病狂的鼠輩，市井中的一個販夫走卒，有時也會更比他們懂

得江湖上仁義之道，此種無恥，下三流的人，我當然也不放過他們。」

萬珍珠知道愛郎那種嫉惡如仇，偏激嗜殺之性，已根深蒂固的存在他心靈深處，這也許是他幼時遭受非凡慘痛事故所致，以及受九天神魔雷去惡一年薰陶所影響，因此更形成了他這種奇特的性格。

她雖然知道岳雲龍這種偏激的性格，一時開導不了，但她站在人道的立場，只要有機會，也應稍爲勸導他。

於是，萬珍珠又道：「龍哥哥，天生萬物，首戒殺戮，而重仁心，若是憑一己之快，視蒼生如草芥，這種行爲，便脫離了人道，妹妹勸你今後，若不是十惡不赦之人，不妨網開一面，讓他們能夠有一綫自新的機會。」

岳雲龍朗聲道：「珠妹妹，妳所論甚是，但妳要知當今江湖之上，人心險惡毒辣，處處講求陰詭機詐，愈詐愈好，這是我歷盡滄桑，所見所聞的事實，妳看，當今天下江湖武林，他們無恥的手段，四處圍攻我，難道這就是眞正的道義嗎？」

以他們當今圍攻我之托詞說：是要報昔年被我恩師九天神魔雷去惡所殺的仇恨，其實，他們那裏知道，昔年聯盟追刺九天神魔之武林高手，他們並非是我恩師所殺，這完全是江湖武林人物所推重的那些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的蟊賊暗中下的毒手，而把罪名推到我的恩師的身上……

於是，岳雲龍便把自己一生的慘痛遭遇，自他幼時的慘變，忍辱負重，流浪江湖十二年，以及被金環劍楊元秀迫害，遇到昔年武林鬼才九天神魔雷去惡的相救，自己恩師六十年前的那些含寃的血淚史，來龍去脈，蘭因絮果，清清楚楚，毫無隱瞞的告訴她。

萬珍珠聽完岳雲龍之話後，潸然淚下，她已爲自己愛郎這種慘痛的遭遇所感動，也痛恨武林中人，這種不公正的看法。

萬珍珠嗚咽着道：「龍哥哥，妹妹眞不知你有這麽悽慘的遭遇，可是，江湖上雖多險惡，是非曲直，總有大白之日，龍哥哥，你不是可以號召天下武林，揭發那些罪行，公諸於世，使他們受到應得的制裁。」

岳雲龍悲聲說道：「珠妹妹，妳要知道，公衆所傾向的，積非成是，縱然我挺身揭發他們惡行，但也是無補於是，唯一之途，只有靠自己的武功，大肆戮殺，以儆凶頑，讓那些僞善之徒，得到慘死的報應。」

萬珍珠聞言，默默無語，她想：「自己父親那種假仁僞善，無恥的行爲，若是被愛郎查知，可能……啊！父親啊，你爲什麽這麽違背人道，而把母親與女兒，棄之不顧……」

二人都默默無語，但他們腦際，各泛起萬縷思潮。

驀地——外面走廊上突傳來丫環那銀鈴般的聲音，道：「小姐，娘娘已從江南回來了，她說要見小姐……」

萬珍珠與岳雲龍，各自心中一驚，打斷了萬縷思潮，萬珍珠急急把衣服穿好，回頭嬌聲道：「龍哥哥，你在此暫時稍待，一會兒妹妹引娘來見你，她老人家會喜歡你的。」

語畢，萬珍珠像一隻輕盈的燕兒，掠到門前，突然「唉喲」一聲輕叫，身形頓落，原來她剛剛破瓜之身，這一震動，腹下隱隱作痛，她回頭望着岳雲龍，皺皺眉頭，始強忍着痛苦，開門出去。

岳雲龍被萬珍珠望着心裏更覺難安，他俊臉泛紅，緩緩垂下頭，在室中來回踱着，心中一片紛亂，等下見了她娘，不知如何才好？

倏地——

驀聞門外起了一陣銀鈴也似的笑語聲，萬珍珠和一個身着翠綠衣衫，體態婀娜，眉目如畫，肌膚若雪，萬般風韻的中年艷麗婦人，已如輕風般飄了進來。

艷麗婦人在門外，便向萬珍珠笑道：「珠兒，妳叫娘來見什麽人呢？」

語音嬌婉，美妙悅耳，使人聽了有種極舒服之感。

一句話尚未說完，艷麗婦人已然看見了那情緒極爲不安的岳雲龍。

這艷麗婦人，不由愕然一驚，她做夢也想不到，她那冷傲如冰的珠兒，閨房中竟有着一個陌生少年，而且面目竟然如此挺秀俊逸。

萬珍珠玉面泛紅，嬌羞的向中年婦人，道：「娘，這位岳公子，他……他武功好俊，人變好的呢？」

少女的天性，就是愛在人們的面前，誇獎她的愛人是如何、如何的好，萬珍珠雖然不是一般平凡女子，但此種天性乃是有的。

艷麗婦人好像沒聽到萬珍珠的話，她那雙鳳目，深深的注視着岳雲龍，像是要在他面上，找尋那已失去的一絲痕跡。

岳雲龍一見此婦人，內心不自然的泛起一絲親近之感，他雖然感覺到這婦人神情有異，但他並沒有猜疑到另外的事情去，他滿臉笑容，極恭敬的向婦人行了一禮，嘴角一掀，露出一排雪白的鋼牙，朗聲道：「在下岳雲龍，拜見伯母，萬安。」

驀地——

艷麗婦人玉容泛白，嘴唇顫抖，人便要傾跌下去。

萬珍珠一聲驚叫，道：「娘！妳老人家怎麽樣了，娘！」

說着，玉臂輕扶着婦人欲倒的嬌軀，艷麗婦人顫抖的語音，道：「珠兒，妳快扶娘去躺一會，娘！心臟舊疾復發。」

萬珍珠嬌叫一聲，道：「娘，妳說心臟病，珠兒，從沒聽妳老人家說過有這種惡疾呢！」

萬珍珠扶着艷麗婦人，輕輕走出這間繡房。

這種驟變，不禁使岳雲龍十分尷尬，但艷麗婦人一走後，岳雲龍內心裏不知怎樣，突然好像失去了一件寶貝似的，他對艷麗婦人的病態，突然感到十分不安起來，他自己也不知怎樣，隨着萬珍珠尾後走去。

啊！天呀！他那裏知道，面前這位艷麗的婦人，便是他深惡痛絕的親生母親呢？這也許是母子之間，本來存在的一種愛啊！

萬珍珠扶着這艷麗婦人，走入一間精緻小巧的臥室，把她輕輕扶上一張軟床上，拉一條絲綢被單，輕輕地蓋在她身上，

回頭一見岳雲龍走進來，忙道：「龍哥哥，你來診斷一下，我娘是什麽病。」

岳雲龍走至艷麗婦人床沿，彎腰行了一禮，輕聲道：「伯母，現在感到好了一點嗎？」

艷麗婦人這時好像好了一點，只見她躺在床上，輕露皓齒，微微一點頭，極溫柔的，道：「岳公子，請恕我適才失禮，現在稍爲好一點了。」

岳雲龍驀見婦人那雙鳳目，含着兩包瑩瑩淚珠，悽然欲泣之狀。

岳雲龍感到有異，但他也猜不出是何原因，岳雲龍輕聲道：「伯母，在下略諳醫理，讓我診一診是何病症。」

岳雲龍不待艷麗婦人同意，反手兩指，輕輕扣住她的脈門。

艷麗婦人並沒掙脫她的玉臂，那雙星目射出一股慈愛的柔光，凝視着岳雲龍那張俊臉，腦際裏泛起了昔年的罪惡，瑩瑩的淚水，順頰滴了下來。她後悔，她痛恨，往昔的罪惡，一失足成千古恨……

而且自己所作所爲，又是那人天共憤，違背倫常的事，她知道面前這孩子，若是知道自己便是他母親之後，他定會……一定會……拿一把銳利的長劍，慢慢戮進她的心口，啊！天呀，爲何他還活着？爲何還活着啊。

嘿！難道他眞正是我的兒子嗎？他不是也被下了毒手嗎？……

這一連串的疑問，又竄進她的腦際，她的心稍爲平靜，安寧了。

岳雲龍得到武林鬼才九天神魔，一年的悉心傳授，不但學了絕世武功，而且也學會了各種內家療傷法，醫理精博。

經他一把脈，覺得她和好人無異，岳雲龍深感奇怪，立刻凝神內視，細心的再察視氣息，他立刻發覺她的氣息不勻，胸中似乎積存一腔幽怨之氣。

萬珍珠見自己母親，這種失態的流淚，臉容神色，倏忽變化不定，她也不知是何原故，她以爲母親現在身體中，一定非常痛苦，她見愛郎把脈後，臉上泛起一陣異色，不禁更爲着急，顫聲問道：「龍哥哥，我娘什麽病症，有沒有危險？」

岳雲龍皺皺劍眉，輕聲道：「珠妹，若是我推測的不錯，伯母只是略受一點虛驚，加之胸中積鬱極深，促成心臟血脈加速循環，而發生頭昏目眩之狀，若能夠靜心休息一會，就會好的。」

萬珍珠聽了這話，那顆心才稍爲安定下來，她想：也許母親是深恨父親的所作所爲，加之，這幾天遊歷山水，操勞過度所致。

艷麗婦人突然柔聲說道：「珠兒，妳陪公子出去遊玩一會，娘躺一會兒，就會好的。」

萬珍珠綻唇一笑，嬌羞道：「娘！我陪龍哥哥在客廳裏下幾盤棋，有什麽吩咐，叫梅香來喊我好吧！」

岳雲龍彎腰一揖，道：「多謝伯母雅愛！」

語畢偕萬珍珠退出。

人海滄桑，事故如烟，瞬息的變化，是多大呀！

這天晚上初更之前，陰雲四合，似要落雨，初更過後，一陣大風，雲歛天晴，半輪寒月，乍現碧空，誰知，使人斷腸的事，便發生在此種月夜。

約在二更天的時刻，岳雲龍仍然睡在那間繡房裏，祗見他躺在床上，星目凝視着白壁出神，他腦際總是閃出那艷麗婦人的影子，使他老是睡不着，於是，他緩緩的站起身子，想去看看那艷麗婦人……。

他想推門足甫沾地，祗見那間臥室燭光仍亮，原來那艷麗婦人正和萬珍珠秉燭閒談，艷麗婦人臉帶一絲愁色。

猛聽艷麗婦人長長嘆了一口氣，柔聲說道：「珠兒，娘也知道妳已經對他發生情愫，但事情並非那麽簡單，本來娘現在不告訴妳，但是，娘生怕事情久了之後，妳對他的愛情更深，那時候妳定然痛不欲生，所以，娘今夜要把事情告訴妳，縱然現在遭受一些打擊，但總比將來知道眞相後……」

萬珍珠聞言，心急如焚，急聲道：「娘，妳老人家不要轉彎抹角，什麽事情？妳就快說呀！」

聰明透頂的岳雲龍，已知道她們娘兒倆，正在談論自己，此刻他也是心情激動，希望快聽清楚，到底是什麽事？

艷麗婦人無限悽涼的嘆口氣，正色道：「珠兒，妳早在一年前，已經許配給人家了！」

萬珍珠心情激動，驚聲道：「娘，妳說什麽？」

艷麗婦人道：「在一年前，妳爹爹已把妳許配給少林掌門俗家弟子——金環劍楊元秀了……」

萬珍珠此時玉體顫抖，臉容泛白，雙手冰冷，哇的一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悽厲嘶叫，說道：「娘，妳爲什麽不早說呀……」

語音悽厲已極。

天呀！艷麗婦人她那裏知道，萬珍珠與岳雲龍的愛，已到如何程度？

窻外偷聽的岳雲龍，聞言後，面色慘變，他的心，像似被千萬支利箭穿胸，把它戮碎，這種打擊，眞是使他比死還難受，他輕聲道：「金環劍楊元秀……楊元秀……」人也隨着抖顫，直向繡房撲去。

艷麗婦人一見萬珍珠這種情形，不由嚇了一跳，急撲過去，扶着她嬌軀，急聲道：「珠兒，珠兒，妳怎麽了……」

萬珍珠厲叫一聲：「娘，珠兒……不要活了……」

她說到這裏，一陣心痛，人便暈了過去！

艷麗婦人此刻，也是愁腸寸斷，淚若泉湧，連聲喊道：「珠兒！珠兒！妳醒來！珠兒……」

萬珍珠被她一陣搖動，透過一口氣，悠悠醒來，她緊抱着婦人雙腿，哭喊道：「娘，爹爹，怎麽這樣糊塗……」

艷麗婦人也緊抱着萬珍珠嬌軀，淚珠如雨，百般勸慰。

臥室中，一時間罩滿了愁雲凄霧，萬珍珠低泣如訴，這景象，眞稱得上凄絕人寰……。

猛的，萬珍珠挺身坐起，悲叫一聲，人便向外撲去。

艷麗婦人珠淚縱橫，她悽嘆一聲，喃喃自語道：「珠兒，妳原諒我吧，妳那裏

知道妳所愛的人，是我的親生兒子啊，妳雖然不是我親生，但是，二十年來，妳却以爲我是妳的親生母親，啊！天呀！這是前生所註定的孽緣嗎？你們那裏知道，這些事情的罪魁禍首，便是我和妳爹爹做成的，天鵬兄呀……香君妹呀……你是不是要來雪仇了……」

此刻，她冥冥中看到那滿身血跡的岳天鵬，眼中暴射出一股駭人的仇恨光芒，手中拿着一柄銳利的長劍，緩緩的向她逼來，她哀叫一聲，掉頭便跑，那知另一個披頭散髮的女鬼，七孔流血，手拿着一條血繩，直往她的頸間套來，唉喲！一聲慘叫，那隻利劍適時也刺進她的後心，她模糊了，一切都……

岳雲龍撲進繡房，多情的他，再也無法控制滿懷情愁，創傷，萬縷情絲，化成了滴滴血淚，滴洒濕了他的衣襟。

誰說英雄不彈淚，只爲未到傷心時。

岳雲龍抬頭望着星空浮雲，思潮洶湧，萬珍珠絕代英姿，美若天人，一縷深情，緊縛住他英雄肝胆，而今夜，使人斷腸的夜，爲什麽？……爲什麽？……難道她爹爹不知金環劍楊元秀的爲人嗎？

岳雲龍腦際又泛起了那陰詭的楊元秀，那藍衫錦履劍眉朗目，豐神俊秀，文雅瀟洒，風流倜儻，一派書生風度的楊元秀，岳雲龍喃喃自語地說道：「看他那副外表，誰知道他是個無惡不作的人，啊！珠妹呀！妳一生的幸福便要斷送了，嘿！我怎麽這樣糊塗！既然自己知道她早巳許給人了，還要呆留此地作甚，珠妹啊，請你原諒我呀，我永遠的愛妳，永遠的爲妳祝福……」

岳雲龍急忙收拾好隨身帶着的簡單衣物，帶上那柄青霜劍，看臥室清雅佈設，不覺想起那夜的半宵繾綣。

岳雲龍不禁驚叫道：「岳雲龍呀！岳雲龍！你難道這麽忍心嗎？她雖然和你没有夫婦名義，但巳有夫婦之實了……」

但他又想到剛才所偷聽的話，不覺長長的嘆了口氣，緩步走到窗口，仰頭呆望着半輪明月，殘月光華仍然是那樣明亮，驀地裏，心中又湧起另一個意念，他凄凉的嘆口氣，輕聲道：「天有晴陰，月有圓缺，人間事那能會盡如人意。」

岳雲龍自語着，仰望星月，縱聲一陣長笑，笑聲凄厲刺耳，如寒冰地獄中吹出來的一陣陰風，笑聲倏歛，岳雲龍身軀隨着便撲去。

驀地——一聲凄厲的哭喊，道：「龍哥哥，你暫時留步！」

語調若雛鳥哀叫，使人聽了，柔腸寸斷。

岳雲龍本巳撲出的身軀，懸空一個旋轉，又撲入室中。

萬珍珠嬌軀微挫，頓時撲入他的懷中，岳雲龍本可能向旁一閃，但他没有這樣做，猿臂環抱住她的柳腰，星目中淚珠，潸然滴下。

萬珍珠凄厲道：「龍哥哥……」

下面的語音，巳被她凄泣聲淹没了。

岳雲龍緊咬下唇，悲聲道：「珠妹妹，這是孽緣……」

萬珍珠哭喊一聲，玉臂緊緊抱住他健壯的軀體，一陣號淘大哭，如泣如訴，聲淚俱下，惨不忍聞！

岳雲龍右手輕拂着她的秀髮，悲聲的說道：「珠妹妹！這完全是我害了妳，妳對我的深情，以及妳那浩瀚般的恩惠，會永遠的記着，今生不能圖報，來生做牛做馬……」

萬珍珠聽了岳雲龍的話，嘶聲道：「龍哥哥，這只能說是前生孽債嗎？半宵纏綿，債清孽完，就可以了事嗎？像金環劍楊元秀那種無惡不作的人，你當眞忍心讓我去投入他的懷抱嗎？」

岳雲龍面容惨白，聲淚俱下，道：「珠妹妹，我怎忍心呢？但事情巳到這種地步，我還有什麽話說，血海深仇未報，我又鑄成此種大錯……」

萬珍珠淚痕滿面，抬起頭來注視岳雲龍，嗚咽的道：「龍哥哥，我們現在雖然談不上『夫妻』二字，但萬珍珠總算獻給你清白身子，珠妹妹雖是濺血碎骨，亦必爲你岳家保留下貞節門風，哥哥，你一身蓋世武功，自應該仗劍創一番事業，不應和我們女兒家一般見識，縱然我死了，但在九泉之下，還是永遠的愛你，哥哥，你去吧！別讓兒女柔情，消磨了你的雄心大志……」

萬珍珠這一席話，聽起來好像很和平，其實字字血淚，句句感人，婉轉凄絕，捨身示愛，明說自己是岳門中人，死後也要做岳家之鬼。

岳雲龍聽完後，激動異常，全身一陣顫抖，他緊咬着鋼牙，道：「珠妹妹，等我手刃仇人之後，我定然來接妳，我們遠走高飛，雙棲雙宿，若是妳巳死去，我也不活了，在對墳前剖胸取心，永遠陪伴着妳，現在時候不早了，我走了，妹妹妳珍重自己玉體……」

岳雲龍語罷，強忍着離別的凄傷，由窗口飛出。

耳聞萬珍珠顫抖嗚咽的聲音，喊道：「龍哥哥，你一定要來，我……永遠等着你……再見一面……」

岳雲龍不便再答話，凝神提氣，箭一般射去。

一會兒，死寂夜空之中，傳來陣陣清脆響亮的蹄聲，萬珍珠此刻也心碎了……他們那裏知道，更惨酷的命運，仍然緊跟着他們後頭呢？……

月光朦朧，夜色悽然，寒風刺骨難過，淡淡清輝照着大地——

此時，週遭沉寂異常，只有單調的更鼓聲，襯和着遠處，幾聲凄凉的狗吠……靜，靜得有些怕人！

往陝西山陽嶺的郊道上，一匹瘦骨嶙峋的黑馬，輕揚着蹄子，的的得得，冲破這寂靜的夜空，使這靜得怕人的郊道上，增加了一絲恐怖的氣氛。

馬背挺着一位滿臉憂戚之色的俊美少年，他正是閻羅魔者岳雲龍。

他自從離開萬珍珠後，心中一片茫茫然，不知何去何從。

驀然，他在路上聽些江湖武林人物紛紛傳說青霜劍重歷江湖，與碧鳳寶旗之事，什麽華山派掌門人謝一飛，以及他們門下弟子，因捲入奪搶碧鳳寶旗的漩渦裏，給人全被殺絕等等……

於是，岳雲龍突然憶起那拜兄追魂八絕掌凌秀風，被陰陽敎擄掠而去，他對拜兄凌秀風被楊元秀擄去的原因，感到有點迷惘，所以，他離開萬海珠後，第一個要務，便是到陝西省九靈山盤龍峯，陰陽敎的總敎壇，探聽凌秀風的下落，以便把他搶救出來。

岳雲龍是那麽寂寞而孤單，他的心情是凄涼而悲愴的。

在這幾日裏，腦際裏不時浮現出一個如花似玉的珠妹妹，那温柔慧淑的倩影，以及臨別時的殷殷叮囑，使他永遠不能忘懷……

萬珍珠最後的哭喊聲：「龍哥哥……你一定要來……」仍縈廻在他的腦際。

岳雲龍想到此處，不禁一聲凄凉的輕嘆，他想到自己的血仇，以及那江湖武林的追殺自己，不知今後這坎坷的人生旅程，還有多少磨難與困擾在等候着自己，他有時心裏泛出一絲不祥之感，他想可能自己永遠再也不能見到她了。

驀地——

一陣陰森的冷笑，從野道側的林間傳了出來，打斷岳雲龍的萬縷思潮，笑聲如夜梟一般，聞之令人毛骨悚然！

岳雲龍不禁雙眉緊緊蹙在一起，嘴角一翹，發出一聲重重的冷笑。

劍眉高聳，煞氣頓露，岳雲龍冷然地說道：「是何方的鼠輩，又來找岳某的晦氣。」

說時遲那時快，林側一條枯瘦的人影，雙膝微曲，如一條直綫般，飄飄向前飛出三四丈，另一團巨大的人影，也疾若旋風般，在地上直翻了三個觔斗，與那枯瘦人影，不差分毫的同時到達。

兩人這一手輕身功夫，眞是奇詭巳極，精純奥妙。

岳雲龍臉色微變，但他仍端坐馬上，冷削而沉凝的注視來人，默然不發一言。

朦朧月光下，祇見來人，一個是年約六旬的枯瘦老人，鼠目濃眉，兩臂長垂膝下，嘴角掛着一絲陰冷的笑意。

另一個年約五旬，身軀魁偉，雙手分握一對虎齒鋼輪，一對鷹眼，暴射出一股無比的怨毒光芒，逼視着岳雲龍。

那枯瘦的老叟嘿嘿一陣陰森冷笑，沉聲開口道：「尊駕是否就是近日名揚天下的青霜劍者，閻羅魔者岳雲龍？」

岳雲龍聽得心中暗駭，没得到武林人物的消息，是這等靈通，自己手中青霜劍，只不過剛露過一次鋒芒，就巳然傳遍了整個江湖武林。

岳雲龍嘴角微微一掀，冷然道：「不錯，正是在下，你們兩位深夜出現荒郊，攔阻道中，莫非是爲了在下不成。」

那身軀魁偉的老者，一聲凄厲怨毒的慘嚎，厲聲叱喝道：「岳小子，你死在臨頭，還要這等狂傲，今夜武林九大門派，巳在四周圍截你，難道你還想留着狗命不成？」

岳雲龍不屑的冷哼一聲，臉罩寒霜，冷冷道：「多謝閣下示警，岳某做鬼，也會報答你今夜恩惠，哼哼，但是憑你們這兩塊廢料，就想阻截在下，只是白白送死而已。」

枯瘦老者聞言，突然發出一聲鬼魅般的尖叫，陰森森道：「眞没想到你這小子，還比你那老鬼師父更狂，我東門風，倒要領敎領敎，你憑什麽這等霸氣凌人。」

岳雲龍聽那老叟報出姓名，面上神色不由一動，呵呵笑道：「那麽這位是西門奇了！哈哈！原來尊駕二人，即是聲威顯赫之東西風，岳某倒是失敬了。」

他言及此處，臉色驟然轉寒，厲喝道：「兩位就是四十年前，那自命俠義道之中原一逸——皇甫華之傳徒，今夜於此地，苦候在下，是否欲報令師之仇？」

身軀魁偉的西門奇，狂笑一聲，說道：「不錯，我們的要連本帶利了斷這四十年來無時忽忘的師門血仇！」

岳雲龍開聽此言，立時狂笑，道：「好極，好極，閣下所說連本帶利，大概就是指在下這條命，和我身上這柄青霜短劍吧？」

枯瘦老叟東門風，聽岳雲龍一語道出他們心思，不禁嘿嘿一陣詭笑，道：「姓岳的，果然猖狂跋扈，狡猾無雙，老朽等也無須多言，若是識時務的話，把那柄青霜劍，雙手奉送，我倆也做個人情，從輕處罪。」

岳雲龍仰天一陣呵呵長笑，笑聲深含着一絲不屑，鄙夷之意，笑聲一歇，人也隨着飄然下馬，略帶譏諷的語氣，道：「爾等是否說在下，若拿出青霜劍，便棄置師仇於不顧，是吧，那就好極了，這筆交易，岳某樂意接受，哈哈，原來爾等這種自命俠義輩之人物，竟是這種忘恩負義的鼠輩，留你們在人世，只能羞辱師門而巳，還不如拿命來吧！」

話聲中，岳雲龍身軀未動，巳驀然若磁石吸引般，向東西門二人飛去！

東門風見岳雲龍施出「綿絮飄」的凌氣輕功，臉色驟變，雙掌巳疾然拍出，呼聲風響中，他掌勢巳然中途生變，怪異無倫的向左右兩側揮去。

剎時，一片強勁風力激蕩，捲起陣陣使人口鼻皆窒的勁氣，向岳雲龍襲來。

岳雲龍冷笑一聲，身形如電般一閃，巳連移出幾步。

東門風招出落空，悚然一驚，大喝一聲，雙掌連揮，一招連着一招，掌腿齊出，快逾閃電般，驀然向岳雲龍攻出了六腿八掌。

頓時，只見掌風腿影，勁力橫溢，一片剛烈勁風，又向岳雲龍襲到。

岳雲龍身軀這才落下，一片宛如狂濤駭浪般的勁風，在掌山腿影下，巳如排山倒海般，猝然襲到。

岳雲龍嘴角微哂，雙臂一抖，又如飛似的拔起空中。

他那凌空的身形，在空氣中奇異的隨着洶湧的勁風飄游，輕巧得像似以一根羽毛，隨風飄蕩。

原來岳雲龍這手輕功，正是由「星象迷踪身法」悟解出來的絕妙身法。

東門風暗叫一聲：「好妙的身法！」意念轉動間，左臂斜帶，右臂斜揮，迅速的劈出十二掌，在呼嘯的掌勢中，東門風身形巳似閃電般，旋廻起來。

岳雲龍冷哼一聲，道：「好極，果然有些像樣……」語聲中，岳雲龍巳自極爲怪異的角度，左右雙掌，倏忽翻出，疾出九掌。

岳雲龍出手反擊，簡直連對方眨眼的功夫都沒有。

掌勢連綿不斷，一氣呵成，招式之精妙深奧，更是傾絕古今，無懈可擊。

東門風暴喝一聲，身形已逼退了三四步。

那邊西門奇大喝一聲，手中虎齒鋼輪，一翻一抖，已如兩顆流星也似，挾着勁風襲向岳雲龍頸部、丹田兩大部位。

其去勢，有若電光石火。

岳雲龍冷笑一聲，身形倏而像狂風般不停旋動，陣陣的凌凜勁氣，混合着掌山腿影，如飛而出，山崩海嘯般向西門奇襲去。

西門奇虎齒輪一帶、好似二條飛翔的神龍，泛出閃閃寒光，宛如夜空中兩顆流星，左盤右旋，鋼齒如嘯，又似靈蛇伸吐，神奇莫測，擋住岳雲龍的漫天掌影，身手妙絕，確是個享譽盛名的武林高手。

那邊東門風被岳雲龍一陣迫退，不由惱羞成怒，怪嗥一聲，撲入圈中，立施出他三四十年苦練的絕技「旋氣罡風掌」。

身形疾速迴轉中，雙掌勁氣綿綿，一掌接着一掌拍出。

澎湃的狂颷勁氣，有如一道無形的氣牆，以雷霆萬鈞之勢，配合西門奇之齒輪，疾攻向岳雲龍身軀各部要害。

這二位極負盛名，江湖武林譽稱俠義輩的高手，東風西奇，各施出他們的獨門絕技，聯合攻擊，岳雲龍也不敢輕視。

他只得又施出那鬼神莫測，精奧絕妙的「星象迷踪法」，飄忽不定，運掌出腿，捲雲閃電，勁力四溢，冷削的銳風，在空氣中呼嘯激盪。

這是一場江湖武林罕見的慘烈之鬥。晃眼間，三人似走馬燈般，已交換了五六十招。

東風西奇，他們二人沒想到岳雲龍之武功，比傳說的更是厲害，他們最初滿以為，以二人絕高的武技，合手聯擊，不出四十招，便要使他畢命掌下。

那知事實却恰恰相反，自己兩人盡出絕技疾擊，祇見對方輕飄飄的怪閃間，已避過自己發出的凌厲、毒辣的絕招，而且見對方，好像並沒有施出全力。

岳雲龍愈鬥愈不是味兒，剛才聽西門奇說，武林九大門派的高手，今夜已聞訊，紛紛來此圍殺自己，如果再延長下去，對自己愈是不利，於是，他劍眉倏豎，星目暴射出一股駭人的煞光來。

東門風見攻岳雲龍不下，驀然陰森怪笑一聲，立刻施出「旋氣罩風掌」的三絕招：「旋氣激蕩」，「飄氣四溢」，「迴氣渦漩」出手如雷鳴電閃，身形如巨浪起伏，一口氣，三絕招，連環疾出。

攻勢之凌厲狠辣，宛如決堤洪水，凶惡懾人已極。

西門奇面孔慘厲，目射凶光，左晃右閃，一舞雙虎齒，挾起一股凌厲的勁氣，向岳雲龍周身要害猛襲過來，所指方向使人莫測。

岳雲龍冷笑一聲，巳在瞬息之間，提聚那冰寒霸道絕倫的五成「玄天冰魂」眞氣，不閃不動，掌勢自胸前，緩緩的推出來。

一片洶濤的冰寒氣勁，挾着迴旋銳嘯，與東風西奇二人所發出來的層層勁氣相觸。

「劈拍！」一聲巨響中，四溢的勁風，迴旋聲響中，道旁小樹碎石，竟被激蕩的勁氣，連根拔起，漫天飛舞。

東風奇只覺一股浩瀚的冰寒勁氣，透過自家發出的氣牆，壓得使自己幾乎窒息，雙雙悶哼一聲，一陣蹌踉，各退出六七步外。

岳雲龍冷冷的輕哼一聲，譏諷道：「原來聞名江湖武林的東風奇，武功不過爾爾，哼，岳某今夜也就讓你們這些自以為不可一世，沽名釣譽之輩，知道這江湖之大……」

岳雲龍自幼慘遭痛遇，加之連番不如意的打擊，使他對於這些假仁僞善欺世盜名之輩，痛恨澈骨。

他冷削至極的語音，又道：「你們這種卑賤小人，多留在世上是毫無用處，既然你們是為着青霜劍而來，那麽岳某便以青霜短劍，為你們送終……」

東風西奇他們二人，此刻已被岳雲龍那剛猛無儔的「玄天冰魂」眞氣，震傷內腑，此時他們祇覺自己胸口悶滯，五臟翻湧，全身有如一隻銳利的冰寒小刀，一片一片的割着肌肉，使他們各不自主的連打寒戰，痛苦已極！

而且，他們知道，若是妄想稍微提運眞力，那混散的丹田眞氣，便會促使氣血潰散倒流，全身抽搐而亡！

東風西奇二人面色慘白中帶着暗灰，肌肉在微微的痙攣，抽搐……

但他們此刻，只有痛苦的徘徊在「死」與「辱」的邊緣上，無能為力……

他們目前的處境，在他們一個享譽武林的高手來說，是多麽悲憫、與淒涼……

他們雙目中，各噴出一股怨恚的仇恨光芒，牙齒緊咬着下唇，絲絲鮮血，已汨汨的流了出來。

岳雲龍身軀緩緩的逼近了，他嘴角泛出一絲輕蔑不屑的冷笑。

此刻，他是如此的陰沉，殘酷，星目中煞氣駭人，令人有着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岳雲龍自幼嘗盡了人生的艱苦，使他的性格變得那麽冷酷、深沉，他對於這些假仁假義之輩，是永遠不會稍加寬諒的。

他已緩緩由懷中，摸出那柄青霜劍。

岳雲龍臉若寒霜，冷酷，深沉的語音道：「東風西奇，你們兩人看清楚，這就是你們千謀百計，欲奪為己有的青霜短劍，你們那裏知道，這是你們的催命符呢？哈哈……」

岳雲龍突然仰天一陣吭傲蒼穹的悽厲長笑，笑聲尖削，刺耳，恍若巫峽猿啼，又帶着一股悽愴意味……

東風西奇，他們此刻面若死灰，狀似犯人，等待受刑的樣子，他們看到岳雲龍手中那柄連鞘的青霜短劍，全身不禁一陣一陣的顫抖着。

一個人在接近「死」字之瞬間，都是免不了惶恐，駭怕的……

倏地——

岳雲龍笑聲頓歛，「嗆」的一聲龍吟虎嘯的聲響，青霜短劍，已然出鞘。

祇見此柄絕世奇珍寶劍，劍長不過一

尺七、八，寬約一寸七、八公分，但此劍極奇異的，是劍身上有一條鮮紅的細綫，直劃到劍尖端，由劍身上隱隱透出一股血腥之味，劍鋒尖端，却透出一道二尺長的濛濛劍芒。

就在青霜劍出鞘的當兒，東風西奇各自一聲惶恐的厲叫，雙雙暴退十幾步，但因內腑洶湧的氣血，使他們各吐出一口鮮血，一屁股坐地上，全身像是坐在酷寒的冰山雪地上，一陣陣慄然的疾顫……

岳雲龍見他們這種怕死之可憐狀，鼻孔裏發出一聲極其不屑的冷哼，臉容毫無一絲表情，道：「東風西奇，這柄青霜短劍，我想你們大概看够了，閣下等就是魂歸陰冥，亦應瞑目了吧！」

說着，岳雲龍一振青霜短劍……

驀地……突然一聲低沉佛號之聲，波蕩夜空，傳了過來，岳雲龍不禁一皺眉頭，青霜劍以着絕快的速度，重入劍鞘，揣入懷中。

原來岳雲龍聽這佛號聲音雖然不高，但却異常有力，字字如箭，鑽入耳中，他暗中凜駭來人功力之精深。

岳雲龍以絕快的轉身，擧目望去，只見離自己三丈開外，凝立着一位身披黃色袈裟的老僧，合掌當胸，雙目微閉，沉聲說道：「岳檀樾，請視蒼天好生之德，手下留情。」

倏地——

道旁林中，一陣嗖嗖連响，恍若夜梟撲空，迅快絕倫，騰出十幾條人影……

岳雲龍星目寒光精湛，冷然晢掃過去，他知道這十幾人，俱是武林九大門派的頂尖的高手。

但他依舊穩如山嶽，雖然他內心中，感到事態嚴重，但冷傲倔強的他，因日積月累的經驗與歷練，使他臉容表情，仍然鎮定如恆，毫無異態。

黃衣袈裟老僧，此刻灰白色的壽眉低垂，雙目微閉，寶像莊嚴之極，無形中，含有一股極為肅穆的氣氛。

岳雲龍暗忖：「此人必是少林寺的得道高僧！」

那邊十幾個人中，有五個身背長劍，高冠雲髻，長袍大袖，神態岸然的道人，岳雲龍又忖道：「那恐怕就是武當派的道人了。」

五個道人身後，凝立着四尊胖大的羅漢，背上各插着一柄黝黑透亮的方便鏟，岳雲龍暗暗心驚道：「此四位不正是少林派的金、銀、銅、鐵四金剛。」

岳雲龍眼光又掃到一位紫臉長髯，身軀修偉，道袍佩劍，烏簪椎髮的道者身上，他內心更是一凜，忖道：「此人不正是崆峒掌門紫陽子嗎？」

另外一個面容枯槁，身軀瘦長，滿身白素的怪人，岳雲龍心內又是一寒，忖道：「那麽此人，便是點蒼掌門白衣神君夏秋桐了。」

岳雲龍一一打量來人之後，不禁仰天一聲搖晃蒼穹的厲笑，嘯聲震雲霄，冗長淒壯，刺耳已極，懾人心魂。

驀地，笑聲倏歛。

岳雲龍星目暴射一股凜寒的煞光，朗聲道：「在下乃江湖草莽一介武夫，今夜辱承諸君抬愛，恭候區區，哈哈！眞是死也瞑目了，哈哈……」

語畢，岳雲龍又是一陣哈哈狂笑，笑聲如風盤迴，震人耳鼓之外，參有一種獷野懾人的氣度。

衆人俱是當今武林，譽隆望重，不可一世的絕頂高手，他們都被岳雲龍這種超凡的胆量，霸氣凌人，目中無人之狂態所懾，每個人的面孔，都因過度的驚異，而現得有些微微扭曲。

沉默與緊張，如一張無形的巨網，緩緩的籠罩於四周，每人的心理，都感到空前未有的緊張、恐怖。

倏地，一聲「阿彌陀佛」低沉的佛號，打破這恐怖的沉寂。

黃衣老僧霍然睜開雙目，兩道冷電般的眼神，奔射而出，望了岳雲龍一眼，低沉震耳的語音，道：「岳檀樾功力蓋世，鐵胆傲骨，豪氣干雲，貧僧玄清和衆人，皆欽佩莫名，今夜恭候尊駕，並非有意尋仇，或圖貪念……」

岳雲龍聞聽此老僧，便是少林派碩果僅存的三老之一——玄清僧人，心中暗暗凜駭，無怪此老僧，那雙冷電似的眼神，直若兩把利劍那般犀利。

岳雲龍聞言煞氣稍歛，冷然問：「大師所說，衆位並非尋仇，又非妄圖青霜短劍，那麽衆位深夜來此荒道，阻截在下，竟欲何為，眞是令人費解。」

黃衣老僧玄清接道：「貧僧乃出家之人，數十年的參禪，巳對塵烟瑣事，不予過問，今夜本不應該來此，但最近聞及岳檀樾，手持昔年青霜老人之青霜短劍，老衲因顧及此劍之凶焰，以及所牽連廣大之武林恩仇，生怕當今江湖武林，又要掀起彌天大難，今夜破例趕來此地，想和岳檀樾，冀能因此而化解此一巳迫近眉睫的浩刦。」

岳雲龍微皺眉頭，道：「大師慈悲為懷，實叫岳某敬佩，但不知大師要如何化解此一浩刦呢。」

玄清大師低沉的嘆息一聲，道：「二百年前，青霜老人憑恃青霜劍，大肆酷殺，使天下武林精英，死傷殆盡，至今想來，猶使人心有餘悸，但觀最近武林形勢，那些魑魅魍魎，綠林敗類，互相勾結，擴張勢力，橫行無忌，以及那些本巳銷聲匿跡的江湖魔頭，均巳在蠢蠢欲動，欲要掀起一場正邪之爭的浩刦。」

而今天青霜劍，再次重歷江湖的消息傳遍天下，武林間定會造成一片混亂，正邪黑白，一旦形成水火之勢，其結果必然悲慘絕倫……

玄清大師那雙冷眼，向四面環視一周，接道：「所以，老衲為着中原武林千萬蒼生，免於生靈塗炭着想，來向岳檀樾洽商青霜劍之事，不知能否……」

岳雲龍態度從容，正色地說道：「大師有話，儘管請說，岳某力所能及，無不從命。」

玄清大師見岳雲龍巳漸為自己一番言詞所感，微微一笑，道：「不是老僧奉承岳檀樾，近數百年來武林人才之中，岳檀樾可算得一枝奇葩，年紀輕輕，武功巳臻化境，蓋世無匹。」

岳雲龍臉上泛出一絲莫測高深的微笑，道：「好說，好說！岳某庸劣之才，怎

麼能比得上家師及青霜前輩等人，大師過獎，愧不敢當。」

玄清大師聞他提起九天神魔及青霜老人，內心不禁一凜，但他仍是個機智絕頂之人，巴結的說道：「老實說，岳檀樾之恩師九天神魔雷去惡前輩，乃是介於正邪之間的一代雄才，老衲對他老人家異常欽仰……」

岳雲龍冷冷一笑，道：「我恩師在九泉之下，若是知道大師對他老人家稱讚，定會顯靈，佑護大師長壽……。」

玄清老僧聞言，那皺紋滿佈的面上，竟也泛起一絲微紅，不禁沉聲說道：「岳檀樾，老衲今夜對你之談，無非是惜才之念……」

岳雲龍哈哈一笑，道：「大師怎樣了，岳某非常欣賞大師之高談闊論，怎麽不說了，難道岳某有不洗耳恭聽嗎？」

只聽一聲怒吼之聲，凝震夜空，那崆峒掌門紫陽子，緩緩步至玄清大師身旁，單掌立胸，對玄清微一躬身說道：「大師慈悲爲懷，愛及衆生，如佛光普照，但此小子，太過頑固 善言勸說，只不過多費唇舌而已，貧道看他太過藐視……」

岳雲龍仰天又是一陣呵呵大笑，道：「你們這些自以爲堂堂正正的名門大派，其實都是些沽名釣譽，假仁僞善之輩，今夜配合這樣多的高手，無非是要以衆凌寡，強奪青霜短劍，哈哈……當今天下江湖武林，黑白二道，正邪各派，早六十年前已經在明爭暗鬥，形成水火之勢，互不相容了。而你們這羣自名俠義道中之人，還要裝什麽慈悲？岳某眞是替你們可恥，難道你們以『慈悲』二字，便能化解這場浩刦麽？」

此時衆人雙目中，都暴出了火花，紛紛向岳雲龍逼來，眼看羣情沸騰，慘烈搏鬥，一觸即發。

岳雲龍此刻心情也是激動異常，他厲聲說道：「我想不可能，當今唯一之途，只有殺！殺！殺盡人間卑賤邪惡之徒！」

這些語言，聽入衆人之耳裏，他們好像已看到了無數鮮血淋淋的死屍，腥羶之味，隱隱可聞。

少林派之中，以四金剛羅漢，性情最爲急躁，他們一聽岳雲龍語言，此等藐視衆人，那裏還能忍下心中怒火，他們那還顧得禮儀，暴喝一聲，金銀兩羅漢，似兩隻大夜梟般，越衆撲出。

滿面紅光的金羅漢，戟指喝道：「岳小子，此時此地豈是你大發狂言之時嗎？不錯，我們今夜是爲着青霜短劍而來，便殺了你，以報昔年你那老鬼師父之血債，你姓岳的，果眞有胆識豪氣，不妨劃出道來，少林弟子，無不奉陪……」

岳雲龍面容冷漠，冷冷道：「你們這兩個飯桶、廢料，向岳某發什麽威風，如不服氣的話，乾脆就動手，岳某也好讓你們早一點上路！」

玄清大師一聲「阿彌陀佛」，低沉的語音，道：「善哉！善哉！俠骨佛心，苦口規誡，無如世多冥頑，老衲也就無法以『佛渡有緣』之人了……」

岳雲龍不屑的一聲冷笑，道：「好個慈悲爲懷的老和尚，可惜世上冥頑之人太多，有負大師慈懷，事已至此，大師也不必再多忌憚了，岳某幾手微末之技，自忖還可和大家周旋一番。」

玄清老僧合掌，道：「阿彌陀佛，我佛慈悲，岳檀樾，居然如此講法，那麽老衲就先試試煞鋒了……」

金銀羅漢見他們師叔要先試敵鋒，雙雙暴喝一聲，道：「師叔請回，殺鷄焉用宰牛刀，待弟子教訓教訓此小子，看他到底是不是胆上有生毛。」

語音未完，金銀二尊羅漢，已雙雙把背上那柄方便鏟，擧手喝道：「岳小子，還不拿出兵刃受死。」

岳雲龍煞機陡起，星目寒光稜湛，冷冷道：「在下未出兵刃之前，你等知難而退，大概還可保性命，若是青霜短劍一經出鞘，哼哼！立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語音甫歇，金羅漢首先忍耐不住，暴喝一聲，手中方便鏟剎那間，圈起漫天烏光，風雷併發，直向岳雲龍頭頂砸來。

金羅漢功力深厚，他這一出手，威勢也非同小可，一股森寒的勁風，迎面似割，招式迅捷，凌厲無匹。

岳雲龍冷冷一笑，身形倏忽一閃，如鬼魅般，已轉到金羅漢的右側。

金羅漢在當今少林派的地位，輩份極高，武功更是數一數二，他一招落空，祇見他龐大的粗腰，一擰一轉，迅靈至極，人已橫閃八尺，手中兵器也隨着舞起一道深沉似海的光圈。

「嘿？」的一聲，那柄方便鏟，已由光圈正中，迅雷閃電般鑽了出來，直奔岳雲龍心坎要害，這招端的毒辣異常。

岳雲龍冷哼一聲，腳下又是怪異已極的一轉，整個身軀已移開去。

金羅漢一連兩招，逼退岳雲龍，不禁怪叫一聲，喝道：「姓岳的，武功不過爾爾，竟敢在佛爺面前，大言不慚！」

話聲中，金羅漢手中方便鏟，黝黑的光影，起如長風巨浪，像是大海中層層湧來的滔天波濤，無絕無盡，直向岳雲龍逼來。

這位羅漢爺，此刻，他已施出少林七十二絕技中的「降魔杖法」，挾在方便鏟中施了開來，風聲如雷，勁氣四溢，空氣中呼嘯激蕩，眞個兇惡已極。

岳雲龍知道敵人衆多，高手如雲，自己不便和他硬碰，於是，展開那瞬息萬變，精奧絕倫的「星象迷踪身法」，以慘絕人寰的身姿，輕靈躲開。

在金羅漢那兇殘凌厲的鏟風中，轉來轉去，雖然看去驚險萬狀，但是，其中的奧妙與精要，却是耐人深思的。

玄清大師一看到岳雲龍此種鬼神莫測的身法，緊張肅穆莊嚴的臉上，也泛出了一絲訝異，費解之色。

眨眼間，金羅漢已將「降魔杖法」，施展到極限。

他暴喝一聲，手中方便鏟立演最後殺着：「佛光伏魔」、「魔焰消散」、「惡魔伏誅」，挾在那旋轉如風的身法中，三殺着連環演出。

祇見方便鏟有如風起雲湧，江河倒懸般，幻成片片黝黑光幕，挾着呼呼風雷聲響，籠罩岳雲龍四面八方。

攻勢之凌厲毒辣，宛似決堤洪水，山崩地裂，凶惡懾人已極！（未完・九）



